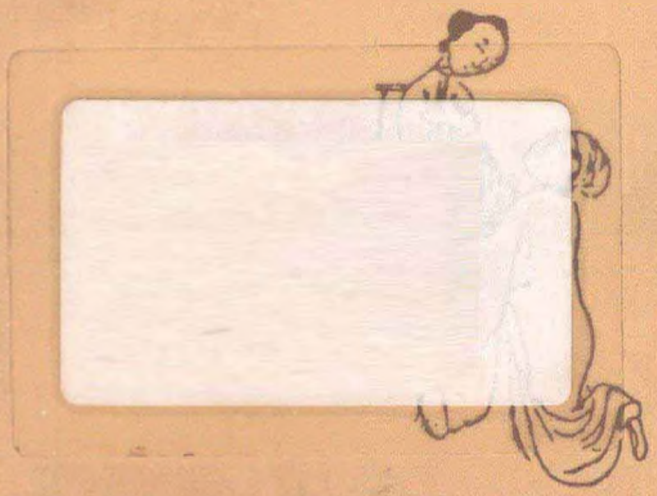
金瓶梅

會評會校

劉輝 吳敢輯校

壹





ISBN : 978-962-257-748-0

9 789622 57748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瓶梅

會評會校

劉輝　吳敢輯校

壹



會評會校金瓶梅(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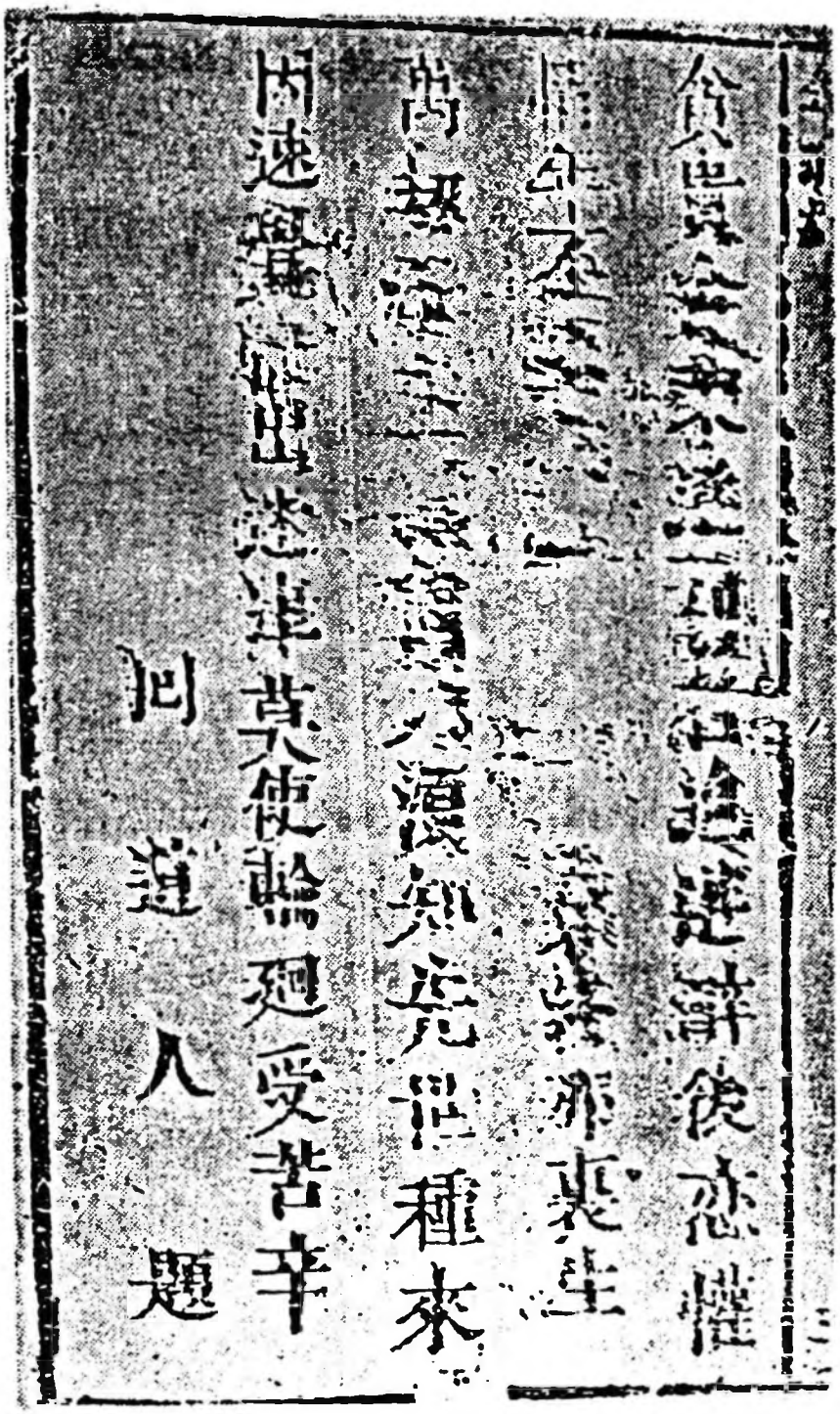
劉輝　吳敢　輯校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厦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圖文傳真：2407 3062

© COSMOS BOOKS LTD. 2010
ISBN 962 257 748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初版・香港
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香港



回道人題

《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首都圖書館藏回道人題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一舉十前兒　武二郎冷遇親嫂

家華主客行人絕。第一斜侵晚巷。烟。雄劍無威閉影沉。

寶瑟塵落金星滅。玉階寂寂墜秋霜。月照當時歌舞處。

空悲歌舞人不回。他為今日西陵戍。

二八佳人體似酥。應開仗劍斬愚夫。

脩裡教君骨髓枯。難。如不見人頭。

這一首詩是昔年一個國時一個帝寵溺妃的。故事凡人家做到

後來也只為多了人與他。如今說一個人家。部洲沈香。一位仙長

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到。道。常七。急七巴七。不

出七情。慾關頭打不破。

一部炎京博光畫此數齋中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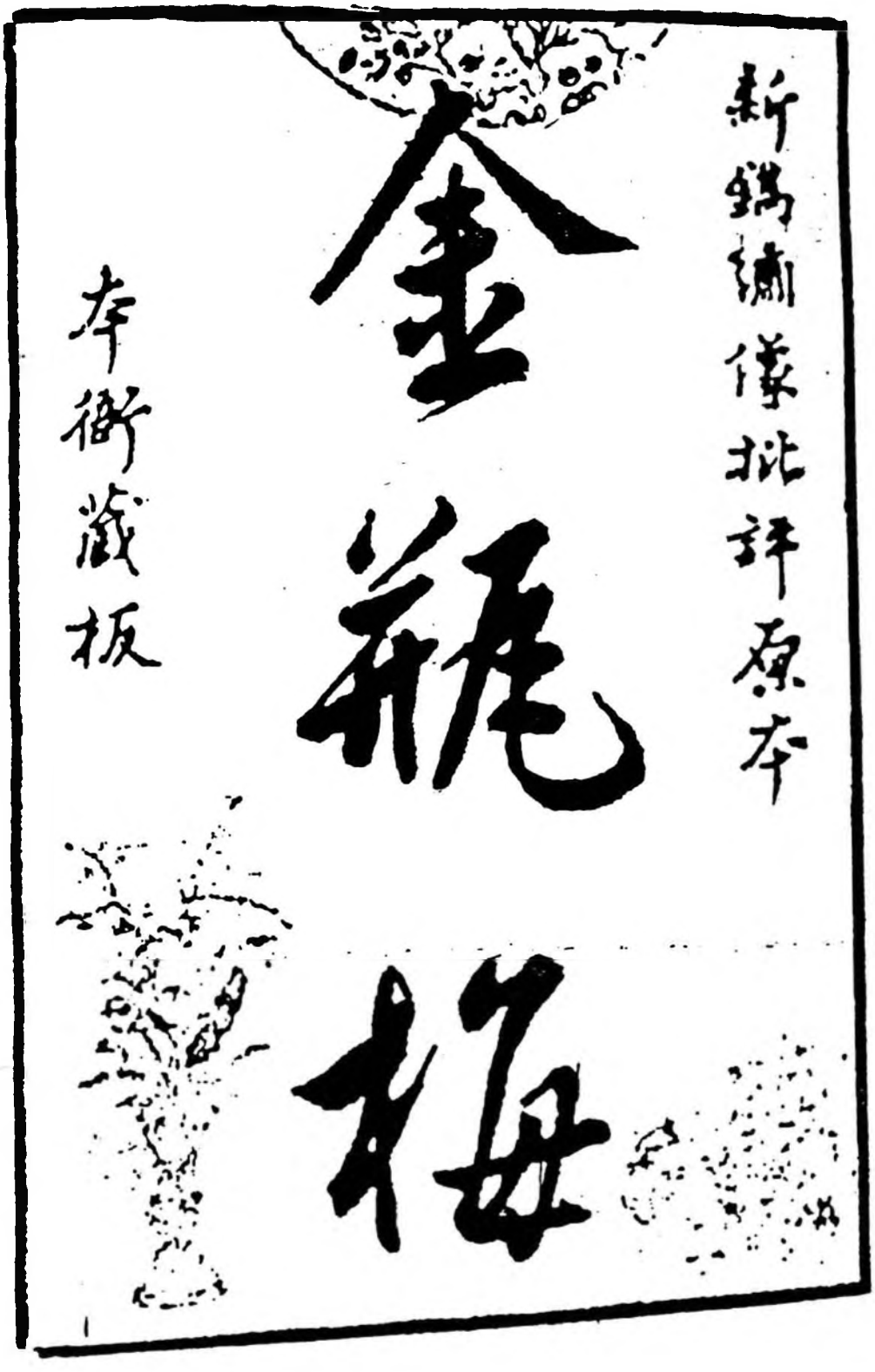
詩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笋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又詩曰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新刻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內閣文庫藏本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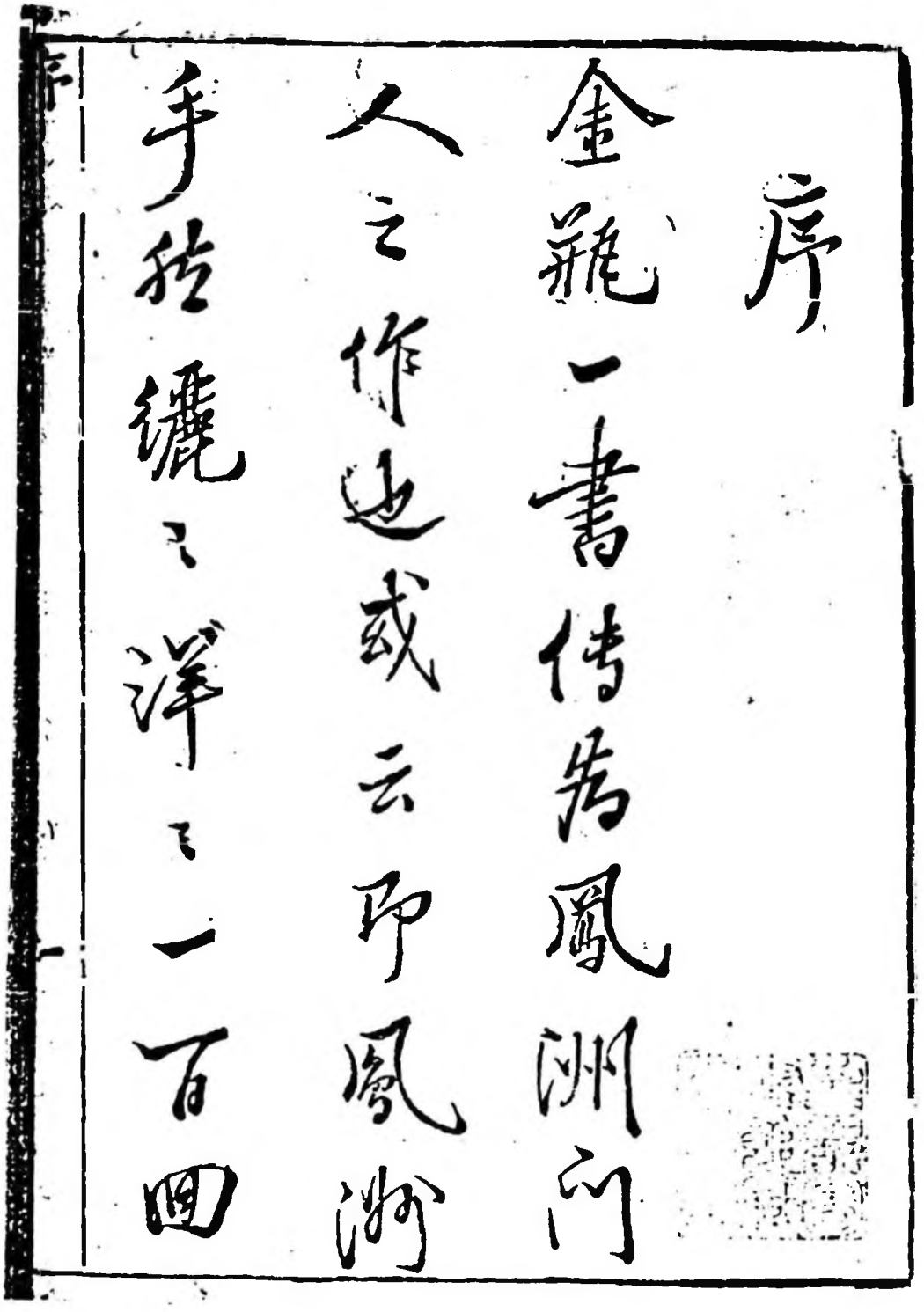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簡傲不嚮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見　化爲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俠烈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閑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序

金瓶一書傳為鳳洲門
人之作迹或云即鳳洲
手筆纔之洋之一百回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解上解空去財

豪華夫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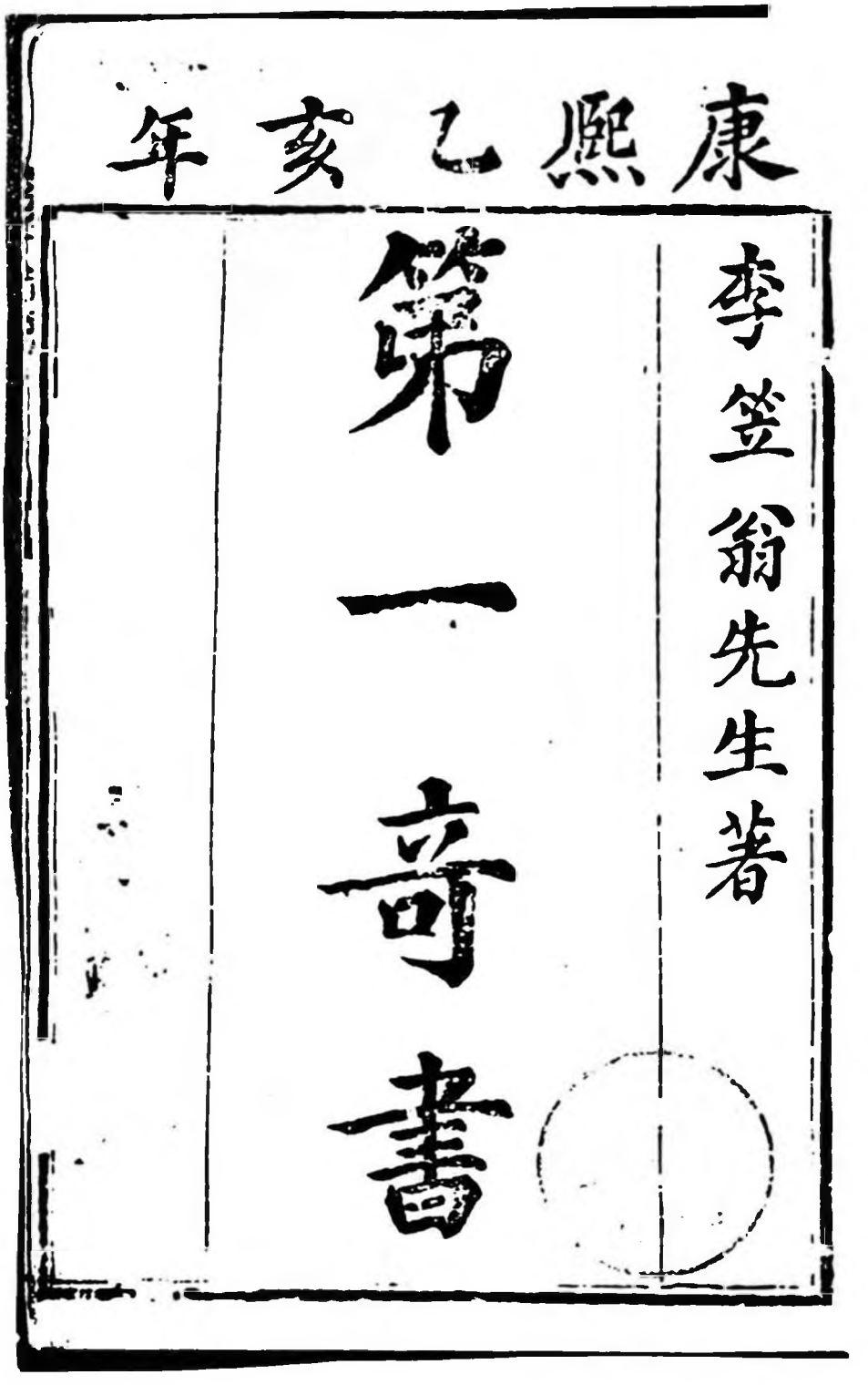
解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同　花爲今日西陵灰

色箴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首都圖書館藏本書影


康熙乙亥年
第一奇書
李笠翁先生著

康熙乙亥年

第一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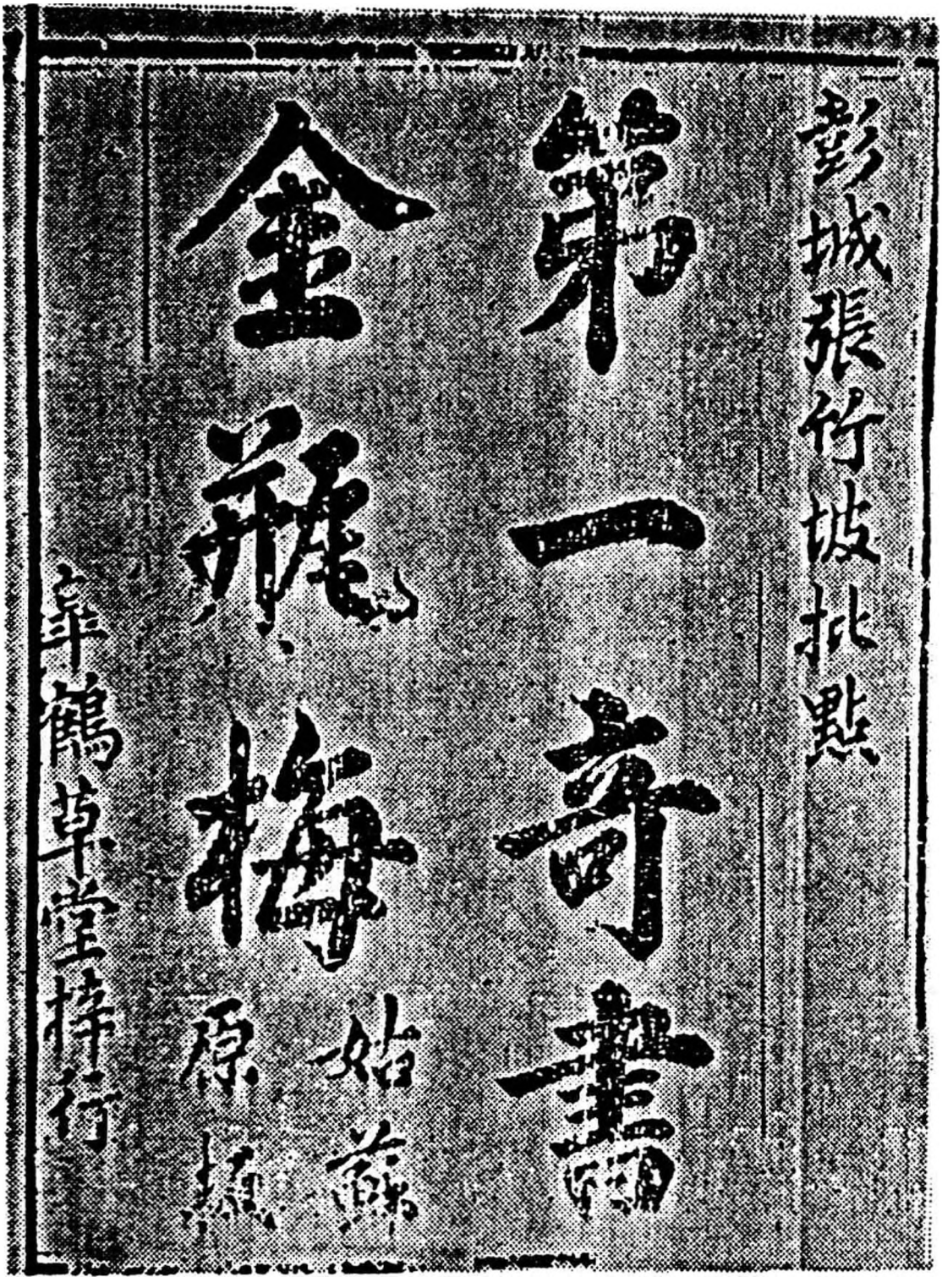
李笠翁先生著

在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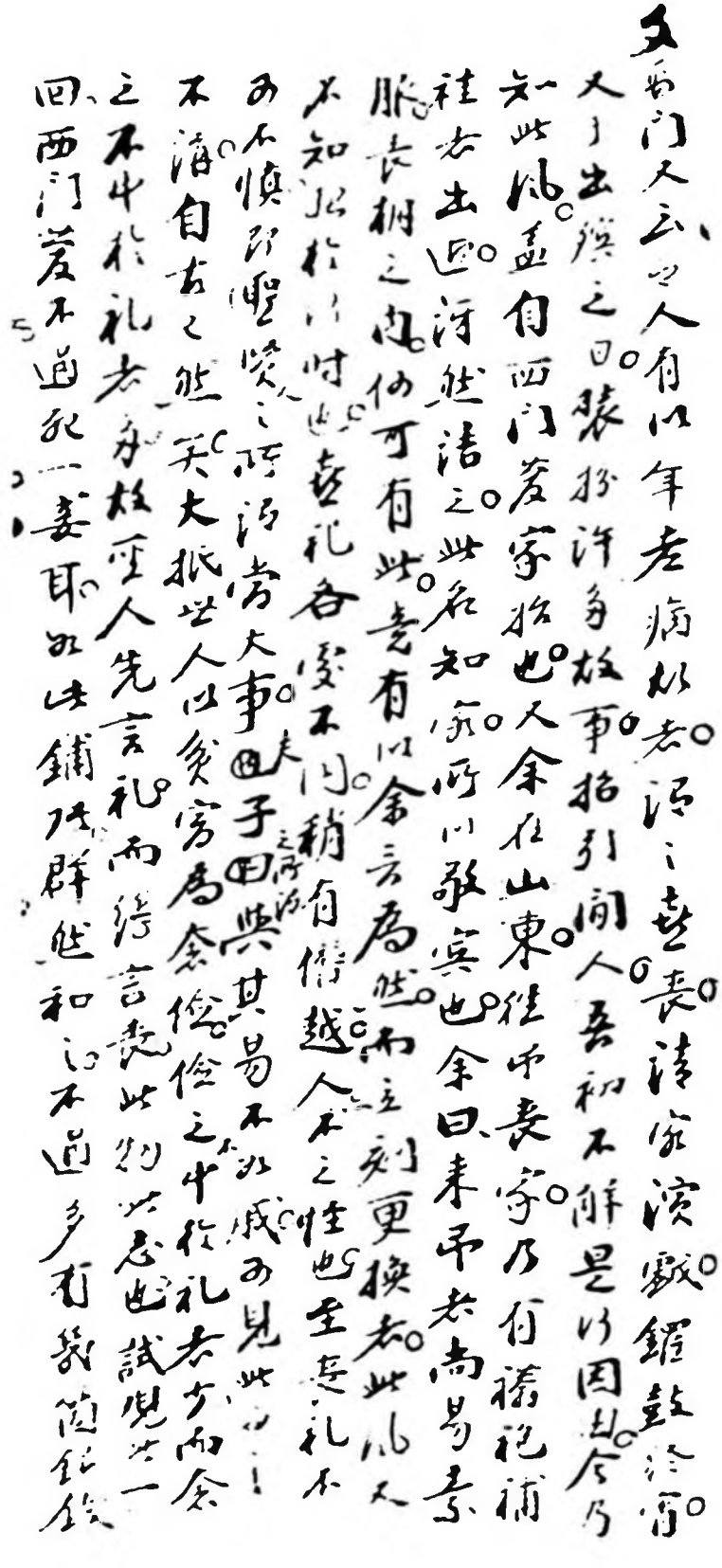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茲堂本扉頁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影松軒本扉頁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皐鶴草堂本 扉頁



中不好到說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
絹比甲兒并市花翠之類好先生處每不斷看花也
嬌兒送出門首桂姐又對月娘說金蓮花園角門首好又見
見五娘有話兒也桂姐身分中那金蓮要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閉
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我不敢開這花娘送羞訕滿面
而回不題單表西門慶不曉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
雲髻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
腳水百般殷勤扶侍一夜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
至說道我的冤家誰是教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
無貨兒自己不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
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爹都氣不憤背地裏嚼舌頭



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說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
思亂想我若知道些不好你嫂子道多分付奴知道了又
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
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道場盡辱在身上
正是
為人莫作婦人身一世辛苦事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打門說前邊有
吳大舅吳二舅神祕討汝兒書來祝壽方纔放下金蓮出前邊陪待
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宋金花也使人來送禮來西門慶陪過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第三回　定挨光虔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挑私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序

《金瓶梅》是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怪物。它作爲色情小說的魁首，本來不值得研究者爲它多費心力。事實是除此之外，它還有更其重要的一面。它是我國第一部以市井人物爲主角、以世俗的社會生活爲題材的長篇小說。同《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以帝王將相、英雄好漢、神魔鬼怪爲主角和題材的小說相比，它對今天的讀者無疑更爲接近，具有明顯的近代色彩。就小說藝術而論，它是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開放型小說，打破了在它之前小說結構單綫發展的格局。同時它又是我國第一部以反面人物爲主角的長篇小說。如果對它的成書過程缺乏理解，我國長篇小說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就會顯得輪廓模糊，真相不明。

中國長篇小說的產生源於話本。感謝五四以來胡適、魯迅、鄭振鐸、孫楷第以及其他前輩學者的勞績，這一結論已爲國內外學術界所接受。可惜世人對話本的理解仍然偏而不全。話本中說話的成分較早受到注目，而對它的唱的成分卻一直未予重視。南宋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開闢》說「吐談萬卷曲和詩」；《水滸傳》引首詞的結尾說「不如且覆掌中盃，再聽取新聲曲度」，都是說和唱并重。《水滸傳》第五十一回白秀英獻演話本，「說了開話又唱，唱了

又說」，明明白白唱是她上演話本的兩大成分之一。有的學者卻不加任何說明，徑直以爲《水滸傳》這一回描寫的不是話本，而是諸宮調在上演。[一]我只是在同行的批評和督促下，才認真考慮到這一點，並提出簡明的結論：詞話就是話本，兩者並無本質區別。詞話可說是話本的早期形態，在它由說唱兼重發展成爲說話爲主時才通稱爲話本。[二]按照這樣的觀點，《金瓶梅》詞話是元明世代累積型小說唱的成分保留得最多的一個標本，不妨稱之爲我國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塊活化石。《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都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但它們現存的都是各自的最終完成形態。它們都不曾留下在此之前某一階段的某一形態，如同《金瓶梅》詞話本一樣。這是《金瓶梅》值得重視的又一原因。

近年來，《金瓶梅》研究隨着四個現代化和開放政策的推行而得到活力。一方面這是長期凍結後出現的物極必反的現象，另一方面則由於它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所決定。由於後面的原因，看來它不會是一陣風的短暫現象。爭論正在展開，許多工作有待着手。加深對《金瓶梅》的微觀認識，必將加深對中國小說史的宏觀認識。反過來也一樣。

會校、會注、會評原是古籍研究和整理的一種傳統方式，它們在唐宋之後得到發展。以宋版九經、十一經爲基礎的《十三經注疏》、朱熹的《四書集注》都是儒家經典的標準本。六臣注《文選》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刊本說明有數的典籍享有這樣的榮譽。劉輝教授的《會評會校金瓶梅》是這種傳統的古籍整理方式，繼《聊齋》、《儒林外史》之後，在古代小說領域中的又一次推廣。

會評會校本兼收李漁、張竹坡和文龍三種評本。《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比張竹坡評本早。它出於李漁的改定，並有他的評語。這是劉輝教授新近得出的結論。這使相傳已久的李漁創作《金瓶梅》說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釋。詳見他的論文《論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作評者及其刊刻年代》。

李漁的寫定本是後來通行的張竹坡《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本的依據。他的寫定比他的評語重要。劉輝教授在上述論文中把李漁的改本看作是《金瓶梅》的最後寫定本，名之爲說散本，即世代累積型的《金瓶梅》詞話至此才完成它的流傳創作過程。他的理由，請允許我綜述如下：一、說、唱並行的詞話本至此改成以散文爲主的小說。如果說散文在詞話本中已佔壓倒地位，在改本中韵文及別的引文又進一步得到壓縮。二、詞話本以武松打虎開始，改本第一回作《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依傍《水滸傳》的痕迹已儘可能加以消除。三、情節、人物上的明顯破綻得到修補，回目對仗工整，行文經過潤飾。這些說法都很有見地，都是對李漁改本的公正評價。但是對劉輝教授的觀點我仍然有所保留。我認爲《金瓶梅詞話》中儘管有不少例證足以說明它並未最後完工，但世代累積的流傳創作過程已經到此結束。隆慶（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前後的晚明社會同小說之間存在着最後的血肉聯繫的紐帶（別的學者則認爲還可以推後二三十年），這是決定一個作品是否已經最後完成的重要佐證。在此之後，李漁的改寫一般只限於技術性的加工，對全書的思想和藝術影響不大。對它略有改進，卻以同等程度的失真作爲代價。一九三二年詞話本被發現之前，李漁改本成爲唯一的通行本。它對擴大此書的流

傳和影響起了不小作用。但在詞話本重新出現以後，它就不再具有它以前所有的重要性。這是我同劉輝教授大同中的一個小異。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論，求同存異有利於友誼的和諧發展，而求異存同卻是學術發展的起點。劉輝教授謙抑地以晚輩自居，我則以他爲畏友。現在我把彼此的不同看法陳述如上，以供讀者和同行的採擇和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想他和我都不會以此爲忤，而旁觀者也不會因此而有所誤解。

劉輝教授的另一論文《從詞話本到說散本》是對李漁寫定本即張竹坡評本的透徹研究，同時也是論述《金瓶梅》成書過程的重要一說。

此文論述詞話本也有自己的獨得之秘。它指出張竹坡評本第二十四回原文「幾句說經濟」、第二十八回原文「好，省恐人家不知道」都是誤將評語刊入正文之內；而第八十二回評語說，「原評謂此處插入春梅」——論文作者據此作出判斷：「在詞話本沒有刊刻問世以前，《金瓶梅》還在抄本流傳時，有的抄寫者已經寫下了批語。」這表明在李漁改本之前，除詞話本外，還存在着另一個或另一系統的抄本。它的時代下限在張竹坡作批評的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之前。它究竟完成於明末或清初，如果成於明末，是萬曆或天啓、崇禎，抑或早在隆慶年間，那就難說了。這是探索早期《金瓶梅》抄本的又一綫索。

劉輝教授認爲李漁改本在「不少細節上作了增飾，描寫得更加具體生動」。他曾以西門慶與潘金蓮在王婆家初次約會的一節文字爲例，比較《水滸傳》、《金瓶梅》詞話本和李漁改本的異同。他指出：「《詞話》本的描寫已不同於《水滸傳》，而說散本（即李漁改本）增飾則較多，細

膩深刻、真實生動，活畫出兩人初次會面時的情態。尤其是潘金蓮，『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又一面咬着袖衫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響，要便斜溜他一眼兒。』更是繪聲繪色，真實入微地刻畫出她當時的心理狀態。怪不得張竹坡在此處十分欣賞又相當得意地批道：『《水滸傳》有此追魂攝魄之筆乎？』確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我同意他意見中的一半，我認爲與其說詞話本比《水滸》的同一片段好，李漁改本比詞話本的同一片段好，不如說它們的描寫一本比一本細致。細致到一定程度之後，它可以變得更加形象化更加生動，也可以變得過於瑣細詳盡而不留給讀者以想象的餘地，反而不如從前。這是說細比粗好，但也有相反情況：渾成自然有時比雕琢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描寫愈是精細，愈容易因偶一不慎而露出破綻。按照《水滸》的描寫：「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箸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的這一動作出於無心，儘管這次相會是他的有意安排。詞話本改爲：「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將那雙箸拂落在地下來。」拂箸下地既是出於有意，後文「也是緣法湊巧」，依然照抄《水滸》，這就前後不相對應了。李漁改本也有同樣的疏忽。我不是同劉輝教授相反，他說越改越好，我則以爲越改越差。我只是指出由簡而繁，在藝術上的效果是複雜的，不可一概而論。有的部分因趨向詳盡瑣細而得到提高，另外部分則可能相反。增之一二分或三四分，有時有畫龍點睛之妙，有時則成爲畫蛇添足之累。從一個角度看來，它是錦上添花；從另一角度看來，它又恰恰帶來不虞之毀。在中國話本，特別是世代累積型的長篇小說在由簡而繁的發展過程中，有的片段得到提高，有的片段則相反，大多數的情況卻是如同劉輝教授所舉的例子一

樣，難以簡單地分出優劣。前後相比，青出於藍、弄巧成拙以及得失參半的情況在作品中雜然並存，這是我同劉輝教授的小小分歧；儘管如此，我仍然珍視劉輝教授的如下論述：「《詞話》本的不少破綻，說散本並沒有改正過來。」「有些地方的改動，反而不如《詞話》本形象、生動。」從這些論點看來，我和劉輝教授的分歧就變得微不足道，大可不必一提了。

晚明李贄對《忠義水滸傳》，其後金聖嘆對《水滸傳》、毛宗崗對《三國志演義》以及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點在小說批評史上異軍突起，後來稱爲評點派。它們對擴大小說的社會影響貢獻很大，這一歷史作用應予充分肯定。

閱讀作品而探求微言大義，這原是漢儒攻讀經典著作的重要手法。後來由儒家推廣到三教九流，由經書擴大到史、子、集各部，成爲傳統治學的一大法門。求之過深，牽强附會是評點派與生俱來的不治之症。

李贄評《水滸》意在「發抒其憤懣」（懷林《批評水滸傳述語》），自然偏重思想內容。他的某些評語涉及小說的結構以及人物塑造，但語焉不詳，未作進一步闡發。據李開先《詞謔》的記載，他的友人崔銑、熊過、唐順之、王愼中、陳束最早以《水滸傳》同《史記》的「叙事之法」相比。雖然仍然未能把小說和《史記》加以區別，他們爲探求小說藝術畢竟跨出了第一步。

金聖嘆評《水滸》是小說評點派的劃時代成就。他的全書總論、《讀法》、回評以及眉批、夾批等各個層次的綜合成爲後來的規範，如同《漢書》以後的許多正史都遵從司馬遷創立的紀傳體史書一樣。他所命名的諸如倒插、夾叙、草蛇灰綫、大落墨、綿針泥刺、背面敷粉、弄引、獺

尾、正犯、略犯、極不省、極省、欲合縱、橫雲斷山、鸞膠續弦等等手法實際上都從以《史記》爲代表的古文筆法中演變而來。金聖嘆《第五才子書讀法》說：「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這裡說的「文法」指的是八股文的技法。把以《史記》爲代表的古文、科舉制的八股文和小說的創作手法混爲一談，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通病，但它畢竟爲古代小說藝術的研究和評論開闢了道路。由於先天的缺陷，評點派的成就不及他們一度所起的作用那麼大，但也不宜輕易加以否定。

上面關於評點派的一些基本認識，同樣適用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看來他並未見到詞話本。否則，他是不會在評語中不置一詞的。他沒有想到《金瓶梅》對任何前人作品的引錄和襲用。他在全然缺乏有關資料的情況下開始他的評論。據他《第一奇書凡例》的自述，評語的寫作成於十數日之內，缺少從容斟酌的餘裕。他爲《金瓶梅》作批評時，虛齡二十六歲。詩人年少在文學史上並不爲奇，批評家卻只有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杜勃羅留波夫比張竹坡還少一二年，就以他的論文《什麼是奧勃洛摩夫性格》而驚世駭俗。張竹坡除了依恃他自己的文學才能外，他的前面只有李漁的改本和評語，以及金聖嘆、毛宗崗所樹立的評點派的榜樣供他借鑒。

張竹坡對小說藝術手法的研究有一段精辟的見解：「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笇眼，都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卻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笇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第二回評語）小說藝術手法由不被承認、不加理會到引起重視、加以認真研究，這是一大進步。

其中評點派起了重大作用。在《金瓶梅》，則是張竹坡作了開創性的探索。同多數評點派名家一樣，由於他把小說藝術手法同古文、八股文筆法混爲一談，往往真僞不辨，主次不分，勢必把小說研究引入歧途而後已。他在小說卷首有一篇《冷熱金針》說，金針指的是理解整本小說的關鍵。這無異指出現實社會的炎涼世態是小說的主題所在。這句話可以說簡明扼要，一語破的。顯然，李漁改本第一回的標目以冷熱相對曾給他以有益的啓發。但他接着就說：「夫點睛處安在？曰：在溫秀才韓夥計。」以小說中的次要人物溫必古和韓道國的姓氏强解爲寒（韓）溫冷熱，並把它作爲全書的關鍵，顯然出於牽强附會。中外古代小說戲劇中都有以人物姓氏暗示他們個性的手法。如拉伯雷《巨人傳》的主角卡岡都亞原意大肚量，莎士比亞筆下的喜劇人物福爾斯德夫可意譯爲不可信賴的侍從，南戲和元雜劇中的胡子傳（胡厮纏）、邱濬《伍倫全備記》中的伍倫全、伍倫備以及《紅樓夢》中的卜世仁（不是人）也都是這樣的例子。偶一用之，足以令人解頤。但至多只能算是低級的藝術手法。《金瓶梅》有同樣的癖好，而在程度上則遠不是別的作品所能相比。以溫必古暗示男人的同性戀愛，韓道國可能譏笑他的貧寒。作者本意充其量不過是逗笑取樂而已。把他們這一對姓名看作全書主題的暗示，那只是評點者亂加穿鑿，同小說本身無關。張竹坡又以西門慶之「慶」同罄字相通，「瓶（李瓶兒）因慶生也。蓋云，貪欲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兒，直令千古風流人，同生（聲）一哭。」張竹坡在這上面建立了他的《寓意說》。西門慶的姓名始於《水滸傳》。《金瓶梅》只是照搬不改而已。照他這樣說，豈不是《水滸傳》就已經確定了《金瓶梅》的主題？張竹坡把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姓名以同音諧

聲加以解釋。有的是可信的，如應伯爵（白嚼）、謝希大（攛帶）之類；有的看起來不無道理，本身卻有爭論，如韓道國，有人以爲是搗鬼的諧音，有人則以爲是寒到骨。成問題的是他的這種並不完全正確的說法還在濫加擴大，如永福寺見於《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記》，這原是《金瓶梅》因襲話本的一例而已。而他卻想入非非地解釋說：「夫永福寺，涌（永）於腹（福）下，此何物也？」他又以爲安忱（枕）、宋（送）喬年「喻色欲傷人，二人共一寓意也」（以上見《寓意說》）。他倆都是宋代實有的歷史人物，並不由《金瓶梅》所命名。小說根本沒有提到他們因色欲而戕害身體的事。又如第六十一回評語說：「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明對六兒而言之也。」六兒指潘金蓮和王六兒。春梅原叫龐二姐。張竹坡認爲這是暗喻小說的結局：春梅繼潘金蓮而代興。按照諸如此類的邏輯，小說創作必然等同於燈謎的製作，而小說研究將降低爲猜燈謎、問卜、起課、打卦、圓夢之類的玩意兒了。

王世貞創作《金瓶梅》的說法曾盛行一時，但在晚明並未見於記載。廿公《金瓶梅跋》指出作者「爲世廟時一鉅公」，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也只說：「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都沒有具體姓名。屠本畯《山林經濟籍》卷八說：「王大司冠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但他並不認爲收藏者就是它的作者。因爲這句話之前，他還說：「相傳爲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世貞的父親死於嚴嵩的「誣奏」，同陸炳無關，他並未受到抄家處分，這兩點都同記載不合。屠本畯同王世貞本人有來往，不至於錯到這樣地步，可見他說的不是王世貞。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鈔》卷上《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讎》在記載王世貞的父親被嚴嵩所殺害之後說：

> 忤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修脚。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耑心閱書，故意微傷脚迹，陰搽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修腳的傳說，後來變成王世貞把砒霜粉塗在書頁上，趁嚴世蕃不時以唾液潤濕手指翻書時，使他中毒而死。

這則故事是名實相符的只供消暑納涼的閒話，一點也經不起查證。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王世貞在他的父親處死後，就護喪回家，直到七年之後新君即位，他才爲亡父申請昭雪而重到北京，這時嚴世蕃早就被殺。王世貞父喪之後，根本沒有機會同嚴世蕃相見，更不要說他們一起閒聊看什麼小說好。《金瓶梅》長達八十萬字，絕對不是「數日」之內所能完成。嚴世蕃

不能隨父入值，史書有明確記載，不是因爲他害病，而是他因母親去世，本當奔喪回籍，雖然批準他留居北京，侍候父親，卻爲禮法所規定不得「入直」辦公。

這裡我不妨舉一條《金瓶梅》不出於王世貞之手的反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對《寶劍記》很不尊重，當面對李開先說：「第使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改字，妥，乃可傳。」李開先聽了「怫然不樂而罷」。王世貞的《國朝詩評・文評》評論明代詩人作者一百六十人以上，李開先不在其內。如果《金瓶梅》出於同一王世貞之手，爲什麼他又對李開先如此尊崇，把《寶劍記》第五十出的《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全文引錄在小說第七十回，另外還有多處襲用《寶劍記》？這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消夏閒記摘鈔》有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作者六十四歲時的自序。它晚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九十年。張竹坡《讀法》說：「故（嚴世蕃）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概置不問。」可見顧公燮所採用的原始記載當也是張竹坡《苦孝說》的依據。這條原始記載，如果沒有張竹坡爲它推波助瀾，可能早就被人遺忘了。除最近雷威安的法譯本和即將問世的芮效衛的英譯本外，所有以前的外語譯本都以張竹坡評本作爲依據，因此王世貞創作《金瓶梅》說也在國外流傳較廣。爲《金瓶梅》作者提出一種說法以供採擇，即使錯了，本來也不是壞事。引以爲憾的是張竹坡未作任何論證，隨意附和一說而大事宣揚，謬種流傳。張竹坡《苦孝說》指出小說作者「其親爲仇所算」，「痛之不已，釀成奇酸」，「《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第九十八回夾批又說：「總結眾人，又暗合東樓父子，則此書當成於嚴氏敗事之後。」第一百回夾批

說：「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他沒有一個字提到王世貞，而他所說的這些情況，除王世貞外再沒有另一個人同它們吻合。《苦孝說》沒有任何書內或書外的事實作爲論據，卻把外來的封建倫常觀念强加在作品身上，這是傳統文學批評中最壞的一種手法，只有所謂王四作《琵琶記》的說法可以同它比「美」。

也許有人要爲張竹坡叫屈。他的《讀法》第三十六條，十分鄙夷地提到王四作《琵琶記》說，他還責問道，小說作者既然隱姓埋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名姓，何哉？」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寫這幾句話的是張竹坡，寫《苦孝說》的仍然是張竹坡。前言不對後語，只能說明他行文草率，並無主見。不妨再舉一個例子。按照他的《冷熱金針》，《金瓶梅》是一部寫實小說；按照《苦孝說》，它是作者爲亡父報讎的影射小說；按照第七十回的評語，《金瓶梅》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第一百回評語則又以爲孟玉樓是作者自喻。對過高讚揚他的學者專家們，張竹坡出爾反爾，信口開河，未免太不領情了。

張竹坡《第一奇書凡例》說：「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我想事實倒可能相反，還是《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說得比較坦率：「不過爲糊口之計」（這是作者前後自相矛盾的又一例）。只有這樣才會使他失去鑒別力，把《金瓶梅》說得十全十美。有第二十回的評語爲證：「乃用一百顆明珠，刺入看者心目。見得其一百回，乃一綫穿來，無一附會易安之筆。而一百回如一百顆珠，字字圓活。」現在不少人指出，《金瓶梅》後二十回，草草收場，大

不如前。我看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文學藝術不能依靠空氣爲生，當然有一個經營管理的問題，但若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張竹坡評本的得失可以爲我們今天文藝界的體制改革提供教訓。

文龍的評本幾乎同所有的評點派不同。他不以評書作爲謀生手段，手稿始終沒有出版。嘩衆取寵、聳人聽聞的評點派常見的筆調不見了，代之以比較實事求是的評論，雖然精采之處可能並不太多。它反映了十九世紀後期一個士大夫知識分子對《金瓶梅》的看法。他對流行一時的張竹坡批評的批評很有見地。由於劉輝教授已有專文論述，我就不再多說。

我不知道我同劉輝教授以及國內外同行在對評點派的評價上各人所見將會參差到何種地步，有一點應該是我們的共同認識：儘可能把一切研究資料公之於衆，不管它們對自己的論點利害如何。這是我樂於爲《會評會校金瓶梅》撰寫這篇序的原因，我想這也應該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和劉輝教授出版它的用意。

徐朔方

注釋

〔一〕見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第六四〇頁，北京中華書局版。

〔二〕批評文章見李時人《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成書問題》，《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我的答辯《再論水滸和金瓶梅不是個人創作》，《徐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前言

《金瓶梅》早已躋身於世界文學名著之林。從十九世紀初葉最早將《金瓶梅》介紹給西方讀者的法國著名學者巴贊的譯本始，迄今已有十幾種文字的節譯、全譯本，風靡海外，成爲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從袁宏道在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給董其昌信中評論《金瓶梅》「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算起，《金瓶梅》的研究，也已歷經近四個世紀之久。明末的文人學士圍繞着它所反映的廣闊社會生活的豐富內涵，來探求其創作主旨，諸說不一，毀譽參半；評點家則從創作意圖、深刻寓意，到藝術構思、細節描寫，條分縷析，擘肌分理，拘密繁瑣，獨具匠心。待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初，《金瓶梅詞話》在山西發現，才真正拓寬了學者的研究視野。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無論對《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書過程，還是就其反映的時代背景、思想內涵、美學價值，在小說史上的地位，乃至與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民俗、語言的關係諸方面，都作了不少精辟的論述。一九八三年五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又率先召開了第一次《金瓶梅》專題學術討論會，我國也於一九八九年在徐州召開了首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並將於明年六月在山東嶧縣召開第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近二十個國家、

地區的數十名《金瓶梅》研究專家、學者共聚一堂，交流切磋，必將開創《金瓶梅》研究的新格局。

一、作者與成書

研究任何一部文藝作品，首先要了解它的作者，否則無法知人論世，無法探求作品的真諦。《金瓶梅》的作者問題，自然也就成爲一個焦點，一直爲國內外學者所關注。還在《金瓶梅》鈔本流傳階段，它的作者就是一個謎。現知最早論及《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畯，他在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時寫道：「相傳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一]」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袁中道則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户，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二]」到了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謝肇淛又說：「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沽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三]」他們既沒有說出作者的姓名，而且所用均爲「相傳」。《金瓶梅詞話》刊刻問世後，論及它的作者有兩家影響較大：一是沈德符，他約在萬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一六一九——一六二〇）時說：「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四]；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詞話序》：「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寓於時俗，蓋有謂也。」從明末清初起，人們大都以此爲據，對號入座，去尋求《金瓶梅》的作者，開出一長串候選人名單，如王世貞、徐渭、蕭楠、薛應旂、李卓吾、趙南星、李漁……。由

於清初的宋起鳳和化名謝頤爲張竹坡《第一奇書金瓶梅》作序的張潮，公開爲王世貞說揭櫫，《金瓶梅》爲王世貞作，遂盛行一時。《金瓶梅詞話》出，人們才得以獲見小說《金瓶梅》的原貌。論者不僅否定了《金瓶梅》爲王世貞作，而且也否定了「大名士」獨在書齋自創說；相反，認爲是衆多藝人共同創作出來的，只不過最後經過文人的加工和潤色，「集體創作說」遂應運而出。

力主《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文人獨創長篇的研究者，在仔細驗證前人諸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李開先、湯顯祖、沈德符、屠隆、馮夢龍、袁無涯等人，形成了舊說猶存，新說並起的鬧熱局面。現時，《金瓶梅》一書作者之主名者已有二十餘人，爲中外文學史上罕有。主集體創作說的研究者重視內證，如詞話本韵文極多，顯供說唱之用；大量採錄、抄襲他人之作，文人作家所不爲；訛誤、錯亂、破綻，俯拾即是，係拼湊不同說唱底本而成書；情節重復照搬，前後文字大同小異，難以設想這位作家在創作前面章節時，思路敏捷，才華橫溢，而寫到後來部份，卻突然才思枯竭，非要照抄前面情節不可，等等；同時，又立足於寫定於明代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名著的成書歷程，來探討它們共同的發展規律。

明代出現的幾部長篇小說的成書，無一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三國志演義》成書之前，《三分事略》、《三國志平話》已經製訂出三國故事的基本框架；五十餘種場面恢宏、形象豐滿的三國戲，更爲其打下深厚的基礎。《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詞話》也有類似過程。由於長篇小說人物衆多，結構宏偉，情節複雜，它們需要較長時間的流傳和積累。一般說來，是先有

單個的故事，然後才匯爲「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故事系列集羣，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李漁只是在此基礎上加工寫定而成書，但卻不能稱爲小說的作者。它們的作者自然是衆多的民間藝人、書會才人，故名之爲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

據我所知，最早指出《金瓶梅》是集體創作這一問題實質的，乃是明末清初的《續金瓶梅》作者丁耀亢。他在《續金瓶梅·凡例》中說得再清楚不過：「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爲《詞話》，多用舊曲。」《續金瓶梅》第一回，開篇又作了進一步說明：「見的這部書（指《金瓶梅詞話》——引者）反做了導欲宣淫的話本。」他說的「前集」，就是《金瓶梅詞話》。所以名爲「詞話」，是因爲小說裡「類有詩詞」，「多用舊曲」；而且把這類「詞話」，徑直稱爲「話本」，真是一語破的，深中肯綮。衆所周知，話本是民間說話人所用的底本。作爲說話藝術形式之一的「詞話」，興盛於元明兩代，其本質特點，在於有說有唱，即《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開辟》所說的「吐談萬卷曲和詩」。丁耀亢所說的「類有詩詞」、「多用舊曲」，也正點出了詞話的特點。詞話，是中國通俗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國明代成書的長篇章回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詞話這一階段。根據不止一種明代史料記載，《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平妖傳》等書都應該有一個詞話本存在，可惜至今仍未發現，可能早已失傳不存了。惟有《金瓶梅詞話》流傳了下來，可說是中國通俗長篇小說中唯一現存的詞話本，是長篇小說詞話本僅存的活化石。

與《金瓶梅》作者問題休戚相關的是其成書年代。當「嘉靖間大名士」被坐實爲王世貞後，

其成書年代自然被定爲嘉靖時期，本世紀三十年代，魯迅、鄭振鐸、吳晗等徹底推翻王世貞作《金瓶梅》的說法，並從小說中尋找到的太僕寺借馬價銀、番子、皇莊等明代史實，認爲都發生於萬曆年間，於是成書於萬曆說又佔上風，長期以來被奉爲不可動搖的定論。但隨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新的文獻史料的不斷發現，過去研究中的失誤與疏漏，都一一顯示出來。譬如：根據《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馬政》的記載，論證詞話本中所寫的支使馬價銀事只能出現在萬曆十年（一五八二）以後，就是一個失誤。問題在於《明史》的那段記載並不準確，它誘使人們得出錯誤的結論。查《明實錄》，早在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就挪借太僕寺馬價銀兩，作爲渡過財政困難的應急辦法之一。又如欣欣子序中把《如意傳》、《于湖記》歸於「前代騷人」之列，說這是兩部萬曆年間才流行的小說，也是明顯的疏漏。《如意傳》，即小說《如意君傳》，早在嘉靖年間的黃訓（一四九〇——一五四〇）就讀過這部小說，同時寫下了《讀如意君傳》一文，收在刊刻於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的《讀書一得》卷二之中。持成書於嘉靖說的研究者，也從詞話中尋求內證，查出小說中確有幾個嘉靖年間的實有人物，如韓邦奇、狄斯彬等，小說描寫與他們的生平大體相符。更爲驚人的是連西門慶的親家陳洪和小說主要人物形象之一的陳經濟，也是真名實姓的明人，這僅僅是同名同姓的偶然巧合，還是真的充當了小說的模特兒，倒是《金瓶梅》研究中尚未弄清的一個問題。此外，《金瓶梅詞話》有關戲曲的描寫相當豐富詳贍，舉凡聲腔、時調，都流行於嘉靖時期，而絕無任何萬曆間的痕跡。

目前，兩說的爭論，難分軒輊。其所以成爲一個爭論的熱點，都與持論者對作者和小說描

寫的社會生活的看法密切相關，如有一種觀點認爲，《金瓶梅》是直接影射萬曆皇帝及其一朝政事，小說寫到的北宋末年的改元，即指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的泰昌、天啓改元。如果成書於嘉靖時，這個觀點的立論基礎就全部落空，不能成立了。在我看來，拿典型概括後的藝術形象，和真實人物作簡單的比附，或者確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影射歷史上的某某人，以此去探求作品的微言大義，毫無例外地都帶有强烈的研究者的個人色彩。以這種方法研究小說，始於本世紀初，當時曾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流派，後人統稱爲「索隱派」。曾幾何時，烟消雲散，人們早已淡忘了。《金瓶梅》的影射說，就是索隱派的翻版，根本不符合作品的實際，因而在《金瓶梅》研究中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金瓶梅》作爲一部世代累積型的小說，其成書過程是相當漫長的；但僅就其成書年代而論，我認爲，它的鈔本出現的年代，就應是成書年代的唯一標誌，時在嘉靖末年或隆慶初年。這個問題，我們留在《金瓶梅》版本一節，再專門討論。但不論是嘉靖說，還是萬曆說，它們也有一個共識，即《金瓶梅》假托宋朝，實寫明事，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以社會現實生活爲題材的長篇小說，爲小說創作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二、思想與藝術

關於《金瓶梅》的創作主旨，從明末起，就有政治寓意說、諷勸說、復仇說，還有張竹坡異想天開的苦孝說，等等。其中復仇說、苦孝說因係明顯的穿鑿附會，逐漸銷聲匿跡，而前兩

說則時有所見。此書憑借明代現實社會生活，寄托了甚麼樣的深刻寓意呢？換句話說，究竟甚麼是《金瓶梅》的創作主旨呢？在我看來，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憤世嫉俗。作品通過西門慶一生的發跡變泰，興衰榮枯，揭示了處於封建制度末世的明代社會的真實內幕，上自權臣、酷吏，下至篾片、地痞，形形色色，無惡不做。作者直面現實，有暴露，有抨擊，冷峻而清醒。《金瓶梅》形象真實地揭示出封建社會必然沒落崩潰的趨勢，這正是其不可磨滅的思想價值所在。

作者憤世嫉俗的深刻寓意，全部傾注在小說主人公西門慶身上，如何準確把握這一藝術形象的豐富內涵，直接關係到對小說創作深度和力度的評判。有人說西門慶是十六世紀一個新興商人的形象，因而《金瓶梅》的主題是描寫了一個新興商人的悲劇故事。此說有失偏頗。不可否認，《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的經商活動，他從一個開生藥鋪的破落户，搖身一變，腰纏萬貫。然而西門慶的發跡，主要是在封建官僚機構的庇護下面逐漸羽翼豐滿的，絕非單純經商所致。只有當他上通權臣，下攬無賴，混了個理刑副千户之後，才敢於明火執仗地貪贓枉法，强取豪奪，一變而成了暴發户。說他是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爲一體，可；要說這個新興商人是封建社會的掘墓人，未免言過其實。小說對這一藝術形象，曾作過明確概括：「本係市井棍徒，貪緣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在作者的心目中，他原是城市生活的一個市井形象，且是個惡棍的代表。正是通過對他以及他所維繫的社會網絡的批判和揭露，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的創作主旨。

在評估《金瓶梅》的思想價值時，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即：《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

書？如何看待它的某些淫穢描寫？同時，這也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

判斷《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書，首先要爲淫書釐定一個概念，劃清淫書與非淫書的明確界綫。我們不妨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的這段論述爲準：

>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團》意想頗似李漁，較爲出類而已。其尤下者則意欲媟語，乃作小書，刊佈於世，中經禁斷，今多不傳。

這裡劃出了一個明確界限：凡是「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者，均可歸入淫書之列。這類小說在明末清初，盛極一時，除早於《金瓶梅》的《如意君傳》外，《繡榻野史》、《浪史》、《痴婆子傳》、《肉蒲團》、《兩肉緣》、《燈草和尚》……可以開出一串不短的書單。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模式，即通篇淫穢內容，而裹上一層薄薄的因果報應的外衣，名爲勸懲，實在宣淫，沒有任何道德的和美學的價值可言。《金瓶梅》則不同。它展示給人們的是一幅豐富多彩的明代社會生活風俗畫卷。它通過對西門慶這一市井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走向全面崩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破土欲出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狀，凡從事明代社會的思想、政治、宗教、民俗、語言、藝術諸方面研究的學者們，都能從《金瓶梅》中找到豐富、形象、真實的史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金瓶梅》不是一部專在宣淫的淫書。

但是，《金瓶梅》中確實存在着相當多的淫穢描寫，有的還用筆刻露，約佔全書總量的百分之二三。如何看待這些猥詞穢文呢？首先，它的出現，有其社會原因和文學背景。明代中後期，

政治腐敗，社會頹靡，「好貨」、「好色」激烈衝擊着傳統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尤以淫風極熾，帝王將相縱淫極慾，文人學士引爲美談，如此推波助瀾，淫靡之風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春宮畫」不脛而走，猥褻書泛濫成災，在這種環境下，作爲一部世代累積型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淫穢描寫的出現，並不奇怪。其次，《金瓶梅》的淫穢描寫並非一味宣淫，有些都與刻畫人物性格結合在一起，如李瓶兒的溫厚、潘金蓮的兇狠、王六兒的貪財、宋蕙蓮的「佔高枝」，往往是在與西門慶的性生活過程中表現出來。她們並非簡單的淫婦，而是在那個時代中被侮辱被迫害的婦女典型。第三，《金瓶梅》的淫穢描寫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市民的陰暗心理和低級趣味，尤其在韻文中反復描摹，肆意渲染，即使在與人物性格密切相關的描寫中，也攙雜着一些純動物的獸性，這是《金瓶梅》的敗筆所在，在全書筆力雄健的人情世態的絶妙描寫中，這些敗筆就顯得更爲觸目驚心。這也就是爲什麼長期以來，《金瓶梅》向有淫書之謗的原因。

《金瓶梅》爲中國小說創作究竟作出了哪些開創性的貢獻呢？擇其犖犖大端，不外有二：一，以現實社會生活入篇，爲小說創作開拓出嶄新的藝術天地。原來在《金瓶梅》之前的中國通俗小說中，佔據主要位置的，不是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就是超人的傳奇英雄，或是荒誕虛幻的神魔鬼怪。《金瓶梅》一出，局面爲之巨變，它筆下的主要人物，乃是現實社會中常見的市井細民、下層官吏、商人、地痞、無賴、娼妓、牙婆、醫生、和尚、道士等等芸芸衆生，舉凡明代城市生活中的三百六十行中的各色人等，無不盡攬其內，構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長卷。二，在情節結構和形象塑造上打破了單綫發展的模式，使現實主義小說藝術邁入成熟階段。特別是

小說觀念的更新和小說意識的加强，使小說藝術更貼近生活，像現實社會生活那樣多彩多姿，複雜廣闊。儘管《金瓶梅》所寫之人爲世間常有之人，事爲周圍尋常之事，但卻不是日常生活的實錄，而是經過作者巧妙的藝術構思，使其符合生活本來面目。它以質樸的白描筆法，從平凡的事件中，開掘出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在《金瓶梅》之前，還找不出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像它這樣在讀者心靈上喚起如此强烈的真情實感。

從藝術反映生活這個總題來說，《金瓶梅》無論是形象塑造，性格刻畫，還是結構安排，情節勾連，都由過去一元的、單向的、平面形態，趨於多元、雙向、立體化。小說再不是按類型化的人爲配方，來勾勒、演繹形象，好的完美無缺，愛而加諸膝；壞的無一是處，惡而墜其淵，而是打破單一的性格色調，出現了多色素的人物形象。譬如：寫潘金蓮既狠毒、淫蕩，又聰明、美貌；既刁鑽、兇惡，又伶俐、敢爲；此處令你痛恨不已，彼處又使你惋惜同情。其他人物如李瓶兒、宋蕙蓮、龐春梅等形象，都刻畫得立體透明，真實可信。《金瓶梅》的語言純係現實生活中的口語，並善用諺語、歇後語，真切、樸素、新鮮、活潑，妙趣橫生，耐人咀嚼，使人物性格格外鮮明生動。

小說結構，也不再是由一個個人物或單獨的事件的單綫組合，而是以西門慶爲軸心，輻射到四面八方，組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網絡，首尾連貫，結構謹嚴。小說情節之間，再也不是支離破碎的「百衲衣」，而是主次分明，跌宕有致，時空交錯，渾然一體。如寫潘金蓮與陳經濟通情事，間以春梅、秋菊爲穿插，春梅始以穿針引綫，終於串通一氣，秋菊從丟鞋挨打，到連續告

密，以致促成吳月娘把潘金蓮趕出大院，矛盾縱橫交錯，蛛絲盤旋環接，在藝術上卻編織得天衣無縫。《金瓶梅》所取得的現實主義藝術成就，只有《紅樓夢》可與之匹敵，難怪明末的小說批評家謝肇淛在讀了《金瓶梅》之後，發出這樣的驚嘆：「譬之范工搏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垂之妙手也。」〔五〕

《金瓶梅》雖在藝術上取得了傑出成就，但也存在着明顯的不足。除前面已經提及的細節上的粗疏、破綻，有損小說的真實性之外，還在於它不分場合和人物心理特徵，大量抄錄了游離情節之外的他人之作，不僅破壞了人物性格的真實性，而且顯得冗雜蕪亂；尤其最後十幾回文字，信筆直書，不復瞻前顧後；生拉硬扯，亦非水到渠成，大有強弩之末之勢。特別是雷同重復的性描寫，採取自然主義的鋪排渲染手法，更是嚴重的缺陷。但是，從總體來說，瑕不掩瑜，在藝術上它仍是上乘之作，影響深遠。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沒有後來的《紅樓夢》，它不愧是矗立在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座豐碑。

三、版本與評點

研究《金瓶梅》的版本，和探索《金瓶梅》的成書過程、作者、寫定者密不可分，向爲研究者所關注。從本世紀三十年代起，鄭振鐸、日本的鳥居久靖和美國的韓南都用力甚勤，雖有疏漏，但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研究《金瓶梅》的版本和評點，仍需從鈔本談起。不僅《金瓶梅詞話》係匯集鈔本付刻，而且在鈔本流傳時就有人作了評點，可從《金瓶梅詞話》正文中

找到痕跡。

鈔本

《金瓶梅》沒有刊刻問世以前，社會上已有各種鈔本在不同地區流傳。從有明一代記載《金瓶梅》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家藏或持有（包括轉抄）《金瓶梅》鈔本者計有：王世貞、劉承禧、王肯堂、王百谷、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文在茲、丘志充、謝肇淛、沈德符等。除王、劉兩家藏有足本、袁中道和沈德符借以轉抄外，餘皆殘本。

先看王世貞。屠本畯說：「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六]謝肇淛則說：「此書向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爲完好。」[七]一個說「今已失散」；一個說「最爲完好」，究竟誰的說法可信呢？這裡記載年代的先後值得注意，而弄清記載者與王世貞的交往情況，則尤爲重要。屠本畯，字田叔，生於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與王世貞相友善。他記載《金瓶梅》的這段話，寫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而謝肇淛則生於隆慶元年（一五六七），王世貞去世時（一五九〇），只有二十歲多一點，兩人似無交往；即或有，亦非深交。何況他的《金瓶梅跋》寫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至四十五年（一六一七）之間，距屠本畯所記整整晚了十年，所以屠說更爲可信一些。

劉承禧家藏全書，係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袁中道借鈔後帶到北京，沈德符又「因與借鈔」，帶到蘇州，「馮夢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但沈德符沒有同意，未幾時，吳

中已懸之國門矣。」〔八〕細細揣摩人們熟知的這段沈德符的記載，吳中刻本《金瓶梅》並不是根據劉承禧的家藏鈔本全書刊印的。這一點，對於我們下面談到的刻本《金瓶梅詞話》，甚爲重要。

持有《金瓶梅》鈔本殘卷者，情況則比較複雜，除袁宏道來自董其昌，謝肇淛來自袁宏道與丘志充之外，王肯堂、王百谷、董其昌、丘志充、文在兹等五人所持鈔本的來源，迄今不明。我們只能從最早記載《金瓶梅》的袁宏道處入手，追溯一下鈔本的淵源。袁宏道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去信詢問董其昌：「後段在何處？鈔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九〕可見，袁宏道也不知道董其昌所持鈔本的前半部「從何得來」？我認爲董其昌來自王肯堂。請看屠本畯的記載：

往年予過金壇，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資遘鈔本二帙；予讀之，語句宛似羅貫中筆。復從王徵君百谷家又見鈔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十〕

這是屠本畯談他自己獲見鈔本經過。王肯堂（一五四九——一六一三），字宇泰，號念西居士。江蘇金壇人。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第一人，三年，授簡討。《明史》有傳，甚略，惟康熙《金壇縣誌》傳記較詳。王肯堂在京與屠本畯結識。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王肯堂引疾請告歸里，而這時的屠本畯恰任兩淮運司，駐揚州，與金壇隔江相望，往來極便，正是在此時獲見王肯堂所購鈔本二帙《金瓶梅》，比袁宏道從董其昌處借觀的鈔本早三、四年，這才是可以考知的《金瓶梅》鈔本流傳的最早時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肯堂與董其昌係同年進士，並一道進了翰林院，情誼甚篤，《鬱岡齋筆麈》已有記錄。就連董其昌所藏鈔本也是從王肯堂借鈔來的，所以袁宏道催問「後段在何處？」顯然，他看到的只是前段，或者說前半部；

袁宏道後來又告訴沈德符：「第讀數卷，甚奇快。」這裡的前半部，和王肯堂所購之「二帙」，在數量上應當說是一致的，便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那麼，王肯堂又在甚麼時候出重資購得這二帙鈔本《金瓶梅》呢？王肯堂不僅好著書，而且好讀書、鈔書、藏書，他自己說：「余幼而好博覽，九派百家，無弗探也。遇會心處，欣然至忘寢食。」[十二]他從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夏天起，就隨父至京。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又赴秋闈，自此「始究心於醫」。經常出遊，足跡遍四海。這位博學多識好收藏的王宇泰，有可能乘外出行醫之便，有緣出重資購得了二帙鈔本《金瓶梅》，這個論斷，應當說離事實不遠。隆慶年間社會上已經出現了鈔本《金瓶梅》，那麼它的成書年代則當在此前。

在追索《金瓶梅》鈔本的流傳踪跡時不難發現，到明代萬曆年間，唯一存有鈔本全書的劉承禧，不論是他本人，還是轉鈔者袁中道、沈德符，都沒有拿出來付梓。刻本《金瓶梅詞話》是以何種鈔本爲底本呢？在我看來，顯係坊賈看到有利可圖——王宇泰肯出重資購買、馮夢龍又「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故拼湊各種殘鈔本匆匆付刻，而未經文人作家加工寫定。故詞話本內容破綻甚多，前後亦不貫通，甚至把鈔本裡的批語也誤刊入正文。證據何在？請看二十八回潘金蓮丟鞋之後，叫春梅、秋菊尋找時的描寫：

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並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拾了去，蘆花明日竟難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

了路——沒得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道。甚麼人倫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來，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嚥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磨起我來了。」

「好，省恐人家不知道。」明顯是句批語，嵌在正文裡非常別扭，而去掉這句話，文字就通順流暢了。細心的讀者，還可從二十四回、二十五回、二十九回中找到類似的例子。儘管《金瓶梅》的鈔本至今未能發現，卻可從詞話本正文裡尋求鈔本流傳時就留下批語的蛛絲馬跡。另外，全書文字風格也不同，前八十回活潑、老辣，後二十回工整、文雅；事件描寫，後二十回常常照抄前面已出現的重要情節，如九十回清明節孝哥祭西門慶回來生病，就是四十八回官哥生病一節的翻版。這都說明後二十回的鈔本晚出，而且是在南方流傳，不然，對山東的地理位置不會如此陌生，本來清河與棗強近在咫尺，九十一回卻從陶媽媽口中說出：「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更令人費解的是九十四回在山東出現了「山東賣棉花客人」的敘述。其實，早在一百年前，清末的文龍已經發現：「九十回以後，筆墨生疏，語言顛倒」，「似非本書正文」。所以，詞話本原本是由不同鈔本拼湊而成的。

詞話本

《金瓶梅詞話》始刻的時間，十年前還在爭論，那是因爲魯迅對沈德符的記載文字理解有誤，提出：「萬曆庚戌（一六一〇），吳中始有刻本。」而朱星又據此大加發揮，提出「潔本」、

「穢本」之說。隨着康熙十二年《滄墅關志》的發現，證明馬仲良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出權吳關，而且任期只有一年，自然只有這年之後的「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即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確鑿無疑，毋需贅述。應當辨析的是：現在存世的《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否就是吳中的始刻本？在不少研究者心目中，兩者是完全等同的。對此，筆者不敏，不敢苟同。

首先，今人所見《新刻金瓶梅詞話》，開卷就是欣欣子序，次爲廿公跋，最後才是弄珠客序。而欣欣子落筆就是：「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寓於時俗，蓋有謂也。」設若沈德符所見就是這個刻本，那麼，對於這位作者笑笑生，絕對不會一句不提，反倒另出「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一說，這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通，有悖常情的。其次，再看薛岡所記：「簡端序語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耳。序隱姓名，不知何人所作，蓋確論也。」[一]所引序文內容，恰是弄珠客序。可證薛岡所見《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簡端」並沒有欣欣子序，甚至也沒有廿公跋。再次，正因爲有原刻在先，所以特別標明爲「新刻」，列於每卷之首。故正確的結論只能是：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是詞話本的後刻本。

這個刻本的特點有二：一是翻刻原本；二是翻刻時加上了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其所以判斷爲翻刻原本，是因爲這個刻本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誠如沈德符所說原刻本一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

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贋作矣。」〔十三〕要論證這五回文字爲甚麼說是「時作吳語」、「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需要不少篇幅。讀者不妨讀讀語言學家朱德熙師前不久寫的一篇大著，從分析語言的角度，得出這樣的結論：「《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大概是南方人寫的。沈德符說這幾回『時作吳語』，看來確實有根據。」〔十四〕更有力地證明了現存詞話刻本是萬曆四十五年原刻本的翻刻本。

至於這個翻刻本的刊刻年代，還需借助沈德符和薛岡的記載。有明一代，只有這兩個人親歷了《金瓶梅》從鈔本流傳到刊刻問世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刻本《金瓶梅》的最先記載者。前已述及，這個新刻本必在二人記載之後才出現。因此，考知兩人記載的可靠寫作年代，就可以確定此刻本刊刻年代之上限。薛岡所記有關《金瓶梅》的一段文獻史料，見於他的《天爵堂筆餘》。幸好，有他的《天爵堂筆餘序》在，可知收在這部筆記中的文字，始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終於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的那段文字最後有「丘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一句話，最爲關鍵。丘指丘志充。查《明實錄》之《明神宗實錄》卷五八〇：「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己酉，昇……工部郎中丘志充知河南汝寧府。」「旋」，即剛剛出守離去，亦即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稍後。兩相印證，帶有欣欣子序的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它的刊刻問世，最早不能超過萬曆四十八年，似可定讞。

目前詞話本僅存三部，一部是本世紀三十年代初山西發現的、後藏北京圖書館，現存臺灣；一是日本慈眼堂藏本；一是日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藏本。它們同屬一個刻本系統，均爲十卷，一

百回。以前者最爲完整，惜缺第五十二回七、八兩頁。唯有棲息堂第五回本頁異版，係依《水滸傳》文字而補以入刻的。

說散本

《金瓶梅》今存版本有兩個版本系統：一爲詞話本，一爲說散本。後者包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和《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不僅版本繁多，而且存有大量的評語，影響巨大。所以名爲「說散」，是因對詞話本的韵文作了大量刪削和刊落。本書正是對這一系統的版本作了一次會評和會校的整理工作。由於本書《凡例》已有說明，而附錄中又收有專論，故紹介從略。

應當申明的是：說散本系統不包括乾隆十二年刊刻的《奇書第四種》及其以後的各種刻本，原因很簡單，它是一切冒牌、僞作《金瓶梅》的始作俑者。正是這部《奇書第四種》，扉頁上部竟冠以「金聖嘆批點」，左側又署「彭城張竹坡原本」，已是不倫不類。它也收謝頤序，但題爲：「時乾隆歲次丁卯清明上浣秦中覺天者題於皋鶴書舍」。把「康熙乙亥」徑改爲「乾隆丁卯」，「皋鶴堂」變成了「皋鶴書舍」。每回開始是詩詞，然後插入評語，再以「話說」轉入正文。對張竹坡之評語，已作刪削。到了嘉慶二十一年刊刻的《新刻金瓶梅奇書前後部》時，更是變本加厲，大刪大砍，洋洋數十萬言的一部大書被改成不足十萬字，令人不忍卒讀。作僞之風，始濫觴於此。自此以後，甚麼「真本」、「古本」、「足本」，花樣翻新，不一而足，皆是徒有其名，已完全失去《金瓶梅》的真諦，不在會評、會校之列，是故概削不錄。而本書所收文龍及另一

種墨評，係手書在《第一奇書》在茲堂本和乙亥本上面，固不屬作僞之列。帶有墨批的乙亥本，係徐州張竹坡後人所藏，吳敢君發現，批語已不知何人所寫，本書特附書影於前，請讀者覆核。

還應當指出，第一奇書本，即張竹坡評本，在《金瓶梅》版本史上最爲複雜。它大致也可分爲兩個系統，主要區別在於有無回評。康熙乙亥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本、本衙藏板本（一種）等無回評；影松軒本、崇經堂本、巾箱本、本衙藏板本（另一種）等則帶有回評。而兩個系統的附錄部份，互有參差，排列次序亦有不同，本書雖以首都圖書館藏刻工最精的本衙藏板本爲底本，但對附錄部份作了重新整理，非敢故亂其例，以爲或可以稍省覽者翻檢之勞云爾，大雅君子或不以爲非歟！

劉輝　一九九一年七月於北京

注釋

〔一〕《山林經濟籍》惇德堂刻本卷八。
〔二〕《遊居杮錄》卷九。
〔三〕《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
〔四〕《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
〔五〕同〔三〕。
〔六〕同〔一〕。
〔七〕同〔三〕。
〔八〕同〔四〕。

〔九〕《錦帆集》卷四。

〔十〕同〔一〕。

〔十一〕《鬱岡齋筆麈序》。

〔十二〕《天爵堂筆餘》卷二。

〔十三〕同〔四〕。

〔十四〕《中國語文》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會評會校金瓶梅總目

序……〇〇〇一
前言……〇〇一四
凡例……〇〇三五
回目……〇〇三九
正文……〇〇四九
附錄一……二〇九三
附錄二……二〇九九
附錄三……二一五〇
附錄四……二一八二
後記……二三〇二
三版後記……二三〇四

凡例

一、《金瓶梅》的版本可分作詞話本和說散本兩個系統，兩者性質迥異，文字差異甚鉅，且評語始見於說散本，故本書之會評會校僅限於說散本系統之中。又說散本還可細分爲兩類：一爲《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簡稱「綉像本」，一爲《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簡稱「第一奇書本」。

二、本書校勘取會校形式，以期整理出一部錯誤較少之說散本定本。底本爲《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康熙乙亥本（本衙藏板翻刻必究），今藏北京首都圖書館；校本選取說散本有代表性的版本，分別爲：

（一）《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本，簡稱「綉甲本」；

（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簡稱「綉乙本」；

（三）《新刻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簡稱「綉丙本」；

（四）《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康熙乙亥本，今藏北京中華書局圖書館；簡稱「乙亥本」；

（五）《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茲堂本，簡稱「在茲堂本」；

（六）《第一奇書繡像金瓶梅》影松軒藏板本，簡稱「影松軒本」；

（七）《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崇經堂本，簡稱「崇經堂本」。

（八）《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本衙藏板本，簡稱「本衙本」。

三、出校原則爲：

（一）底本錯訛者，則據本改正，出校說明。如第十六回校勘記〔十〕：「虱子」，底本誤作「風子」，今據綉像本改正。

（二）底本不誤，而校本錯訛者，例不出校。但有些錯訛的異文卻保存了有用的版本資料，本書亦適當出校，並加按斷。如第十六回校勘記〔十一〕：「五娘」，綉像本皆作「五姐」，誤。

（三）校本異文與底本兩通者，一律出校，記錄異文。如「玳安兒」又作「招弟兒」，「忽然」又作「話說」等等，皆予保留。

（四）底本中之俗體字，如「幾」寫作「几」、「校」寫作「交」者，均不出校，保留原狀。除文意發生變化外，虛字亦不出校，如「又」改作「再」等。底本刊誤字，如「孑」刊作「了」等，逕改不出校。

（五）爲了避免校勘記過於繁瑣，考慮到底本爲第一奇書本，則出校記錄異文時，於綉像本稍寬，於第一奇書本稍嚴。

四、本書之會評力求完整全面，今收錄評語有：

（一）《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本評語，簡稱「綉甲本評」；

（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評語及少量墨批，簡稱「綉乙本評」和「綉乙本墨評」；

（三）《新刻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日本內閣文庫藏本評語，簡稱「綉丙本評」；

（四）《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上海圖書館藏本評語，簡稱「綉丁本評」；

（五）《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張竹坡評語，簡稱「張評」；

（六）《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文龍評語，簡稱「文評」；

（七）《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張竹坡後人家藏本墨評，簡稱「張本墨評」；

五、本書所輯諸本評語有異文者，擇善而從；個別文字兩通者，用圓括號（）標出異文，以作參考；文字無法辨認者，用□空出，不妄加增刪。

六、所收錄的《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四家評語互有多寡同異之出入，凡四家相同者，則標明【綉像本評】，相異者則各自標明所出版本，如【綉甲本評】、【綉乙本評】等。

七、所輯諸家評語悉依原書形式排列：張竹坡之回評置於每回之首，文龍之回評置於每回之末；原爲眉批者，今仍置於正文上端之相應位置；原爲旁評夾評者，今皆單行列入正文之中，以便閱讀。相同之評語在不同版本中位置有異，則擇從其一。如第九十七回綉像本有評：「罪不至此，太毒！」綉乙本爲眉評，綉丙本爲旁評，今從綉乙本。

八、本書輯錄有關說散本《金瓶梅》之資料，編爲附錄，置於全書之末。

（一）明清之際，爲綉像本及第一奇書本所作之序跋，知有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廿公《金瓶梅跋》、謝肇淛《金瓶梅跋》、謝頤《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叙》四家，今收爲附錄一；

（二）張竹坡除對《金瓶梅》正文作評點外，還作有數篇總論文章，如《金瓶梅寓意説》、《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等，置於第一奇書卷首，今完整收入，編爲附錄二；文龍在《金瓶梅寓意説》後也有一段評語，今附於其後。

（三）爲有助於讀者使用本書，附錄三收入劉輝《論〈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吳敢《張竹坡傳略》、《張竹坡年譜簡編》、劉輝《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四文。

九、《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藏本每回前有圖兩幅，共二百幅，刻印精美，今取以插入各回之首。另，本書卷首附入諸校本、評本之書影，計有「綉甲本」、「綉乙本」、「綉丙本」、「乙亥本」、「在兹堂本」、「影松軒本」、「皋鶴草堂本」、文龍評語、張氏家藏本墨批等，共十六幅。

回目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一〕……武二郎冷遇親哥嫂……四九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說技……八九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二〕……設圈套浪子私挑〔三〕……一一五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鬧茶坊鄆哥義憤……一三五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四〕……飲酖藥武大遭殃……一四九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王婆幫閑遇雨……一六三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楊姑娘氣罵張四舅……一七七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燒夫靈和尚聽淫聲……二〇一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武都頭誤打李皂隸……二一九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妻妾翫賞芙蓉亭……二三五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二四九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劉理星魘勝求財……二六七

第十三回　李瓶姐牆頭密約〔五〕……二九三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三一三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三三五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三四九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三六七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三八七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四〇七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鬧華筵……四二九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四五一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四七五
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四八七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五〇五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五二一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八〕……五三九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五六三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徼倖得金蓮……五八三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五九九
迎春兒隙底私窺……二九三
李瓶兒迎奸赴會……三一三
狎客幫嫖麗春院……三三五
應伯爵追歡喜慶……三四九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三六七
見嬌娘敬濟銷魂〔六〕……三八七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四〇七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四二九
應伯爵替花邀酒〔七〕……四五一
春梅姐正色閑邪……四七五
覷藏春潘氏潛蹤……四八七
惠祥怒詈來旺婦……五〇五
來旺兒醉中謗訕……五二一
宋蕙蓮含羞自縊〔九〕……五三九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五六三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五八三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五九九

第三十回　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六一九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搆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六三五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六五五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六七三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六九一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讎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七一三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七四一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七五三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七七一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七八七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八〇七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八二一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八三五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八五三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八七一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八八三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十四〕　妻妾戲笑卜龜兒……八九九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十五〕　西門枉法受贓……九二三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九三九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九五九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九八一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鬬葉子敬濟輸金……九九七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一〇二七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一〇五一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一〇六三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十六〕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十七〕……一〇七九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一〇九七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一一三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一一三一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一一五九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一一八七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一二〇一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一二三一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眞作遺愛（十八）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一二六七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一二八九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一三〇五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發牒薦亡……一三二九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一三四一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一三七三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一三九九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十九）　二提刑庭參太尉（二十）……一四二三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二十一）……一四四一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搥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一四五九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一四八九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一五一三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一五三三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二十二）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二十三）……一五七七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一六一三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一六三九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洩幽情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二十五）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月娘喪偶生兒（二十四）……一六七五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一七一一
湯來保欺主背恩……一七三九
潘金蓮熱心冷面……一七四五
春梅寄柬諧佳會……一七六一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一七七五
春梅姐不垂別淚……一七八九
金蓮解渴王潮兒……一八〇七
武都頭殺嫂祭兄……一八一九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一八四七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一八六五
雪娥受辱守備府……一八八三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一九〇一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一九二一
金道士娶淫少弟……一九四三
酒家店雪娥爲娼（二十六）……一九六一
吳典恩負心被辱……一九七九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一九九九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眞夫婦明諧花燭〔二十七〕……二〇一七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淸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二〇三五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二〇五三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二〇六九

校勘記

〔一〕「兄弟」，綉像本作「弟兄」。

〔二〕「王婆」，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虔婆」。

〔三〕「私挑」，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挑私」。

〔四〕「定計」，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設計」。

〔五〕「牆頭」，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隔牆」。

〔六〕「銷魂」，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魂消」。

〔七〕「簪花」，「簪」原誤作「替」，綉像本正文回目亦誤。今據綉像本回目改。

〔八〕「來旺兒」，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無「兒」字。

〔九〕「宋惠蓮」，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無「宋」字。

〔十〕「琴童兒」，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無「兒」字。

〔十一〕「西門慶」，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無「慶」字。

〔十二〕「爭風」綉像本目錄同，正文回目則作「爭鋒」。

〔十三〕「惹氣」，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鬥氣」。

〔十四〕「雪雨」，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雨雪」。

〔十五〕「貪財」，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謀財」。

〔十六〕「壽旦」，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壽誕」。

〔十七〕「送歌童」，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送」作「贈」。

〔十八〕「遺愛」，綉甲本正文回目作「恩愛」。

〔十九〕「引酌朝房」，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朝房邀酌」。

〔二十〕「二提刑庭參太尉」，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兩提刑樞府庭參」。

〔二十一〕「提刑官」，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作「朱太尉」。

〔二十二〕「春梅姐」，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無「姐」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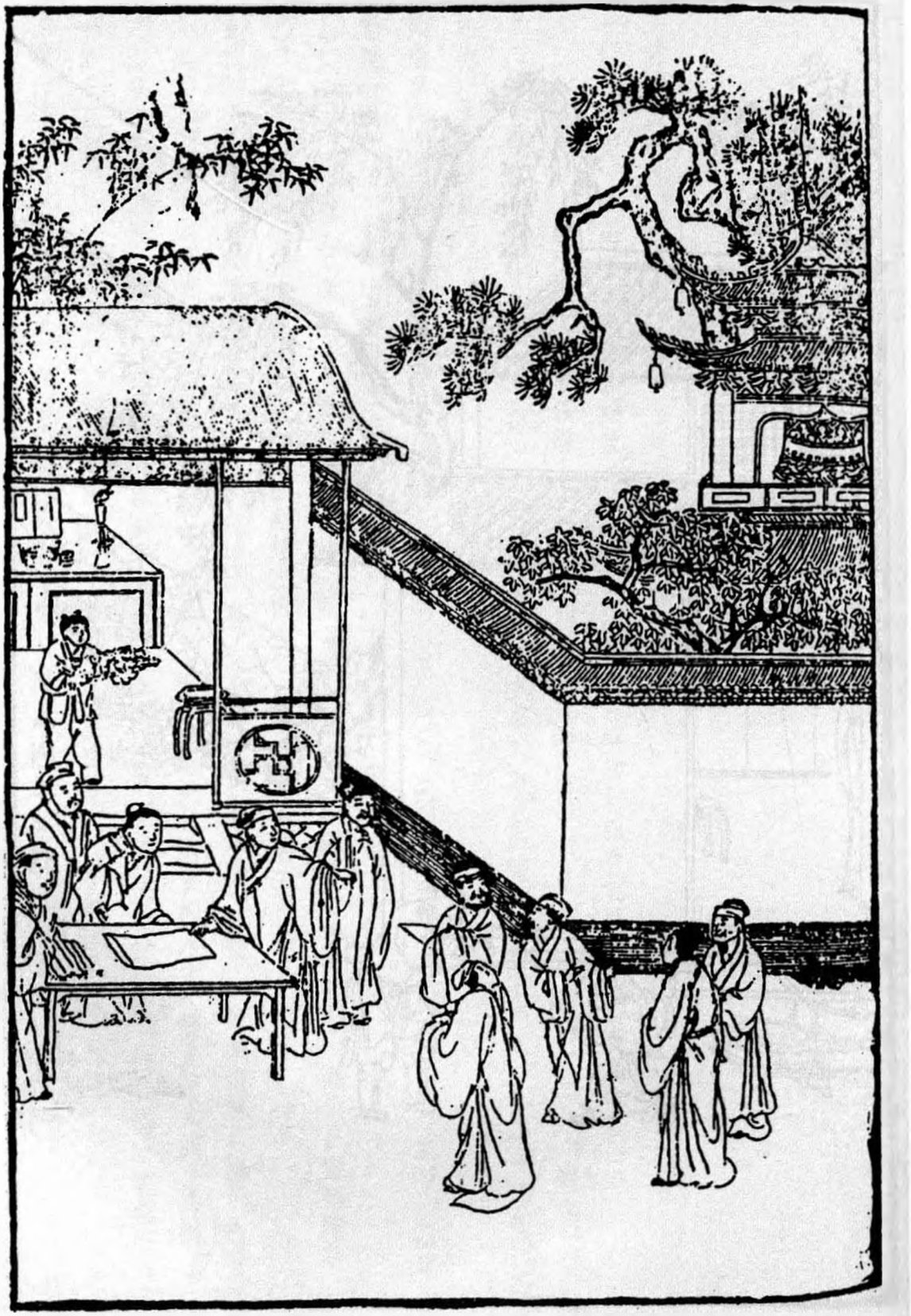
〔二十三〕「畫童兒」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無「兒」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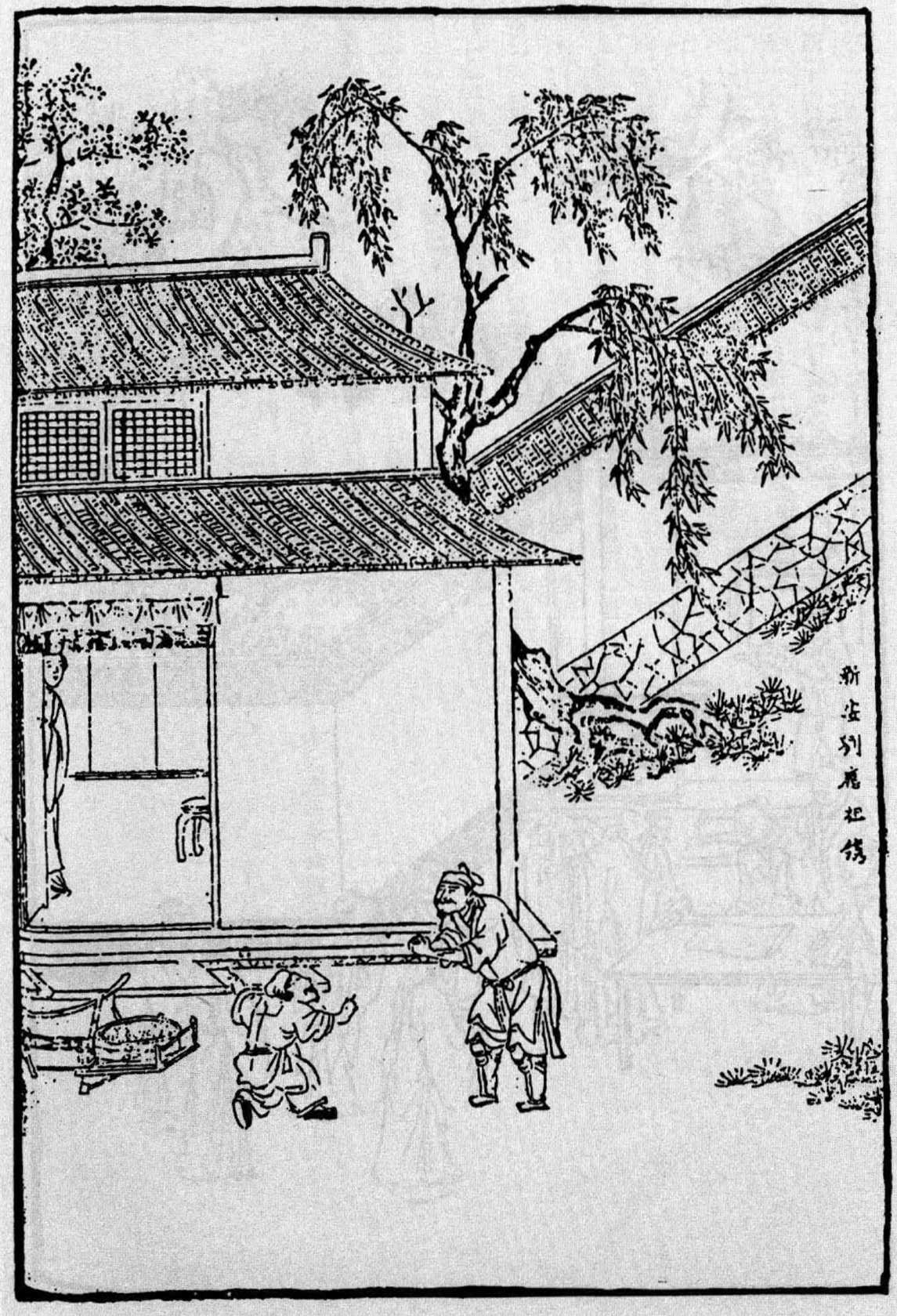
〔二十四〕「喪偶」，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失偶」。

〔二十五〕「盜拐」，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則作「偷拐」。

〔二十六〕「洒家店」，綉乙本正文回目，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洒」字均誤作「酒」。

〔二十七〕「諧花燭」，綉像本正文回目同，目錄「諧」作「偕」。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此書單重財色，故卷首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

一部炎凉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意在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絕，色也。借色說人，則色的利害，比財更甚。下文「一朝馬死」二句，財也；「三盃茶作合」二句，酒也；「三寸氣在」二句，氣也。然而酒氣俱串入財色內講，故詩亦串入。小小一詩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爲何如？

開講處幾句話頭，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書總不出此幾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結股、臨了一結，齊齊整整一篇文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

上文一律、一絕、三成語，末復煞四句成語，見得癡人不悟，作孽於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聽卑，報應不爽也。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歟。《金剛經》四句，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

嘗看西門死後，其敗落氣象，恰如的的確確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淺，恰恰好好該這樣報應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筆如此？近知作者騙了我也。蓋他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則，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又何以爲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當平心靜氣，向人情中討結煞，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如一婁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應伯爵等九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

叙；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却是說話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叙出，並非另起鍋竈，重新下米，真正龍門能事。若夫叙一人而數人於不言中躍躍欲動，則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矣！何以見之？如教大丫頭玉簫拿蒸酥是也。夫丫頭則丫頭已耳，何以必言大丫頭哉？春梅固原在月娘房中做小丫頭也，一言而春梅躍然矣，真正化工文字。

此回內本寫金蓮，却先寫瓶兒，妙絶。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遥寫法，寫金蓮用實寫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別淚時，總用影寫，金蓮總用實寫也。

寫春梅何不於首卷內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特爲春梅留身分故也。既爲丫環，不便單單拈出，勢必如玉簫借拿東西，或傳話時出之，如此，則春梅掃地矣。然則俟金蓮進門，或云用銀自外邊買來亦可。不知一部大書，全是這三個人，乃第一回時如何不點出也。看他於此等難處，偏能不費絲毫氣力，一筆勾出，且於不用一筆處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鬼怪，看者不知，只說是拿東西，賞天福，豈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帶出敬濟，是何等筆力。

出敬濟，止云陳洪子可耳，乃必云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者，見蔡太師、翟雲峰門路皆從此一線出來；然則又於無筆墨處，將翟雲峰、蔡太師等一齊點出矣。後文來保賄相府時，必云見楊府幹辦從府內出來；進見蔡攸，必云同楊幹辦一齊來，則此句出蔡京、翟雲峰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真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七通八達，八面玲瓏，批之不盡也。

《金瓶》內，每以一筆作千萬筆用。如此回玉皇廟，謂是結弟兄，謂是對永福寺作雙峙起結，謂是出武松，

謂是出金蓮、謂是籠罩官哥寄名、瓶兒薦亡等事也。總之、一筆千萬用、如神龍天際、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却用一筍即串攏、痕跡俱無。所謂「筍」者、乃在玉皇廟玄壇座下一個虎、豈不奇絶。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冷遇」中兩段文字、兩兩相對、却在參差合筍處作對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都懼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真與「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合筍、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哥、忽插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合筍無一縫處。此上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

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叙齒。掩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熱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無不通曉」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懼怕他」是二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調弄婦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伯爵來邀看虎」猶是西門慶邊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見官諸事、亦是信藥也。

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漸逼出、如與月娘閑話是一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吃早飯又是一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纔說吳道士請燒紙、而伯爵謙讓、又作數層刷洗、方入本題。若「冷遇」却是一撞撞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假一真、有安排不待安

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如向希大說：「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講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撲。《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幾個「怎的怎的」、一個「就像是」、一個「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方寫出來者，他却一毫不費力便了也，是何等靈滑手腕！況打虎時，是何等時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計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中描出爲妙？

篇內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月娘賢德，爲後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遽一讀書守禮之夫主，則刑於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爲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乃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爲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皆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夫之行，是姦險苟且之行，不知規諫而乃一味依順之，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放來旺進門，皆其不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人直出大門，妖尼晝夜宣卷，又其不聞婦道，以致無所法守也。然則開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讀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使真欲做出一個賢婦人，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隱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處形其老實，然則寫月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能刑於，遂致不知大禮。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讚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既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作，

皆是假景情提傀儡。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好先生。何則？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人來，則不但她自己心上怕丈夫疑她是填房；或有兒女，怕丈夫疑她偏心；當家，怕丈夫疑她不如先頭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幾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繼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關，以好好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奸險，然其舉動處，大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繼室定案。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處處是瓶兒。西門心照那邊，瓶兒心照這邊，已將兩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真有筆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筆曲處，一曲兩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則？如本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如下筆？因思從兄弟冷遇處，寫出金蓮。然則如何出此兩兄弟？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則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依舊要先出武二矣。否則，依舊要按下此處，再講清河縣出示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要按下另講，文章之夯亦夯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覷一處矣。何則？玉皇廟固黃河發源之所，瓶兒既於此處出，金蓮能不於此處出哉？故一眼覷見玉皇廟、四大元帥，作者不覺擱筆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筆時偏不即寫元壇，乃先寫老子青牛，又寫二重殿，又寫側門，又寫正面三間廠廳，又寫吳天上帝，又寫紫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帥。文至此，所謂曲折亦曲折盡矣。看他偏不即寫元壇，乃又先寫馬元帥，帶出幫閑討好，使本文「熱結」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瓏。至此該寫趙元帥矣，偏又不肯寫下，又放過趙元帥，再寫溫元帥，又照入幫閑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熱結」本文不脫生、十分美貌後，纔又插轉元壇。元壇身邊，方出畫虎，曲折至此，該用吳道官說出真虎矣，乃偏又漾開，偏又照管衆幫閑，

點染「熱結」本文，方用吳道官一點真虎。夫所謂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信。止因一個畫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情景，在白賴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談，花遮柳映，又照入「熱結」本文來。夫寫一面，照一面，猶他人所能。乃於寫這一面時，却是寫那一面；寫那一面時，却原是寫這一面；七穿八達，出神入化，所謂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嘔血，鬼哭者矣。蓋人一手寫一處不能，他却一手寫三四處也。玉皇廟是一處，十弟兄是一處，道士是一處，畫虎是一處，真虎是一處，打虎人又遥在一處，躍然欲動，而滄州郡且明明說出也。後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氣絶，回家焚燒筆硯，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識丁、賣菜傭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虛，則瓶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矣。故必有子虛，然子虛不雖有如無，則瓶兒又何以歸西門？是故子虛是個影子中人。今於影子中人上場，不加一番描寫渲染，則何以見其爲影子中人哉？故曰於排次第時見之矣。何則？若論勢字當從財主，西門慶家不是世代閥閱，只因有幾貫錢，方能使勢也。夫既以錢爲主，子虛之錢較西門爲加倍，如此應該子虛爲大，乃不但不能僭西門之左，且不能居應、謝二人之上，而應、謝二人明明知其財主，亦絶不相讓，則子虛爲雖有如無之人，不言已喻。而財必至爲他人之財，妻必至爲他人之妻，此時已定局矣。故無論他盈千累萬的家財，必先看他有好兒子沒有，纔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處，全要在不言處見，試問看官，有幾個看沒字處的人否？

一回內，句句三娘，而玉樓亦躍躍紙上，此所謂缺候官之法也。

寫虎一段，自入三間廳內，一引入，一漾開，凡三四折，方入吳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

「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瓶兒先講起，不知

一渡即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算着。

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真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自殺。

寫金蓮云：「不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瓶兒出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皆同，作者蓋深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

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比別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擊十兄弟文字也。

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叔」，於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叔」一總，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見金蓮心頭、眼底、口中，一時便有無數「叔叔」也。益悟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

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絶、三成語、一諺語盡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證，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滸》本意在武松，故寫金蓮是賓，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寫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主之法，故立言本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

「里仁爲美」，況近鄰哉！今子虛不善擇鄰，而與西門爲鄰，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爲鄰，亦卒受其禍。殆後瓶兒與金蓮鄰墻，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鄰當慎也。

【綉像本評】一部炎涼景況，盡在此數語中。

一解〔一〕：【張評】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絶，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舞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二〕：【張評】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爲今日西陵灰。

色箴〔三〕：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個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於盡，着甚要緊。【張評】以上總起四字，借一呂純陽作開講，奇絶。所以有後文吳神仙、黃真人、潘道士也。

雖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爲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個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凄涼，耐盡無端懊惱，〔四〕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廚前，愧没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五〕

【綉像本評】情景逼真。酸俠讀

此，能不雪涕？

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綉乙本評】酒因財缺。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綉乙本評】氣以財弱。【張評】以上反起財。正是：【張評】這一個「正是」是冷。

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張評】財箴。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綉乙本評】酒需財美。真個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鬪氣，【綉乙本評】氣用財伸。錢可通神，果然是頤指氣使。趨炎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呿痔，【張評】以上正說財。真所謂得勢疊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於此者。這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張評】此下共作四扇股法：色一股，財一股，看破的財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而上二股內，乃各插入酒、氣二種，蓋本意只重財色，而又借酒、氣串入，股法生動不板也。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關雲長，古今能有幾人？【張評】三個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個婦女，略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圖那一瞬歡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綉乙本評】酒。正是：【張評】這一個「正是」是熱。

三盃花作合，〔六〕兩盞色媒人。【張評】酒箴。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鬪狠殺傷，【綉乙本評】氣。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業成灰。就

【綉像本評】引起三段，格法一變，更見靈活。

如那石季倫潑天豪當，爲綠珠命喪囹圄；楚霸王氣概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張評】兩個不勝色的人做歹樣。真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户，看得破時忍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張評】兩「豈不是」，章法奇絶對峙。

【綉像本評】説得世情冰冷，須從蒲團面壁十年才辨。

説便如此説，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張評】又單一句另起。便見得堆金積玉，是棺材内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内裝不盡的臭污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綉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張評】看破後的財。七十九回已後之財也。即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卻如交鋒陣上將軍叱咤獻威風；朱脣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鍬鋤；【綉乙本評】尖穎異常。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張評】看破後的色。七十九回已後之色也。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説得好，他説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張評】是一部大主意，大結果，大解脱，所以有普淨也。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着。【張評】又單一句，與上看破句作對。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張評】虚陪一句。繇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卻又要冰消雪散。【張評】爲西門慶説法。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張評】爲金蓮輩説法。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脣寒，吾末如之何也已。【張評】爲伯爵輩説法。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綉乙本評】伏脈。披上一領袈裟，

【綉像本評】生公説法，石應首肯。

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個清閒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張評】爲普淨作案。正是：【張評】這一個「正是」，是冷熱俱無。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七〕。【張評】氣箴。

說話的，爲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爲當時有一個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凄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個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個鬪寵爭强、迎姦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張評】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總綱也。正是：【張評】這一個「正是」，是天下不肯使人冷熱到地。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張評】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金瓶」之純體天道以立言也。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張評】記清。山東省東平府，【張評】記清。清河縣中，有一個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張評】病根一。性情瀟灑，【張評】病根二。饒有幾貫家資，【張評】病根三。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開着一個大大的生藥鋪。現住着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張評】記清。家中呼奴使婢，騶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張評】爲後得幾主橫財、生子加官地步。卻也是清河縣中一個殷實的人家。【張評】爲後奢華反照。

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個兒子，卻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張評】是不讀書的病根。所以這人不甚讀書，【綉乙本評】四字是一生病痛。【張評】大書特書，一部作孽的病根。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張評】是他一付作業的本事，預先說明。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個最相契的，姓應名伯爵，表字光侯，【張評】應伯爵如此出法，所謂抹嘴者也。原是開紬段鋪應員外的第二個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個諢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張評】謝希大如此出法所謂幫閑者也。乃清河衛千户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亡，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個與西門慶甚合得來。【張評】一束二人，再敘下八人，文字錯落有致。其餘還有幾個，都是些破落户没名器的。一個叫做祝實念，表字貢誠。一個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個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張評】順手爲放債一照。還有一個雲參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個叫做常峙節，表字堅初。一個叫卜志道。一個叫做白賁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賁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卻自己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個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個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於湯有光』，取這個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

【綉像本評】敘得錯綜變化。

【繡像本評】磊落寫來，於結處獨以此段濃洞，便覺蛾眉生動。

段故事，也便不改了。」【張評】看他敘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卻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親疏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煩言而畢見，真化工之筆也。惟古史遷可以似之。說這一千共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唧盃意氣深，兄兄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此際相交纔見心。【張評】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個人家，生出這等一個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卻又有一個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强，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個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爲室，【張評】說西門浸潤，下接手敘出大姐、敬濟，蓋明陳洪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慘。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户之女，填房爲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張評】注明秋月。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卻說這月娘，(八)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張評】二語全爲西門罪，

【繡像本評】好針綫。

【繡像本評】如此賢婦世上有幾？

不是潘月娘也，已於卷首講明。房中也有三四個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張評】伏雪娥、玉簫諸人。又嘗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佔着棄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張評】以上正是三房妻妾，卻是兩實一虛。卻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九〕。【張評】文氣至此一頓，叙完西門出身，是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又向西鄰開玳筵。
幾日碧桃花下卧，牡丹開處總堪憐。【張評】總起西門淫靡。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張評】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瓶兒死。自七至五中餘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卻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個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那一個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曾着個家哩！【張評】逆入熱結。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卻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個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繡乙本評】溺愛者智昏，不止西門一個。着人使着他，沒有一個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張評】將後文應引諸

【繡像本評】數語可配名臣諫疏。

夥計，與說諸事俱提出，內有王六兒諸人在也。就是那謝子純這個人，也不失爲個伶俐能事的好人。【張評】又陪希大一句。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個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個靠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個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卻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張評】出結拜，又是這等出法。

正說着話，只見一個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利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張評】順手出玳安。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卻兩個就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腳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張評】希大處處陪寫，故名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通不來傍個影兒。」【張評】試問出筆不如此，卻如何開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張評】妙。純是白描，卻是放重筆拿輕筆法，切須學之也。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怪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個孩子兒，就是哥這

邊二嫂子的侄女兒，【張評】一重親。桂卿的妹子，【張評】一重親。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個好子弟梳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綉乙本評】伏脈。【張評】帶出桂姐。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綉丁本評】有心。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張評】希大說話，通是隨着伯爵，至篇終皆如此，故不犯伯爵也。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卻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綉乙本評】伏脈。他娘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張評】既云兄弟，乃於生死時只如此，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會中兄弟十人，卻又少他一個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們頑要一日哩！」【張評】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門慶便道：「正是。我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是吃酒頑耍，不着一個切實。倒不如尋一個寺院裡，寫上一個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個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

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些情分。」【張評】是大老官口吻。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張評】一承認。只是俺衆人們，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張評】便自謙，寫盡幫閒醜態。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個方好。【張評】必須十個，妙。如此，方是這班人結拜也。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卻教誰補？」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張評】試想其沉吟爲何？一個花二娘已在其沉吟中也，妙絶。咱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張評】伏後轉元寶。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壁兒，【綉乙本評】伏脈。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邀他邀去。」〔十〕【張評】算出子虛。應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麽？」【張評】順出銀兒。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去。【綉乙本評】等不得了。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個酒鋪兒〔十一〕。」西門慶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饞癆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

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你到間壁花家去，對你花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你二爹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張評】巧出瓶兒，此沉吟之故也。所以必拉他上會。玳安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裡是，還在寺院裡好？」希大道：「咱這裡無過只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個去處。【綉乙本

評】又伏永福寺、玉皇廟。【張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白，是一部起結也。明明說出全以二處作終始的柱子，乃俗批「伏出」、可笑、可笑。隨分那裡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張評】然則道家單管結拜乎？寫愚處，映不讀書。那寺裡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裡又寬廠〔十二〕，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張評】雖隨手成趣，亦映帶講花二娘心事。希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說就放出屁來了。」

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張評】此作者爲要出瓶兒也。若說真個不在家，豈不大呆？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聽了好不歡喜，【繡乙本評】伏脈。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個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張評】又寫瓶兒作得主，以照下文。至期一定攛掇他來多拜上爹。』【張評】四字妙絕，正對「沉吟」。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繡乙本評】閒處都韻。【張評】又寫瓶兒爲人處，照下。西門慶對應、謝二人道：「自這花二哥，倒好個伶俐標緻娘子。」【繡乙本評】伏脈。方說畢〔十三〕，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衆兄弟，〔十四〕糾他分資來。哥這裡先去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於是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幾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弟兄們說說笑笑到有趣些。」說畢，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張評】須知此段文字，全爲子虛。

【繡像本評】只恐攜帶二爹，便要插戴二娘。

話休饒舌。撚指過了四五日，卻是十月初一日。【張評】初一日又起。西門慶早起剛在月娘房裡坐的，只見一個纔留頭的小廝兒，【張評】天福也者。手裡拿着個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個頭兒，立起來站在傍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袋一看，簽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繡乙本評】臨去秋波。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籠裡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張評】又出玉簫，爲春梅一影。不然，何以云「大丫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繡乙本評】想必要結十姊妹。那小廝接了，又磕了個頭兒，應着去了。

西門慶纔打發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個拜匣，玳安兒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共總八封，也不拆看，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繡乙本評】餘波。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說來？」隨

【張評】一拜匣而子虛殷實如見。

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紙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没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個名，不如掠還他罷！」【張評】又應出十兄弟身分，追魂攝影之筆也。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一直往前去了。【張評】又一頓。

到了次日初二日，【張評】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興兒，【張評】來興兒。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罈金華酒，和香燭紙扎，鷄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張評】來保兒必云「大家人」，後文供出。和玳安兒、來興三個：「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就在師父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道了。」須臾過了初二。【張評】又一頓。

次日初三早，【張評】初三。西門慶起來梳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上廟去。【張評】心在瓶兒。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玳安應諾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卻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個人，【綉乙本評】點出。爲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賁光，連西門慶、花子虛，共成十個。進門來，一齊籬圈作了一個揖。伯爵道：「這時候好去了〔十五〕。」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

來，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張評】又一頓，文字細極。西門慶換了一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牆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牆門八字，一帶都粉赭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祖莊嚴寶相列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卻是吳道官的道院。進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廠廳，卻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張評】一個陪客。兩邊掛着的紫府星官〔十六〕，【張評】兩個陪客。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帥〔十七〕。【綉乙本評】伏脈。【張評】引入。當下吳道官卻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峙節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張評】有層次。一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卻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

走過來道：「獃兄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綉乙本評】獃。【張評】先點西門。衆人笑了。常峙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個通身藍的，卻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個笑話兒。」那吳道官真個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個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個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搔胞。』」【張評】伯爵準寫照。說的衆人大笑。一面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個黃將軍，威風凜凜〔十八〕。上首又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畫着一個大老虎。【張評】又引入。白賁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個親隨的伴當兒哩。」謝希大聽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個伴當，隨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卻怎的說？」伯爵道：「子純一個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你的隨你，卻不嚇死了你罷了。」【綉乙本評】趣。【張評】總寫十兄弟。說着，一齊正大笑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

【繡像本評】落脈無痕，手筆入化。

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獵户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的來？」吳道官道：「官人們還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個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裡去化些錢糧，【繡乙本評】照應。整整住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景陽崗。崗上新近出了一個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户，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賁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麽？」白賁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我再說個笑話你們聽：【張評】又湯開。一個人被虎喫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兒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張評】自上面「三間」至此，總是爲冷遇作楔子，不是熱結中文字。

【繡像本評】這纔是要錢不要命。

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張評】至此纔叙熱結正文。衆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繡乙本評】怎見得？【張評】日中全無子虛。西門慶道：「這還是叙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叙些財勢，那裡好叙齒，【繡乙本評】可憐！可嗅！若叙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

【繡像本評】小人一副行樂圖。

有威有德，【綉乙本評】要緊話。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哥，如今居長，卻又要叫應大哥了。【張評】言下已反覩子虛没用，故伯爵自己先認第二坐矣。倘或有兩個人來，一個叫應二哥，一個叫應大哥，我還是應應二哥，應應大哥呢？」【綉甲本評】小人媚勢，亦自有説。西門慶笑道：「你這撈斷腸子的，單有這些閑説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干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張評】有錢且居第四，總寫子虛不堪。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於是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張評】妙，然則不過作成吳道官一次耳。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吳典恩、常峙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爲桃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風；管鮑情深，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況四海皆可兄弟〔十九〕，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當今政和年月日，〔二十〕虔備猪羊牲禮〔二十一〕，鸞馭金資，崇叩齋壇，虔誠請禱，拜投昊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鑒察：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冀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綉甲本評】如怕管之假，又安得有終？情共日

往以月來，誼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張評】只是如此結拜便了。然後送神，焚化錢紙，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鷄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於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猜枚行令，耍笑哄堂，【張評】只是如此便了。不必細說。正是：

纔見扶桑日出，又看曦馭啣山。
醉後倩人扶去，樹稍新月纔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張評】好收法。「娘叫小的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委的我第三個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兩個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個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綉乙本評】口吻極肖。西門慶道：「他家無人，【張評】又串入瓶兒。俺兩個一搭裡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張評】意在斯人，不覺口頭溜出，真有此情。玳安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個小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裡，

娘請爹家去哩。」於是二人一齊起身，【張評】獨寫二人同來同往，愈襯後文不堪尤甚。向吳道官致謝打攪，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嚼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

卻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個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張評】開手即寫月娘無禮不通。真無禮不通殺人，天下豈有以他人之死，信口出來作我請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通更可恨。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聽了，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張評】熱結十兄弟已完。

卻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張評】十月初十外。一日，西門慶正使小廝請太醫，疹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早來家的便益些。」【張評】又是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綉乙本評】妙。【張評】憲極之筆，卻爲看武松作勢。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張評】又是這等說入。咱

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張評】看打虎，前已安線在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說，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卻開開借不吃飯寫出，則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十分身分，在一開話描出，「金瓶」筆法，擅用此等也。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二十二〕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蟲，昨日被一個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於是手舞足蹈說道：【張評】活現。「這個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莊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張評】武大郎已出矣。過這景陽崗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綉甲本評】小人媚勢，往往如此。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張評】一段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出來。而虛擬打虎，傳聞打虎者，色色皆到，卻只是八個「怎的」、兩個「像是」，便覺奇絶，妙絶。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誤過了。【張評】又作聲價，可知先不吃飯來，非描伯爵爲飯也。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去坐罷！」【張評】又作卸脫三人地步。只見來興兒來放卓兒，西門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張評】又作聲價。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於是一同到臨街一個大酒樓上坐下。

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響，衆人都一齊瞧着。【張評】十倍聲價，是好武二。只見一對

對纓鎗的獵户，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個人還擡不動。【張評】是虎。末後一匹大白馬上，坐着一個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個人。【張評】是打虎者。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個人，若沒有千百觔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的？〔二十三〕」【張評】又照應西門慶這邊一句，又使西門慶心中、眼中有一武二也。三個飲酒評品，按下不題。【張評】武二已出，故且用不着藥引子也。然而卸脫處，又絶不苟。

【繡像本評】伏數語，便挑動酒樓之避，一針不漏。

單表迎來的這個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凜凜〔二十四〕，七尺以上身材；闊面稜稜，二十四五年紀。雙眸直竪，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覷時好似一雙鐵碓。腳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手落時，窮谷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項萬字頭巾，上簪兩朵銀花。身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要來尋他哥子，【張評】百忙裡又點題面，庶下文冷遇不突，接筍處不費手也。不意中打死了這個猛虎，【張評】天下得意事，都在不意中做出。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卻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張評】武松又一照。便喚武松上廳，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盃酒，將庫中衆土户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

【繡像本評】不貪財。不貪能不吝。

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户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典。」【張評】不知者謂是武松好處，不知此自是作者要武松在清河縣中做都頭，好遇武大也。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户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縣裡做個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户，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張評】又入正文。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卻也歡喜。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自此聲名播四方。

卻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個人叫道：「兄弟，【張評】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擡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歡從額角眉邊出〔二十五〕，喜逐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卻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張評】方知伯爵口中及後文兩番叙説，爲此一句也。卻説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

【綉像本評】美名。

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薆，起了他個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樸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張評】寫子虛、武大是一類，是兩樣，卻不犯手。

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户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鋪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户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户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

卻說這張大户，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勵，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户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户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户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張評】出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户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張評】南門外，記清。潘裁的女兒，【綉乙本評】是禍根。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綉丁本評】伏脈。【張評】王招宣，須記清。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

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綉乙本評】一生伎倆。【張評】金蓮小傳，直與西門慶開卷數語相對。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户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户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張評】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兩個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户每要收他，只礙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綉乙本評】倒好。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劉郎還是老劉郎。【綉乙本評】趣。

大户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綉乙本評】神效。端的那五件？【張評】大户五件病，西門五件事，遙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户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户知道不容，卻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户早晚還要看覷此女，【綉乙本評】有理。

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户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没本錢做炊餅，大户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户候無人，便逕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户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張評】金蓮起手，試手段處，已斬了一個愚夫。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内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

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獃，甚是憎嫌，【綉乙本評】自然。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户：「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咪酒，着緊處，卻是錐鈀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卻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唱個〔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奬，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説：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利，配個好男子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綉乙本評】況不好乎？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

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綉乙本評】好消遣。【張評】此處已伏簾子。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羅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卻也氣槩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你是個男子漢，倒攏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張評】本來猶可爲善，則王婆可剷也。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張評】此一篇清折文字，下文用「不想這日」四字，便瞞過插入的這一篇文字去，妙，妙。

【綉像本評】此處亦復能賢。

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綉乙本評】好不氣概。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綉乙本評】值得賣弄。【張評】遙映熱結。那婦人叉手便向前，便道：「叔叔，【張評】一。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張評】二。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

【繡像本評】此想入神。

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繡乙本評】不老氣。【張評】寫婦人，寫武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蟲，畢竟有千百勛氣力，【繡乙本評】慧想，慧想。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張評】又從打虎上入婦人心事。我固云「金瓶」慣用此曲筆也。「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卻在這裡了。」【繡乙本評】且看。於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叔叔，【張評】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個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叔，【張評】四。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腌臢。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張評】五。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繡乙本評】細心。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張評】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張評】七。倒長奴三歲。叔叔【張評】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叔【張評】九。這般雄壯，【繡乙本評】二字得心應口。誰敢道個

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綉乙本評】和盤托出。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强，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嫂憂心。」【張評】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爲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張評】十。在此，無人陪侍，卻交我撇了下去。」【綉乙本評】哥哥也陪得，不必定要嫂嫂。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綉乙本評】伏脈。只是這般不見便。」【張評】又出王婆。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張評】十一。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張評】將上文無數叔叔至此一總。「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筯兒？」【綉乙本評】還有肉卷哩。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

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綉乙本評】二官太嫩。【張評】又描婦人、武二一遍。吃了一歇，酒闌了〔二十六〕，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没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張評】十二，此又一叔叔也。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二十七〕，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綉乙本評】大義激之。【張評】雖是金蓮的話，卻是一回的總結。試思文不一總，只顧寫下半回，如何結上半回？文字照顧之法，全在人不能測也。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等候哩！」【張評】悠然而結。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

文禹門曰：《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觀其筆墨，無非淫語淫事，開手第一回，便先寫出第一個淫人來，一見武松，使出許多淫態，露出許多淫情，説出許多淫話。設非正直如武松，剛强如武松，其不爲金蓮之所淫也蓋罕。《水滸》以武松爲天人，其以此也夫！吾故曰淫書也。

究其根源，實戒淫書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爲英雄，且不如西門慶，並不可以爲子爲弟，直不得呼爲人。人皆當以武松爲法，而以西門慶爲戒。人鬼關頭，人禽交界，讀者若不省悟，豈不負作者苦心乎？是是在會看不會看而已。

然吾謂究竟不宜看。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不能爲者，大抵禀氣所拘，人欲所蔽。而吾謂人皆可以

爲西門慶，其不果爲者，大抵爲父母之所管，親友之所阻，詩書之所勸，刑法之所臨，而其心固未必不作非非想也。假令無父母，無兄弟，有銀錢，有氣力，有工夫，無學問，內無勸誡之妻，外有引誘之友，潘金蓮有挑簾之事，李瓶兒爲隔墻之嬌，其不爲西門慶也蓋亦罕。無其事尚難防其心，有其書即思效其人，故曰不宜看者，此也。

校勘記

〔一〕「一解」，綉乙本作「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二解」，綉像本無。

〔三〕「色箴」，綉乙本作「又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四〕「懊惱」，影松軒本作「煩惱」。

〔五〕「凍餒」乙亥本、在茲堂本作「凍冷」。

〔六〕「花」，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俱作「茶」。

〔七〕「一旦」，綉像本作「一日」。

〔八〕「卻說這月娘」，綉甲、綉丙本無。

〔九〕綉像本下有「正是」二字。

〔十〕「邀他邀去」，綉甲本、綉丙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去邀他來。」

〔十一〕「酒鋪兒」，綉像本作「酒碗兒」。

〔十二〕「寬敞」，綉像本作「寬展」。

〔十三〕「方說畢」，「方」，綉像本作「兒」，從上句。

〔十四〕「咱自去通知衆兄弟」，「自」，綉像本作「好」。

〔十五〕「這時候好去了」，「這」，綉像本作「咱。」

〔十六〕「掛着」，綉像本作「列着」。

〔十七〕「馬趙溫黃四大元帥」，「黃」，綉像本作「關」。

〔十八〕「見下首供着個黃將軍威風凜凜」，綉像本作「見下首供着個紅臉的卻是關帝」。

〔十九〕「兄弟」，綉像本作「弟兄」。

〔二十〕「當今」，綉像本作「涓今」。

〔二十一〕「虔備」，綉像本作「營備」。

〔二十二〕「甚麼稀罕事」，綉像本「事」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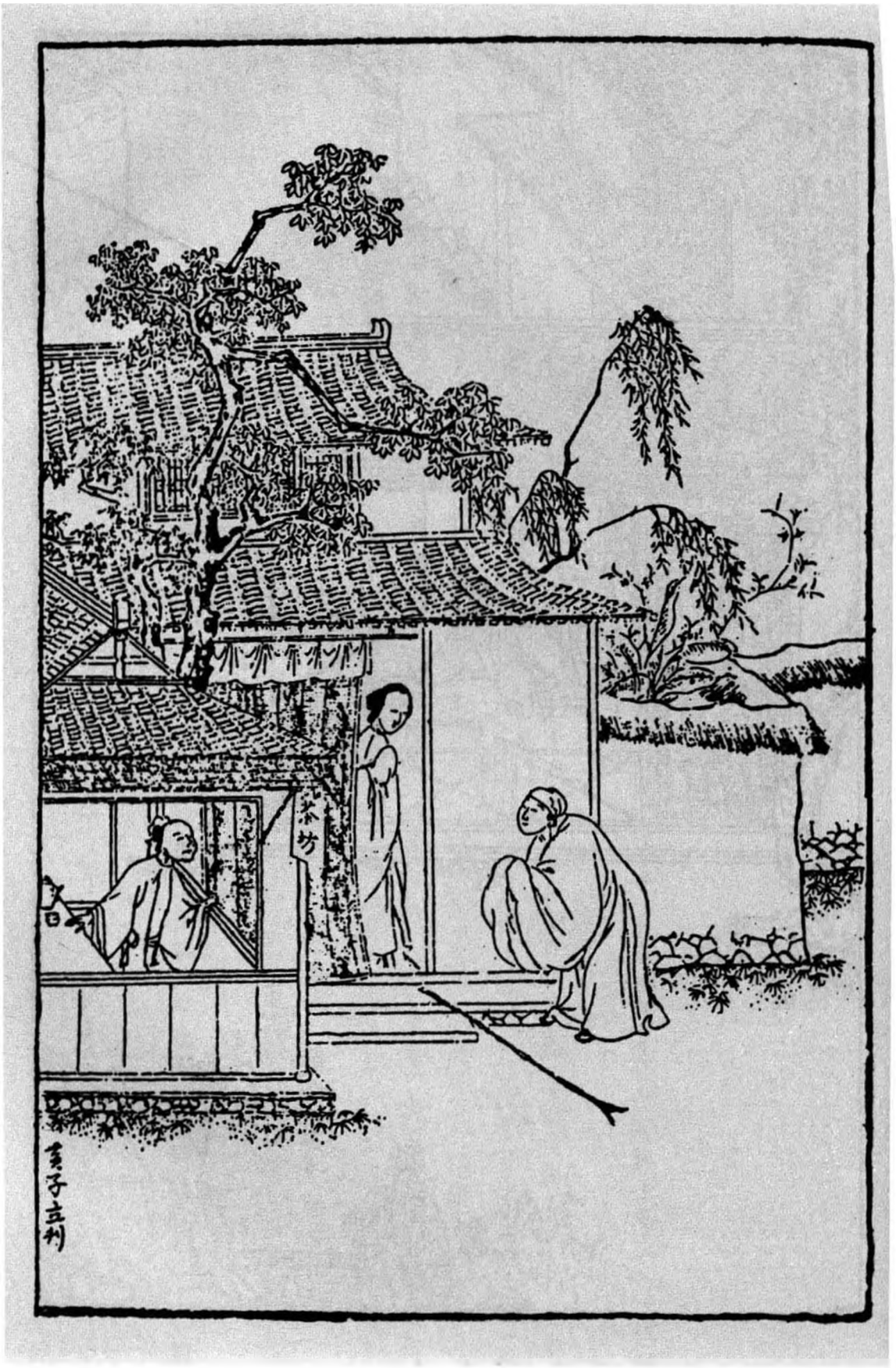
〔二十三〕「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的」，「是的」，綉像本作「這裡」，從下句讀。

〔二十四〕「雄軀凜凜」，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雄軀糾糾」。

〔二十五〕「歡從額角眉邊出」，綉像本「歡」作「欣」。

〔二十六〕「酒闌了」，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皆作「酒醉了」。

〔二十七〕「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綉像本無「你」字。


茶坊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此回前一段，是金蓮文字；知縣差出以後一段，是武大、武二文字；挑簾以後是西門慶與王婆文字；然則金蓮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金蓮、武二文字中，妙在親密，親密的沒理殺人；武大、武二文字中，妙在凄慘，凄慘的傷心殺人；王婆、西門慶文字中，妙在扯淡，扯淡的好看殺人。此等文字，亦難將其妙處在口中說出。但願看官看金蓮、武二的文字時，將身即做金蓮，想至等武二來，如何用言語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兒也。思之不得，用筆描之亦不得，然後看《金瓶梅》如何寫金蓮處，方知作者無一語不神妙難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與王婆、西門慶文字，皆當作如是觀，然後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後乃不負作者的心血。

金蓮調武二處，乃一味熱急，雖寫其幾番閑話，又幾番夾入吃酒，然而總是一味急噪，不能寧耐處。西門對王婆處，却一味涎臉，然却見面就問誰家雌兒；次日見面，即云要買炊餅，又口中一刻不放鬆也。王婆勾西門處，却一味閑扯，然却步步引入來，是馬泊六引誘人入局處。

《水滸》中此回文字處處描金蓮，却處處是武二，意在武二故也。《金瓶》內此回文字處處寫武二，却處處寫金蓮，意在金蓮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見。

寫武二、武大分手，只平平數語，何以便使我再不敢讀，再忍不住哭也？文字至此，真化工矣。

篇內寫又簾，凡先用十幾個簾字，一路影來，而第一個簾字乃在武松口中說出。夫先寫簾子引入，已奇絶

矣，乃偏於武松口中逗出第一個簾字，真奇橫殺人矣。

上回內云「金蓮穿一件扣身衫兒」，將金蓮性情形影魂魄一齊描出。此回內云「毛青布大袖衫兒」，描寫武大的老婆，又活跳出來。

看其寫簾下勾情處，正是金蓮、西門四目相射處，乃忽入王婆，且即從王婆眼中照入唱喏，文情固爾緊湊的妙，而情景亦且傍擊的活動也。

簾下勾情必大書金蓮，總見金蓮之惡，不可勝言。猶云你若無心，雖百西門奈之何哉？凡壞事者大抵皆由婦人心邪，强而成和，吾不信也。

題云「俏潘娘簾下勾情」，則勾情乃本文正文也。乃入手先寫武二，夫勾引武二，亦勾情也；然必勾西門，方是簾下勾情。夫未勾西門，先勾武二。有心勾者，反不受勾，無心勾者，反一個眼色即成，五百年風流孽冤，天下事固有如此，而金蓮安心勾情，故此不着而彼着也。故勾武二又簾下勾情一影。

王婆本意招攬西門，以作合山自任，而不肯輕輕說出；西門本意兜攬王婆，以作合山望之，而又不便直直說出；兩人是一樣心事，一樣說不出，一樣放不下，一樣技癢難熬，故斷斷續續有這許多白話也。

試想捉筆時寫簾下一遇，既接入王婆，則即當寫西門到茶房中，許以金帛，便央王婆作合，王婆即爲承認畫計。文章中，固無此草率文字。即西門入王婆茶房內開口便講，其索然無味爲何如也。則說技之妙文，固文字頓錯處，實亦兩人一時不得不然之情理也。

篇內知縣，本爲欲寫武二出門，故寫一知縣；却又因知縣要寄禮物，乃又寫一朱勔。文字有十成補足法，此十成補足之法也。不知又爲後文衛千户本官伏脉。

作者每於伏一綫時，每恐爲人看出，必用一筆遮蓋之。一部《金瓶》皆是如此。如這回內寫婦人和他鬧了

幾場，落後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此爲後落簾打西門之由，所謂針綫也。又云武大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是其用遮蓋筆墨之筆，恐人看出也。於此等處，須要看他學他，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筍眼都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筍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

此後數回，大約同《水滸》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見欲做此人，必須如此方妥方妙，少變更即不是矣。作者止欲要叙金蓮入西門慶家，何妨隨手只如此寫去。又見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許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時，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隨我的眼力批去。即有亦與批《水滸》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蓋作者既不避嫌，予何得强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語哉？且即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滸》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謂兩同心可，謂各有見亦可；謂我同他可，謂他同我亦可；謂其批爲本不可易可，謂其原文本不可異批亦無不可。

看西門慶問「茶錢多少」，問「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又云「與我做個媒也好」，又云「回頭人兒也好」，又云「乾娘吃了茶」，又云「間壁賣的甚麽」，又云「他家做的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家去」，都是口裡說的是這邊，心裡說的是那邊；心裡要說說不出，口裡不說忍不住，有心事有求於人，對着這人，便不覺醜態畢露，底裡皆見。而王婆子則一味呆裡撒姦，收來放去，又自報脚色，又佯推不採，煞是好看殺人。至一塊銀子到手，王婆便先說「你有心事」，而西門心事一竟敢於吐露，王婆且先爲一口道出，寫得「色」字固是怕人，寫得「財」字更是利害，真追魂取影之筆也。讀《金瓶》後，而尚復敢云自能作小說，與讀《金瓶》後，而尚不能自作小說，皆未嘗讀《金瓶梅》者也。

頭一日點梅湯，點和合湯；第二日偏不即出問茶，偏等他自己要茶，偏又濃濃點兩盞茶。瑣瑣處皆是異樣

紋錦，千萬休匆匆看過。

王婆自叙雜趁處，皆小户人家，此等婦人，三四十歲後必然之事。甚矣，六婆之不可令其入内也。

書内寫媒婆馬泊六，寫得如鬼如蜮，利害怕人。我每不耐看他寫王婆處也。

寫王婆的説話，却句句是老虔婆聲口，作老頭子不得，作小媳婦亦不得，故妙。

詞曰〔一〕：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嬝嬝倚門餘。梅花半含蕊，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澀還留住，【綉乙本評】嫵媚。【張評】金蓮。再過樓頭，款接多歡喜。【張評】西門慶。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

右調〔孝順歌〕〔二〕

話説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内，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强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綉乙本評】金寶想是硬的。【張評】白描一句。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張評】武二早起也，寫精細人入化。婦人也慌忙起來，【張評】寫婦人亦入化。與他燒湯淨面，【張評】不使迎兒，妙。武松梳【張評】一。洗【張評】二。裹幘，【張評】三。出門去縣裡畫卯。婦人道：「叔叔【張評】一。畫了卯，早些來家吃早飯，休去别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張評】不使迎

【繡像本評】語云：三寸入肉，強如骨肉。

兒，妙。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張評】二。卻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繡乙本評】語語俱有味。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張評】映出上二節，妙甚。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卻生受嫂嫂了。」【張評】一段小文字，寫武大混沌、武二天性、婦人殷勤俱盡。有詩爲証：

武松儀表豈風流，嫂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相思常自看衾稠。【張評】妙，奇想。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餤茶果，請那兩邊鄰舍。【張評】又補鄰舍。都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張評】三。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張評】至此一束，下另發一段文字。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意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三〕。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張評】後月娘掃雪，亦是十一

月。則知掃雪一回，明月娘隱惡與金蓮同也。好大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日時呂蒙正〔五〕，窯內嘆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卻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張評】一篇雪賦。次日武松去縣裡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叫出去做買賣〔六〕，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綉乙本評】此處恐用王婆不着。【張評】又點王婆。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張評】看官記着，是武松房裡。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張評】又點簾子。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張評】簾子，二。迎着笑道：「叔叔【張評】四。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張評】白描處。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綉乙本評】真正道學。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張評】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卻纔又有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張評】六。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地【綉乙本評】此人意致太冷。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七〕，後門也關了。【張評】後門出現，

一。卻搬些煮熟菜蔬〔八〕，入房裡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裡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張評】七。自吃三盃。」【張評】叔叔上忽加「我和」二字，便寫得不堪。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裡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張評】八。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張評】九。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卻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卻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髽，臉上堆下笑來，【綉乙本評】描出動人處、令人魂消也。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張評】十。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綉乙本評】一口回絶。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張評】十一。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呵呀！【張評】如聞其聲。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綉乙本評】可憐。如在醉生夢死一般。【綉乙本評】實情。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張評】一逼。叔叔【張評】十二。且請盃。」【張評】又漾開去。連篩了三四盃飲過。

【綉像本評】總是虛挑冷逗。

【綉像本評】好入境。

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卻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溫酒。武松自在

房內，【綉丙本評】道學。卻拿火筯簇火。【綉乙本評】道學先生此時何不去了？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張評】十三。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綉乙本評】倒好做作。【張評】上云八九分知了，此云五七分不自在。從八九分知，變出五七分不自在來。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筯，口裡道：「叔叔【張評】十四。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張評】又從五七分不自在，變到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綉乙本評】此時眼也花了。便丟下火筯，卻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九)，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張評】忽下一「你」字，換去「叔叔」二字，妙。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綉乙本評】掃興。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綉乙本評】粗極。武松睜起眼來說道：【張評】白描武二。「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張評】不謂此書內，有這樣一個男人。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綉乙本評】打虎手段，幾乎出來。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綉乙本評】殺風景。【張評】便叫迎兒，妙。口裡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綉乙本評】無聊之極思歟？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廚下去了。正是：

【綉像本評】武鹵莽。

【綉像本評】如此人，世上卻無。吾正怪其不近人情。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己尋思。

天色卻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担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張評】忽將「外人」二字換去「叔叔」，妙。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張評】忽將「那廝」換「外人」，妙。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張評】好怜俐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張評】武大聖人，武二值得拚死。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餛飩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綉乙本評】虧你有臉兒見他。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住〔十〕。卻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十一〕。」【張評】刺人心骨。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十二〕？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卻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

【綉像本評】能信心兒弟而不爲妻言所惑，世人如武大者止少。

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裡，〔十三〕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卻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卻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綉乙本評】省得動火，倒好，倒好。【張評】臨了乃丟去無數名色，獨以「冤家」結之，則今後真個冤家了也。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攬他，【張評】自是作者，非關武大懼內。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

卻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卻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綉乙本評】第一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卻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若得你去方好〔十四〕。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即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既不養活，又不殺獲，直是可恨。

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卻來街上買了一瓶酒並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卻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張評】精細之極，等大郎多時也。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卻又回來怎的？到日後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張評】不題嫂嫂，妙。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並嗄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張評】便不低頭了。寫英雄人無心處，便是那樣，有事處，便稜然圭角欲露，妙絶。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張評】武松亦云「外人」，然則嫂嫂真外人也。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張評】簾子，三。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鬧〔十五〕，等我回來〔十六〕，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

是，我都依你說。」【張評】我欲哭矣。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張評】我哭亦不能成聲矣。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張評】疑武氏兄弟合謀。欺負老娘！我是個不帶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膿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繡乙本評】只爲撞不着鳥，偏有此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正是：

苦口良言諫勸多，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十七〕，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張評】痛殺人，是此二語。武

【繡像本評】如此隱諱，武大置之不聞，其正醉生夢死。

【繡像本評】有此利嘴，應是打虎對手。

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綉乙本評】武二亦甚尖冷。只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張評】痛殺人，又是此二語。在家仔細門户。」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並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垛，討了腳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張評】以下放過武二，單講下文。

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整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氣，縁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來。歇了担兒，便先去除了簾子，【張評】簾子、四。關上大門，卻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鄰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着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縁他笑也罷，【綉乙本評】是。我兄弟說的是好話，【張評】不知何故，我只淚落。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噦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卻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縁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肆，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張評】簾子、五。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己也暗喜，〔十八〕【張評】壞在喜上。尋思道：「恁的卻不好？」有詩爲証：

慎事關門並早歸，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張評】簾子，六。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張評】簾子，七。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卻有一個人從簾子【張評】簾子，八。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叉竿放簾子，【張評】簾子，九。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卻打在那人頭上。【張評】一路寫簾子，至此方不另費筆墨生出簾子來。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綠羅褶兒，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裡搖着洒金川扇兒。【張評】金扇二現，使數日不見的西門，卻又活跳出來。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個眼色兒。【張評】金蓮丟眼色也。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腳，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卻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綉乙本評】真出意外。但見他黑鬒鬒賽鴉鴒的鬢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嫋嫋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趫腳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伴緊揪揪、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甚麼東西？【綉乙本評】此物從何見？想當然耳。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

【繡像本評】畫出一個佳人。

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鬢髻，一逕裡墜出香雲〔十九〕，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張評】武大家金蓮，如畫。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

【繡像本評】傳神在阿堵中。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卻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繡乙本評】千古奇緣，不意更有奇人作合。【張評】插入王婆，緊捷。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張評】王婆自說話。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張評】那人自向婦人說話。情理一時都盡，眼中不見王婆、妙。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覷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張評】一路純是白描。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風日晴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綉乙本評】慧心默照。【張評】一筆兩用法。卻在簾子下【張評】簾子，十一。眼巴巴的看不見那個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張評】數語宛勾情趣面。看官聽說：這人你道是誰？卻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鋪，覆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張評】一句接入，無痕。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張評】已完一案。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尋應伯爵，到那裡去散心耍子。卻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

卻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於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卻纔唱得好個大肥喏！」【張評】便入。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綉乙本評】說得利害，是老作家。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

【綉像本評】都從閒處生情。

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餎餎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肷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子道：「正是也。」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卻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合配。」【張評】至此束住。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繇他，歇些時卻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卻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卻再計較。」說罷〔二十〕，作謝起身去了。

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個在屋裡！」〔二十一〕【張評】又自

【繡像本評】東拉西拽，逼真情事，莫依閒話看過。

說入。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卻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綉乙本評】涎得有趣。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綉乙本評】韵。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綉乙本評】個中事。【張評】即插入。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二十二〕，屬猪的，交新年卻九十三歲了。」【綉乙本評】妙，妙。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

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櫈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綉乙本評】照出。【張評】又補家裡諸人。只道爲死了卓二姐

【綉像本評】摹寫輾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精神之所在也。若祇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也。

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

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舐不着〔二十三〕。那廝全討縣裡人便宜，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財鈔〔二十四〕，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背拖來〔二十五〕；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綉乙本評】妙，妙。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綉乙本評】韵。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

【綉像本評】歎致，卻是傷致。

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麵、熱溫溫和大辣酥。」【綉乙本評】絶好買賣。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户。」【張評】總是探入口氣。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

良久，王婆在茶局內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張評】一路文法，如飛鷂盤旋不定。少頃，逕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綉乙本評】妙。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張評】偏有閑情點染。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的一般。」【綉乙本評】王婆也來了。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二十六〕，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

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趕趁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强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没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没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耍，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生交巫女會襄王。

【綉像本評】莫說金蓮，只王婆齒頰，亦足使人心醉。

文禹門云：吾嘗疑男女苟合之太易，吾今知男女苟合之不難也。使武大所娶非金蓮，金蓮所嫁非武大，事尚未可知，實逼處此，雖有十武松，亦無之何，而況普天之下，有幾武松乎？西門慶一蠅耳，而欲禁其不趨膻得乎？西門慶一蠅耳，而欲使之不逐臭得乎？而況有王婆子之撮合。讀者試掩卷思之。一邊是善於偷香竊玉之

西門慶，一邊是善於迎奸賣俏之潘金蓮，中間是善於把纖撈毛之王婆子，其苟合之能成與否，固不必再看下文而已知之。

至下文之挨光者，不過文章之曲折，不肯下一平筆耳，然此其淺焉者也。善讀者當設身處地：使我而爲西門大官也，不見其人斯已耳，既見而能恝然乎？畏人知不敢再往斯已耳，有閑工夫而能絶跡乎？無人説不能探問斯已耳，有茶鋪人而肯緘口乎？無一文不能揮霍斯已耳，能餘銀錢而吝出手乎？勢至於此，已如駿馬下坡，而曰吾能臨崖勒馬，其孰信之？雖然，要知《水滸》之西門慶早已身首異處矣。此以下皆是幻中樓閣，勿便將武松忘記，而謂可以倖免，則庶幾可與看此文。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孝順歌」。

〔二〕「右調孝順歌」，綉甲本、綉丙本無。

〔三〕「無話即短」，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無語即去」。

〔四〕「緊起，」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緊刮」。

〔五〕「當日時呂蒙正」，綉像本無「日」字。

〔六〕「早叫出去」，綉像本作「早趕出去」。

〔七〕「門」，綉像本作「門」。

〔八〕「菜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菜盤」。

〔九〕「半盞」，綉像本作「半盞酒」。

〔十〕「不肯」，綉像本作「不要」。

〔十一〕「吃別人笑話」，綉像本作「乞別人笑話」。

〔十二〕「吃別人笑話」，綉像本作「乞別人笑話」。

〔十三〕「房裡」，綉像本作「房內」。

〔十四〕「方好」，綉像本作「方可」。

〔十五〕「爭鬧」，綉像本作「爭執」。

〔十六〕「等我」，綉像本作「待我」。

〔十七〕「惶愧」，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好愧」。

〔十八〕「自己」，綉像本無「己」字。

〔十九〕「墊出」，綉像本作「墊出」。

〔二十〕「說罷」，綉像本作「說畢」。

〔二十一〕「那討得個在屋裡」，綉像本作「那討得不在屋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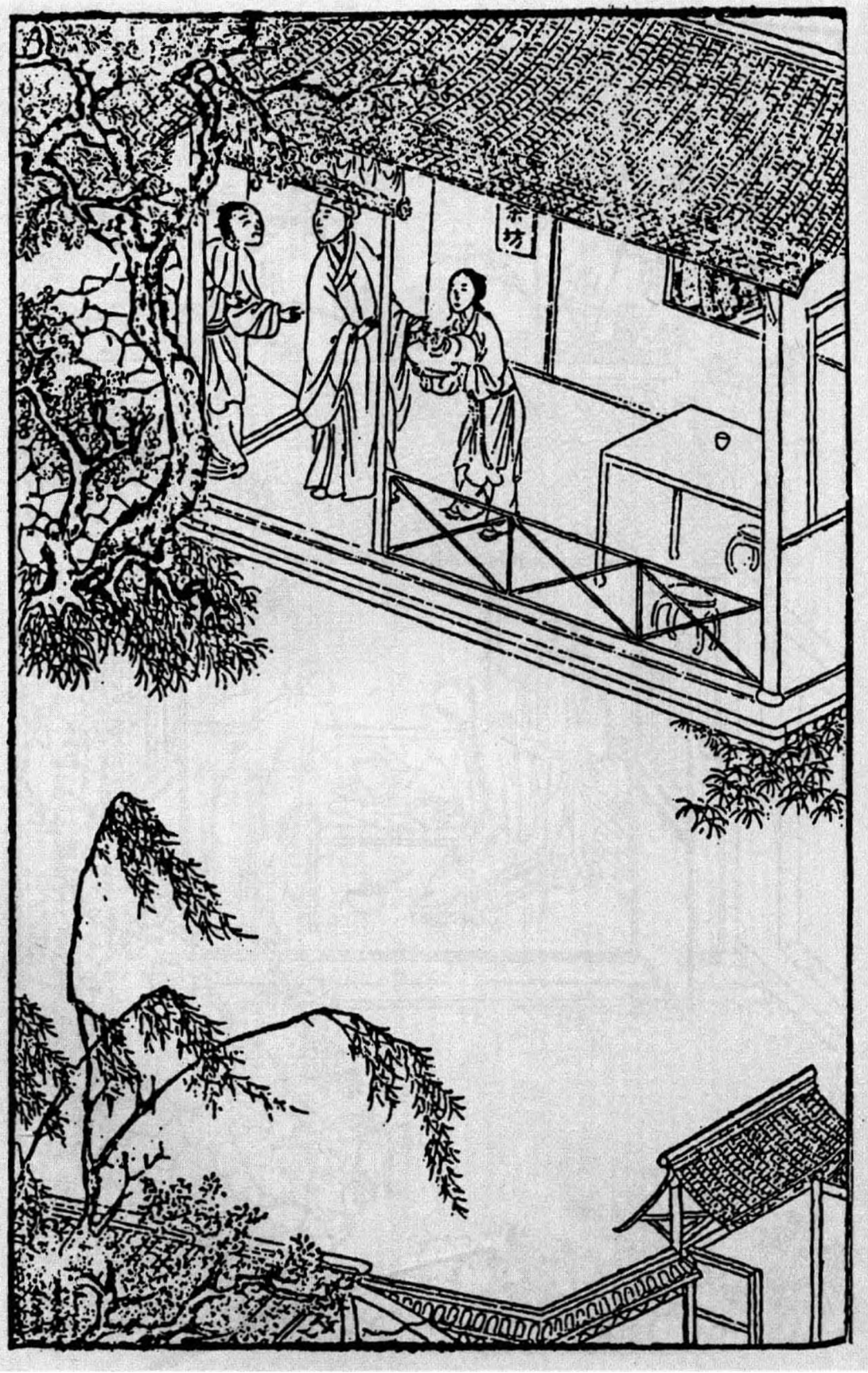
〔二十二〕「癸亥」，綉像本作「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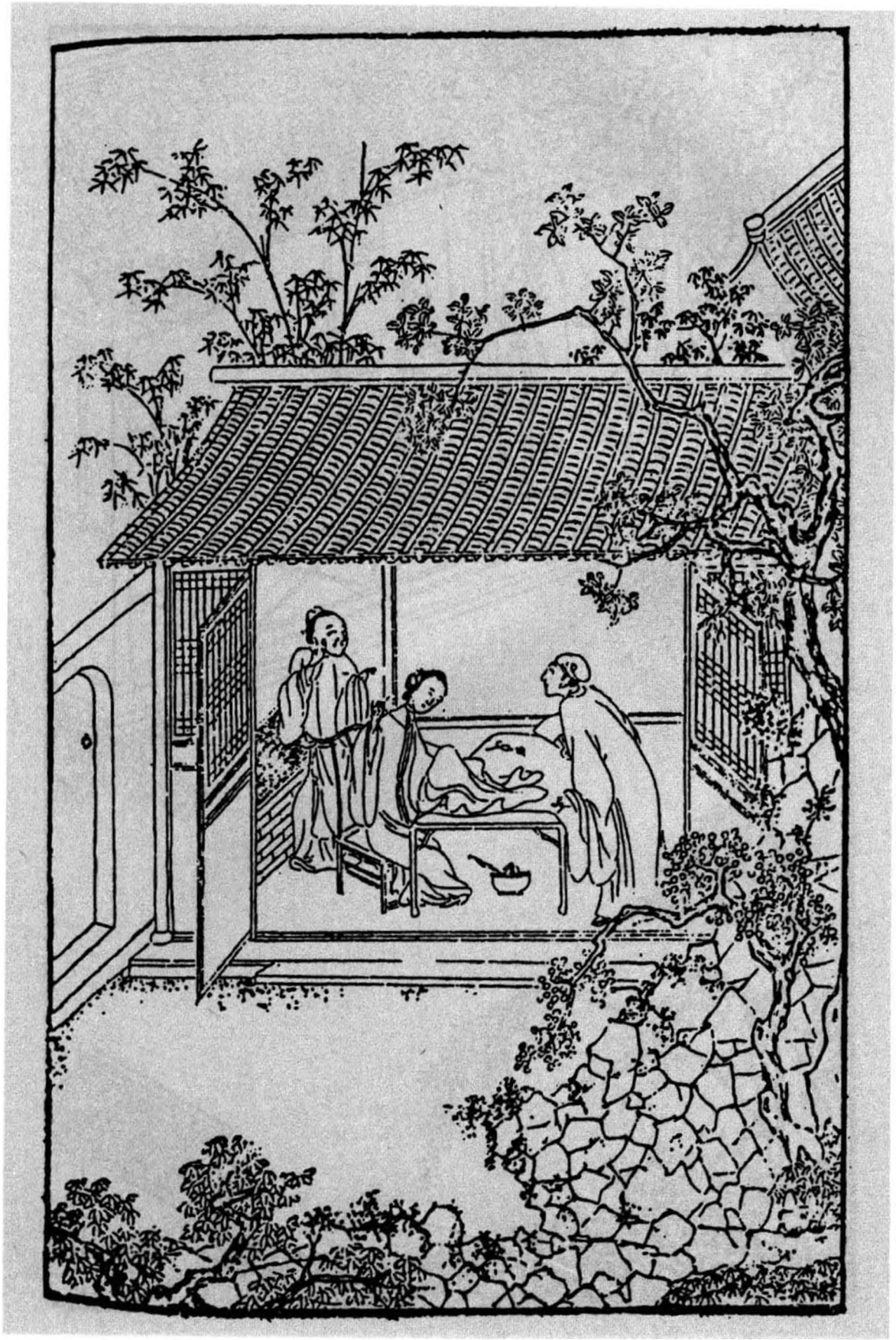
〔二十三〕「舐」，綉像本作「抵」。

〔二十四〕「財鈔」，綉像本作「販鈔」。

〔二十五〕「把背」，綉像本「把臂」。

〔二十六〕「一件心上的事」，「件」原作「伴」，形誤，據綉像本改。


茶坊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上一回結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將因做果之時之事也。然而却是兩段文字：一段定挨光，一段做挨光。寫十分光，却先寫五件事，後又寫一件事，才寫十分光。而寫十分光內，却又寫九個「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寫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見後文金蓮如於三分四分光時便走，五七分時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她」，總之到九分光時，如若不肯，王婆亦止云來搭救西門，此事便休，再也難成。然則挨光雖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蓮自定也。寫婦人之淫若此。

後半寫挨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說出者一樣說去，偏令看者不覺一毫重複，止見異樣生動，自是化工手筆。

看他於五分光成時，止用王婆將「一手往臉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真是異樣妙筆。

《金瓶梅》純是異樣穿插的文字，惟此數回乃最清晰者。蓋單講金蓮偷期，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而於閑扯白話時，乃借月娘嬌兒等，攏入金蓮。一邊敲擊正文，全不費呆重之筆，一邊却又照管家裡衆人，不致冷落，直一筆作三四筆用也。

文內寫西門慶來必拿酒金川扇兒，前回云「手裡拿着酒金川扇兒」，第一回云「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金扇兒」，直至第八回內又云：「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吾不知其用筆之妙，何以草蛇灰綫之如此也。何則？《金瓶梅》蓋作者寫西門慶精神注瀉之人也，乃第一回時，春梅已於「大丫頭」三字影

出，至瓶兒則不啻心頭口頭，頻頻相照，而金蓮雖曾自打虎過下，却並未與西門一照，於未挑簾之前，則一面寫武二，自打虎做都頭之後，爲單出筆寫金蓮這邊。而西門爲此書正經香火，今爲寫金蓮這邊，遂致一向冷落，絶不照顧，在他書則可，在《金瓶梅》怎肯留此綻漏者哉？況且單寫金蓮於挑簾時，出一西門，亦如忽然來到已前不聞名姓之西門，則真與《水滸》之文何異？然而叙得武大、武二相會，即忙叙金蓮，叙勾挑小叔，又即忙叙武大兄弟分手，又即忙叙簾子等事，作者心頭固有一西門慶在内，不曾忘記，而讀者眼底，不幾半日冷落西門氏耶！朦朧雙眼，疑簾外現身之西門，無異《水滸》中臨時方出之西門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滑，三十分輕快，三十分討便宜處，寫一金扇出來，且即於叙卜志道時，寫一金扇出來，夫雖於迎打虎那日，大酒樓上放下西門、伯爵、希大三人，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綫，而便不嫌半日纔纔洋洋寫武大、寫武二、寫金蓮如許文字後，於挑簾時一出西門，止用將金扇一幌，則作者不言，而本文亦不與《水滸》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知爲《金瓶》内之西門，不是《水滸》之西門。且將半日叙金蓮之筆，武大、武二之筆皆放入客位内，依舊現出西門慶是正經香火，不是《水滸》中爲武松寫出金蓮，爲金蓮寫出西門，却明明是爲西門方寫金蓮，爲金蓮方寫武松。一如講西門慶連日不自在，因卓二姐死，而今日簾下撞着的婦人，其姓名來歷乃如此如此，説話者恐臨時事冗難叙，乃爲之預先倒算出來，使讀者心亮，不致説話者臨時費唇舌。是寫一小小金扇物事，便千言萬語一篇上下兩半回文字，既明明寫出，皆化爲烏有。而半日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西門慶乃復活跳出來，且不但此時活跳出來，適才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時，無非是西門氏帳簿上開原委，罪案上寫情由，與武大、武二絶不相干。試想作者亦安有閑工夫與不相干之人寫家常哉？此是作者異樣心力寫出來，而寫完放筆，仰天問世，不覺失聲大哭曰：我此等心力，上問千古，下問百世，又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故金扇兒必是卜志道送來，而挑簾時金扇一照，成衣時金扇又一照，躍躍動人心目。作者又恐真個被人知道，乃又插入第八

回內，使金蓮扯之，一者收拾金扇了當，二者將看官瞞過，俱令在卜志道家合伙算帳。今却被我一眼覷見，九原之下，作者必大哭大笑。今夜五更燈花影裏，我亦眼淚盈把，笑聲驚動妻孥兒子輩夢魂也。

然則作者於第二回內，不寫婦人勾挑武二哥，豈不省乎？不知作者蓋言金蓮結果時，如何一呆至此，還平心穩意，要嫁武二哥哉？故先於此回內特特描寫一番，遂令後九十回文中金蓮不自揣度，肯嫁武二，一團癡念，緊相照應，人雖鶻突，文却不可鶻突也。然則西門慶被色迷，潘金蓮亦被色迷，可懼，可思！

詩曰〔一〕：

乍對不相識，徐思似有情。
盃前交一面，花底戀雙睛。
佻倖驚新態，含胡問舊名。
影含今夜燭，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張評】未有十分光，先出五件事。文字掩映，妙絶。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

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張評】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鮮活如見。做文只在拿輕放重也。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恪，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張評】五件後，又有一件。然則前云鄧通是有錢，此云使錢也。有錢不使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緊也。西門慶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張評】又儘一句，總之王婆要緊事在此也。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張評】又蕩開，文情生動。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卻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强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卻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張評】略過王招宣，妙絶。賣在張大户家學彈唱，後因大户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

【綉像本評】計料如指掌。

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卻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他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張評】一個「便休」。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張評】一分光。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張評】二分光。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張評】兩個「便休」。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張評】三分光。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進房裡坐吃茶〔二〕。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張評】上文兩個「此事便休了」，此處又添一句，生動之極。三個「便休」。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張評】四分光。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時，此事便休了；【張評】四個「便休」。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張評】五分光。我便道：『卻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個主人，

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張評】又對鎖上一句。五個「便休」。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張評】六分光。我卻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張評】又換一句，卻一樣雙句串下。六個「便休」。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張評】七分光。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桌吃，去了，此事便休了；【張評】七個「便休」。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卻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張評】八分光。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並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個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張評】八個「便休」。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張評】九分光。只欠一分了。【張評】妙在說完九分，卻又說出一分來了，生動異常。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卻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張評】九個「便休」。卻又放這樣一句在上，妙絶。十分光。卻用九個「便休」描出，而一毫不板，奇絶，妙絶。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張評】十分光。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張評】要緊接筍。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

【繡像本評】井井有條。

【張評】內有十一「他若」，四「若是他」，錯落盡致，不細注。

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絶品，好妙計。」【張評】只灑好計，寫各人心事如畫。王婆道：「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綉乙本評】要緊的。【張評】婆子又丁寧，只是他的心事，文入化境。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於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並十兩清水好綿家來[二]。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張評】記着，後門出現。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綉乙本評】工夫全做在此等處。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

【綉像本評】說起便及送終，此亦王婆之諱。

老身東樓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卻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張評】寫婆子，真是舌上生花。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綉乙本評】煞甚技癢。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綉乙本評】老奸甚巧。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

動娘子到寒家則個！」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張評】點水不漏。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

次日清辰，王婆收拾房中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張評】又點武大，百忙裡都照管到。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張評】簾子還有餘波，文心何其周匝也。簾子，十二。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張評】後門，二。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筯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張評】簾子，十三。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卻把婆娘自送人。【綉乙本評】語俗而真。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

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張評】又一日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卻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分精細，被小意兒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張評】又入幾句閑言，文字方不死板。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

【綉像本評】二字非諛，卻是定論。

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張評】後門，三。叫道：「娘子，老身大膽。」【張評】如聞其聲。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卻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張評】又一日晌午。卻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綉乙本評】也好一等了。

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張評】金扇三現。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鬢叠翠，粉面生春。【張評】是數日眠思夢想，忽然相見的身分心事。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綉乙本評】媚致。【張評】一低頭也。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笑道：【張評】二低頭笑。「官人休笑話！」【綉乙本評】來了。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張評】如畫。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簾下走，打得正好。」【張評】偏點出。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縛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

【綉丙本評】嬌情欲絶。

笑道：【張評】三把頭低了一低笑。【張評】描婦人有心，妙甚。「那日奴誤衝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卻是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户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張評】寫生平得意事，有體面事，開口便到，寫盡人情也。他兒子陳敬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張評】又出文嫂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張評】又出薛嫂兒。百忙中偏有此閑筆，卻句句是正文。妙，妙。同做保山，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經。【張評】總是以「保山」二字，刺入金蓮心中。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

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張評】至五分光，忽然點出。則前後十分光，不言皆出。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張評】一路說來，純是定挨光時說過的話，乃一一重說出，卻使看者不覺其重，故妙。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張評】一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卻亦不動身。【張評】二不動身。【繡像本評】身不動處，正是心動處。

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張評】四低頭做生活。【張

評】寫得如火如錦。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張評】必寫見成東西。寫婆子恐怕撐開、心事如畫。擺在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卻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卻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卻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張評】五低頭應。「二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卻是那裡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卻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

【繡像本評】語俱有意。

【繡像本評】如此情意，較武二官何如？

【繡像本評】遠在千里，近只目前。

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個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並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繡乙本評】妙。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卻又沒了。」婆子道：「耶嚛，耶嚛！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耍，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

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張評】將上文一總。王婆道：「正好吃酒，卻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

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張評】以上只用西門、婆子互相白嘖，寫婦人止用五低頭、兩不動身，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動。而結以「只低了頭，不動身」，總上一段，是好筆力。又使王婆、西門一遞一句內，無不眼中有一婦人也。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一味花言巧舌頭。

文禹門云：天下事有視爲極難，而作去甚易者；亦有視爲甚易，而作去極難者。世上原無印板情事也，有胸中欲說之話，而臨時竟用不着者；有意外不經之談，而觸機竟道出者。大凡一言一事，皆令人料定，便無甚趣味矣。挨光一回，有誇爲絕妙文章者，余不覺啞然失笑。文字忌直，須用曲筆，文字忌率，須用活筆。挨光一層，早被王婆子全已說破，此一回不過就題敷衍，略者詳之，虛者實之，兩回仍是一回也。

故《三國志》中，每設一計，只用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使人急於要看下文，方知如此如此，原來如此也。若事前合盤託出，則下文仍是如此如此，又安得謂爲絕妙文章哉！余頗不喜看此一回，以其味同嚼蠟也。喜看此回者，必是淫心蕩漾，意欲仿而行之者也。曾一思調情豈有定法乎？按着則例，依着步武，順着次序，前去偷人，其不挨大耳刮子，也算是他祖宗有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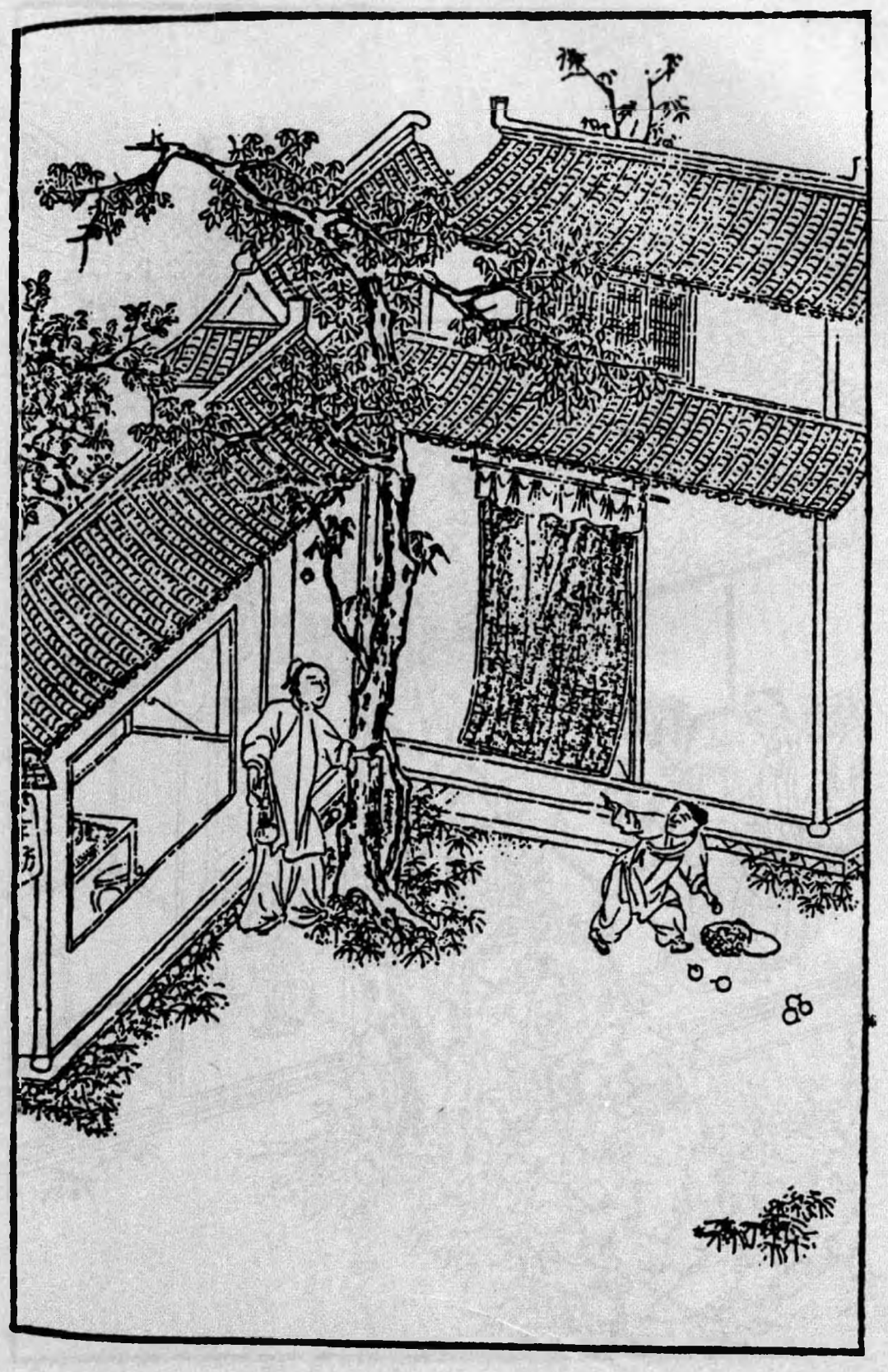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進房」，綉像本作「入房」。

〔三〕「家來」，綉像本作「家裡」。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此回却是兩個半截文字，前半篇是挨光的下半截，後半篇是捉姦的上半截。看他入手幾語，用王婆口中將娘子、大官人没原没故扭攏一塊，便把門拽上，此是九分光，却是下半截文字已完。下文另用通身氣力，寫娘子、大官人也。

寫二人勾情處，須將後文陳敬濟幾回勾挑處合看，方知此回文字之妙，方知後幾回文字之妙，絶不雷同也。開手將兩人眼睛雙起花樣一描，最是難堪，却是最入情。後却是使婦人五低頭、七笑、兩斜瞅，便使八十老人亦不能寧耐也。

「五低頭」内，妙在一別轉頭：「七笑」内，妙在一帶笑、一笑着、一微笑、一一面笑着低聲、一低聲笑、一笑着不理他、一踢着笑、一笑將起來，遂使紙上活現。試與其上下文細細連讀之方知。

「帶笑」者，臉上熱極也；「笑着」者，心内百不是也；「臉紅了微笑」者，帶三分慚愧也；「一面笑着低聲」者，更忍不得癢極了也；「一低聲笑」者，心頭小鹿跳也；「笑着不理他」者，火已打眼内出也；「踢着笑」者，半日兩腿夾緊，至此略鬆一鬆也；「笑將起來」者，則到此真個忍不得也。何物文心，作怪至此！

又有「兩斜瞅」内，妙在「要便斜瞅他一眼兒」，是不知千瞅萬瞅也。寫淫婦至此盡矣、化矣，再有筆墨，能另寫一樣出來，吾不信也。然他偏又能寫後之無數淫婦人、無數斜眼伎倆，則作者不知是天仙、是鬼怪？

又「咬得衫袖格格駁駁的響」，讀者果平心靜氣時，看到此處，不廢書而起，不聖賢、即木石。

前文寫兩人淫態已絕，後文偏又能接手寫第二日一段。總之才高一石，不能測也。

寫二人妙矣，必彰明較著寫兩人之物。一部內用西門之物者不少，用金蓮之物者亦不少也。用西門之物非一人，用金蓮之物，亦非一人，故必先寫二物，門面身分，一一抬出也。

後文鄆哥一段，止是過文，看他亦一字不苟，寫籃寫梨。寫籃落梨滾；鄆哥一面罵，一面哭，一面走，一面拾梨，一面提籃又一面指着回轉罵，然回轉身來罵，却又是一面走也。文心活潑周到，無一點空處，吾不知作者於做完此一百回時，心血更有多少。我却批完此一回時，心血已枯了一半也。

詩曰〔一〕：

璇閨綉户斜光入，千金女兒倚門立。
橫波美目雖後來，羅襪遙遙不相及。
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爲道意，【張評】以上千金聲價。後堂羅帳一相親。【張評】一筆抹倒。

話説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説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没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綉乙本評】明放一路，使之放心。婦人聽了，説：「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綉乙本評】只用色罷！婆子便道：「阿呀！【張評】如聞其聲。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别人，【綉乙本評】奇。没事相陪吃一盞兒

怕怎的？」【張評】娘子是誰？大官人又是誰？縱沒事便可相陪一盞，不怕乎？寫得沒理的妙絶。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卻不動身。【張評】九分光束住，下單寫一分光。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績。

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綉乙本評】此際起身遲矣。卻只偷眼睃看。【張評】一筆婦人。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張評】一筆西門慶。便又問道：「卻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回道：「姓武。」【張評】一遍低頭。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卻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張評】二笑。【張評】兩遍別轉頭。「你耳朵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卻少，只有縣前一個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張評】三笑。【張評】三遍低頭。「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張評】四笑。又斜瞅他一眼，【綉乙本評】騷極。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張評】自王婆去後，此一段乃是絶妙春宮。必看至後文王婆坑上云云，是春宮，是淫事，便嘴了也。

卻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嘈。【張評】又總一句。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張評】四遍低頭。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二〕，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響，要便斜溜他一眼兒，【張評】《水滸傳》有此追魂取魄之筆乎？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

【綉像本評】媚極。

【綉像本評】撒奸。

【綉像本評】寫情處讀者魂飛，況身親之者乎？

綠紗褶子，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張評】五笑。「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卻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隻筯來。卻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筯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張評】六笑。他卻又待拿筯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張評】五遍低頭。把腳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張評】走過來。「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張評】七笑。說道：「怎這的羅唕，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則個！」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卻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個好處。」【張評】一段寫西門慶入馬已完。文章通身氣力已放下，下文乃餘言耳。不知者乃謂下文方是正經事，卻不知冤屈了人家正經用意寫的妙文也。于是不繇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

卻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户拘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濃如醬的一件東西，幾時得個爽利？【張評】一個。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張評】又一個。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張

【綉像本評】句句推辭，句句撩撥，不繇人不死也。

【綉像本評】絶妙春圖。

評】看官心事。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將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推一朵烏雲。【張評】一番做作也。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妮；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張評】正寫二人淫事。楊柳腰脈脈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張評】將完事也。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百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張評】即此小小一賦，亦不苟。起四句，是作者、看官心頭事。下六句乃入手做作推就處。下六句正寫，正用「搏弄」、「揉搓」，已極狂淫世界。下四句將完事也。下四句已完事也。末二句又入看官眼內，粗心人自不知。

【綉像本評】老奸。

【綉像本評】從來首事者每能爲局外之談，此寫生手也。較原本徑庭矣。讀者詳之。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張評】婦人驚固是，西門慶則何驚哉？而亦必驚，寫心虛人如畫。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三〕。【綉乙本評】有理。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張本墨評】寫婆子心計較毒一至於此，可殺。又如畫。那婦人羞得要不的，再說不出來。【張評】又白描一句。王婆催逼道：「卻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

【張本墨評】如畫。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張評】作者至此，亦通身快樂，十分文章，已滿足也。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綉乙本評】王婆此時供出，金蓮大可翻招。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張評】已爲玉樓伏線。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卻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張評】餘文。三人又吃了幾盃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張評】後門，四。先去下了簾子，【張評】又點簾子。武大恰好進門。

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張評】點出金蓮身分。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强扭成配〔四〕。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首，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作者傳神處，宜玩味。

【綉像本評】千叮萬囑。

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封十兩銀子來〔五〕，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張評】色中點出財。那

【綉像本評】「布施」二字，爲此輩口頭禪者不少。

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張評】後門，五。 踅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綉乙本評】慧心。 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瓢雙關二意〔六〕：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得許繇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張評】借瓢即影入，文情狡猾，隨手生來。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叠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没問甚麼？」【張評】虛心。 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

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動人心，紅白將色〔七〕，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影〔八〕，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張評】濃艷妖淫。【張本墨評】一路寫來，寫出婦人美媚姣容，足以動人魂魄，真是個天生尤物。

右調〔沉醉東風〕〔九〕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撩起他裙來〔十〕，看見他一對小腳，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扠，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張本墨評】奸雄可恨。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張評】生日于此時逗出。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張本墨評】必帶出此句。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張評】伏後文生子。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鳴咂有聲。那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繇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張評】婦人捫。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

【綉像本評】語俗，然留之可入俗眼。

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鬚，直竪竪堅硬，好個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户上，【張評】西門摸。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發酵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果餡。【張評】婦人添此二句，不堪之甚。真個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困便隨身貼股眠。
内襠縣裡爲家業，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張評】以上一段，將情事一頓，即借街坊鄰舍插入鄆哥。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説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

【綉像本評】物蠹則蝨入之，室高則鬼瞰之。樂極悲生，鄆哥亦天之所使。

【張評】方知做十分光時，王婆欄門紡績之妙。此處一映，西門、金蓮皆躍然欲出。

【綉像本評】罵的直恁痛快。

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覓得一籃兒雪梨〔十一〕，提着繞街尋西門慶〔十二〕。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個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教我那處尋他的是？〔十三〕」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妨。」

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裡去。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樸兒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綉乙本評】小賊。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囚兒，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綉乙本評】怎。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攮的，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泄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綉乙本評】惡，惡。那婆

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十四〕，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張評】梨籃。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張評】梨。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張評】罵。一頭哭，【張評】哭。一頭走，【張評】走。一頭街上拾梨兒，【張評】拾梨。寫得如畫，妙在色色俱到。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張評】以上鄆哥一段小文，總爲捉姦作引。而捉姦，又爲用藥來由也。卻正是：

【綉丙本評】罵着。

【綉像本評】好看。

掀翻狐兔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

文禹門云：此刻西門慶，早已忘記武松；此刻潘金蓮，但知防備武松；此刻王婆子，惟有借金蓮之貨，以騙西門之財，是三人者，正是利令智昏，色迷心竅，如入茫茫大海，實有不能自主者。想當時清河縣中，知其事者，應有人爲之搖頭，應有人爲之吐舌，應有人爲之切齒，應有人爲之握拳。大抵爲之憤懣不平者居多，而羨慕之，妬嫉之，竟思效法之者蓋寡。耳聞其事，目睹其形者，具有天理良心在。奈何後之人看此書者，明明知是《水滸傳》中翻案，烏有先生說謊，子虛羅土掉皮，乃不知不覺，心往於王婆屋中，顛鸞倒鳳；神遊於王

婆床上，殢雨尤雲。反而細思，能不大笑！此其人，尚可與看此書乎？不看《金瓶梅》，其心已有不堪問；再看《金瓶梅》，其事將有不可言者。果《金瓶梅》之誤人歟？抑人之自誤於《金瓶梅》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一回」，影松軒本作「一面」，是。

〔三〕「偷漢子」，「偷」原作「倫」，誤。據綉像本改。

〔四〕「强扭」，綉像本作「强撮」。

〔五〕「一封」，綉像本作「一錠」。

〔六〕「單道這瓢雙關二意」，綉像本無「瓢」字。

〔七〕「將色」，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作「肉色」。

〔八〕「紗影」，綉像本作「紗衫」。

〔九〕「右調沉醉東風」，綉乙本同；綉甲、綉丙本皆置於唱詞前，無「右調」二字。

〔十〕「撩起」，綉像本作「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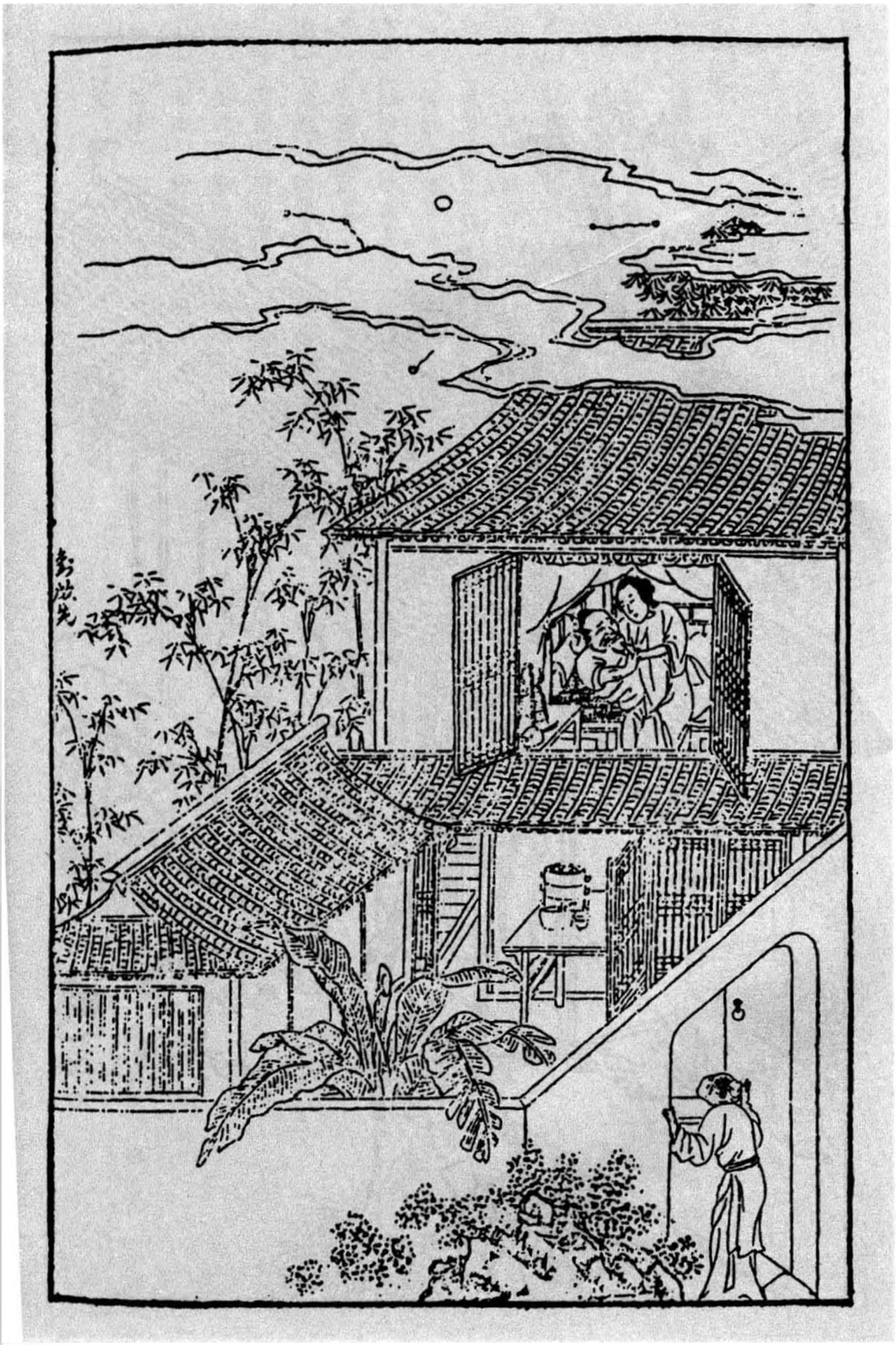
〔十一〕「覓得」，綉像本作「尋得」。

〔十二〕「提着」，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執着」。

〔十三〕「那處」，綉像本作「那去」。

〔十四〕「婆子」，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刮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乙亥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叉」誤作「又」。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酖藥武大遭殃

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却句句是鄆哥；下半用藥，句句是金蓮，却句句是王婆。此回文字，幽慘惡毒，直是一派地獄文字。夜深風雨，鬼火青熒，對之心絶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當日何以能細細的做出也。

教我明日拿筆做這樣一篇文字，其實不敢，蓋想不得，非做不得也。

拿砒霜來，是西門罪案；後文用藥，是金蓮罪案；前用刁唆、結末收拾，總云是王婆罪案。

上文勾情處，要與花園調婿一回對讀，見文不犯手。此文要與貪慾喪命一回對讀，見報總一般。

看此回而不作削髮想者，非人心。則此回又代普淨師現身説法也。

詩曰〔一〕：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稃，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鵝鴨，那裡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稃麥，怎的賺得你恁肥腍腍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綉乙本評】未必。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卻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

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鏃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卻說與你。你卻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張評】看他已有成算，全是爲自己氣，不是爲人。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卻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肮腍。」武大道：「卻怎地來有這肮腍？」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

【綉像本評】善說不如善激。

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他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張評】刺人心眼。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没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説得是。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没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説，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卻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

【綉像本評】此兒大有作用，然亦多事。

「既是如此，卻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並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

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個。【張評】然則必死武大，王婆之罪尤甚。【張本墨評】金蓮固無死武大心。王婆、西門慶該死多多。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卻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張本墨評】無話者，有話也。春色何如？

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綉乙本評】有心哉！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張評】細。不在話下。

卻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

【張評】看武大連呼兄弟，何如呼二哥親熱？此處呼兄弟，只覺悲涼。

【綉像本評】亦能自反。

【綉像本評】王婆老矣，戚之在得，且又全以血氣用事，宜乎其敗也。

【綉乙本評】變起倉卒。

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髭髭！」【張評】四字，如聞其聲。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卻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綉乙本評】仔細看，撞了進去。險些兒不跌倒，卻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綉乙本評】可觀。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裳衣，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張本墨評】寫來如畫。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卻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腳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張評】武大口裡。那婦人頂着門，【綉乙本評】可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張評】婦人口裡。「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張評】寫淫婦人狠處。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二〕，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卻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鬧裡，一直走了。【張評】所以必說西門慶會得一身好拳棒，單是爲此一事。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跑了。【張評】寫鄆哥。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張評】夾寫鄰舍。百忙裡閑筆，卻是細筆。

【綉像本評】語云：能搏猛虎，不能不變色於蜂蠆，理固然也。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張評】後門，六。歸到家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張評】以上一段捉奸，以下一段用藥。當夜無話。

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卻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卻和你們說話。」

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卻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張評】一語直接咬指頭，緊甚。我如今卻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卻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到不慌，你倒慌了手腳。」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

子漢，到這般去處，卻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卻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卻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卻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張評】不是故意逗留不說，卻是委實難教。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卻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卻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矮子病得重〔三〕，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卻交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卻把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張本墨評】讀來不禁打一寒噤，毛骨爲之悚然。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繇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綉乙本評】可殺。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卻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

【綉像本評】老奸可剮。

【綉像本評】可殺。

雲情雨意兩綢繆，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張評】只此是西門慶罪案。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卻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卻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不了事！」【張評】寫得王婆惡處，蓋不止一武大受禍也。【張本墨評】數句話如放聯珠炮，婆子如此內行，想必亦毒過本夫。一笑。那婦人道：「好卻是好，【綉乙本評】有何好處？可恨，可恨。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礙手〔四〕。」【張本墨評】潘六兒，你上了人家圈套了。可憐，可憐。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張評】一路寫得黑越越怕人。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慶

【綉像本評】剜子手無此毒腸，老奸百剮不足贖矣。

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張評】此等處，比用藥時更可恨。我最不敢讀。卻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卻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綉乙本評】可憐。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

【綉像本評】讀此而不髮指心裂者，非情也。

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卻正好打三更。【張評】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卻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綉乙本評】可憐。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將白湯冲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綉乙本評】當真好否？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裡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

便好的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霜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没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張評】以上是金蓮罪案。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張本墨評】悔之晚矣。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張評】後門，七。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張評】後門，八。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張評】以下是王婆罪案。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卻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卻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卻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

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張本墨評】卻難爲了他。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張評】此蓋作者於此一篇地獄文字完，特特將七十九回一照，使看官知報應不爽，色欲無益，覺《水滸》用武松殺西門，不如用金蓮殺之也。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綉像本評】此誓非虛，要曉得金蓮手段原硬。

三光有影誰能待，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聞。

一

文禹門云：此數回皆《水滸傳》中文字也。作者非不能□（疑爲別字）鑪錘，另開□□（原殘缺，下同），但原文實有不可磨滅者，故仍其舊，正以見作者服善慮□□。讀之能使前後牟尼一串，毫無補綴痕跡，此正見作者心細才大也。惟《水滸》以武松爲主，此則以西門慶爲主，故又不能不換面，此題旨使然耳。

總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武二安在哉！西門大官人安在哉！若潘金蓮者，處處有之，吾亦時時見之。

雖人告我曰：此不姓潘，此不名金蓮。予語之曰：潘金蓮，亦不必實有其人也。有潘金蓮之顏色，處潘金蓮之遇合，而能不爲潘金蓮之作用，雖姓潘不能名爲金蓮也。第恐事同金蓮之事，心同金蓮之心，縱無其事，並無其心，而淫與金蓮等，雖不名金蓮，直謂之姓潘可也。

二

甚矣，人之不可有所恃也，而無能者，尤不可有所恃。潘金蓮恃其色，西門慶恃其財，王婆子恃其口。色是禍水，財是雙戈，口是利刃，固皆其所自有者也。若武大郎何所恃乎？才不能以倚馬，力不能以縛鷄，貌不足以驚人，錢不足以使鬼，所恃惟一好兄弟耳，固非其所自有者也。呼之不能即應，招之不能即來，望之不能即見。而彼之所恃者，又爲人之所畏，一露其機，於是有死之路，無生之門矣，豈不痛哉！「武二歸來」四字，實武大催死令牌，送死令箭也。

非自有而恃之者，吾見亦多矣。恃閥閱而驕人，恃科第而傲人，恃富貴而凌人，恃父兄之威而欺人，恃親友之赫炎而侮人，是皆武大郎之類也。吾不知其死所矣。然則其所自有者，獨可恃乎？潘金蓮卒死於色矣，西門慶卒死於財矣，王婆子卒死於口矣。人顧何有所恃哉？曰：有。恃乎理，恃乎義，恃乎此心無私與無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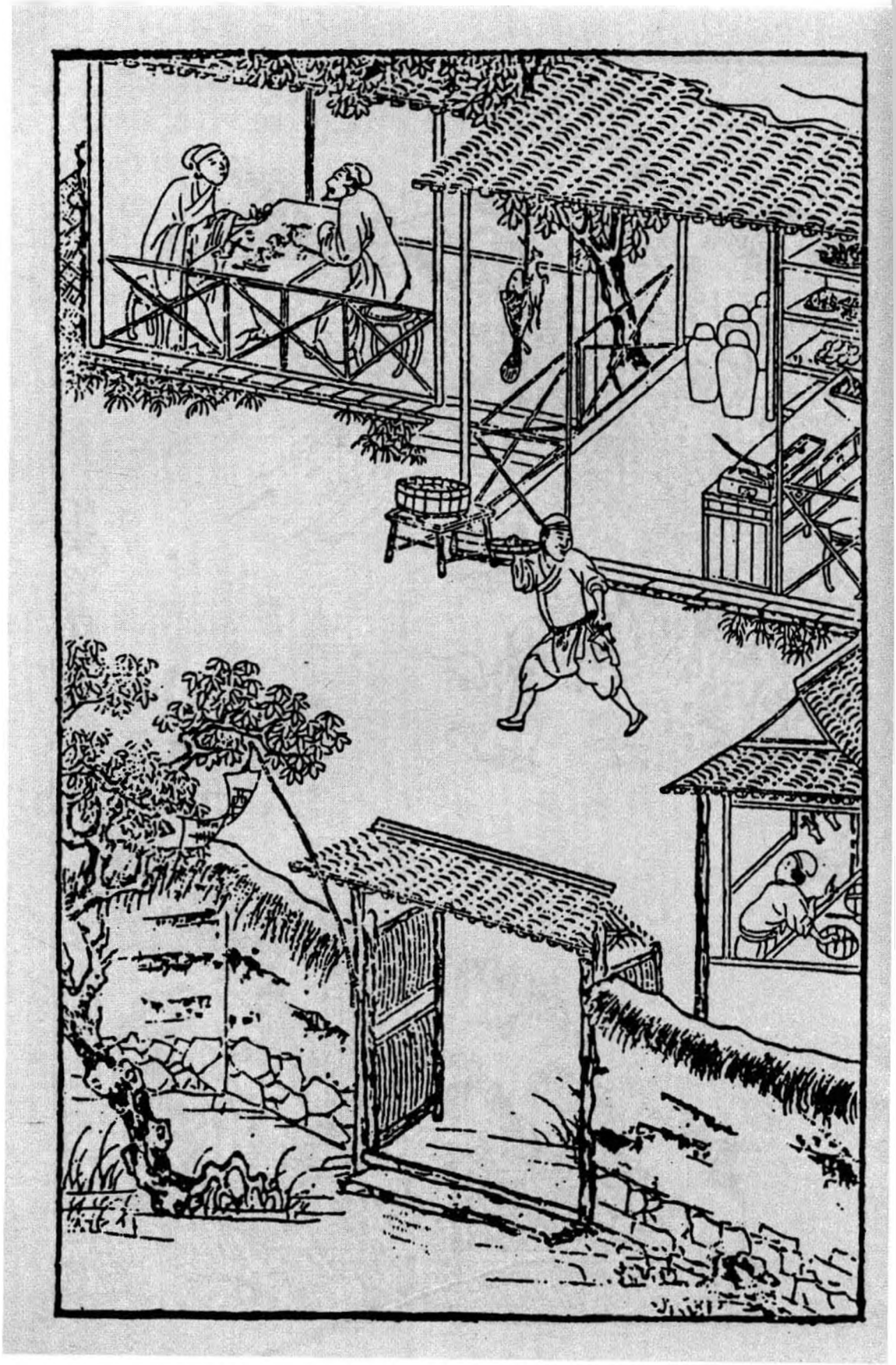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話」，影松軒本作「語」。

〔三〕「矮子」，綉像本作「揭子」。

〔四〕「礙手」，綉像本作「屍首」。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此回是何九周旋武大了當的文字。自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是寫西門慶、金蓮開手一番罪案已完，則《金瓶梅》一「金」字的出身來歷已完。不特西門慶又要暫丟開去娶孟玉樓，即作者亦要暫放此處，更爲「瓶」、「梅」作傳。今看他下半回依舊還是金蓮、王婆文字，不知作者自是借鍋下米，做玉樓、做薛嫂、做春梅，人自不知也。

何處做玉樓？觀金蓮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此是玉樓的過文，人自不知也。不然，謂是寫金蓮，然則此言却是寫金蓮甚麼事也？要知作者自是以行文爲樂，非是與西門家寫帳簿也。

何處寫薛嫂？其寫王婆遇雨處是也。見得此輩止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風雨晦明都不阻他的惡行。蓋知媒人之惡，没一個肯在家安坐不害人者也。則下文薛嫂，已留一影子在王婆身上。不然，王婆必寫其遇雨，又是寫王婆子甚麼事也？

何處寫春梅？看其寫金蓮唱曲內，必一云「喚梅香」，再云「梅香」是也。不然，金蓮與西門正是眼釘初去，滿心狂喜之時，何不得於心，乃唱一慘淡之曲？而金蓮自身沾寵之不暇，乃頻喚梅香，且不說丫環，而必用「梅香」？總之，金梅二人，原是同功一體之人，天生成表裡爲惡，一時半霎都分不開者。故武大才死，金梅早合而燒夜香。直與樓上燒香，弄一得雙，遥遥相照，誰謂《金瓶梅》有一閑筆浪墨，而凡小唱、笑話爲漫

然無謂也哉？

文有寫他處，却照此處者，爲顧盼照應伏綫法。文有寫此處，却是寫下文者，爲脫卸影喻引入法。此回乃脫卸影喻引入法也。試思十日二十日，方知吾不爾欺。

寫王婆遇雨又有意在，蓋爲玉樓而寫也。何則？武二哥來遲而金蓮嫁；亦惟武二哥來遲而未娶金蓮、先娶玉樓之時日乃寬綽有餘。不然，娶金蓮且不暇，況玉樓哉？夫武二之遲，何故而違「多則兩三月，少則一月」之語哉？則用寫王婆遇雨，照入武二「路上雨水連綿，誤了日期」一語。不然，夫幫閑必以遇雨爲趣，則應伯爵當寫其日日打傘也。文字用筆之妙，全不使人知道。

寫何九受賄金，爲西門拿身分，不似《水滸》之精細防患。蓋《水滸》之爲傳甚短，而以何九証見以殺西門。今此書乃尚有後文許多事實也，且爲何十留地故耳。

詞曰：〔一〕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山雞，輒棄鸞儔。從此蕭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洒淚登舟。

右調〔懶畫眉〕〔二〕

卻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張評】接上三更天，則三人已忙了一夜也。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張評】夾入鄰舍。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

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張評】二語，千古爲人者，同聲一哭。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張評】映出，爲後五月作引。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攛了棺材來，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並家裡一應物件也都備了。〔三〕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

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溫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

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卻。」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綉丙本評】伏後。張本。分付罷，一直去了。

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卻是不須提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証。」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於是一直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張評】一「只見」。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裡火發。【張評】又照出王婆。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張評】至此還照簾子，是何等神理。簾子，十四。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張評】兩「只見」，俱從何九眼中照入。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髮髻，從裡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病症，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識得

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拿出一弔錢來與何九，打發眾火家去。【張評】又照管眾伙家。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眾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弔孝相送。【張評】步步映鄰舍，爲後文張本。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

【綉像本評】連此都可不必。

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卻和西門慶做一處。【張評】以下丟開武姓，單講西門，是《金瓶》正傳金蓮出身也。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房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廝，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張評】後門，九。自此和婦人情沾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

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張評】又照看家內。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讐解，地老天荒誰歇休？〔四〕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慢，颯颯涼侵扇。處處過端陽，家家共舉觴。【張評】自去年十月初十外，至此已半年矣。因西門一向在醉夢顛倒中，只暗暗叙來，至此一現也。

卻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張評】娘子上，忽添一「大」字。妙絶。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張評】潘媽媽前何不到武大家？今忽便來，總之寫盡武大，寫盡人情也。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張評】後門，十。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

【繡像本評】王婆妙舌，應是曼倩一流人。

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嘈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便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五〕，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張評】寫淫婦人不孝處，可殺。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看預備。

【繡像本評】帶孝不出真心，虛文原是可省。

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張評】後門，十一。婦人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揀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不來揀採。」【張評】不知者止云寫金蓮惡，知者則云玉樓已來了也。西門慶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穩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拿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

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

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兒，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張評】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剌剌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張評】爲武二來遲作証。武二來遲，以便未娶金蓮，又先娶玉樓。文字騰挪，固有如此。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廚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鵝嗄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

疊股而飲。

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卻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鬢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張評】看官試想：此曲何故唱來？而唱曲又何必此曲？試想三日何妨？蓋兩喚梅香，而春梅呼吸欲動。

【綉像本評】只一詞，便見金蓮自寫百種嫵媚。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張本墨評】卻是罵死了潘六兒。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張評】直照雪夜琵琶。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張評】對下文鬼卦。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張本墨評】淫棍心事在此種種享受。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

【綉像本評】何福能消？

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張評】一語罵盡。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簟枕涼，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忽又偷來火隔牆。
粉蝶探香花萼顫，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珍重檀郎莫背忘。〔六〕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張評】簾子，十五。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纔散。正是：【張評】明眼人必知此數語，記西門自此日去，爲下回地耳，全非寫此日歡情。

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張評】婆玉樓矣。

文禹門云：武大死於金蓮之手，實先死於王婆之口，後死於西門之藥，是三人者，情有分別，罪無差等也。貪財好色，神昏意迷，有一礙手礙眼之人，竟非殺之而不快，是殆亦騎虎之勢，不得不然乎？夫以潘金蓮之狠，西門慶之兇，王婆子之毒，凡有血氣者，讀至此未有不怒髮衝冠，切齒拍案，必須將此三人殺之而後快。何得輕輕放過，而令其驕奢淫佚，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惡人富而淫人昌，作者豈真有深仇大恨，橫亘於心胸間，鬱結於肚腹內乎？而故爲此一部不平之書，使天下後世之人，咸有牢騷之色，憤激之情乎？然則看此書者，亦可冷眼觀之矣。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懶畫眉〕。

〔二〕綉甲、綉丙本無〔右調懶畫眉〕五字。

〔三〕「備了」，綉像本作「買了」。

〔四〕「誰歇休」，綉像本作「難歇休」。

〔五〕「在那邊等，便連忙……」。綉像本作「在那邊等候，連忙……」

〔六〕「背忘」，綉乙本作「肯忘」。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上文言看打春至六回終，皆是爲一金蓮不惜費筆費墨。寫此數回大書，作者至此當亦少歇，乃於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層層脫卸下來，至此又重新另運身氣力，運身智慧，又寫此一篇花團錦簇之文，特特與第一回作對，其力量亦相等。人謂其精神不減，何其不歇一歇？知他於上文遇雨文內，即已一路歇來，至此乃歇後復振之文。讀者妄便被他瞞過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則益信前遇雨文字爲層層脫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爲名，是金蓮、瓶兒、春梅爲作者特特注意欲寫之人，乃前文閒講，便出瓶兒，恰似等不得寫金蓮便要寫瓶兒者。乃今既寫金蓮，信不寫瓶兒，信又寫一玉樓。夫必寫一玉樓，且再詮其文章奇極，欲急故緩，不肯使人便見瓶兒之妙。第問其必寫玉樓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樓之名非小名，非別號，又非在楊家時即有此號。乃進西門家，排行第三，號曰玉樓，是西門慶號之也。「號」之云者，作妾之別說也：即此「玉樓」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淚洗面，欲生欲死也。乃「玉樓」二字，固是作者爲之起也，非真個有一西門慶爲之起此名也。作者意固奈何？語有云：「玉樓人醉杏花天」，然則「玉樓」者，又「杏花」之別說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邊仙種，本該住雲霄之上，忽因雪旦，幾致零落。見其一種春風，別具嫣然，不似蓮出污泥，瓶埒爲無根之卉也。觀其命名，則作者待玉樓，自是特特另寫筆墨，寫一絕世美人，高爽妾一等。見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高置之於冷淡之地，使之含羞抱屈，云不肯學好，又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樓者，正復不少。則作者胷亦少寄意於玉樓乎？況夫金瓶梅花，三占三春，而玉樓春占

必不與之爭一日之先，然至其時日，亦各自有一番爛漫，到那結果時，梅酸杏甜，則一命名之間，而後文結果皆見。要知玉樓在西門慶家，則亦雖有如無之人，而西門慶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財而已。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爲玉樓有錢作襯。而玉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恥之財，總之良心喪絶，爲作者罵盡世人地也。夫本意爲西門貪財處寫出一玉樓來，則本意原不爲色，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書本意也。

寫玉樓必會月琴者，是一眼早覷定金瓶梅與玉樓數人同歸一穴之後，當如何如何令其相與一番，爲吳神仙一結地步也。則一月琴，又是作者弄神弄鬼之處也。

金蓮，琵琶爲妬寵作線；玉樓，月琴爲翡翠軒作地。翡翠軒必用月琴者，見得西門對面非知音之人，一面寫金、瓶、梅三人熱處，一面使玉樓冷處不言已見，是作者特借一月琴，將翡翠軒、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玉樓傳中也。文字神妙處，誰謂是粗心人可解？

若云李花喻玉樓是我强扭出來的，請問何以必用薛嫂說來？本在楊家，後嫁李家，而李衙內必令陶媽媽來說親事也。試細思之，知予言非謬。

然則後春而開者，何以必用杏也哉？杏者，幸也，幸其不終淪沒於西門氏之手也。

然則金瓶梅何言之？予又因玉樓而知其名金瓶梅者矣。蓋言雖是一枝梅花，春光爛漫，却是金瓶內養之者。夫即根依土石，枝撼烟雲，其開花時，亦爲日有限，轉眼有黃鶴玉笛之悲，奈之何折下殘枝，能有多少生意？而金瓶中之水，能支幾刻殘春哉？明喻西門之炎熱，危如朝露，飄忽如殘花，轉眼韶華，頓成幻景。總是爲一百回內，第一回中色空財空下一頂門針，而或謂如禱杌之意，是皆欲强作者爲西門開帳簿之人，烏知所謂金瓶梅者哉。

於春光在金瓶梅花時，却有一待時之杏，甘心忍耐於不言之天，是固知時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凉世態，均不能動之。則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絶，而又教世人處此炎凉之法也。有此一番見解，方做得此書出來，方有玉樓一個人出來。誰謂有粗心之人，止看得西門慶又添一妾之冤於千古哉？

讀至此，然後又知先有卓丟兒，所以必姓卓也何則？夫「丟兒」一固云爲孟三姐出缺。奈何必姓卓哉？又是作者明明指人以處炎凉不動之本也。蓋云要處炎凉，必須聽天由命，守運待時。而聽天由命、守運待時豈易言者哉。又必卓然不動，持守堅牢，一任金瓶梅花笑我，我只是不爲所動，故又要向「卓」字兒上先安脚跟，牢定死下工夫也。故三娘之位，必須卓姓先死守之，以待玉樓也。

玉樓必自小行三，而又爲三娘者，見得杏花必待三月也。

作者寫玉樓，是具立身處世學問，方寫得出來。而寫一玉樓，又是教人處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印空，猶是末着，見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後寫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猶是爲不能如玉樓之人，再下一轉語，另開一法門也。

瓶兒於竹山進讒時，一說即信，壞在容易信。玉樓於張四進讒時，屢說不信，壞在不肯輕信。此何故也？瓶兒悔墻頭之物，輕輕失去，心本悔矣，故一說即入；玉樓爲薛嫂填房之說着迷，心已迷矣，故屢說不致。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用筆深淺皆到。

其前文批玉樓時，亦嘗再四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見及此，到底隔膜一層，今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曉暢，彼此貫通，不煩思索而勸懲皆出也。如月娘以「月」名者，見得有圓有缺，喻後文之守寡也；有明有晦，喻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賢時，有妬時也。以李嬌兒名者，見得桃李春風墻外枝也。以雪娥爲名者，見得與諸花不投而又獨與梅花作祟，故與春梅不合而受辱守備府；是又作者深恨

歲寒之凌冽，特特要使梅花翻案也。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離騷》，無處發洩，所以著書立說之深意也。至瓶兒則爲承注梅花之器，而又爲「金」之所必爭，「蓮」之所必爭者也。何則？瓶爲金瓶，未爲瓶之金，必妬此成器。即不爲金瓶，或銅或玉或窑器，則金又憤己不得爲金瓶以盛之，而使其以瓶兒之樣以勝我也，是又妬其勝己。【旁評】此等意皆具《寓意說》內。因原從玉樓一名看入，具另有數解可參，故並存之。而今值三伏，則瓶爲蓮用，故翡翠軒可續以葡萄架；而三冬冰凍，瓶不爲蓮用，故琵琶必彈於雪夜；而象棋必下於元宵前後也。此蓋因要寫一金蓮妬死之人，故名瓶兒，見其本爲一氣相通、同類共事之人，而又不相投者也。至於春梅，則又作者最幸有此，又最不堪此，故以兩種心事，寫此一人也。何則？夫梅花可稱全在雪裏寒歲臘底，是其一種雅操，本自傲骨流出，宜乎爲高人節婦忠臣美人。今加一「春」字，便見得爛熳不堪，即有色香當時，亦世俗所爭賞，而一段春消息，早已漏泄東風，爲幽人歲寒友所不肯一置目於其間者也。至於彤雲凍雪，爲人所最不能耐之時，倘一旦有一樹春梅，開於旭日和風之際，遂使從前寂寞頓鮮，此必寫春梅至淫死者，爲厭說韶華；而必使雪娥受辱者，爲不耐窮愁，故必雙寫至此也。夫一部《金瓶梅》，總是「冷」「熱」二字，而厭說韶華，無奈窮愁，又作者與今古有心人同困此「冷」、「熱」中之苦，今皆於一春梅發洩之，宜乎其下半部單寫春梅也。至於蕙蓮原名金蓮，王六兒又重潘六兒，又是作者特特寫出。此固一金蓮，彼又一金蓮。（尋）來者一金蓮，（尋）去者又一金蓮，眼前淫婦人，比比皆同，不特一潘氏爲可殺也。況乎有潘金蓮而宋金蓮不得仍名金蓮，且不得再說金蓮，更不得再穿金蓮，即欲令其拾金蓮之舊，金蓮以爲金蓮，亦必不肯依。至後且不容世有一宋金蓮改名之宋蕙蓮，且死後並不容其山洞中有一物在人亡之遺下一只金蓮，則金蓮之妬、之惡、之可殺可割也。至於王六兒之品簫，更勝金蓮之品玉。而金蓮之一次討紗裙，又不如王六兒之夜夜後庭花。是雖有百金蓮不如一金蓮之潘六兒，又有一後來居上之王六兒，奪其寵、爭其能，睥睨其後，則一六兒又難敵無窮無盡勝六兒之

六兒。然淫婦之惡，莫過於潘金蓮，故特特著之於《金瓶梅》，使知潘金蓮者可殺可割。而淫婦之惡更有勝於潘六兒者，故又特特著此《金瓶梅》，使知凡爲淫婦之惡，更殺不足割不盡也。所以兩金蓮遇而一金蓮死，兩淫婦不並立。兩六兒合而迷六兒者去，兩陰不能當兩斧效立見也。作者所以使蕙蓮必原名金蓮，而六兒後又有一六兒也。至於陳敬濟，亦有深意，見得他一味小殷勤，遂使西門、月娘被他瞞過，而金蓮、春梅終着了他的道兒也，故謂之「敬濟」。而又見陳洪當傾家敗産之時，其子苟有人心，自當敬以濟此艱難，不敢一日安枕下食，乃敬濟如此。西門有保全扶義之恩，而其婿苟有人心，自當敬以濟之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負行，而敬濟又如彼。至若其父爲小人，敬濟當敬以干蠱，濟此天倫之醜。其岳爲惡人，敬濟又當敬以申諫，以盡我親親之誼。乃敬濟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嗚呼，所謂「敬濟」者，安在哉？至其後做花子、做道士，一敗塗地，終於不敬，其何以濟？宜其死而後已也！則又作者特地爲後生作針貶也。至於秋菊與梅蓮作仇，而玉蕭與月娘作婢，又以類相反而相從也。李桂姐爲不祥之物，雜本之人，蓋桂生李上，豈非不祥雜本？而吳銀兒言非他的人兒，皆我的銀兒也。若夫愛月，則西門臨死相識之人，去其死時爲日不久，大約一年有餘，言論月論日的日子，死到頭上，猶自斯喪也，猶姦淫他人也。銀瓶有落井之讖，故解衣銀姐，瓶將沉矣；月桂生炎凉代嬗之時，故趨炎認女，必於月娘，而即於最炎時露一綫秋風；若夫桂出則蓮彫，故金蓮受辱即在梳櫳桂兒之後；而衆卉成林，春光自盡，故林太太出，而西門氏之勢已鐘鳴漏盡矣。他如此類，義不勝收。偶因玉樓一名打透元關，遂勢如破竹，觸處皆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即批者亦肺腑皆暢也。文章當攻其堅處，一堅破而他難不足爲敵矣，信然信然。其寫月娘爲正，自是諸花共一月：李花最早，故次之；杏占三春，故三之；雪必於冬，冬爲第四季，故四之；蓮於五月勝，六月大勝，故五排而六行之；瓶可養諸花，故排之以末；而春梅早雖極早，却因爲蓮花培植，故必自六月遲至明年春日，方是他芬芳吐氣之時，故又在守備府中方顯也；而蓮、杏得時之際，非梅花

之時，故在西門家只用影寫也。

玉樓爲處此炎涼之方，春梅爲點此炎涼之案，是以二人結果獨佳。以其爲春梅太爛漫了，故又至淫死也。此回內出春梅，人知此回出春梅爲巧，不知其一回中，已於「大丫頭」三字內已出了春梅。此處蓋又一淹映上文，然終是第二筆矣。於其第一筆，誰肯看之哉？試想無教大丫頭一筆在前，此處即出此一筆，有何深趣？甚矣，看文者休辜負了人家文字矣。

作者寫玉樓，不是寫他被西門所辱，却是寫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後文，純用十二分精采結果玉樓，則何故又使他爲西門所辱，爲失節之人？蓋作者必於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蠶室，孫子之刖雙足，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騷不平之言於世，以爲後有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負才淪落於污泥也。且其受辱，必爲人所誤，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熱結」、「冷遇」之文。且必因泄機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點出「機不密則禍成」之語，必說「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爲史公之忍辱著書，豈如尋常小說家之漫肆空談也哉？

月琴與胡珠，雙結入一百回內。蓋月琴寓悲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傷心。故玉樓彈阮，而愛姐亦彈阮，玉樓爲西門所污，愛姐亦爲敬濟所污，二人正是一樣心事，則又作者重重憤懣之意。愛姐抱月琴而尋父母，則其阮途之哭，真抱恨無窮，不料後古而有予爲之作一知己。噫，可爲作者灑酒化因蠱矣。

詩曰〔一〕：

我做媒人實自能，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張評】含酸在此。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個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筭帳。便點點頭兒，喚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何如？」【綉乙本評】人情。【張評】則知卓二姐者，非三娘其人，乃三娘之名也。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

【張評】薛嫂必云「西門家中」，惡有所自取也。

【張評】身污途窮，所以著書。作者大意了了。

【綉像本評】小小一地名，亦下得恰好。

【綉像本評】引入穀，卻纔勒住，細細商量，鬆緊合宜。

【綉像本評】「孫歪頭」三字，寫得活現，恰像真有其人。

【綉像本評】段子曰緞，禮物曰買上一担，銀子曰許他幾兩，只數虛字說得毫不費事，想見立言之妙。

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綉乙本評】瞞四五歲，妙。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綉乙本評】好頓挫。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一〕。」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張評】早已爲翡翠軒三人作線也。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二〕：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隔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

着花廂兒去了。【張評】細。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張評】細。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綉乙本評】先入。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綉乙本評】遞局。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綉甲本評】爲何？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哎呀！保山，【綉乙本評】傳神。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丫鬟，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攛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攤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

這西門慶頭戴纏綜大帽，一撒鈎絛，粉底皂靴，【張評】富家氣象，卻是市井氣。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張評】只用媒人說，妙。「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個大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張評】即叫姑娘，妙甚。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

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

【綉像本評】先入念經做正題目，然後說到自己，說自己卻提出張四一段說得有條有理，有斤兩，有拿手，又帶巧話不板。

【綉乙本評】開口訣。我姪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張評】婆子意在此，西門慶意亦在此。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張評】是婆子要上門，非要玉樓上門也。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小人也來得起。」

【張評】幸得姑娘是孤身，若有眷屬，則此言如何？說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張評】插說，妙。「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

婦不用大官人相，【張評】一句「姪媳」。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張評】一句「官人」，總是銀子說話也。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

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匹白馬，玳安、平安【張評】平安于此帶出。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卻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張評】如見。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牆，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繡乙本評】好映帶。打布攪兩條。【張評】是布店。薛嫂推開朱紅橫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卓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張評】抹過張四。只這位娘子是大。【張評】姑娘大，又有娘子大，媒人口吻逼肖。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鋪子裡，一日不等銀子，銅錢也賣兩大簸羅。毛青鞋面布，【繡乙本評】異想。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張評】總是用筆靈活。一日

【繡像本評】偏在沒要緊處寫照。

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大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了，名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纔十二歲，【張評】隨手得出即出，不費手。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張評】惡極。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張評】我不知何故，看到此處，滿身痛快，要跳要舞。其文字之妙，我更批不出也。

【綉像本評】無意中點出春梅，冷甚，妙甚。

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但見：

月畫烟描，粉粧玉琢。【張評】一篇《洛神》。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腳，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張評】比金蓮妖淫之態，何如？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四〕，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張評】玉樓看迷處在此。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

【繡像本評】雖套語，用在此處，恰好。

【繡像本評】賣弄腳好處，妙在都不開口，只悄悄畫出。

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出三盞密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繡乙本評】舉止俏甚。遞與西門慶，道個萬福。薛嫂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裊子來，【繡乙本評】有疫。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拃，尖尖趫趫金蓮腳來，【張評】全與金蓮對照、翻案。穿着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繡乙本評】動人。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張評】何等正大、比偷娶、迎奸何如？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張評】二十四。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張評】六月初二。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張評】含着張四、妙。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張評】《金瓶》獨擅此能。我願作文者步步學之也。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

【繡像本評】滿肚皮要嫁，只三字盡出。

【繡像本評】寫出中意。

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綉乙本評】有含蓄。【張評】只問有人，夢裡不知作妾。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張評】又映敬濟。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個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個艾窩窩，【張評】是北方食物，又襯姑娘身分。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方纔出門，不在話下。【張評】閒情卻細。

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有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即走來對婦人說：

【綉像本評】說得活活落落，絶有意味，卻又妙在斬釘截鐵，模寫處真匪夷所思。

【綉像本評】口角宛然。

【綉像本評】句句良言，可惜爲破視而發。

「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户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除没上頭的丫頭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張評】自誤在此。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没有四五個。【張評】意曰：我固做大，只我能容人便是。不料後卻爲妾，所以後文含酸到地。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麽？」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張評】滿心填房。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評】玉樓爲人在是矣。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張評】滿心填房。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卧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

【綉像本評】先被婦人看破，後便語言無味。

【綉像本評】破語雖毒，卻嫌太直。

【綉像本評】此一破，尤不動人。

【綉像本評】護

局中夾出喜愛真情，妙甚。

【綉像本評】一「清」字傳冷落之神，令人絶倒。

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張評】滿心填房。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証：【張評】此處寫玉樓執迷，卻反映瓶兒待竹山之淺。

張四無端散楚言，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綉乙本評】伏後罵句。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

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張評】二十四日。西門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張評】二十六日。請十二位素僧，【張評】未與武大燒靈，先與楊宗錫燒靈。文字奇絶，幻絶。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鄰，來和婦人說話。此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廝伴當，並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張評】又出守備。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鄰舍，進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綉乙本評】酷肖。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綉乙本評】暗指姑娘。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

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没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裡，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有東西没東西，大家見個明白。」【張評】無數話總是東西，人情可嘆。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張評】又照金蓮，妙絶。他手裡有錢没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綉乙本評】好出脱。房子我没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麽銀兩來？」張四道：「你没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張評】然則又何必看哉？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腳，也要瞧不成？」

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來。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没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没錢〔五〕，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麽？」衆街鄰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張評】鄰舍偏理會得姑娘話，妙，人情。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麽。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六〕。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

【綉像本評】先讓張四與婦人鬧一陣，然後姑娘慢慢走出，絶有情景。

【綉像本評】此地無銀。

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綉乙本評】逼真。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虫，女生外向，【張評】然則兩人俱不姓楊。怎的一頭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没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筭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張評】三字妙絶。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怪不得您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娼根〔七〕，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强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張評】好住法。不然，何時是了。多虧衆鄰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廝伴當並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裡，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張評】西門娶玉樓，本意爲錢，故用張四一爭，以襯出之，非有閒筆寫張四也。衆鄰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都散了。

【綉像本評】罵得妙，纔像孫歪頭的婆子。

【綉像本評】收煞得妙。若等講清白了再扛擡，便呆矣。

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絳紗燈籠〔八〕，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服，騎在馬上〔九〕，送他嫂子成親。【張評】看官記清：後文看月娘如何送法。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縧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叠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張評】琴童必十五歲，可想後文。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並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絶。【張評】西門親戚，大都皆此等類。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張評】記清西廂房。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證：

乍覩多情風月標〔十〕，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張評】豐韵嫣然，自與金、瓶二人不同。

一

文禹門云：批書者，總以玉樓爲作者自況，不知從何處看出，而一口咬定，惟恐旁人不理會，時時點出，是可怪也。夫玉樓誠不愧爲佳人，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夫死不滿兩年，家資頗頗過得，宗保亦是乃夫胞弟，縱不能守，亦何必如此其亟，且又若此之草草也。豈一見西門慶，便魂飛魄散，如潘金蓮不能自主，如李瓶兒不能自由耶？婦人急色若斯，便非善良。做大做小，亦需採聽明白，楊〔張〕四之言不足信，有名有姓有財有勢

之西門大官人，一訪便知。縱然謀死人家親夫，事未宣布，彼月娘尚在，爲吳千户家女兒，琴童雖幼，亦可訪問出來。不能做大，且不做老二，抑屈於妓女之下，豈玉樓之初心乎？然何以一見便收插定也，謂非急色得乎？「貞節」二字，扣定婦人女子，未免頭巾氣。但有財如此，有貌如此，人皆仰而望之。乃一見一個白淨小伙，便以終身相許，雖非蠢婦人，亦是醜婦人，作者何取乎而以之自況也？或曰：玉樓爲媒人所誤耳。是誠然矣。自古英雄志士，一誤不能翻身，正自不一，矧一玉樓乎？玉樓不知而嫁之，爲玉樓惜可也。若作者明知西門慶不是東西，既自以爲玉樓，又何必定嫁西門，爲終身之玷乎？豈作者亦嘗爲仇人門下士乎？自比婦人，自比再醮之寡婦，自比誤嫁匪類之粗愚而美艷之婦人，果有其事，不得不振筆直書，憑空結構，我操其權，何必作此無味狡獪乎？我固謂所批有然，有不然。

二

文禹門又云：玉樓之未過門也，心滿意足；玉樓既過門也，水落石出，月娘在上，嬌兒在旁，豈無目者，而能默然乎？此正作者漏洞處，亦正作者討巧處。若寫得太重，便失玉樓性情；若寫得太輕，又非當時景況。故但以三日後「來往不絕」，含糊了之。閱者萬勿被他瞞過，遂謂此等事，作亦無妨，而誤盡蒼生也。須於無文字中求之，此兩日內，有大不順心，大不快活，許多事情，包藏其中。從此家反宅亂，從此家敗人亡，皆在此一關頭上。吁嗟乎！《金瓶梅》之誤人，正在此而不在彼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上垛」，綉甲、綉丙本作「上操」，形似而誤。

〔三〕「和你」，綉像本作「何你」，誤。

〔四〕「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綉像本作「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

〔五〕「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没錢」，「休」原作「你」，誤，今據綉像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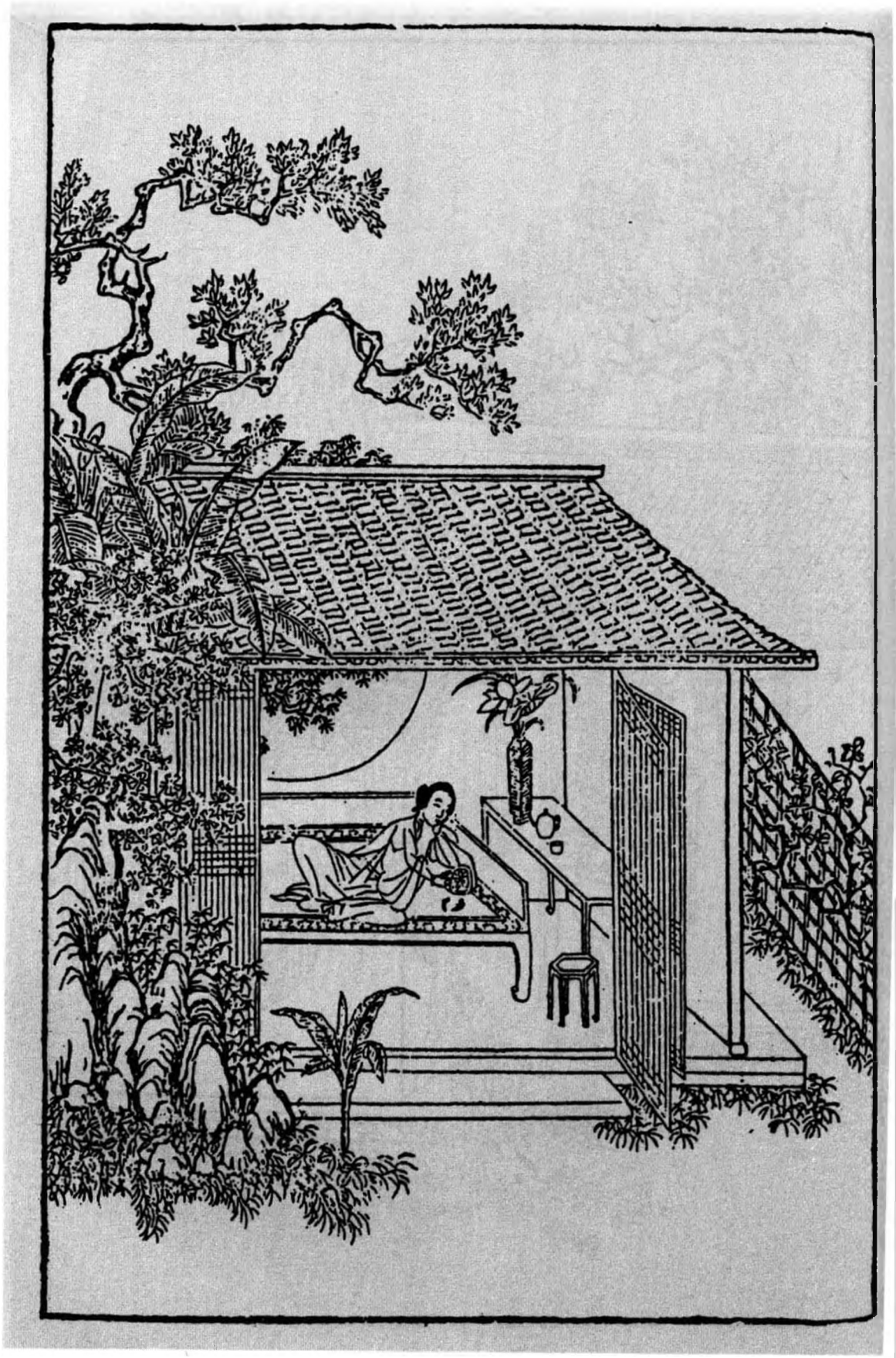
〔六〕「溫存」，綉像本作「溫克」。

〔七〕「賊老娼根」，綉像本「娼」作「倉」。

〔八〕「絳紗」，綉像本作「紅紗」，乙亥本、在茲堂本作「緣紗」，此當是「綠紗」之誤。

〔九〕「穿着青紗衣服，騎在馬上」，綉像本作「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

〔十〕「乍覩」，綉像本作「怎覩」。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二回寫娶玉樓，却只重寫娶家，不又家第一夜，此回寫宴金蓮矣。然則費却許方墨，寫一玉樓于上拉到家中宴罷矣，何以謂之責逞文字哉？然正接寫玉樓娶家，此句妻寫，此句會月娘衆人，勢必又是一篇文字。既累筆難寫，又今落金蓮矣。今看他竟不寫玉樓于上寫金蓮，然寫金蓮時，却句句是玉樓文字，句句責也。何則？金蓮處今落，玉樓處自熱熱也；玉樓處熱熱，觀西門慶之慕玉金蓮處更可知也。端午別金蓮，到六月初二，將近一月也。此將近一月中做的事，皆是相看玉樓，收拾下禮，次將近一月中此一場，豈無一刻閒工夫到六姐處哉？今既絕無消息，是夫娶之前已心喜玉樓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樓，六月十二即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內，既出不得工夫走動，十二至二十八，半月以內，又無一刻閒工夫哉？夫無閒何以至說起哉？

寫書童回說娶新人，說難丟玉樓，又回娶玉樓心中言語，不好去見金蓮；又恐玉樓看出破綻，一時心事有許多，欲進不前，故金蓮要使二次至七。則金蓮處一分分喜，是玉樓處一分熱鬧，文字活法之法，全在一筆是兩筆三筆也。

六月二日娶玉樓後，十三夜又說文約娶大姐。夫自二日至十二，僅十天，而十天內方說娶，一時便措置一件婚嫁事，三又在娶玉樓之時，一者見三日慶賀，二者見其事勢要，爲三日後娶大姐後者也。三後文只恨不早。寫天說人喜逢，又爲春梅回家作綫也。

看他寫玉樓管上兩行詩句，明明是以李花待玉樓，如教貧賤言者，若信教不負佳者也。

夫寫玉樓簪子何哉？當看其又寫金蓮簪子便知寫玉樓簪子。何則？玉樓簪上有詩，金蓮簪上亦有詩，觀金蓮簪上的詩必以「蓮」自喻，則知玉樓簪上的「杏」明是作者自言命名之意，恐人不知，又以金蓮簪襯出之。則知玉樓之名，信如子言，人自未細心一看耳。

此回內繳過兩件物事，又付出兩件物事：金蓮撕扇是收拾過前三番寫的扇子也；不來還我香羅帕之曲，又收拾過王婆所掏出之帕也。如云被風吹出油來，既現半日花樣，自然又要風吹散了它，自然搖擺天上，却何日消緣，何處安放他？至陪大姐一床與玉樓一簪，又特特爲敬濟嚴州一綫，而此處又襯玉樓宴爾，西門薄倖，金蓮幾乎被棄，武大險些白死。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無數文章，而又寫盡浮薄人情。一時間高興，便將人弄死而奪其妻，不半月，又視如敝屣，另去尋高興處，真是寫盡人情。

看此回寫武二遲了日子，因路上雨水，方知王婆遇雨是爲武二遲日作地，而武二遲日，蓋又爲娶玉樓作地也。不然，武二借一月便回，或兩月便回，西門一邊忙金蓮之不暇，何暇及玉樓哉？不知者謂武二來遲，是爲娶金蓮作地，知者謂爲娶玉樓作地。然則王婆遇雨，固原爲玉樓作地，未嘗爲武二作地。而前回脫卸玉樓，又不獨以王婆照薛嫂兒也。

燒靈必使和尚聽淫聲一段，總是爲金蓮妖淫處，隨處生情，沒甚深意；又特爲玉樓燒靈一對，愈覩其不堪也。

文嫂兒，蜂也。爲敬濟說親時，陳洪正勝，則是將敗未敗之芰荷，故蜂兒猶來。至後文，陳定作老僕，是其敗已敗定矣，止餘一芰菱則奈何？故止用薛嫂兒通信息也。

金蓮、玉樓之簪，已現後文。瓶兒又有棗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則有與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西門乃與伯爵司夢簪折。自是細針密綫之處。

詞曰〔一〕：

紅曙卷窗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閒睡起，到日高還未。　催花陣陣玉樓風，樓上人難睡。有了人兒一個，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膝。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張評】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儹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張評】已與遊舊家池館作呼吸。三朝九日，足亂了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廝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張評】照後文之熱處。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只在門首踅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恨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裹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凌波羅韈，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　倚着門兒，私

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覺困倦，就捱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没好氣。【綉乙本評】先點出。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得二十九個，便問：「那一個往那裡去了？」迎兒道：「我並没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餓痞，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咪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説，把這小妮子跣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説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説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張評】總是淫婦未有不悍者；又是淫婦相思中苦境。纔饒了他。

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張評】簾子，十六。也是天假其便，

【綉像本評】罵婦人之所必罵，故妙。

【綉像本評】打罵迎兒，已盡出一腔遷怒，又夾七夾八纏到武大身上，愛、想、惱、怒，一時俱見。

【綉像本評】欵一响，又重掐兩下作余怒，何等

搖着、何等想頭！

【綉像本評】問答語默惱笑、字字俱從人情微細幽冷處逗出、故活潑如生。

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綉乙本評】盡。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樁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二〕，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噴了三十夜。【張評】非寫金蓮這邊一月，卻寫玉樓那邊一月也，明眼人自知。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

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欵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張評】直接成衣得手，文章巧捷之妙，一至于此。

寫就，叠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張評】即插入偷娶正文。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肮胆的帳。」說畢，騎馬去了。

【綉像本評】語語刺骨。

【綉像本評】混語似可解不可解，解來卻妙。

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張評】又一月矣。等得杳無音信。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

【繡像本評】自供出牽頭，妙。

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誤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

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欵剔銀燈，睡不着，短嘆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張評】已爲雪夜一映。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緯屏〔三〕，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巴到天明，就使迎兒過間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

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腳下等勾多時，【張評】捱光時。西門慶不在王乾娘牆腳下哉！緩急二字，可笑。只見傅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個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張評】又影桂姐。且見得有了玉樓，便直欲棄了金蓮，愈慚愈不好去，寫浮浪負心如畫。不然，院中喧醉，豈是無暇至金蓮處一走哉？後文瓶兒亦常自院中回來夜會矣。可想。一夜

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构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張評】帶三分慚色。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

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張評】扇子四現矣。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張評】一恨。怎的把奴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張評】二恨。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張評】三恨。那裡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閒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縐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張評】點明新郎行徑，非單寫金蓮恨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

【綉像本評】沒要緊，寫來偏像。

【綉像本評】專在插科打諢處討趣。

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觀看，卻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張評】此處將玉樓命名之義說明。【張評】將簪一點，固是又照玉樓，卻又伏綫千里矣。卻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個響榧子道：【張評】白描。「哥哥兒，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歲孩兒也不信！」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擲屎，出門交獺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張評】本意即出扇兒，卻又將簪子一間，此處纔出，然卻收拾已前扇子也。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張評】直繳上文，何等筆力。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傒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

婦人一面分付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餚，整理停當，拿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

慶觀看。卻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綫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綫潞紬水光絹裡兒、紫綫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並頭蓮辦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張評】試想：此辭亦有詩，卻是爲何？明金蓮之爲蓮，見玉樓爲杏無疑。手寫此處，眼照彼處。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張評】帶愧色，妙絶。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杯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張本墨評】潘金蓮第一次與西門慶磕頭，已以妾自居矣。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羣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急奔荒村〔四〕，閭巷内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五〕。到晚夕，二人盡力盤桓，淫慾無度。

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卻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張評】方知王婆遇雨之妙。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張評】一總前後事。在路上行住坐卧，只覺

【綉像本評】寫喜有態，此時若說「多謝你」等語，便淡而無味。

【綉像本評】寫

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了一個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張評】葫蘆的妙。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

這王婆拿着那封書，從後門【張評】後門，十三。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六〕，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密〔七〕，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

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張評】又出現惡業。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拿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竈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

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叅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磬搥敲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口兒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禿廝纏。」【綉乙本評】趣。

且說衆和尚見了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卧房與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張評】方是金蓮燒靈。恰似有人交姤一般。遂推洗手，止住腳聽〔八〕。【綉乙本評】真賊禿。只聽得婦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撾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了一身艷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藥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並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張評】簾兒，十七。至此方了簾子。影影綽綽，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撾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撾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已燒過了，還只顧撾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没燒過。」〔九〕西門慶聽見，一面

【綉像本評】燒夫靈可數語而了，卻播出一段有聲有色情境，可見筆墨之妙無窮，但患人思路窄耳。

【綉像本評】又烘染一筆。

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閻黎縶壁聽淫聲。
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文禹門云：自此以下皆翻案文字矣。武松縱不能殺西門慶，武植斷不能饒潘金蓮。姦夫淫婦，倖逃法網者，間或有之；姦夫淫婦，白頭偕老者，吾未之前聞。其合也，既不以正，相守也，亦不能常，此當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試觀金蓮之惡，於打迎兒已露其機，慶兒之頑，於娶玉樓已開其漸。以金蓮之惡，配西門之頑，謂其竟能久處也，其孰信之？金蓮不淫殺西門慶，西門亦必淫殺潘金蓮，固不待武都頭之霍霍磨刀也。至於潘金蓮之偷陳，西門慶之再娶李，斯固意中之事，不足爲奇。若無其事，方是大奇。蓋兩善或有相濟之時，兩惡決無相容之勢。慎於始者猶不能保其終，出乎爾者反乎爾。

但看此回，有識者早已知其後矣，而無識者未之深思耳，只謂且顧眼前。夫且顧眼〔前〕之人，何可令看《金瓶梅》乎？不但《金瓶梅》不可與看，四書五經而外，是閒書皆不可與看。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不聽」，原作「不德」，形近而誤，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改。

〔三〕「緯屏」，原作「韓屏」，影松軒本作「韓屏」，均形近而誤，今據綉像本、本衙本、崇經堂本改。

〔四〕「客奔」，原作「急奔」，據上下文似不通，今據綉像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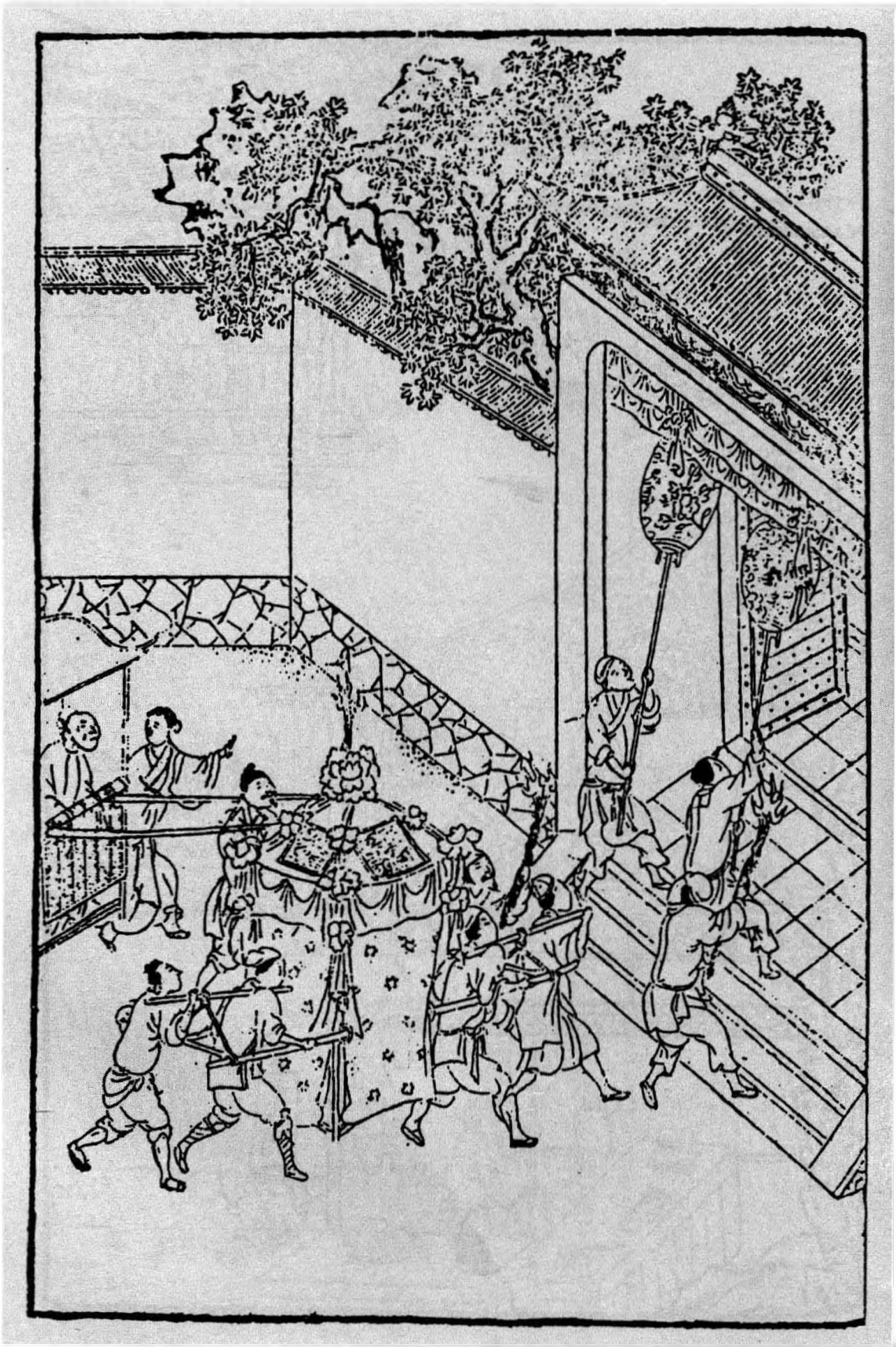
〔五〕「婦人家」，原作「那人家」，誤，今據綉像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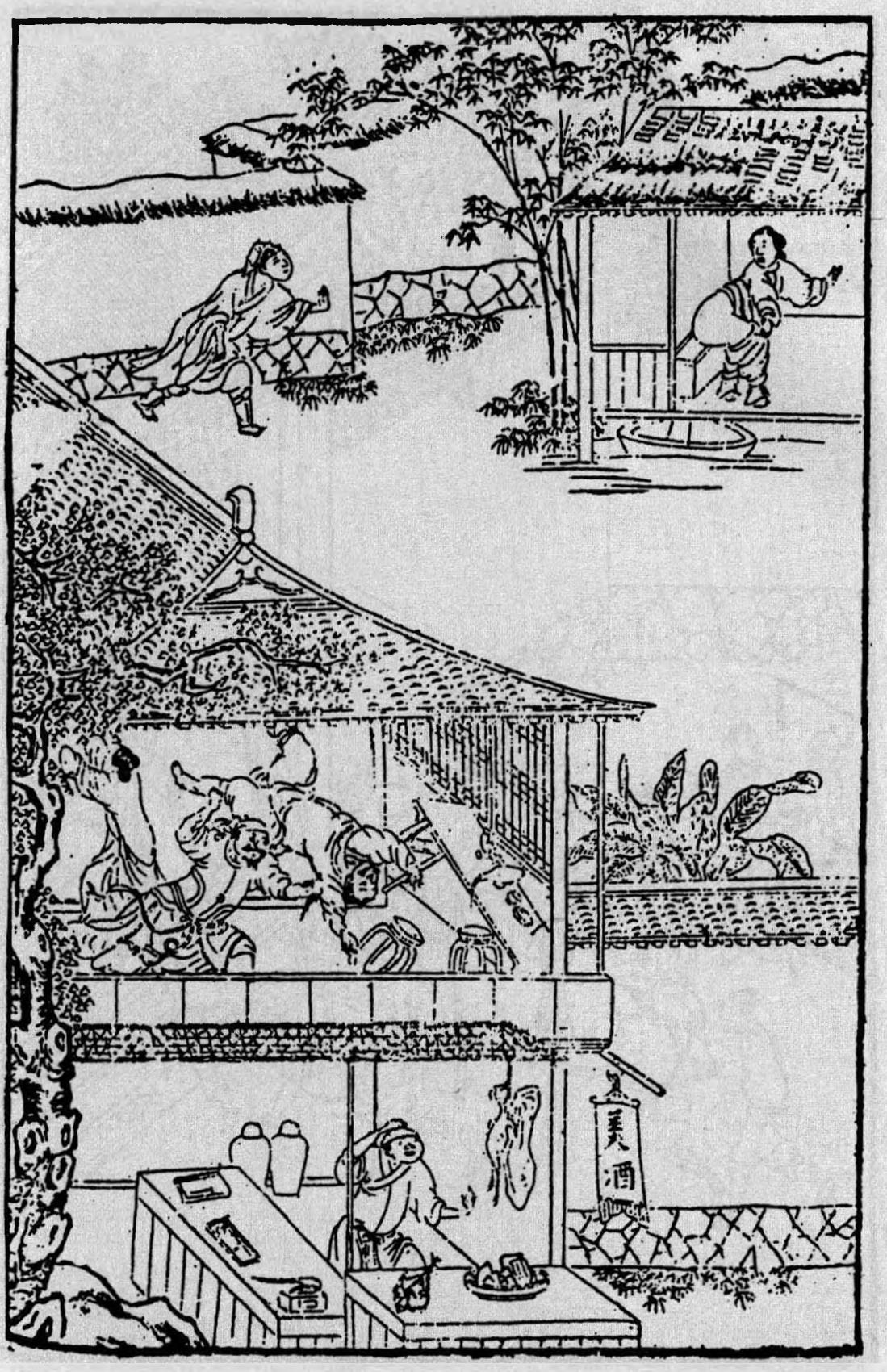
〔六〕「分開」，綉像本作「分門」，誤。

〔七〕「意密」，綉像本作「意海」。

〔八〕「止住」，綉像本作「立住」。

〔九〕「燒過」，綉像本作「澆過」，誤。




美酒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皂隸

此回金蓮歸花園內矣。須記清三間樓，一個院，一個獨角門，且是無人迹到之處。記清方許他往後讀。

此回偷娶金蓮，却是順出春梅；而出春梅時，必云「月娘房裡兩個丫頭：一個春梅，一個玉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內不曾在「大丫頭」三字中出春梅也。又恐無目者猶然不知，下又云「另買一個小丫頭」云云，明明說先有一個小丫頭，陪此「大丫頭」三字者，爲春梅也。予言豈不益信？亦如玉樓之名，觀其簪上詩句益信。

內將月娘衆人俱在金蓮眼中描出，而金蓮又重新在月娘眼中描出，文字生色之妙，全在兩邊掩映。故下文武二文字中，將李外傳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與《水滸》相左，爲世俗不知文者口實，乃於結處止用一「倒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滸》文字絶不礙手。妙絶，妙絶。

詩曰：〔一〕

感郎耽夙愛，着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情踪任久淹。〔二〕
于飛期燕燕，比翼誓鶼鶼。

細數從前意，時時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張評】爲後文冷王婆作映。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卻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纔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廝怎地兜達，我自有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就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壞凳舊衣裳，【張評】是武大家私。都與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他四句口號，〔三〕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後邊跟着老牽頭。【張評】爲後武二間人作地也。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張評】記清花園。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張評】必用此句，早又爲做濟下綫。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張評】又伏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杌，擺設齊整。【張評】忽然富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

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張評】則我云大丫頭內有春梅，觀此篇益信矣。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髮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張評】雪娥只借金蓮排五的原故，帶叙出。此事表過不題。

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腳。月娘在坐上，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每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嬝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綉乙本評】圓活艷麗可想。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强人愛他。」【張評】蓋是把一向的月娘點出，非單描金蓮也。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叫丫頭拿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

【綉像本評】二語於金蓮性情得其似。

【綉像本評】此一想若驚若妬，不獨寫月娘心事，盡金蓮美

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眾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艷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張評】此處貶嬌兒，卻是貶金蓮。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的幾點微麻，〔四〕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看在心裡。【張評】從金蓮眼內，將眾人都照出。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腳。凡事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沒入腳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眾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張評】映後「私僕」一回文字。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張評】映在武大家。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

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銷了房門，〔五〕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眾鄰舍，看見武松回

貌，而無意化作有意，且包盡從前之漏。

【綉像本評】有心人作用，非新媳婦三日勤。

【綉像本評】試看金蓮入門，而與月娘先親而后疏；瓶兒入門與月娘先忤而后合，即此可見君子小人交道，不可不慎。

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張評】百忙裡卻夾敘鄰舍。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攆綫。叫聲哥哥也不應，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

【綉像本評】寫迎兒愚蠢處，真不忝武大親生。

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綉乙本評】葫蘆得妙。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卻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裡去尋坟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

【綉像本評】一篇世情語，出脫得乾乾淨淨，非武松將奈他何？

【綉像本評】又埋怨兩句，甚妙。

你回家，〔六〕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

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綉乙本評】不哭，只沉吟，最肖。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絛，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張評】此文比伯爵洒土迷眼時何如？總是語語刺人家弟兄心內也。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旛紙繒，安排得端正。【綉乙本評】細。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張評】我也陪他一哭，不知何故？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餚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外後邊睡，〔七〕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

【綉像本評】只到此時方大哭，寫出豪傑堅忍真至性情，與兒女子不同。

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顧長吁氣。〔八〕那土兵鼾鼾的，卻似死人一般【張評】偏照管土兵到。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卻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

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張評】紙上有鬼出現。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卻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張評】又照土兵。于是咄咄不樂，只等天明，卻再理會。

【綉像本評】是不怕，卻又凜凜然，光景逼真。

看看五更鷄叫，東方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拿着個柳籠篾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張評】賊。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保你們打官司。」【張評】賊。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張評】寫出

【綉像本評】真認處，推托處，語語俱含挑撥意，鄆哥自賊。

武二精細。到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張評】賊。反襯捉奸。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卻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張評】妙。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卻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擡到家，待搗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張評】先藏過何九。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

【張評】三個「怎的」急接一「不知怎的」，又真與伯爵講打虎遙照。

【綉像本評】是小廝家激切、沒忌避口角。

【綉像本評】補得乾淨。

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張評】細。走到縣前，〔九〕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

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不放回家。【綉乙本評】老到。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綉乙本評】伏。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

【綉像本評】不知與誰計較，或曰家兄。

【綉像本評】分明受賄，卻說出一個道理，斷獄

之不可論理也如此。

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卻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

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這口惡氣。【張評】寫生。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只武二一番過臉來，〔十〕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恡眼，說道：「你要死卻是要活？」【綉乙本評】開口怕人。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腳，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僱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們閒帳。〔十一〕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慌。」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投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號的傅夥計半日移腳不動。【張評】襯出武二來。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

【綉像本評】語趣甚，且肖其爲人。

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弄兒，或是官吏打

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卻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

【繡像本評】忙中不苟。

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拔步撩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心起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裡還說得出話來。【張評】描神。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腳把桌子踢倒，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個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强掙起身來，就要往樓下跑。武二一把扯回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裡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說也不說。」早颼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着樓窗兒往外只一摔，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裡。武二隨即趕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

武松在前樓行兇，嚇得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窗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腳，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卻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裡。」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住他〔十二〕，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並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卻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綉乙本評】脫卸得妙。【張評】爲《水滸》留地步也。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讓，〔十三〕郭六生兒鄭九當。〔十四〕

文禹門云：此回脫卸《水滸傳》，歸入《金瓶梅》正傳。李外傳之傳，讀作去聲，方合本旨，故用之以脫卸西門慶。《水滸》爲裡傳，此書爲外傳也。

獨是武松一口惡氣，未能出得，看者能勿快快乎？惟其快快也，方可與看《金瓶梅》。必須快快到底，方知《金瓶梅》不是淫書也。或曰：假耳，何必快快。予曰：既知是假，又何必看？第恐看到中間，又轉以爲真。斯不若快快者，尚有天理良心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情踪任久淹」，綉丙本作「情綜恁久淹」。

〔三〕「編他」，綉像本作「編了」。

〔四〕「稀稀的幾點微麻」，綉像本作「稀稀多幾點微麻」。

〔五〕「銷了」，綉像本作「鎖了」。

〔六〕「回家」，綉像本作「回來」。

〔七〕「後邊」，綉像本作「傍邊」。

〔八〕「只顧」，綉像本作「只是」。

〔九〕「縣前」，綉像本作「縣門前」。

〔十〕「引到僻靜巷，只武二番過臉來」，「只」，綉像本作「口」，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內」，皆從上句讀。

〔十一〕「閒帳」，影松軒本作「混帳」。

〔十二〕「收住他」，綉像本作「收籠他」。

〔十三〕「張公讓」，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均作「張公釀」。

〔十四〕此後綉像本尚有「世間幾許不平事，都付時人話短長」二句。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此回收拾武松，是一段過接文字。

妻妾玩賞，固是將上文諸事諸人一鎖，然却又早過到瓶兒處也。文字如行雲冉冉、流水潺潺，無一沾滯死住，方是絶世妙文。

止是出瓶兒妙矣，不知作者又瞞了看官也。蓋他是順手要出春梅，却恐平平無生動趣，乃又借瓶兒處繡春一影，下又借迎春一影，使春梅得寵一事，便如水光鏡影，絶非人意想中，而又最入情理；且瓶兒處不致寂寞，西門步步留心，垂涎已久，而金蓮得寵，惹嘲生事與氣驕志放，以致私僕，一筆中將諸事皆盡；而又層層深意，能使芙蓉亭一會如梁山之小合泊，金、瓶、梅三人一現在，一傍侍，一趁來，俱會一處，儼然六房婢妾全勝之時也。天下事固由漸而起，而文字亦由漸而入，此蓋「漸」字中一大結果也。

講瓶兒出身，妙在順將伯爵等一映，使前後文字皆動，不寂寞一邊。文字中真是公孫舞劍，無一空處。而穿插之妙，又如鳳入牡丹，一片文錦，其枝枝葉葉，皆脉脉相通，却又一絲不亂。而看者乃又五色迷離，不能爲之分何者是鳳，何者是牡丹，何者是枝是葉也。

詞曰：〔一〕

八月中秋，涼颸微逗，芙蓉卻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鬧新妝，園林散步頻攜手。　折得花枝，寶瓶隨後，歸來玩賞全憑酒。三盃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張評】上半闋收拾金蓮文字，下半闋爲瓶兒插筍也。

右調〔踏莎行〕〔二〕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拿去縣裡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張評】百忙裡又出胡老人。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裡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

【綉像本評】劈空點綴，令人絶倒。

【綉像本評】世事往往如此。

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並酒保、唱的一班人，當廳跪下，縣主番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

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廝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願償此人誤傷之罪。」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個皂隸，把武松拖翻，雨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冤道：「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强，抵賴那個？」喝令：〔三〕「好生與我拶起來！」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並忤作里鄰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間毆，拳打腳跌，〔四〕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臀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

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户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頌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鬬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見証，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擬武松合依鬬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並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

【繡像本評】招卷之不得情實，古今如此。

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姦娶潘氏，並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廝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也盡知了。」〔五〕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並嫂潘氏、王婆、小廝郓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肉與他吃。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道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腳。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並使家人來旺，【綉乙本評】伏。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張評】蔡太師，一現。連忙賫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

【綉像本評】好個愛賢宰相。

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

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儻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鄰舍，上户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逦往孟州大道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

【張評】一總處繳金蓮，卻是接瓶兒。

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張評】四字單謂春梅。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筋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玳安，【張評】必用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拿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並花兒與西門大娘戴。」【張評】纔完金蓮，便是瓶兒合算，所謂寶瓶隨後也。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張評】金蓮的角兒，卻步步寒酸。瓶兒自是富麗。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花家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綉乙本評】字字綿裡裹針。【張評】即入春梅、

【綉像本評】似爲瓶兒出算，卻

又暗伏收春梅機緣。纔索之妙，令人不測。

捷甚。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個溫存性兒。〔六〕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張評】敘述處垂涎已久。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

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綉乙本評】照映。梁中書與衆人各自逃生。〔七〕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綉乙本評】伏。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個，每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正是：【張評】爲子虛爲事張本。

紫陌春光好，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

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在口裡吞放，〔八〕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情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綉乙本評】未必無心。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綉乙本評】不丟開，寫出貪心。他跟出來，卻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綉乙本評】解心人。如何遠打週折，指山說磨，拿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更覺美愛無加。謾謾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有

【張評】本爲春梅定情，卻能使瓶兒情事活跳，一筆作無數筆用。不知是借瓶兒出春梅，不知是寫春梅映瓶兒，妙絶。

【綉像本評】牽枝扯葉，語語含情，卻語語露，何物文人，寫寫至此！

【綉像本評】金蓮有心擡舉春梅，故一說便肯。

〔西江月〕爲証：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瑩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碎。玉腕欵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

潘金蓮自此一力攛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竈，只叫他在房中鋪床叠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兩隻腳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本聰慧，〔九〕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張評】雪娥不知也。秋菊爲人濁蠢，不諳事體，婦人常常打的是他。正是：

瓦雀鶉衣燕紫頷，　紛紛弄語共爭喧。〔十〕

雖然無數同飛鳥，〔十一〕貴賤高低不一般。

文禹門云：潘金蓮入門矣，春梅入室矣，李瓶兒隔墻消息已動矣。武松已去，正西門慶得志時也。作者至此，振筆直書，閱者自此，縱目流覽。曾亦思：孟玉樓是誰來的，潘金蓮是劫來的，李瓶兒又是奪來的。時勢如此，尚何言乎？天道如斯，尚可問乎？

今之世上，果有西門慶乎？而吾未見其人也。今世竟無西門慶乎？而吾曾聞其事也。西門慶故無如我何，

我又奈西門慶何哉！西門慶縱奈我何，我又將西門慶若何哉！於是，有痛恨西門慶者，吾謂不必恨也；有羨慕西門慶者，吾謂不必羨也。恨之者不願爲西門慶，羨之者亦不能作西門慶。諺語有云：閒將冷眼觀螃蟹，看爾橫行到幾時？

附記：幼年即聞有此書，然未嘗一寓目也。直至咸豐六年，在昌邑縣公干勾留，住李會堂廣文學署，縱覽一遍，過此則如浮雲施散，逝水東流。嗣聞原板劈燒，已成廣陵散矣。在安慶書肆中偶遇一部，索價五元，以其昂貴置之。邵少泉令尹知予有閒書癖，多方購求，竟獲此種，交黃僕寄來。惜被鄒隽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光緒五年五月十日閱此本於南陵縣署以約小屋中。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踏莎行〕。

〔二〕〔右調踏莎行〕，綉甲、綉丙本無。

〔三〕「尚還口强，抵賴那個？喝令……」，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尚還口强胡賴！縣官喝令……」

〔四〕「腳跌」，綉像本作「腳踢」。

〔五〕「我也盡知了」，綉像本「也」作「已」。

〔六〕「溫存性兒」，綉像本作「溫克性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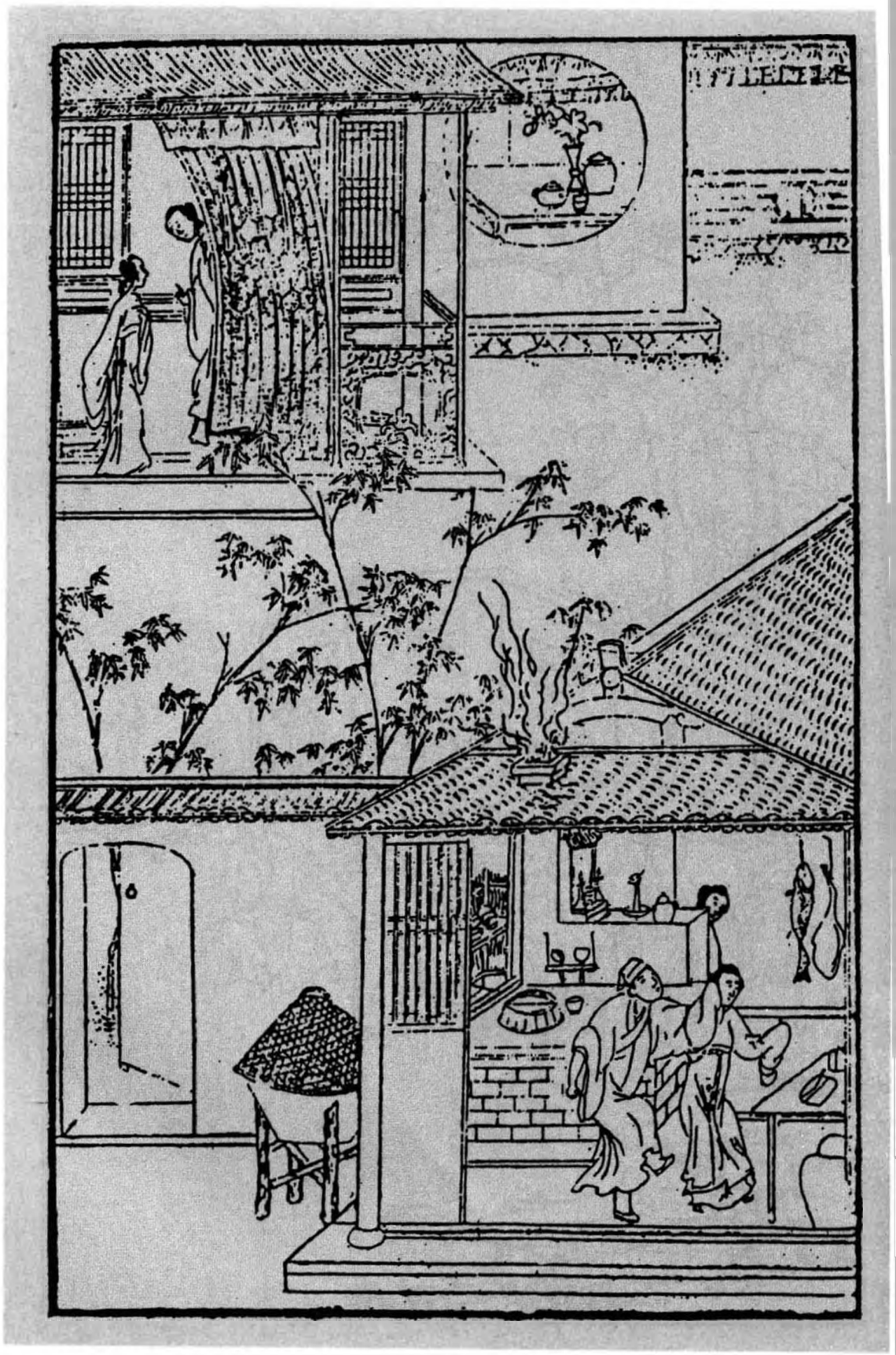
〔七〕「同衆人」，乙亥本、在茲堂本作「與衆人」，綉像本作「與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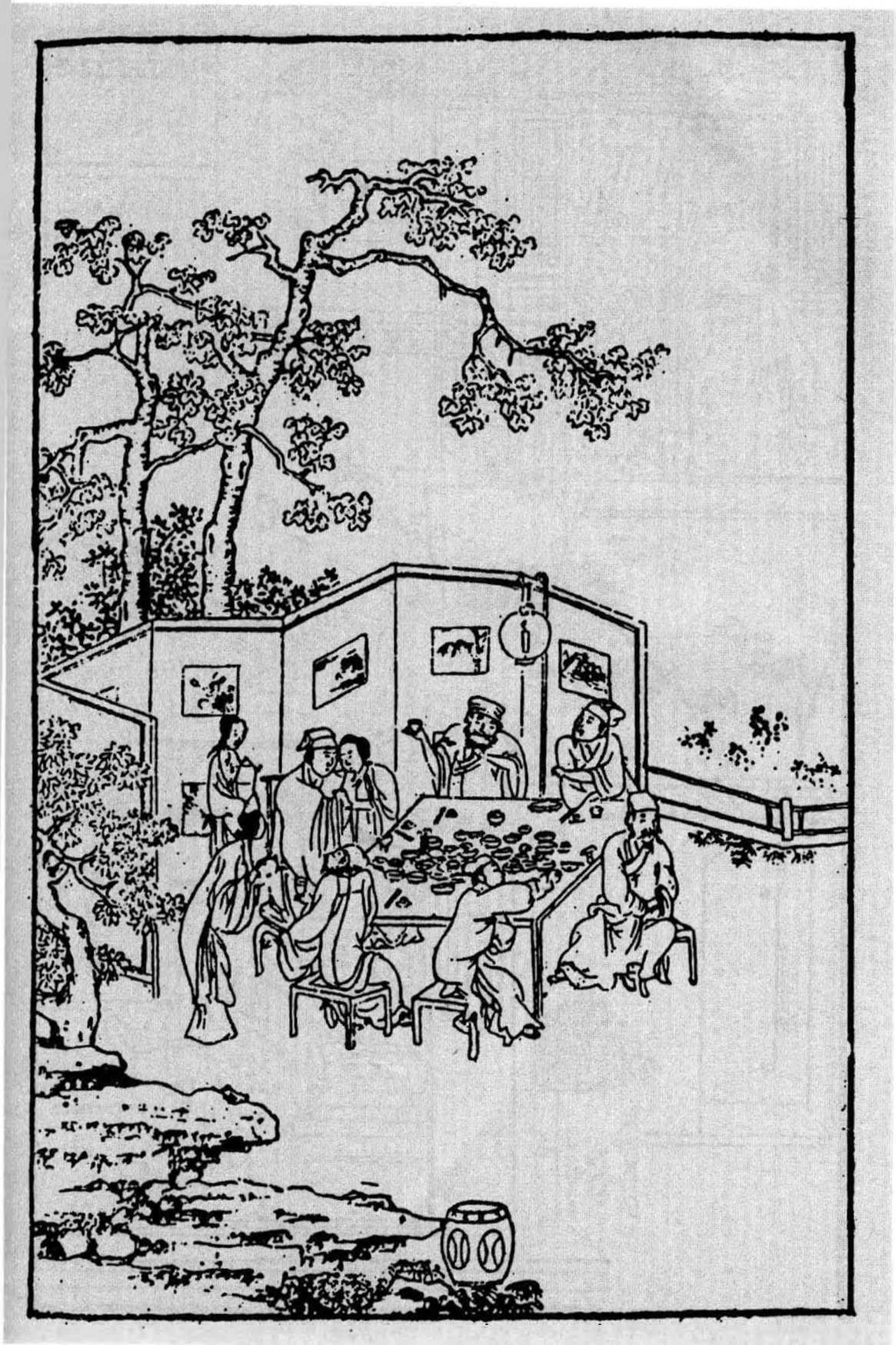
〔八〕「在口裡」，綉像本作「往口裡」。

〔九〕「本聰慧」，綉像本作「性聰慧」。

〔十〕「瓦雀鶉衣燕紫頷，紛紛弄語共爭喧」，綉像本作「燕雀池塘語話喧，蜂柔蝶嫩總堪憐」。

〔十一〕「無數」，綉像本作「異數」。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此回文字，上半明明是寫金蓮得寵，却明是寫春梅得寵，蓋前文寫西門之於金蓮，已不啻如花如火矣。過此十三回內，又是瓶兒的事，是寫其如花如火者，又皆瓶兒之如花如火者也。然則必出春梅於瓶兒之前，見得其與金蓮同功一體、生死共之，不得不先寫春梅也。夫先寫春梅，止云收用而已，畢將春梅較蕙蓮、來爵媳婦之不若，何以爲之金瓶梅哉？固知此與雪娥生波起浪，皆是作者特寫春梅地步。見得此日春梅，已迥非昔日之春梅，而雪娥夢夢自不知之，宜乎有許多閒事。是故此回雖寫金蓮私僕作火種，却是爲春梅作一番出落描寫也。

寫春梅全帶三分傲氣，方與後文作照。

寫與雪娥淘氣處，偏不一番寫，偏用玉樓來截住上文，少歇另起，且必於第二日另起。人知金蓮進言之妙，不知作者且特特寫一玉樓與金蓮翻案，針鋒反映，見得作孽者自作孽，守分者自守分。然則如無風起浪之金蓮、春梅，固不足論，而即如凡有炎涼之來，我不能自守，爲其所動者，肯自討苦吃也。故後文處處遇金蓮悲憤氣苦時，必寫玉樓作襯。蓋作者特特爲金蓮下針砭，寫出一玉樓，而特特爲如金蓮者下針砭，始寫一玉樓也。

寫起事之因，作兩番寫；寫打雪娥亦作兩番寫；淘氣，亦必春梅、雪娥鬧一番，再寫金蓮、雪娥鬧一番。見得如此淘氣，而月娘全若不聞，即共至其前，亦止云「我不管你」，又云「由他兩個」。然則寫月娘真是月娘，繼室真是繼室，而後文撒潑諸事，方知養成禍患，尾大難掉，悔無及矣。故金蓮敢於生事，此月娘之罪也。看他純用陽秋之筆寫月娘出來。

一路寫金蓮用語句局住月娘，月娘落金蓮局中有由來矣，其偏愛聲口如畫，又見不待瓶兒初來，方見也。欲寫梳籠桂姐，却從子虛處出來。一者一照瓶兒，二者又點結會，三者又襯銀兒，子虛一邊不言中的情事又現成、又幽折，且並不費力，乃原在芙蓉亭會內，敘瓶兒後數語，現成鍋竈中來，妙妙。行文之樂，至此何如？

未寫瓶兒，乃又夾寫一桂兒，見得西門作孽，惟日不足，而色欲一道爲無所底止。一部大書，皆是此意。下棋一段爲是閒情，却又是明明爲琴童描寫一事在前，庶後文一提而看官心頭眼底已如活見，不待至金蓮叫入房中而後知之也。文情狡猾，一至如此。

詩曰：〔一〕

六街簫鼓正喧闐，初月今朝一綫添。【張評】桂、月一脈在此。
睡去烏衣驚玉剪，鬪來宵燭渾朱簾。
香綃染處紅餘白，翠黛攢來苦未甜。
阿姐當年曾似此，從他戲汝不須嫌。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張評】數語將西門慶家金蓮一描，直貫至撒潑後。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張評】陪春梅一句。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凳，鬧狠狠的模樣。【張評】寫盡春梅。那孫雪娥看不過。假

意戲他道：「怪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綉乙本評】禍從此一戲罵起。春梅正在悶時，聽了這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廝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聽得。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他還說娘教爹收了我，俏一幫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張評】又緩一緩，方不突然。文情周匝，妙甚。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綉乙本評】沒心人多少快活！笑嘻嘻道：【張評】寫玉樓，每于金、梅鬪氣處，便入相形。信乎玉樓，爲作者特地寫一處炎涼之方也。「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得了不得。三姐，你在那裡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裡走了走來。」【張評】偏刺金蓮。金蓮道：「他與你說些甚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張評】又刺金蓮。言下則有仙子鬼怪之分矣。金蓮心雖懷恨，口裡卻不說出。【張評】一頓。

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拿茶來。吃畢，兩個悶倦，就放桌兒下棋耍子。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綉乙本評】伏。【張評】直點琴童。「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髮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綫裙子，雙灣尖趫，紅鴈瘦小，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兩銀子。」【張評】可知以諸妓雜對六房，爲罵盡西門也。潘金蓮說道：「俺們倒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裡！」

【綉乙本評】劈空插入，尖甚。【張評】金蓮步步以此爲能，寫其惡便在二十分外，不知皆其文之口口血也。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張評】寫玉樓心事，步步含酸。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你往那裡去？我來了，你倒要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裡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裡下了兩盤棋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衣服，【張評】又頓。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天氣又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先回，使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坐下，【張評】又一頓。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甚麼？」金蓮道：「俺兩個自下一盤耍子，平白賭甚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問我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二人下了一盤，〔二〕潘金蓮輸了。【綉乙本評】輸得妙。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張評】又一頓。西門慶尋到那裡，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卻躲在這裡。」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睨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卻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張評】此色的圈子也。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張評】又一頓。不防玉樓走到根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

【綉像本評】金蓮撒嬌弄癡，事事俱堪入畫。每閱一過，輒令人銷魂半晌。

答話。」【綉乙本評】藕斷絲連。【張評】一語有心如畫，直與滿肚不快作接。遂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張評】又間一頓。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個照面兒，【張評】一面又逼入來。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香，預備澡盆浴湯，準備晚間效魚水之歡。【張評】一段淘氣的文字，卻只用閒筆一節節漾開。寫淫婦迷人，全在不覺處如畫。而文字亦天喬不凡，看他如此住一住，妙甚。

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竈，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或吃酒，或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廚下去拿，此不必說。【張評】點得無迹，自有龍門之妙。

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去。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綉乙本評】好名色。【張評】言爲金蓮所迷也。觀餅湯名色可見。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什麼去？」【張評】數語全是依奉春梅。一片結納深意，非如後文漫間諸人，出自己意。春梅爲其所使在此。西門慶便問：「是誰說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綉乙本評】不便說出，更妙。你只不叫他

【綉像本評】一唱一和，都妙。

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繡乙本評】偏快。白不見拿來。【張評】寫婉人如畫。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張評】偏又使他去。以上一段是金蓮的話。

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裡等着哩，便罵道：「賊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張評】如聞其聲。說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飯，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蟲？」【張評】數語惹嘲，寫盡人家閒事。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毬淡！主子不使了來，那個好來問你要？【繡乙本評】妙在不卑不亢。有與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張評】寫春梅得寵，卻如此寫出。一隻手擰住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是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於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得黃黃的，【張評】是春梅氣象。扯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着，等他慢條廝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到被那小院兒裡的，【繡乙本評】輕嘴。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

【繡像本評】雪娥殊不自揣。

【張評】不憤「奴才」二字。說爹馬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粥兒不吃，平白地生發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張評】以上是春梅的話，然而金蓮亦是春梅的話。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綉乙本評】挑撥，冷。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

西門慶聽了大怒，【張評】着了圈子也。走到後邊廚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己照照？」【綉乙本評】罵得毒。【張評】寵春梅處，只如此寫出。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廚房門外，孫雪娥對着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喫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張評】他者，春梅也。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流，放聲大哭。

【綉像本評】往往反覆播弄。

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裡亂些什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了，踢了姑娘幾腳，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

頭怎的？」【張評】寫月娘偏愛金蓮處。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往廟上去不題。【張評】一層渲染春梅得寵，月娘錯愛處。以下再起一波。

這雪娥氣憤不過，正走到月娘房裡告訴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窗下潛聽。【張評】直對撒潑一回，以刺後文月娘，自致尾大不掉之患也。見雪娥在房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攛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還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齲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張評】又從雪娥口中，補出偷娶後之金蓮也。妙絶、妙絶。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攏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鷄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張評】月娘偏愛口角，如畫。孫雪娥道：「我罵他禿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没曾在竈上把刀背打他？【繡乙本評】此失時語。【張評】反襯春梅今日也。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到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張評】接下，妙極波法。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

【繡像本評】雖仇口，卻句句是金蓮實錄。

【繡像本評】小玉又先說一聲，偏在忙中搖攏。

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攏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繡乙本評】開口絶無一蔓，又突又冷。省得我攛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張評】將自己說完。論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張評】奉

承月娘，惡極。省得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綉乙本評】此句難說。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張評】可難西門，惡極。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張評】總是偏愛口角。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辨他不過。【張評】爲後文激發相照。明在漢子跟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撇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張評】寫偏愛。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張評】妙，有金蓮罵奴才聲在內。險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

【綉像本評】呆人沒得說，往往以此二字語扯白。

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綉乙本評】婦人慣用此技。哭得兩眼如桃，倘在床上。

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了頭伏侍，吃人指罵。」【張評】金蓮兩層文字，都是春梅文字下文方是爲私僕文字作引。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時，三屍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盡力【綉乙本評】二字惡。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扯住了，說道：「沒的大家【綉乙本評】二字公道。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

氣。」西門慶道：「好賊歪剌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箄！」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正是：

惟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出了氣，如何不喜。繇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張評】以上又一頓。

話休饒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張評】上文幾回文字，凡令十兄弟冷極，故此處映出。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張評】又一點睛。內官家擺酒，甚是豐盛。衆兄弟都到了。因西門慶有事，約午後纔來，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頃，西門慶來到，然後敘禮讓坐，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兩個妓女，琵琶箏篥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張評】本謂桂姐，又照管瓶兒，且隨手陪出銀姐，文字有七穿八達之妙。但見：

羅衣叠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調。箏排雁柱聲聲慢，板拍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兩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招颭般來磕頭。西門慶叫玳安〔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每人三錢〔四〕，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道：「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撥箏的是花二哥令翠，枸欄後巷吳銀兒。這彈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說的【張評】接入無痕。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如何推不認的？」【張評】又點嬌兒，總爲桂姐逼入。西門慶笑道：「元來就是他！我六年不見，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綉乙本評】便有意。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殷勤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與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好不辛苦。常時，也想着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閒。爹許久怎的也不來裡邊走走？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綉乙本評】老到。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便向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五〕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

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逕進构欄往李家去。【張評】一路寫桂姐，又是一種圈套，妙絶。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叠；撿屍場，屠鋪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搀；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胳膊都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得你到這裡？」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虔婆又向應、謝二人說道：「二位怎的也不來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閒。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西門爹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張評】夾寫虔婆。一面點茶，一面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綉乙本評】細。【張評】磨劍以出矣。旁邊陪坐。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綉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姊妹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

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曲，〔六〕何不請歌一詞，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應伯爵道：「我又不當起動，借大官人餘光，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動身。【張評】又是一種圈套。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腼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張評】上套了。文字總是情理。放在桌上，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綉乙本評】與坐着句相應。先令丫鬟收去，方纔下席來唱。這桂姐雖年紀不多，卻色藝過人。當下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綉乙本評】想宋時北妓如此。【張評】偏有此等點掇處。歌唱道：

〔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枸欄占上風。【張評】所以起月兒之妬。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嗓，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宮商，〔七〕滿座皆驚動。勝似襄王一夢中，勝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歡喜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拿五十兩銀子，緞鋪內討四件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

嬌兒聽見要梳籠他的姪女兒，【綉乙本評】映帶。如何不喜？連忙拿了一錠大元寶【張評】各人心事皆到。付與玳安，拿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飲三日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實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分子，都來賀他。鋪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文禹門云：西門慶直以粉頭視金、玉二人。金蓮或名稱其實，彼玉樓其何以堪？離心離德，原不必俟西門慶之死，早知風流雲散，有斷斷然者。

表墓西門慶而思則效之者，果何肺腸乎？凡人遇事，每欲前知。獨至自己身旁，此等顯而易見之事，大可前知，而又不知，果何故乎？或曰：當局者迷。西門慶一畜類耳，原不足語日後情事，即法語、異言，亦冥思罔覺，是不足怪。獨怪夫看書之人，所謂旁觀者清，不能咀嚼世情之滋味，但貪圖片刻之歡娛，其愚且頑，不幾與西門慶相等哉！苟能離身題外，設想局中，旁人之是非，即可證我身之得失，目前之言動，即可定日後之吉凶。

誰謂閱書不可看乎？修身齊家之道，教人處世之方，咸在於此矣。不此之思，而徒（疑脫謂字）《金瓶梅》是淫書不是淫書，不亦傎乎？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二人」，綉像本作「三人」，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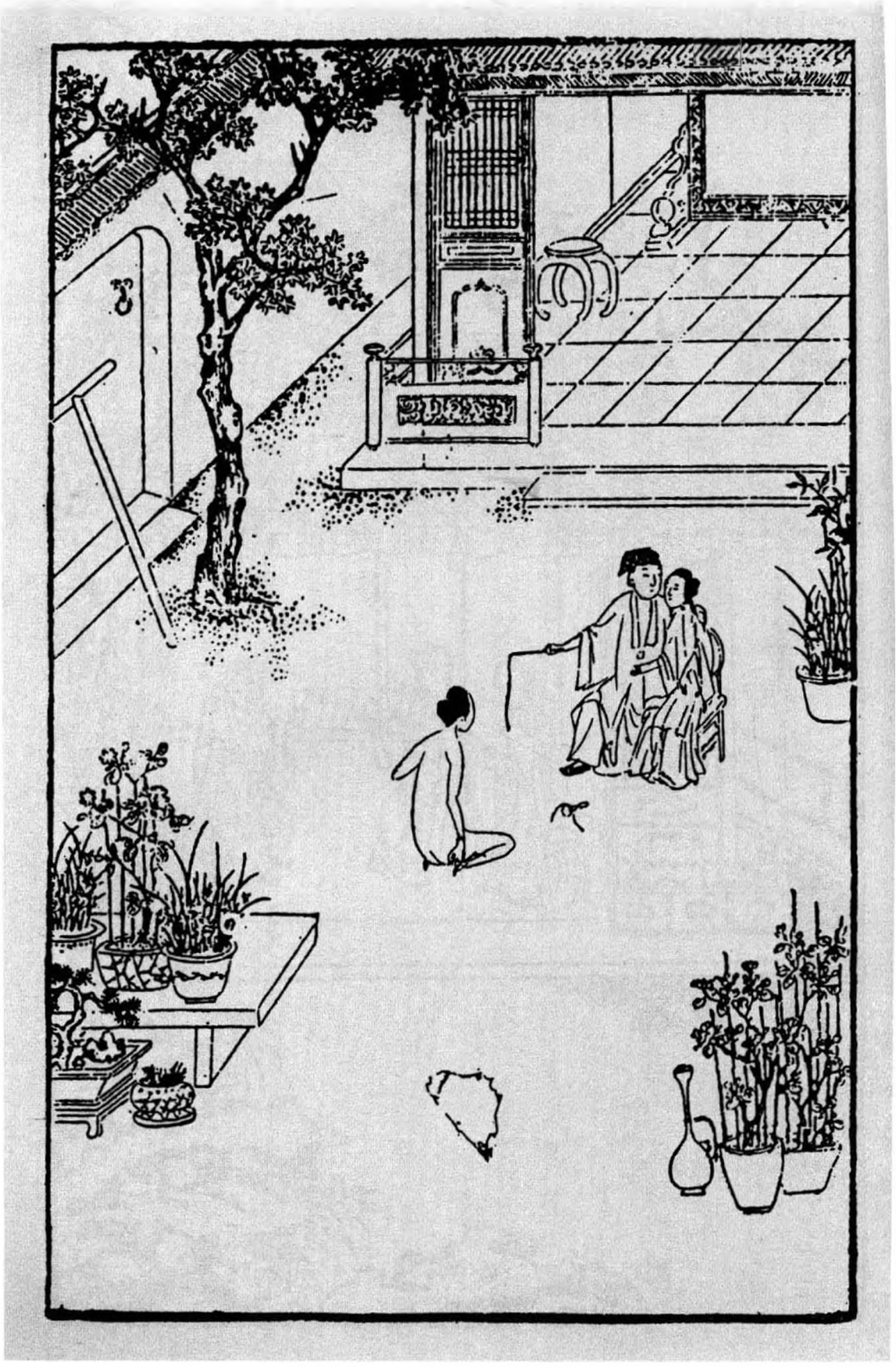
〔三〕「叫」，綉像本作「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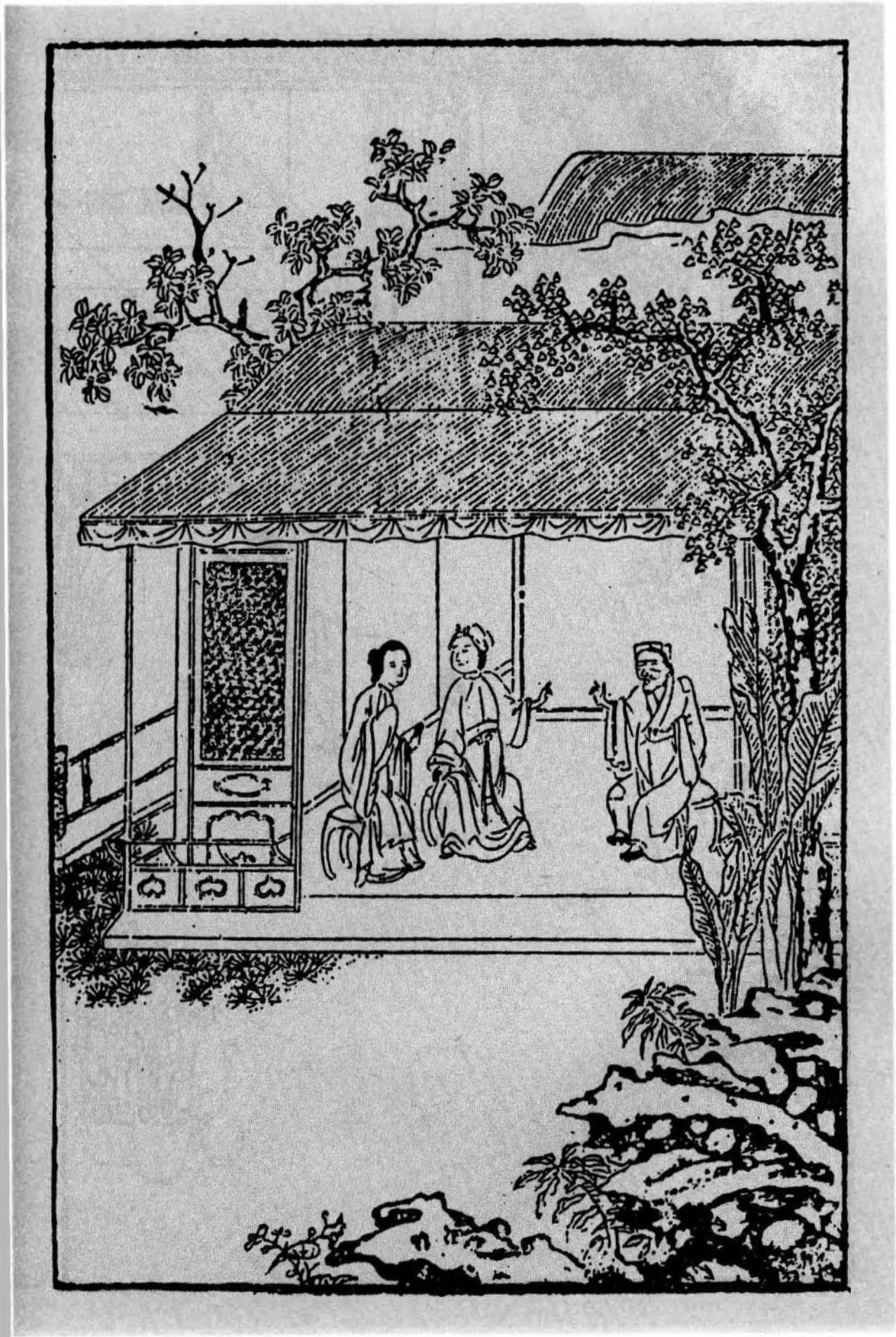
〔四〕「三錢」，綉像本作「二錢」。

〔五〕「挑牙」，綉像本作「跳牙」，誤。

〔六〕「南曲」，綉甲、綉丙本作「南唱」。

〔七〕「宮商」，綉甲、綉丙本作「清商」。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

此回寫桂姐在院中，純是寫西門：見得才遇金蓮，便娶玉樓，才有春梅，又迷桂姐，紛紛浪蝶，無一底止，必死而後已也。

寫金蓮受辱處，是作者特地示人處：寵榮之後，不可矜驕也。見得如西門之於金蓮，可謂寵愛已極，可必其無白頭吟者矣，乃一挫雪娥，便遭毒手，雖狡如金蓮，猶使從前一場恩愛，盡付流水。寵榮之不可常恃如此！

寫辱金蓮兩次，必用春梅解，則春梅之寵，不言可知，文字寫一是二之法也。

寫琴童一事，既爲受辱作由，又將武大的心事，提到西門心中一照，真見得人情。惟知損人益己，不知將人比我，故爲惡不止，而又爲敬濟後文作一引也。

寫玉樓解處，將月娘偏愛金蓮，爲金蓮牢寵處，一語皆見。而西門以春梅言自解，又見美色可畏，不迷於此，必迷於彼。而桂姐激西門剪髮，直照嬌兒出門，且見西門慶爲色所迷，夢魂顛倒，桂姐亦有勝寵難消之事，又早爲丁二官王三官諸回伏案也。

寫受辱處，足令武大哥少舒前憤，亦作者特特爲《水滸》又翻一案也。否則，此處即出瓶兒，文字如走馬看花，有何趣味？且又不見金蓮行徑，而春梅寵遇亦不能出也。

寫月娘處純用隱筆也，何則？夫劉理星本爲金蓮受辱後結此一筆，爲後文固寵張本。蓋後文若無此一番作地於前，則私敬濟時，豈無一消息吐露，而乃嚴密如是，必待西門死後方知哉？惟有此一番，則西門心愈迷，

金蓮膽愈大，而無人能動之，故必着此一着也。而又先受辱兩番，見非月娘叫劉婆子來引出理星，安至金蓮橫肆至不能治？然則引敬濟入室，猶是第二錯着，其害顯，人人看得出。而叫劉婆子爲第一錯着，其害深，人却看不出。寫盡無知愚婦人壞盡天下事也。不然，豈一琴童便閑然入西門之耳，而敬濟乃風紋不動哉？西門之迷，或未必盡是理星之祟，然有此一番，便是罪案。是知金蓮之罪，月娘成其始終也，理星其始，敬濟其終乎？

月娘獨於桂姐最熱，便伏認女一節。此回兩笑話，將桂姐、伯爵兩人一描，真是一般伎倆身分。

此回單照一回，寫十兄弟身分，並三回私挑處，對針地步也。

可憐獨立樹，〔一〕枝輕根亦搖。
雖爲露所浥，復爲風所飄。【張評】上解，比也。
錦衾襞不開，端坐夜及朝。
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張評】下解，賦也。【張本墨評】虎有倀兮鳥有媒，金蓮未必守空閨。不堪今日私奴僕，從此遭愆更莫追。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綉乙本評】原不及情。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拿馬接了數次，【張評】先寫月娘，作引。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閒靜了。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張評】與桂姐何異？只等到黃昏。到晚來歸入房中，單枕孤幃，〔二〕鳳臺無伴，睡不着。

【綉像本評】此何物，豈可置之閨人左右？西門慶原自疏畧。【張評】大書西門之罪，爲後月娘縱敬濟一影。

【綉像本評】没要没緊，俱文人玩世心思所寄。

走來花園中，欵步花苔，看見那月洋木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拿；偶遇着玳瑁貓兒交歡，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巧伶俐〔三〕。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内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獻小殷勤，【綉乙本評】便非蠢人。【張評】與金蓮伎量相同。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告報。〔四〕【張評】爲上文下注腳，非此重寫也。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目去，都有意了。【張評】偏不就寫如何，偏又將下文一頓，文字頓挫之妙。

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因使玳安拿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個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説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衆人，正在那裡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麽？家中没事？」玳安道：「家中没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綉乙本評】財主口角。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綉乙本評】大老官口角。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氈包内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了萬福，走來連忙分付下邊，〔五〕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來上邊伺候〔六〕，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説道：「五娘使我稍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

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那個表子寄來的情書，【張評】處處以此等罵之。一手撾過來，折開觀看，卻是一幅迴文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實念，【張評】所以有此名者，殆單謂此回也。然則此回文，已在第一回文內有矣。教念與他聽。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綉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狠心硬，〔七〕渾似鐵，這凄涼怎捱今夜？

【張本墨評】確是個千金難買的天生尤物兒，不愧美貌、妖嬈、聰明、伶俐的大娘兒們。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綉乙本評】好做作。面朝裡邊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綉乙本評】着鬼。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張評】反映金蓮、玉樓文中，不越月，皆有冷暖之異。總見西門一味浮薄，轉眼無情也。玳安只得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我第五個小妾寄來，請我到家有些事見計較，再無別故。」祝實念在旁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個表子，生的一表人物。【張評】又早爲瓶兒一照，月兒遙照矣。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

【張評】又直波下文受辱。

【綉像本評】佯嗔故惱，冷幫熱襯，哄然一堂之上，仿佛如覩。

【繡像本評】桂卿又老着臉兒說正經話，妙甚。

卿道：【張評】夾寫桂卿。「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繡乙本評】好寬皮散。便就要拋離了去。」【張評】步步貶金蓮如同類，因知寫桂姐，爲特犯金蓮也。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你兩人都依我：大官人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咱大家吃。」【張評】即渡下。於是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少頃拿了七鍾細茶來，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曲兒，單道這茶好處：

【繡像本評】雙關得妙。

〔朝天子〕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絶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張評】點明正文，寫西門之愚。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繡乙本評】收科。卻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個笑話兒，與桂姐下酒。」就該謝希大先說，因說道：「有一個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拿出，那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

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張評】寫桂姐之假。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便道：「我也有個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卻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那裡去了』老虎口吐人言：【綉甲本評】俚得妙。『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張評】寫伯爵等之惡。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個東道？」於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等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綉乙本評】此物太醜。當兩壺半酒；常峙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張評】故名常峙節。早爲傻妻一回伏綫。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猪肉，又宰了一只鷄，自家又賠些小菜兒，【綉乙本評】偏周到。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筯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蚋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個搶風膀臂，如整年未見酒和餚；〔八〕那個連三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卻似與鷄骨禿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籍；啖頃刻，筯子縱橫。這個稱爲食王元帥，那個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

【綉丙本評】妙在件件皆請客之物，與鵪鶉等項自別。

【綉像本評】寫得情景痛快。此風雖文人不免，何況伯爵一輩？

五臟廟。

【綉內本評】院中實有此情，非點染也。

當下衆人吃得個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夥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便刺了一泡稍谷都的熱尿。〔九〕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攆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閃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裡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錢銀子，竟是寫在闊帳上了。【張評】以上方將十兄弟身分用力一描，爲熱結作照應也。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証：

工妍掩袖媚如猱，乘興閒來可暫留。
若要死貪無厭足，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衆人簇擁着西門慶飲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的，見了便問玳安：「你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十〕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又罵小廝？」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塞。」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見玳安自院中來家，便走來窗下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

【張評】未入私僕，先安敗露之因，此謂之預補法。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幹做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綱常貴賤，一個那分上下高低。一個色胆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律法明條。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綉乙本評】不忿語。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張評】二語是一部的金鑰也。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家撇清，〔十一〕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告月娘。〔十二〕月娘再三不信，說道：【張評】寫月娘偏愛。「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

【綉像本評】琴童何修而得此？爲之不平。

【綉像本評】月娘非是不信，只一味解紛息爭耳。

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除非饒了蝎子。」此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張評】未娶金蓮、西門生日矣。今未幾、又是生日，然則已一年乎？總是故爲重叠，要寫得若明若晦：一者見韶華迅速；二者見西門在醉夢；三者明其爲寓言也。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他反亂將起來，我不管你。」【張評】總是偏愛。

二人不聽月娘，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金蓮在家怎的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張評】難道武大是木頭？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張評】百忙裡寫春梅，妙絶。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解了香囊葫蘆下來。【綉乙本評】有波瀾。【張評】偏折到險處方收，文字起花樣也。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賊奴才，你知罪麽？」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沒了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没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材！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十三〕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紗襠兒，〔十四〕襠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看見，便叫：「拿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張評】比鄆哥提奸日何如？甚矣，忠恕之難也。就問他：「此物從那

【綉像本評】偏看兒，偏認得，

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來，着實打！」當下把琴童綑子綑着，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來保：「把奴才兩個鬢毛與我掃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張評】總寫西門不學無術處。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嚇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胍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張評】比大哥相待何如？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張評】一緊。把婦人打了一交。【張本墨評】這大耳刮子虧五兒怎生挨得！一笑。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個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拿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在面前，〔十五〕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綉乙本評】便自可憐。【張本墨評】此時又羞又怕的後俏模樣，比平時尤動人慾興，試閉目思之。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夢裡睡裡，奴才我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張評】一緩。婦人便哭道：「天那，天那！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張本墨評】耶噪！小油嘴兒說的倒好聽。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張本墨評】如吮出。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綉乙本評】好証見。【張評】又插入春梅，妙絶。有甚和鹽和醋，他有個不知道的？」【張本墨評】是，是。妙，妙。因叫春梅：「姐姐，

【綉丁本評】不絶有情景。

【張本墨評】潘五兒私僕受鞭待審問的確，竟自打逐，似暴燥，又似隱忍，妙得其情。

答一段文字，最爲穢褻不堪。

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綉乙本評】淺甚。你如何不認？」【張評】又一緊。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個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無非都氣不憤，拿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張評】一句半截話。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說的；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綉乙本評】精神出來。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張評】又一緩。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搜出來？〔十六〕你還口强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張評】又一緊。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張本墨評】如聞其聲，真尤物也。你容奴說便說；【張本墨評】如吮出。不容奴說，你就打死了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張本墨評】如吮出。這個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棚下過，帶兒繫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綉乙本評】可可合着，妙。若先關會，便無味矣。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稱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張評】又一緩。因叫過春梅，【綉乙本評】自尋出路。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張

【綉像本評】先作萬分不可解之勢，忽一語解之，令讀者喜驚無定。

【繡像本評】畢竟愛心勝，稍有一絲出脫之路，便出脫之矣。

【張本墨評】被鞭簪後仍未忘上壽，故遞酒磕頭又示謝打也。

【繡像本評】大家都含胡罷了，妙。

評】完得好笑，卻又是夾寫春梅之寵。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西門慶懷裡說道：「這個，爹你好沒的說！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張評】又一句半截話。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做作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繡乙本評】轉把一堆泥，堆在西門慶頭上，巧甚。傳出外邊去好聽？」【張評】又寫春梅之才。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叫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張評】無恥。這婦人滿斟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鍾兒。【張評】不堪，卻爲前寵愛處作映。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户，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並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張本墨評】如吮出。又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張評】無恥。【張本墨評】卻難爲了潘六兒，既上壽又謝打，此頭磕得一舉兩得矣。一笑。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正是：【張本墨評】金蓮妖嬈更溫柔，恃寵爭妍若寇仇。不是春梅苦口勸，雪白皮肉怎禁抽？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出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繡乙本評】伏。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張評】妙絶，此文字脱卸處也。不然，在

金蓮房中宿，固非情理；而即出，亦非情理。今借生日一出，妙絶。

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張評】寫玉樓、金蓮交好，在此處起。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矜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了。你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卻不難爲他了。我就替他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綉乙本評】解亦巧。【張評】映出月娘好好先生，又偏愛金蓮也。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這般說。」【綉乙本評】呆人可笑。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

【綉像本評】不怨自家差錯，只記恨別人，婦人腸肚，大率類此。

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拿轎子接了李桂姐，【張評】插入桂姐，上數人皆爲桂姐作楔子也。並兩個唱的，唱了一

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綉乙本評】宛然。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十七〕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張評】伏認女一綫，又見月娘好好先生處，每不耐看他也。同李嬌兒送出門首。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綉乙本評】定要見，促洽之甚。【張評】桂姐身分中，有嬌兒也。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我不敢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綉乙本評】亦自取。不題。

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鬢不整，花容倦淡，【綉乙本評】四字可憐。【張本墨評】越見俊俏，別有媚勁。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侍。【張本墨評】潘五兒的是可兒。到夜裡枕蓆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張評】自己不是乎？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駕舌頭，在你跟前唆調。我的俊冤家，待想起甚麼來，〔十八〕中人的拖刀之計。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折挫。【張評】比武大的藥更狠。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得滿天飛。〔十九〕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張評】作者至此，蓋放手寫色的圈子也。就是你前日在院裡，踢罵了小廝來，早是有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一聲：恐怕他家粉頭掏淥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一味愛錢，有甚情節，【張本

【綉像本評】百分小心，只不放倒架子。然而思悲語苦。

【張墨本評】如畫出。

【張墨本評】卿比他家粉頭還利害。

【繡像本評】娼家假態，曲曲寫出。

【繡像本評】先冷冷落落推他開口，方婉婉說入，的是虔婆伎倆。

【繡像本評】難道是假不成？

墨評】這句話說的倒是。誰人疼你？【張本墨評】他有卿疼也。一笑。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個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張本墨評】謂日後被武二剝淨衣服跪在武大靈前，生取心肝也。幾句把西門慶窩盤住了，【張本墨評】以上一番嬌聲嫩語，寫出婦人伶俐可愛又可畏，是天生尤物。是夜與他淫慾無度。【張評】又頓住。

過了幾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往院中來。卻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卧。【張評】又是一樣圈子。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纔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纔拿茶來陪着吃了。【張評】冷淡的妙。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卧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

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坐在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繡乙本評】畫。西門慶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

不答應。【綉乙本評】畫。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綉乙本評】深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張評】寫金蓮，每每不嫌唐突，蓋深惡金蓮也。俺們雖是門户中出身，蹺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綉丙本評】深譏。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到見我甚是親熱，【張評】又爲認女一照。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他見，又說俺院中没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當即請他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他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二十〕西門慶道：「你到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没羞的哥兒，你就打他？」【綉乙本評】激得妙。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張評】惹嘲。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没見砍嘴的。〔二十一〕你打三個恭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二十二〕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綉乙本評】呆甚。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黄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去，没有這

【綉像本評】既激之以怒，又欵之以名，桂姐亦是練手。

物件兒，看你拿甚嘴臉兒我？」

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張評】總寫西門之愚，愚得好笑。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巡到潘金蓮房內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枕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只枕頭上，【張評】寫生。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張評】總將上文，一一付之流水矣。那婦人嚇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爲甚麼，於是跪在地下，【張本墨評】已嘗過馬鞭子之味道矣。柔聲痛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日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個小心，〔二十三〕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張評】抑金蓮，至此極矣。教奴怎生吃受！」【張本墨評】如咂出。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個不脫衣服，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綉乙本評】一味恃寵。【張評】又夾入春梅。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由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張評】寫春梅。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綉乙本評】勢緊語鬆。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倒是我不依你。」拽上房門，走在

【綉像本評】先尋事，起水頭，寫得肺肝如見。

【綉像本評】割所愛以奉所愛，似乎近愚，然亦前氣未消盡故耳。

前邊去了。【張評】寫春梅。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倒呵呵笑了，【綉乙本評】過下無痕。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朵肉兒，都屬了你，【綉乙本評】情急語。隨要甚麽，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麽兒？」西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張評】一逼。婦人道：「好心肝，【張評】情極處，卻是軟打劫，寫得越越可畏。奴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張本墨評】如吮出。不必燒遍矣。這個剪頭髮，卻依不的，【張評】又遠。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没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兒我罷！」西門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二十四〕「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麽？」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綫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綫，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張評】如畫在此，無情亦在此。寫得西門越越可畏，卻其實可笑。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變了心腸！〔二十五〕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張本墨評】如吮出。是夜與他歡會異常。

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

【綉像本評】到此方入題，西門慶亦費許多曲折矣。

【綉像本評】金蓮此時情亦苦矣。

【綉像本評】燒琴煮鶴且不可，況剪美人之髮乎？剪而相贈猶不可，況因氣而相逼乎？爲之痛惜。

【綉像本評】拿來火熱，卻又搶白得冰冷，桂姐利嘴可畏。

開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綉乙本評】襯出。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綫兒，巡拿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恁個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張評】到底連好也未討得。然則一桂姐，已弄之如掌上矣。色之可畏如此。西門慶笑道：「那裡是怕他？恁說，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綉乙本評】寫出惡心。每日踹踏。【張評】已度下文理星矣。不在話下。卻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

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道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張評】大書月娘第一件罪案。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姜湯吃。」又說：「我明日叫我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災。」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個瞽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算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綉乙本評】作聲價。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二十六〕，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些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

【綉像本評】明明要說夫妻，卻

從父子、兄弟開科。小人小術何嘗無次第。

【綉像本評】引不端事作証，諧甚。

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綉乙本評】又補出數事，若不爲夫妻發者，妙甚。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張評】一影。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一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媳婦偷盜，只相没看見一般。【張評】又一影。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頭，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張評】纔入正文。那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呼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二十七〕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要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婆子作辭回家。

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裡去？」〔二十八〕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卧房明間內。等了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用手捏了捏。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筭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方碍。乙木生在正月間，亦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難爲，尅過兩個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又有癸水，〔二十九〕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官

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卻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張評】寫劉婆遞春之妙，在不言之表。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收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個男女人形，書着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婦人聽言，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張評】寫金蓮必如此，其惡方稱十全，然又爲固龍張本。

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異常。

【綉像本評】事事俱打到婦人心坎上，賊瞎狡甚。

【綉乙本評】西門慶愛春梅，往

往在冷處摹寫。

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三十〕便是禍少福星多。

文禹門云：此一回已將西門慶之粗鄙不堪、兇頑無比、無情無理、糊裡糊塗、任性縱情、恃財溺色，寫足十分。可見爲之妻妾者，直與猪狗同眠，豺狼共食。

批者總以月娘陰險。試問：遇此頂踵無雅骨，臟腑有別腸，爲之妻者，將如此良人何也？其餘李嬌兒、孟玉樓以及孫雪娥、龐春梅，冷眼旁觀，或身受其毒，或心識其狠。視此喜怒無常，反復不定之丈夫，又當何如也？若使無知，直是一羣蠢婦，何足愛惜；若使有知，又是一羣苦鬼，有何情趣？男女交合，取其和美。彼此勉強，事過即忘。西門慶欣欣自喜，聞之者亦津津有味。以爲有味者，此書中只有一潘金蓮耳。夫金蓮所圖者，亦只此一事耳。觀其不顧性命，毒死本夫；不要臉面，調戲小叔；不管尊卑，私偷琴童；污口亦可，辱身亦可，剪髮亦可，貪得一個挨字。若使西門慶閣割，或因嫖爛掉，金蓮方深拒之不晦，病詈之不晦，手控口咬之不晦，回背云乎哉！西門慶所恃者此，金蓮所求者此，奈何閱者亦注意此。而以金蓮自比，致爲李桂姐之所嫉所侮也。

校勘記

〔一〕詩前，綉像本有「詩曰」二字。

〔二〕「單枕」，綉像本作「粲枕」。

〔三〕「乖巧」，綉像本作「乖滑」。

〔四〕「就先告報」，綉像本作「就先來告報」。

〔五〕「走來，」綉像本作「收了」。

〔六〕「復來」，綉像本作「復走來」。

〔七〕「狠心硬」，綉像本、影松軒本作「眠心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狼心硬」。

〔八〕「整年」，綉像本作「經年」。

〔九〕「熱尿」，綉像本作「熱屎」。

〔十〕「來家」，綉甲、綉丙本作「來安」，誤。

〔十一〕「往常家撇清」，綉像本作「往常假撇清」。

〔十二〕「告月娘」，綉甲、綉丙本作「見月娘」。

〔十三〕「扶侍」，綉甲、綉丙本作「持侍」。

〔十四〕「紗縠兒」，綉像本作「絹縠兒」。「衣裳」，綉甲、綉丙本作「衣服」。

〔十五〕「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在面前」，綉像本作「喝令淫婦脫了衣服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真個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

〔十六〕「搜出來」，綉像本作「捏出來」。

〔十七〕「請潘金蓮兒」，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請金蓮兒」。

〔十八〕「待想起甚麼來」，綉甲、綉丙本「待」作「你」，綉乙本作「侍」，形近而誤。

〔十九〕「滿天飛」，綉像本作「貼天飛」。

〔二十〕「敬重」，綉甲、綉丙本作「輕重」，誤。

〔二十一〕「沒見」，綉甲、綉丙本作「不見」。

〔二十二〕「恭兒」，綉像本作「官兒」。

〔二十三〕「陪着」，綉甲、綉丙本作「陪了」。

〔二十四〕「因問」，綉甲、綉丙本「問」作「門」，誤。

〔二十五〕「變了心腸」，綉像本作「忘了心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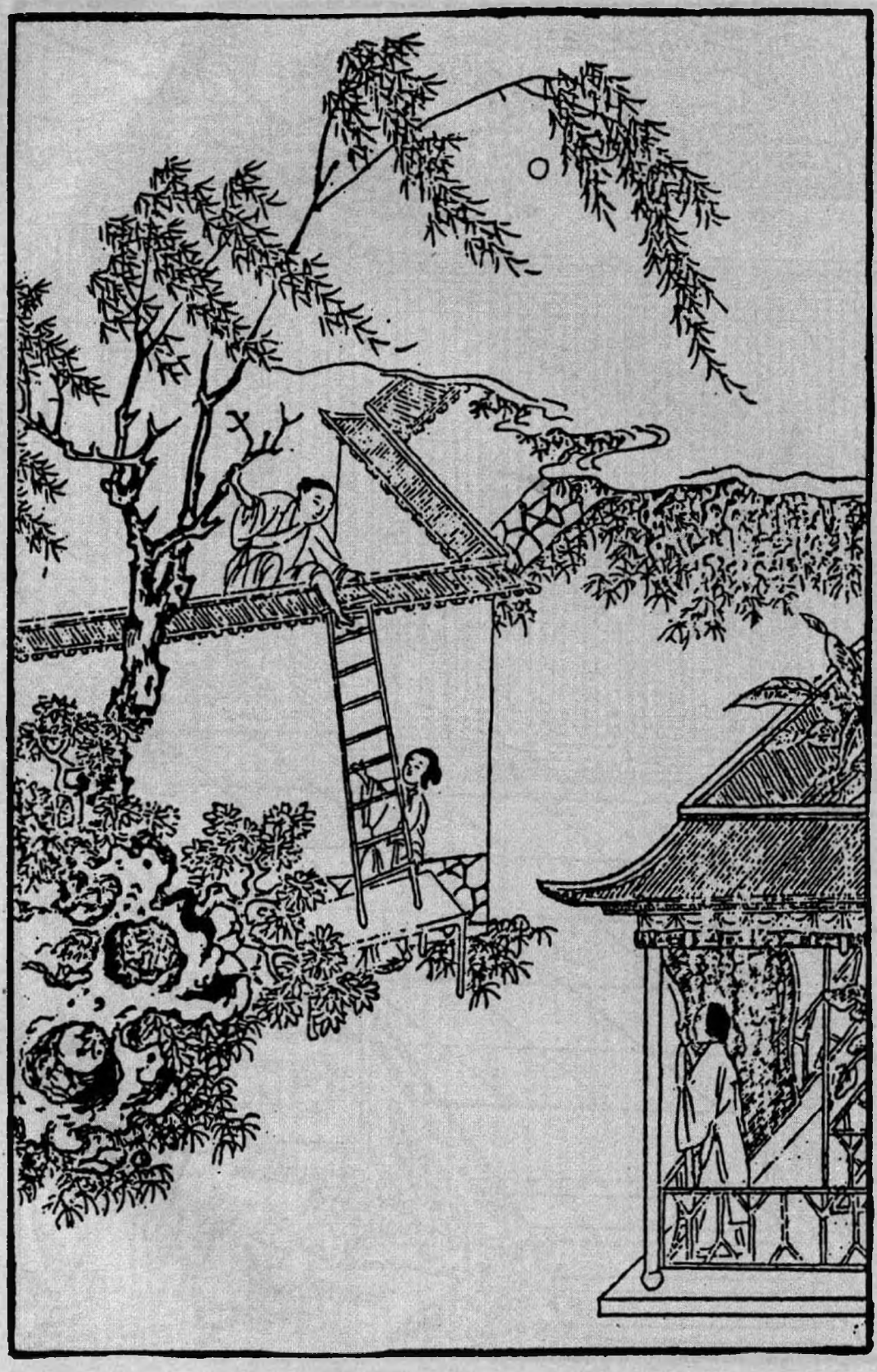
〔二十六〕「不和」，綉像本作「不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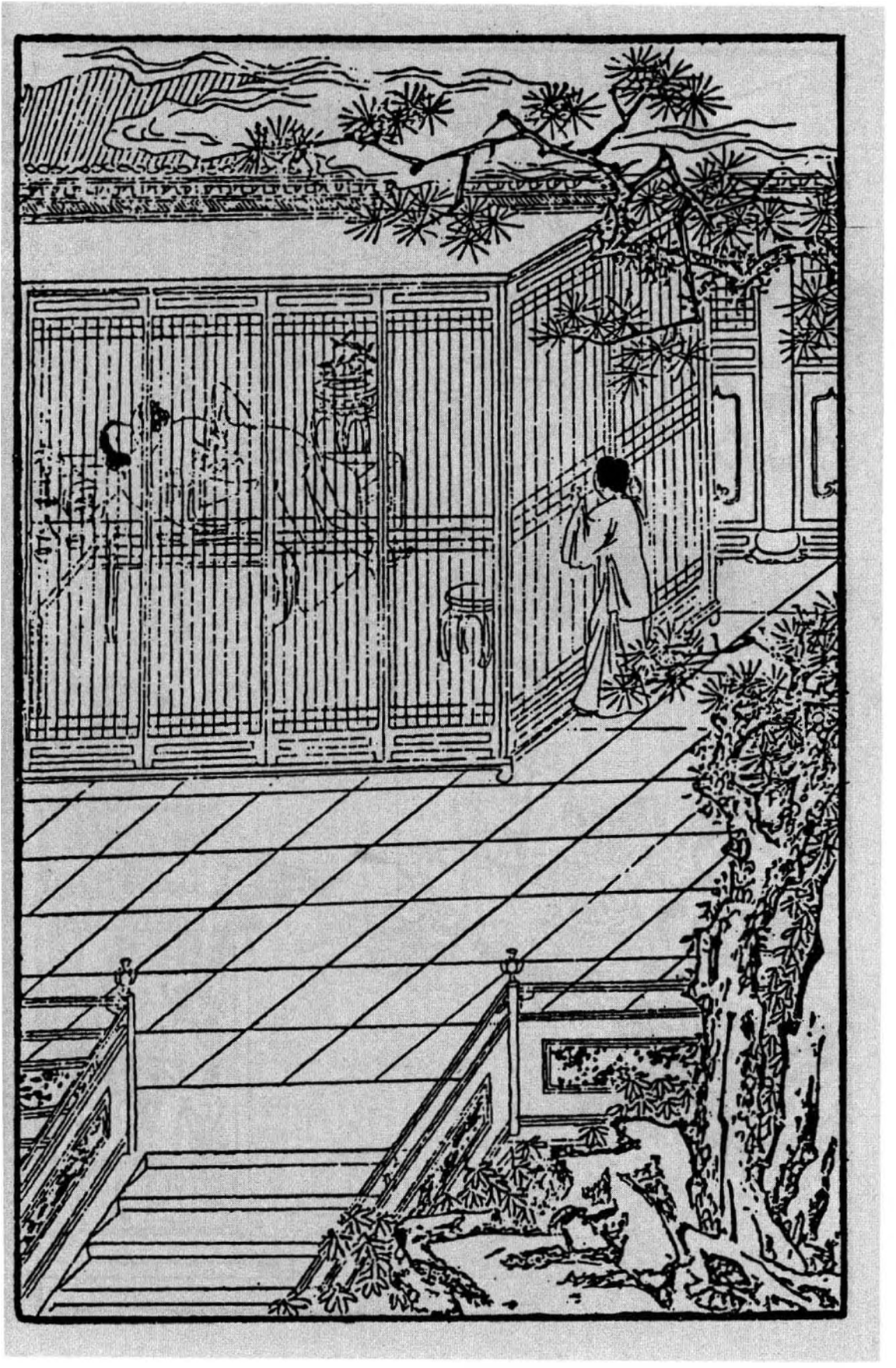
〔二十七〕「呼丫頭」，綉甲、綉丙本作「叫丫頭」。

〔二十八〕「那裡去」，綉像本作「那裡走」。

〔二十九〕「又有」，綉甲、綉丙本作「亦有」。

〔三十〕「院內」，綉甲、綉丙本作「防內」，誤。





第十三回　李瓶姐牆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此下單講瓶兒矣。撞見瓶兒，必寫子虛請來，自己引賊入室，見交匪類之報，又見托人之失。描瓶兒勾情處，純以憨勝，特與金蓮相反，以便另起花樣，不致犯手也。若王六兒，又特犯金蓮而弄不犯之巧者也。此書可謂無法不備。

寫瓶兒幾番得露春信，俱用子虛往院中作間，見得不能修身，刑於寡妻之報，必至如此也，可畏可畏。請西門慶往院中去一引，後用院中灌醉一間，則兩番勾挑已出，末用屢屢安下伯爵、希大語一總，下即借此意串下，寫一無數打總勾挑處，末又以一番白話作結，作圓滿相，真描神妙筆也。

金蓮、瓶兒，勢不得不始合者也。然作者之巧，即以花園相近作紐，使瓶兒即心眼注定金蓮，全是自己心事出現，真是史遷再世。

寫瓶兒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蓮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蓮看手卷效尤一影，總是不用正筆，純用烘雲托月之法。而迎春踪跡，金蓮固寵根由，又爲理星一點，月娘罪案不言皆見矣。文筆之巧如此。

人知迎春偷覷，爲影寫法；不知其於瓶兒佈置偷情，西門虛心等待，只用「只聽得趕狗關門」數字，而兩邊情事、兩人心事，俱已入化矣，真絶妙史筆也。

詞曰：

繡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眼波纔動被人猜。　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張評】此詞另出手眼，自是瓶兒人物。

右調〔山花子〕

話說一日，西門慶往前邊走來，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花家使小廝拿帖子來請你吃酒。」〔一〕西門慶觀看，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一叙，希即過我同往，萬萬。」【張評】大書子虛引賊入室。少頃，打選衣帽，叫了兩個跟隨，騎匹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張評】子虛請來，卻又放過。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鬢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綫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趫趫小腳，立在二門裡臺基上。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兩下撞了個滿懷。【張評】無心耶？有心耶？識者辨之。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張評】補。不曾細玩。今日對面見了，見他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兒，細灣灣兩道眉兒。【張評】又描寫。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繡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丫鬟拿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張評】四字和身託出。勸他早些回家。【繡乙本評】託熟得妙。兩個小廝又都跟去了，止

【繡乙本評】此一撞，可謂五百年風流孽冤。

【在茲堂本評】此處將兩小廝、兩丫鬟一總。

是這兩個丫鬟和奴，【綉乙本評】深心語。【張評】底細言之。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張評】一番勾挑。

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哥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失迎，恕罪！」於是分賓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又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哥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二哥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一〕【張評】映出子虛的表子。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說道：「不消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哥略坐一回。」少頃，就是齊整餚饌拿將上來。銀高腳葵花鍾，每人三鍾。又是四個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逕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

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得酩酊大醉，【張評】可惡。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來家。【張評】伴他來家是說話的引子，故灌醉了，又伴他來。小廝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張評】機關明甚。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綉乙本評】就肯認賬，妙。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說道：

「不敢。嫂子這裡分付，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搭裡來家。非獨嫂子耽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方纔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强着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繡乙本評】妙想。見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張評】百忙與瓶兒講話又與鄭月兒安根。妙，妙。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要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勸他說道：『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張評】活賊。方纔一直來家。若到鄭家，便有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塗，嫂子又青年，【繡乙本評】尖。偌大家室，如何就丟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繡乙本評】一語覺「瓊瑤」、「木桃」猶淺。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响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豈不省腔？於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相交朋友做甚麼？」【張評】此語卻如此用，可憐。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户。」遂告辭歸家。【張評】又一番勾挑。

自此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伙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在門首站立。這婦人亦常領着兩個丫鬟在門首。西門慶看見了，便揚聲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三〕【繡乙本

【繡像本評】討好綽趣，無一語不在簡中。【繡丙本評】語語情見乎詞。瓶兒雖淫，畢竟醇厚。

評】借手段。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睃盼。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見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張評】四字奇絶。已在不言之表。

【張評】又總一無數勾挑。

一日，西門慶正站在門首，忽見小丫鬟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連忙走過來，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於心，知感不盡。他從昨日出去，〔四〕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恐怕嫂子憂心，有個不催促哥早早來家的？」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奴吃殺他不聽人說，在外邊眠花卧柳，不顧家事的虧！」【張評】反覆只是此言，正是入神出化之筆寫出來者。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又千叮萬囑，央西門慶：「不拘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已定恩有重報，決不敢忘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没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

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在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照你來家。〔五〕你買分禮兒謝謝他，方不失了人情。」

【綉像本評】「好歹」只此一語，愈見瓶兒醇厚。

【張評】無情無理，而子虛乃連忙依從，所以爲子虛也。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去了。吳月娘便問說：「花家如何送你這禮？」西門慶道：「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故買此禮來謝我。」【張評】獨照瓶兒。吳月娘聽了，與他打個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個家，在外養女調婦，反勸人家漢子。」【張評】寫月娘爲後文上氣作因。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酒，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到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還該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

【綉像本評】一人開口，便着一人之痛癢，所以爲妙也。

【綉像本評】瓶兒蓄意已久，此語恍惚，爲瓶兒傳神。

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張評】記清，知後帶病之晏，爲必於重陽者，可想。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酒。有詩爲証：

烏兔循環似箭忙，人間佳節又重陽。〔八〕
千枝紅樹粧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還思捧酒綺羅娘。【張評】所謂要朋友何用也。

綉簾瑣闥私相覷，從此恩情兩不忘。

【綉像本評】此一撞，未必無心。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欄子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暗使綉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在椅子上，白不起身，〔七〕熬的祝實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没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於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不多酒就醉了。〔八〕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張評】故作緩筆，襯瓶兒之急也。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絶。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

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個？休哄我，你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嘮叨。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咱去的也放心。」於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此時已是二更天氣，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

【張評】收拾過兩個小廝。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

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得那邊趕狗關門。【綉乙本評】寫出驚心。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裡扒着牆，推叫貓，【張評】所謂「如此這般」者也。牆，一現。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就掇過一張桌凳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張評】牆，二。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在穿廊下。【綉乙本評】悄悄冥冥。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忙迎接進房中。燈燭下，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餚菓菜，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筯，親遞與西門慶，深深道個萬福，道：「一向感謝官人，〔九〕蒙官人又費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麽？」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個丫頭，一個馮媽媽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

【綉像本評】趕狗叫貓俗事，一經點染，覺竹聲花影無此韵致。

【綉像本評】此何時，猶作酬酢語，不幾迂而可笑。然此迂而可笑處，正隱隱畫出瓶兒之爲人。不然，則又一金蓮矣。

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於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綉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兩個丫鬟同開酒桌，〔十〕拽上門去了。兩人上床交歡。

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裡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裡面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頭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張評】方結到迎春，有春雲漸吐，流水歸源之妙。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張評】寫瓶兒家，特特與金蓮作貧富對照也。而瓶兒必用迎春眼中照出，固爲迎春作地；二者爲瓶兒少留身分，不似金蓮之盡情不堪也。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

燈光影裡，鮫綃帳中，一個玉臂忙搖，一個金蓮高舉。一個鶯聲嚦嚦，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能即能。正是：被翻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帳挽銀鈎，眉黛兩灣垂玉臉。

【張評】看其句句是迎春眼中，故妙。

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看得明明白白。聽見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兒，過去看看大娘，只怕不好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儻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

【綉像本評】自是一片結識深情，非枕邊閒語也。

【張評】然則月娘房後，算雪娥第五層，廚房第六層，下房七層也。惟有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鞋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張評】寫瓶兒一味熱急淺露，到後文一絲不亂也。說着，又將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替西門慶帶在頭上，說道：【張評】一說着，一說道，俱是迎春耳中照出也。「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叫，〔十二〕【張評】打狗關門，喚貓上牆，鷄叫過牆，妙絶情事。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照前越牆而過【張評】牆，三。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就使丫鬟在牆頭上【張評】牆，四。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張評】牆，五。這邊西門慶便用梯凳，扒過牆來。【張評】牆，六。兩個隔牆酬和，竊玉偷香，不繇大門行走，街坊鄰舍，怎的曉得？有詩爲証：

月落花陰夜漏長，相逢疑是夢高堂。
夜深偷把銀缸照，猶恐憨奴瞰隙光。【張評】結住迎春。

卻說西門慶扒過牆來，【張評】須還是頭一次過來者。此句直接「照前越牆而過」一句，中間是作者夾叙後文也。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裡去了這一夜？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

【張評】此上一段以迎春影瓶兒。

半夜酒，纔脫身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一日，同孟玉樓飯後【張評】又以玉樓襯出。在花園亭子上做針指，猛可見一塊瓦兒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看，影影綽綽，只見隔壁牆頭上一個白面，探了一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想是上牆瞧花兒，【張評】牆，八。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張評】又一頓。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腳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綉乙本評】心虛偏有此景。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張評】牆，九。這西門慶就躡着梯凳過牆去了。【張評】牆，十。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兩個廝會不題。

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張評】金蓮蓋因此一機，細想何以挾制西門之法，欲報受辱以後之事，非一味撚酸。將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睡在床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上坐下。〔十二〕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十三〕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裡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你原來幹的那齣兒，我已是曉得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張評】與私僕時西門問話一樣。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腳兒過去，後腳我就喽喝起來。【張評】其制勝處在此二句，非因

【綉像本評】映出聽雞察壁心腸。

劉理星之故也。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張評】又映出。卻這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張評】牆，十一。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十四)來勾你的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張評】罵盡瓶兒，卻亦自去不遠。西門慶聽了，慌的粧矮子只跌腳，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嚥聲些！【張評】其怕金蓮處在此。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他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兒。【張評】此句不可使月娘知之。我老娘眼裡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繡乙本評】又深一層。只見那話軟仃儅，銀托子還帶在上面。【張評】寫瓶兒，卻如此寫，甚矣。金蓮更甚於瓶兒也。問道：「你實說，與淫婦弄了幾遭？」【張評】又問一句，妙。西門慶道：「弄倒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賭個誓，一遭【張評】既已弄矣，乃必爭其遭數，妙絶。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卻如風癱了一般的，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强盜！」嗔道：「教我那裡沒尋！【張評】句內有瓶兒在。原來把這行貨子俏的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西門慶滿臉兒陪笑，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

【繡像本評】閒言碎語，都有根據。始知從前一字不可減。

【繡像本評】寫慌處，妙在是喜處。

【繡像本評】妬甚、氣甚、恨甚。

【張評】「一遭」二字，作一句讀方妙。

【繡像本評】罵人無恥卻帶出自家無恥，妙甚。

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綉乙本評】消氣在此。還要替你做鞋。【張評】兩番言瓶兒的說話，只是此意。又見瓶兒身分，不是單爲西門虛心語也。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於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卻是兩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制，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張評】寫淫婦與小人一樣肺腑。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歡喜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己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密嘴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旋，要依我三件事。」【張評】早爲三章約一引。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裡去；【張評】一。第二件，要依我說話；【張評】二。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張評】三件事，「只依我說」一事，皆是矣。寫金蓮之固寵時，全因瓶兒；而後文幾乎失寵，亦在瓶兒。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信然。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都依你便了。」

【綉像本評】金蓮大都要强，非盡愛小便宜也。

【綉像本評】三件事，俱帶孩子氣，妙不失美人心性。

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張評】寫瓶兒，只是在金蓮處寫來，妙。與迎春私窺章法遙對，一筆

而兩處皆出也。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証：

內府衢花綾裱，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小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十五〕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綉像本評】字字寫金蓮狡猾。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十六〕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綉乙本評】老氣得妙。道：「好生收在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愛的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打，也打不出去！」〔十七〕西門慶道：「怪小奴才兒，休作耍鬧。」趕着奪那手卷。〔十八〕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張評】寫金蓮，特特與前受辱相反，又極力揚之也。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完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得你恁乖？【綉乙本評】狡甚。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綉乙本評】二字新奇。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於飛之樂。【張評】瓶兒文字，卻以金蓮終；然金蓮事內，卻是瓶兒文字。妙絶，妙絶。看官聽說：巫蠱魘昧之物，自古有之。金蓮自從叫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憂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張評】月娘之罪也。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有詞爲証：

【綉像本評】即相如持璧睨柱意。

【綉像本評】瓶兒之物，轉同金蓮戲弄，則瓶兒不言可知。文章說一是兩之妙。

【張評】此上一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

段，以金蓮影瓶兒。

曉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如夢魂迷，〔十九〕今宵喜得效於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一

皆謂此書爲淫書，誠然，而又不然也。但觀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彼花街柳巷中，個個皆潘金蓮也，人人皆西門慶也。不爲說破，各人心裡明白，一經指出，閱歷深者曰：果有此事；見識淺者曰：竟有此事！是書蓋充量而言之耳，謂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層着眼，深一層存心，遠一層設想，世果有西門慶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世並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閑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恐懼之不暇，防閑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絕其後。夫淫生於逸豫，不生於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糊塗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觀此書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如以西門慶自許，須防備身後。

二

文禹門云：潘金蓮之事未結，緊接孟玉樓入門，方接潘金蓮偷娶，又接李桂姐開苞，隨接李瓶兒偷期。獨金蓮作兩次寫。孟玉樓與金蓮不離，二李之事，總插金蓮在內，是金蓮爲書中第一淫貨，固與西門慶雙峰並峙，

兩水分流者也。金蓮偷琴，西門辱之；西門偷瓶，金蓮挾之。自此以後，金蓮氣愈盛，而西門惡益盈矣。

或問西門之遇淫婦，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易，人事乎？抑邪緣乎？對曰：兼而有之。使西門而有父親之管束，無銀錢之花用，雖有邪緣，亦如大海之萍，旋聚而旋散而已。使金蓮而無挑簾之逢，瓶兒非隔墻之便，雖盡人事，亦如鏡中之花，可望不可即而已。故曰二者兼有也。

世有兩相情願，終日居而不得其時，不得其地，未幾生離死別，海角天涯，此之謂有情而無緣。世亦有貌不相愛，意不相投，而有事交關，有人撮合，竟至時偏湊巧，機轉難推，此之謂有緣而無情。其或因情而緣轉深，因緣而情愈密，不但男女，朋友亦有然者，斯固一言難盡也。此刻之西門與瓶兒，淫而已矣。蓋有緣而無情，若使無緣，子虛不死；若謂有情，竹山難間。迨至緣合情深，瓶兒死矣，是又有情而無緣也。

校勘記

〔一〕「小廝」，綉乙本作「小使」。

〔二〕「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綉像本作「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哥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

〔三〕「又往」，綉甲、綉丙本作「又走」。

〔四〕「出去」，綉甲、綉丙本作「出來」，誤。

〔五〕「顧照」，綉像本作「顧睦」。

〔六〕「佳節」，綉甲、綉丙本作「家節」。

〔七〕「白不起身」，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自不起身」。

〔八〕「不多」，綉甲、綉丙本作「沒多」。

〔九〕「一向感謝官人」，綉乙本「一向」前有一「奴」字，綉甲、綉丙本「感謝」作「感說」。

〔十〕「同開」，綉像本作「撒開」。

〔十一〕「鷄叫」，綉甲、綉丙本作「鷄鳴」。

〔十二〕「床上」，綉甲、綉丙本作「床邊」。

〔十三〕「坐着」，原作「坐看」，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四〕「勾你的了」，綉像本作「勾你來了」。

〔十五〕「斗方」，原作「十方」，誤，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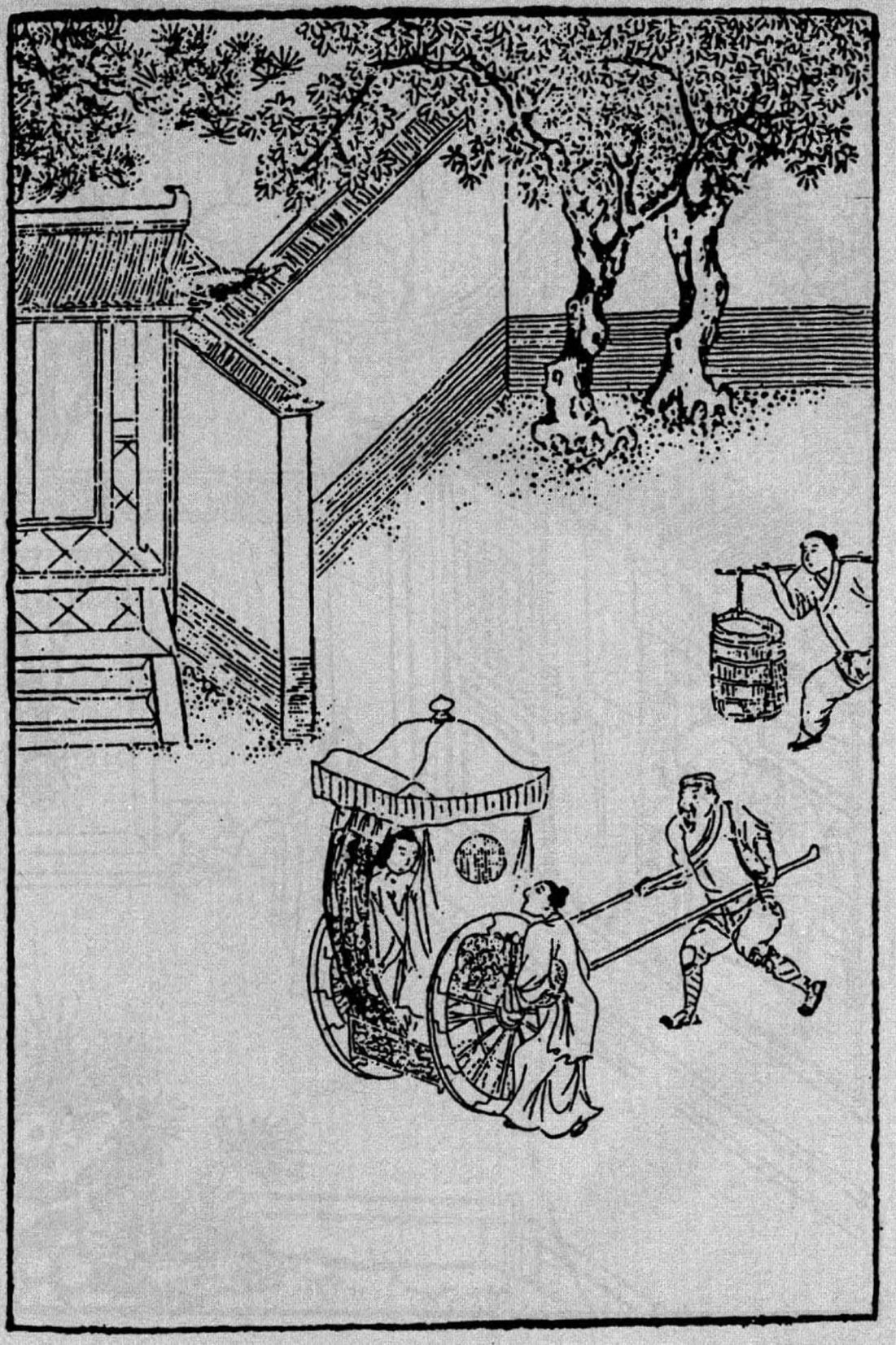
〔十六〕「從前」，綉甲、綉丙本作「從頭」。

〔十七〕「出去」，綉甲、綉丙本作「出了」。

〔十八〕「休作要鬧，趕着奪那手卷」，綉甲、綉丙本作「休作要，趕着奪那手卷」，綉乙本「要鬧」作「要問」，誤。

〔十九〕「思往事如夢魂迷」，綉甲、綉丙本作「思往事夢魂迷」，綉乙本作「思往事端夢魂迷」。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此回上半寫子虛之死，是正文，寫瓶兒、西門之惡，又是正文，不知其寫月娘之惡，又於旁文中帶一正文也。何則？寫西門留瓶兒所寄之銀時，必先商之月娘。使賢婦相夫，正在此時，將邪正是非、天理人心，明白敷陳，西門或動念改過其惡，或不至於是也。乃食盒裝銀，墻頭遞物，主謀盡是月娘，轉遞又是月娘，又明言都送到月娘房裡去了。則月娘爲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綿裡裹針柔奸之人，作者却用隱隱之筆寫出來，令人不覺也。何則？夫月娘倘知瓶兒、西門偷期之事，而今又收其寄物，是幫西門一伙做賊也。夫既一伙做賊，乃後子虛既死，瓶兒欲來，月娘忽以許多正言不許其來，然則西門利其色，月娘則乘機利其財矣。月娘之罪，又何可逭？倘不知兩人偷期之事，則花家婦人私房欲寄於西門氏家，此何故也？乃月娘主媒，動手騙入房中。倘子虛尚未死，瓶兒安必其來？主意不賴，其寄物後日必還，則月娘與瓶兒何親何故，何恩何德，乃爲之擔一把干系，收藏其私房哉？使有心俟瓶兒之來，則其心愈不可問矣。況後文阻娶瓶兒，乃云「與她丈夫相與」，然則月娘此時之意，蓋明安一白騙之心，後直不欲瓶兒再題一字，再見瓶兒一面，故瓶兒進門，月娘含憤，以及竹山受氣之時，西門慶與月娘雖有間意，而並未一言，乃寫月娘直至不與西門交言，是月娘固自有心事，恐寄物見主也。利其財至，即不肯買其房。總之，欲得此一宗白財，再不許題原主一字，月娘之惡，寫得令人發指。固知後敬濟、吳典恩之報，真絲毫不爽，乃其應得者耳。

下半寫瓶兒欲嫁之情。夫金蓮之來，乃用玉樓一間，瓶兒之來，作者乃不肯令其一間兩間即來，與寫金蓮

之筆相犯也。夫不肯一間二間即來，乃用何者作許多間隔之筆哉？故先用瓶兒來作一間，更即以來作未來之間筆，其用意之妙爲何如？下回又以月娘等之去作一間，又用桂姐處作一間，文情至此，蕩漾已盡，下回可以收轉瓶兒至家矣。看他偏寫敬濟入來，橫插一筍，且生出陳洪一事，便使瓶兒一人自第一回內熱突突寫來，一路花團錦簇，忽然冰消瓦解，風馳電捲，杳然而去，嫁一竹山，令看者不復知西門、瓶兒尚有一面之緣。乃後忽插張勝，即一筆收轉，瓶兒已在西門慶家。其用筆之妙，起伏頓挫之法，吾滿口生花，亦不得道其萬一也。

詩曰：

眼意心期未即休，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黛蹙娥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意，不讓文君咏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平安〔一〕，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色改常，便問：「你今日會茶，【張評】卻於月娘口中先出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二哥會，他家沒地方，請俺們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張評】又是永福寺。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着，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繇分說，

【張評】子虛烏有先結果永福寺。

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嚇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纔放心，【張評】好兄弟寫盡。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這是正該的！你整日跟着這夥人不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弄出事來，〔二〕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羣到那裡，打個爛羊頭，〔三〕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張評】規勸處，並無敬重之意，所以不能動人。正經家裡老婆的言語，〔四〕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個驢耳朵聽他。【張評】此言是對着丈夫說者乎？寫月娘不知禮處。純用隱筆寫西門也。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胆打我？」【綉乙本評】口角肖甚。【張評】只如此答之，所以不能教月娘也。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

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使天福兒來，請爹過去說話。」這西門慶聽了，趔趄腳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講你能！」〔五〕西門慶道：「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纔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嚇的蠟渣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鄰里相助。因他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邊胡行。今日吃人暗箅，弄出這等事來。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婦人

【綉像本評】以佛面自許，妙甚。皆映帶瓶兒醇厚處。

【綉像本評】恨中作轉想，全不念及夫妻，子虛危矣。

家，沒腳蟹，〔六〕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來，想着他恁不依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的，也不虧他。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姓字。〔七〕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過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提起罷，千萬看奴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八〕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我還不知爲了甚勾當？」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俺過世老公公有四個侄兒：大侄兒喚做花子由，第三個喚花子光，第四個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的。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錢，兒我這個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儻棍兒，那三個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帳家伙去了。只現一分銀子兒沒曾分得。我常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他通不理一理兒。今日下暗不通風，〔九〕卻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說道：「官人若肯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要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張評】只此一語，敬濟已該死無葬地矣。拿兩個分上，去對楊府尹說，〔十〕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十一〕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

【繡像本評】世上許多不顧名義者，皆此一念壞之，不獨一瓶兒也。

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縧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來取。【張評】其意何居？趁這時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筭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張評】可殺矣。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己交與奴收着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教人來取。」於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須夜晚打牆上過來，【張評】牆，十二。方隱密些。」【張評】大書月娘之惡，教其夫爲狗彘之行，其禍已爲子虛釀成。乃阻其娶，是使之爲賊而後數之也。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玳安、來旺、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銀子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時分，李瓶兒那邊同迎春、繡春放桌櫈，把箱櫃挨到牆上，【張評】牆，十三。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襯氈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正是：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强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細軟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

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來保上東京，〔十二〕送上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張評】不料龜山，亦入此書中。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升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清廉。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張評】龜山且如此，而況他【綉像本評】以龜山清廉，猶聽分上，況其他乎？然此等分上，亦不必不聽。乎？此非作者故詆龜山，甚言污濁之世，君子每爲小人所愚也。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一干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此時花子虛已有西門慶稍書知會了，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伙物件，俱被族人分散一空。」楊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張評】西門豈非得之更易乎？韓道國等候多時矣。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花子由等，又上前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搔擾。」於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

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分上准了，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叫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這所住的宅子，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綉乙本評】已先拿定，怕人。【張評】送過元

寶、箱籠爲此。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張評】又與月娘商議。月娘道：「你若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張評】寫月娘憨，便有百二十分。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庄田一所〔十三〕，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子由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今還剩多少，好湊着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綉乙本評】罵得當。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卧柳，只當被人弄成圈套，拏在牢裡，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曉得甚麼？認得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添羞臉，到處求爹爹，告奶奶，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得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得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兩腳站在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十四〕來

【綉像本評】慢慢說到西門慶身上，一些不露相，妙甚。

家到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張評】一路寫瓶兒，非全不能言者，後始爲金蓮所制耳。還說有也沒有！你寫來的帖子現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使難了。【綉乙本評】虛心病偏有膽說破，妙甚。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綉乙本評】膿胞口角。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婦人道：「呸，濁蠢才！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不籌計，圈底兒下卻籌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忘八身上，好好兒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你是他甚麼着疼的親？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也該擺席酒兒，〔十五〕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箒掃得人光光的，到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

到次日，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請西門慶來知謝，就要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到是李瓶兒不肯，【綉乙本評】太甚。【張評】死孽之由。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張評】寫心虛處。只開送一箇花帳與他，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

【綉像本評】在子虛跟前便有許多饒舌，蓋拿定子虛無可奈何故耳。

看官聽說：大凡婦人更變，不與男子一心。隨你咬折鐵釘般剛毅之夫，也難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繇御之不得其道。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緣分相投，夫唱婦隨，庶可保其無咎。若似花子虛，落魄飄風，謾無紀律，〔十六〕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

自意得其孽，無風可動搖。

【繡乙本評】着眼。

【繡像本評】浪子下場頭，往往如此。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裡，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初時還請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張評】浮華子弟下場頭。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踪。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到坟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繡乙本評】伏。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張評】可笑。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設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張評】一連三個「也」字，冷落殺人。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日，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耍了；子虛死後，越法通家往還。

一日，正值正月初九，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李瓶兒就買禮物，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紵布髮髻，珠子箍兒，來【張評】一裝

【繡像本評】敘拜見先后、輕重節次，字字有心，直從太史公筆法化來。

束，該死。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氈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先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說道：【張評】只一拜見磕頭，瓶兒居然以妾自待矣。月娘主也，瓶兒客也。今云先磕了四個頭，下見金蓮，「兩個還平磕了頭」，一時禮數參錯，心事帶邪，如畫如鏡。「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位就是五娘。」【繡乙本評】寫出神交已久。又要磕下頭去，一口一聲稱呼：「姐姐，【繡乙本評】應前。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媽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瞧去了。」一面讓坐了，喚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於衆人，【張評】寫出勢利。便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得。」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李瓶兒就要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是平拜拜兒罷！」於是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讓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盃盃酒都不辭，〔十七〕於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遞酒一遍，因嘲問他話兒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十八〕還不來哩！」【張評】一語刺人。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

【張評】後月娘生日，瓶兒送禮，復議嫁來。則此處一筆，直透後文矣。

衆娘擡舉，【綉乙本評】不敢惡識一個。奴心裡也要來，一者熱孝在身；二者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叙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裡，自從他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綉乙本評】伏。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拋磚掠瓦，【張評】子虛在此。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月娘因問：「老馮多少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大言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男花女花都沒，只靠説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坑睡。」潘金蓮嘴快，説道：「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裡過一夜也不妨。左右你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綉乙本評】尖。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綉乙本評】心事可想。説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道：「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裡肯吃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遂拿個大盃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

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盃，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房邊，〔十九〕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就說大娘請來相陪你花二娘吃酒哩！」〔二十〕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他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了，三不知往那裡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些孩子氣。」〔二十一〕有詩爲証：

倦來汗濕羅衣徹，樓上人扶上玉梯。
歸到院中重洗面，金盆水裡潑紅泥。

正說着，只見潘金蓮走來。玉樓在席上，看見他艷抹濃粧，從外邊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裡，你躲到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綉乙本評】媚致可想。【張評】淫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也都勾了。」金蓮道：「他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於是滿斟一大鍾，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張評】寫月娘貪瓶兒之財處，一絲不放空，直與後鎖門、爭皮襖一氣呼吸。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到明日每位娘都

【綉像本評】已没得說，又別生枝葉。
【綉丙本評】妬之若怪，愛之最媽。

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箍？」月娘道：「奴取笑，關二娘要子。俺姐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

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道：「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衆位娘，〔二十二〕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兒分上？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張評】語語刺人。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去，仔細門户。」又教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一面出門，不在話下。

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抱進氈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七擔八搭，〔二十三〕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姐妹强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

【綉像本評】玉樓亦有此毒語，然而隱隱湊趣。

【綉像本評】分明一句閒話，又及時，又攔眼，說來妙不容言。

西門慶道：「沒的扯淡，【張評】便非舊時稱謂聲口。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兒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綉乙本評】開端妙。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綉乙本評】插入無痕。等我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張評】映出舊事。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嗄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推不用酒，【綉乙本評】打發得乾淨。因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張評】寫瓶兒不堪。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爐壺兒，【綉乙本評】錯綜得妙。【張評】言其近炕放桌兒也。近炕，則房裡矣。寫瓶兒不堪之甚也。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都是大銀鑵花鍾子。你一盃，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

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相色。〔二十四〕

【綉像本評】「低」字「斜」字，寫得美人醉態。

【綉像本評】飲酒中不叙一語，只用「餳成一塊」十一字包括，而當時嘻笑狎昵情景宛然。人知其繁，而不知其簡之妙如此。

【張評】寫得不堪之甚。由着他四個，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微斜，立身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往那歇？」〔二十五〕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房兒裡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裡歇？」【綉乙本評】緊接，妙。【張評】寫得不堪之甚。月娘道：「隨你那裡歇，再不，你

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餳成一塊，言頻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裡陪吳大妗子坐去了。

【綉乙本評】一腔心事，借月娘口反點出，又韵又醒。

【綉像本評】「罷罷」不得已死心之辭也。至此方死心，不知心先想着何處？

【綉像本評】處處收拾人心，瓶兒亦自不俗。

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張評】不堪。西門慶忍不住笑道：「豈有此理！」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綉乙本評】扯白得妙。月娘道：「就別要汗邪。【張評】豈賢婦人對夫聲口？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妗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於是往玉樓房中歇了。

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就和姥姥一處歇卧。【張評】寫金蓮冷瓶兒，妙甚。到次日起來，臨鏡梳粧，春梅伏侍他。因見春梅伶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頭，與了他一副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張評】寫春梅。金蓮謝了又謝，【張評】寫一羣婦人，均是利瓶兒之財。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梳粧畢，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張評】牆，又一照。牆字終。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張評】心事。金蓮道：「前者陰陽看來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張評】又出蓋房。要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玩花樓，與奴這三間樓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了在心。

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只見馮媽媽進來，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

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卻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什麼稀罕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聞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我們看燈，就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李瓶兒笑道：「蝸居小室，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姐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

合歡桃核真堪愛，裡面原來別有仁。【張評】一篇文字，已將瓶兒寫得花團錦簇，十分滿足。後卻變書竹山一段文字來，方入奇妙。

文禹門云：花子虛明明死於傷寒病，而目錄大書曰：「因氣喪身。」果何氣乎？爲乃兄乃弟耶？官司雖未贏，却亦未輸。然則爲其妻所氣也，氣其妻爲友所騙也，其友固所稱如兄如弟者也。家資之多少，雖不知其詳，想亦知其略；妻友之所爲，縱然無所見，未必無所聞。真兄弟爭我財，不過困我身，仍未得我財，所分者胞叔之遺產耳。而妻則敗我家，友則要我命而致我死，劫我財又將占我妻。子虛身死，而心能死乎？武大郎死於金蓮

之手，花子虛死於瓶兒之手，而實皆死於西門慶之手。論其事蹟，武大之死，顯而易見，花二之死，隱而難言。論其情罪，西門慶殺武大而奪其妻，死花二而奪其財並奪其妻。厥罪惟均，固無所謂罪疑惟輕，輕罪不議外，兩個斬立決。並在一人身上，此其人尚可一日與處哉！

李瓶兒明明來拜生辰，目錄大書曰：「迎奸赴會」。是夜果與西門慶睡乎？曰：未也，睡在潘姥姥床上也。然則何以言奸也？其與西門通奸，不但金蓮知之，月娘早已覺之，觀其寄物，決無躊躇可想矣。孟玉樓又何嘗不知，觀其言曰：他爹歸來，「也要留二娘」。女眷往來，與他爹何干？女眷留女眷不住，他爹何能留住？他爹留二娘，意欲何爲？此時衆人明明白白，因奸而來赴會。瓶兒亦自任不辭，且直以西門慶之妾之自居。其良心已喪，天理全無，視金蓮何如乎？子虛死未五七，而死於李氏心中固不止五七矣。

然則瓶、蓮二人，皆惟恐其夫不死，治死其夫而急於嫁西門慶，一對淫婦，兩個王命貨也。且金蓮迫於勢不得已，瓶兒出於情不自禁。一個使其夫慷慨捐軀，一個使其夫從容就義，言之失笑，聞之能勿吃驚乎？論事則或隱或顯，論心則無分無別，論罪則孰輕孰重？應當凌遲之婦人，其貌雖美，果何爲乎？是知非西門慶不娶金、瓶，非金、瓶不嫁西門慶，八兩半觔，儼然蟾足。一羣猪狗交歡，何預人事，而乃馳神於其胯下，注意於其腰間也。

校勘記

〔一〕「平安」，綉像本作「玳安」。

〔二〕「弄出」，綉像本作「丟出」。

〔三〕「羣到那裡，打個爛羊頭」，綉乙本作「羣到那日，是個爛羊頭」。

〔四〕「老婆的言語」，綉甲、綉丙本作「老婆好言語」。綉乙本「言語」作「言誥」，誤。

〔五〕「講你」，綉甲、綉丙本作「扯你」。

〔六〕「沒腳蟹」，綉乙本作「沒腳的」。

〔七〕「姓字」，綉甲、綉丙本作「名字」。

〔八〕「不教」，綉甲、綉丙本作「休教」。

〔九〕「今日下暗不通風」，綉像本作「今日手暗不通風」。

〔十〕「去對」，綉像本作「齊對」。

〔十一〕「提督」，綉甲、綉丙本作「督府」。

〔十二〕「差家人來保上東京」，原作「差人上京」，綉甲、綉丙本作「保上東京」，誤，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十三〕「一所」，綉甲、綉丙本作「一處」。

〔十四〕「瘡好」，綉甲、綉丙本作「痛好」。

〔十五〕「攏席酒兒」，綉甲、綉丙本作「攏酒席兒」。

〔十六〕「紀律」，綉像本作「犯律」。

〔十七〕「盃盃」，綉像本作「鍾鍾」。

〔十八〕「六姐」，綉丙本作「五娘」。

〔十九〕「房邊」，綉像本作「旁邊」。

〔二十〕「相陪」，綉像本作「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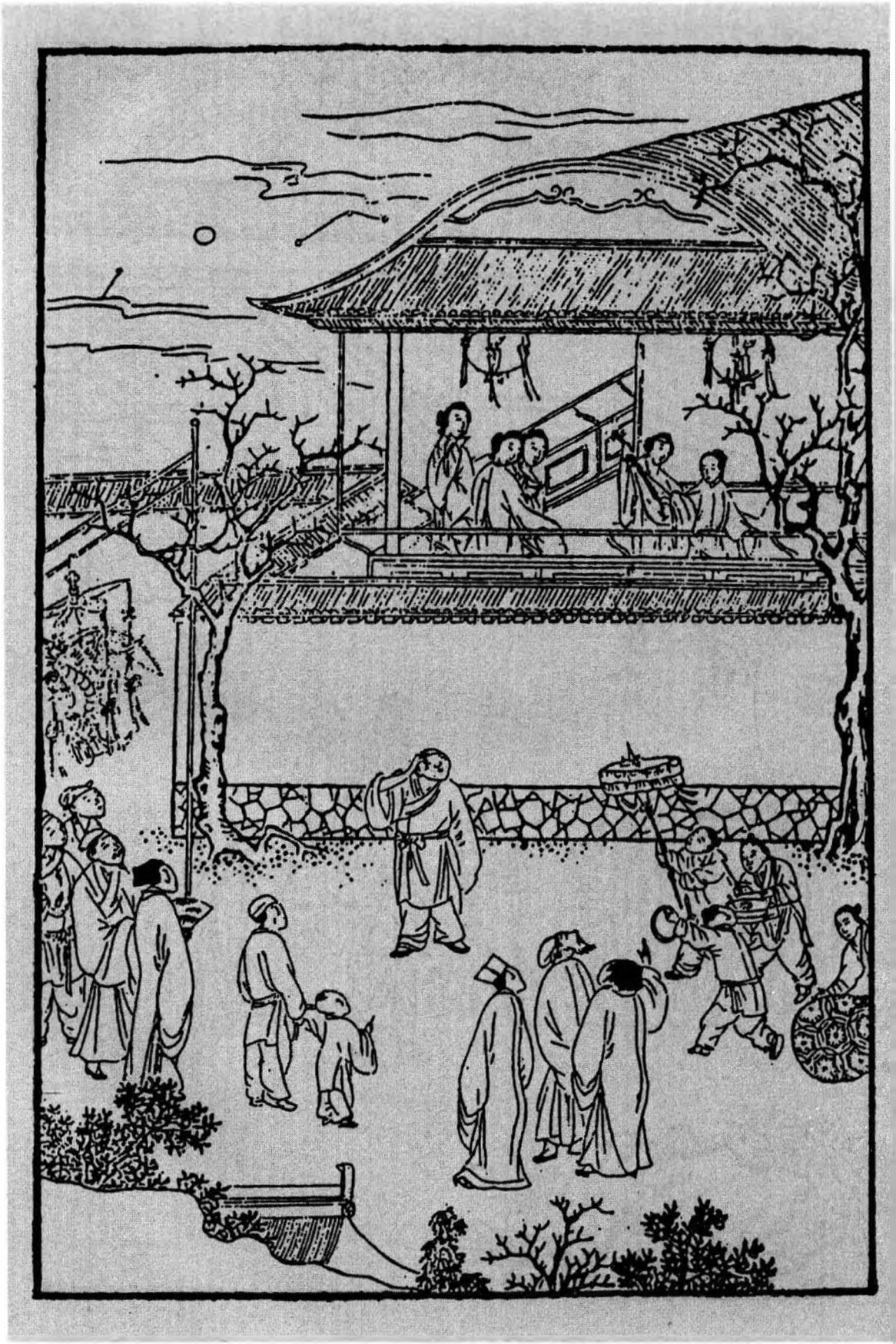
〔二十一〕「有些」，綉像本作「有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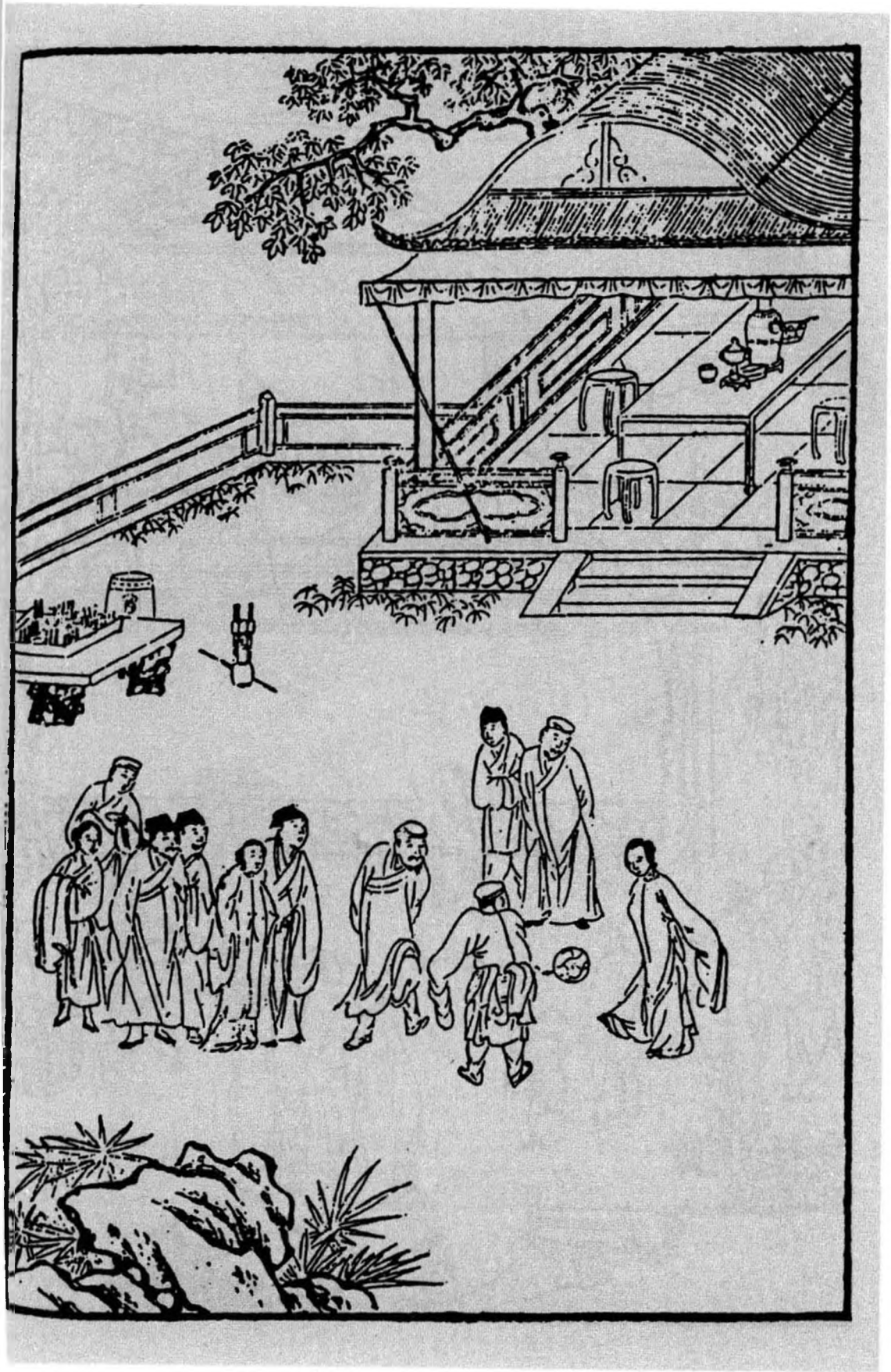
〔二十二〕「衆位娘」，綉甲、綉丙本作「列位娘」。

〔二十三〕「七擠八推」，綉像本作「七擠八柳」。

〔二十四〕「相色」，綉像本作「色相」。

〔二十五〕「打發他往那歇」，綉像本作「打發他那裡歇」。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此回與下十六回，皆瓶兒傳中過文也。然此回純是順筆描寫頓挫中花樣，故全是春雲初吐，層層次次生法出來的文字也。

燈賦中以玉樓、金蓮起，瓶兒在中，月娘、西門結尾，隱伏一會中人已將寫全矣，故妙。

桂姐文字，本爲瓶兒文字作生法，故不惜寫架兒、寫圓社等也，然却又遥照後王三官文内。

處處以娼妓暗描瓶兒，作者之意可想。

於瓶兒過節文字中，乃將金蓮出身一繳，絶妙照應之手筆章法也。

寫月娘聽樓下人言金蓮舊事，乃不先打發金蓮等回，乃自己即刻起身，寫月娘之與西門痛癢不相關，惟知邀夫之幸安享富貴，毫不肯擔一些利害，受一點禍患，若惟恐禍及於己也。月娘之可恨如此，繼室之可恨如此。

桂姐家去，却以吳銀兒結，絶妙生色掩映。

詩曰：〔一〕

樓上多嬌艷，當窗並三五。
爭弄遊春陌，相邀開綉户。

轉態結紅裾，含嬌入翠羽。
留賓乍拂絃，托意時移柱。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盤羹菜，一罈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帖，〔一〕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卧房裡，說道：「前日打攪你大娘，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爹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送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擺四盤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我這裡就使老馮拿帖兒來請，好歹明日都要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張評】細。李瓶兒隨即使老馮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又稍了一個帖兒，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

【綉像本評】下語絶有弄頭，若只曰「爹娘上覆」，便文心死矣。

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跟隨着，竟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裡來。這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內兩邊廂房，三間客坐，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卧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綉乙本評】伏。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二〕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不必細說。

【綉乙本墨評】上即李生日□而白衣者。

到午間，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前邊樓上，設着細巧添換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四]懸着燈彩。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俱搭伏定樓窗觀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雜雷。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五]金蓮燈、[六]玉樓燈，【張評】金蓮、玉樓合寫。見一片珠璣；【張評】金蓮、玉樓作起。荷花燈、芙蓉燈，【張評】金蓮、瓶兒合寫。散千團錦綉。綉球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張評】溫秀才等。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綉丙本評】以下俱俚得妙。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之節操。【張評】四句內，一刺西門，一刺月娘也。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判官燈，鍾馗與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背金蟬，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鬪彩，雪柳爭輝。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隊喧闐；百戲貨郎，樁樁鬪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

【張評】瓶兒。雲母障，並瀛洲閬苑。王孫爭看，小攔下蹴踘齊眉；仕女相攜，高樓上妖嬈衒色。【張評】四句正寫本題。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張評】伏冰鑒一回。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搠响鈸遊腳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春風；禱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張評】西門慶。珠簾繪梅月之雙清。【張評】月娘、春梅作結。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張評】妙在將有名人物俱賦入，見得一時幻景不多時。而此回一會、又冰鑑中一影也。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就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往下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兒摟着，顯他那遍地金襖袖兒，〔七〕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的瓜子皮兒都吐落在人身上，【繡乙本評】奇想。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下掛的兩盞綉球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鰲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張評】排定三位姐姐，卻只見得生動而不板，故妙，妙。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個老兒燈。」正看着，忽然一陣風來，把個婆兒燈下半截刮了一個大窟礲，【繡乙本評】趣甚。婦人看見笑個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躍

【繡丙本評】金蓮輕佻處，曲曲摹出。

躍兒。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王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張評】寫西門奢僭處。又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說道：「只我認的，你們都猜不着。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綉乙本評】補得妙。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坊內捉姦，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妾。後次他小叔武松告狀，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勢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來，出落的這等標致了。」〔八〕【張評】瓶兒傳中，又爲金蓮一襯。正說着，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燈詞飲酒。

【綉丙本評】金蓮往事，無意中又閒提一過，前後之脈絡俱靈。

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張評】明聽見人言嘈雜，乃反先行，何故？：「酒勾了，我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綉乙本評】「光」字連雪娥在內。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

同我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盃盃不辭，〔九〕衆位娘還不肯饒我；〔十〕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窮心。」〔十一〕於是拿大銀盃遞與李嬌兒，〔十二〕說道：「二娘好歹吃一盃兒！大娘奴不敢奉大盃，只奉小盃兒罷。」於是滿斟遞與月娘。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就起身，又囑付玉樓、金蓮道：「我兩個先去，就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

【綉乙本評】不說到金蓮席散，便叙西門慶，此文家勾合之妙。

卻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都在李瓶兒家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實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張評】如畫。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張評】十兄弟只如此。祝實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盃兒。不是也請衆兄弟家去，今日房下們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實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他望着俺們好不

哭哩！說他從臘月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去看他看。哥今日倒閒，俺們情願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記掛晚夕李瓶兒有約，故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明日去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於是同進院中去。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户貧？【張評】字字淚血。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張評】是燈節。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祝實念就高叫道：【綉乙本評】酷肖。「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與西門慶見禮畢，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兒？想必別處另叙了新表子來。」祝實念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筭，俺大官人近日相了個絶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裡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伯修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張評】映出心事。小人態度如畫。老虔婆聽了，哈哈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没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多，【張評】又引月兒。常言道：好子弟不幽一個粉頭，天下錢眼兒都一樣。【綉乙本評】忽説出心事，妙。【張評】又一轉。不是老身誇口説，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張評】又一轉。今也不消人説。」【張評】又一轉。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説，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是

外面的表子。」【綉乙本評】微詞，妙。【張評】此作者待金、瓶二人之本意也。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的老油嘴，老殺才！」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

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大節間，我請衆朋友。」【張評】衆朋友之意也。桂卿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的？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卻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來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綉乙本評】好名色。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綉乙本評】又頓一頓，妙甚。一個子弟在院裡喚小娘兒，那一日做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吃。』老媽道：『米囤也晒，〔十三〕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臉。』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張評】此笑話，特與上十二回內笑話，有先後之分，故妙。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張評】映上十二回。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綉乙本評】只不認泛，妙。【張評】千古痴人，俱被此言愚盡。應伯爵道：「你拿耳朵來，我對你說：大

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張評】步步相形，故知作者特特置金、瓶二人於娼妓不如之地也。後巷的吳銀兒了，【綉乙本評】雙關語，驚人、妙。不要你家桂姐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强口，比吳銀兒還比得過。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張評】妙絶，是西門家之親戚也。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裡見得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張評】一語，西門已不堪矣。說畢，入去收拾酒菜去了。

少頃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縷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襟襖兒，〔十四〕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上道了萬福，〔十五〕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須臾，泡出茶來。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保兒就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張評】一個花樣。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十六〕【綉乙本評】絶有生發。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着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個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架兒行藏：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又騰挪，遶院裡都逛過。席面上幫閒，把牙兒閒磕。攘一回纔散火，【綉乙本評】妙。賺錢又

【張評】以銀兒影瓶兒，是作者寫銀兒本意。故後文銀、瓶終始相全也。

【綉像本評】又映李嬌兒，文情深冷之至。

不多。歪廝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張評】財之可畏，可憐！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桂姐滿泛金盃，雙垂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張評】又一花樣。見三個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只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喚小張閒，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候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於是向桌上拾了四盤嘎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球伺候。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張評】又一段。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搶頭，一個對障，勾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們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姐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强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張評】又一段。與西門慶攜手，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閒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旁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拾毛。【張評】又一段。亦有〔朝天子〕一詞，單表這踢圓的始末：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球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

【繡丙本評】命名妙甚，宛然二人在目。

【繡丙本評】只

此便是生理。

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得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球，飲酒，【張評】緊緊一脈接入，此正文也。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張評】是家裡的話。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張評】是瓶兒處話也。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門邊等着我。」於是酒也不吃，拉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於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綉乙本評】臨去秋波。使丫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張評】找足以銀兒影寫處。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纔散。正是：

笑罵由他笑罵，歡娛我且歡娛。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名帖」，綉像本作「名字」。

〔三〕「許多」，影松軒本作「幾多」。

〔四〕「樓簷前」，綉甲、綉丙本作「樓前簷」。

〔五〕「獨鶴」「獨」原誤作「燭」，今據綉像本改。

〔六〕「金蓮燈」，綉乙本作「金屏燈」。

〔七〕「金襖袖兒」，綉像本作「金掏袖兒」。

〔八〕「如今一二年不見來，出落的這等標致了」，綉像本作「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

〔九〕「盃盃」，綉像本作「鍾鍾」。

〔十〕「還不肯」，綉像本作「竟不肯」。

〔十一〕「窮心」，綉像本作「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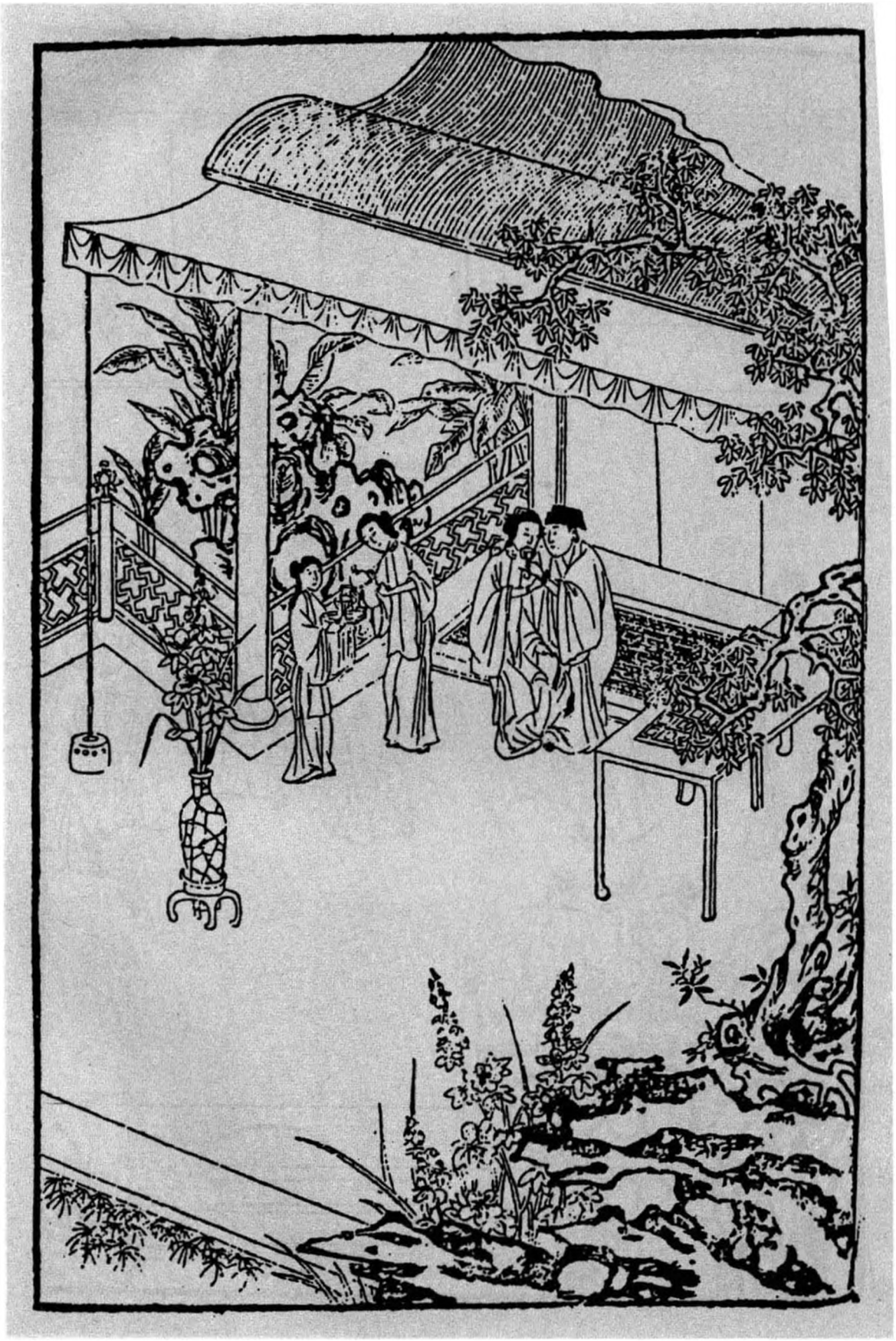
〔十二〕「大銀盃」，綉像本作「大銀鍾」。

〔十三〕「米圌」，乙亥本、在茲堂本同。綉像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米囤」。

〔十四〕「襖兒」，綉甲、綉丙本作「襖子」。

〔十五〕「望上」，綉像本作「望下」。

〔十六〕「舒腦」，綉甲、綉丙本作「叙腦」。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此回內總是照下文，故作滿心滿意之筆，十分圓滿，以與下文走滾作照也。

寫瓶兒於子虛死後，好事已成，乃反口口聲聲作乞哀乞憐之筆，人謂寫瓶兒熱，不知其寫瓶兒心悔也。何則？一時高興將家私盡寄出去，其意謂子虛不死，我不過相隔一墻，財物先去，人可輕身越墻而過矣。及一旦子虛身死，乃深悔從前貨落人手，此際不得不依人項下，作討冷熱口氣也。此段隱情，乃作者追魂取影之筆，人俱混混看過，辜作者深心矣。

寫伯爵輩追歡，乃特特與一回熱結文字作繳也。然却寫得不堪之甚。

寫花子由輩，乃特特爲武松反襯也。夫爭家財時，不惜東京告狀，而弟死不問何由，弟媳孝服未滿，携資嫁人，且曰「至三日，千萬令其走走」，認爲親戚，此等人是何肺腑？直令人失聲大哭，願萬萬世不見此等人一面也。

子虛結弟兄，因熱得不妙，親兄弟又冷得無情，真是浮浪不堪之人。而子由輩乃更非人類，較之伯爵輩爲更可殺也。

王婆遇雨一回，將金蓮情事故意寫得十分滿足，却是爲占鬼卦一回安綫，此回兩番描寫在瓶兒家情事，二十分滿足，亦是爲竹山安綫。文章有反射法，此等是也。然對遇雨一回，此又是故意犯手文字，又是加一倍寫法。蓋金蓮家是一遍，瓶兒獨用兩遍，且下文還用一遍，方渡敬濟一筍，總是雕弓須十分滿扯，方才放箭也。

詩曰〔一〕：

傾城傾國莫相疑，巫水巫雲夢亦痴。
紅紛情多銷駿骨，金蘭誼薄惜蛾眉。【繡乙本評】痛心語。【張評】哭殺子虛。
溫柔鄉裡精神健，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千金此夕故踟躕。【張評】一回主意。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往獅子街李瓶兒家〔二〕。見大門關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繡乙本評】不放一些空。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張評】妙絕，孝粧。正倚簾櫳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促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裡，只剛纔起身去了。【張評】然則已明做矣。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張評】一路稱謂，親疏自見。拉去院裡撞到這咱晚。我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三〕，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你重禮。他娘們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沒人，教奴道沒意思的。」【張評】寫瓶兒熱處。於是重篩美酒，再整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熱龍涎。婦人遞酒與西門慶，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盃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叠

【繡像本評】一片眷戀心情，雖鐵石人亦動。

被，與衆位娘子做個姊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淚落。【張評】此時猶作此語，見瓶兒心無定見，一味熱急，故有竹山一事也。然又有一段心事在內。西門慶一手接酒，一手扯他道：「你請起來。【張評】便非往日謙恭，人情如畫。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於心。待你孝服滿時，【張評】怕花大故也。所以怕花大者，以前告子虛一事故也。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吃畢，亦滿斟一盃，回奉婦人，吃畢，安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道：「今日唱的是那兩個？」李瓶兒道：「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兩個在席上，交盃換盞飲酒，綉春、迎春兩個在旁斟酒下菜伏侍。【張評】照管了頭。只見玳安上來，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個萬福，【張評】寫瓶兒之熱。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你〔四〕，休說你爹在這裡。」【張評】然則獨不瞞三娘、五娘也。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張評】句句以裡邊暗比。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綉乙本評】畫。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又叫迎春拿二錢銀子，與他節間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

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苫

條，兩個抹牌飲酒。【張評】子虛安在？梁中書又安在？可嘆，可嘆。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綉春都已被西門慶耍了，以此凡事不避。教他收拾鋪床，拿菓盒盃酒。又在床上紫錦帳裡，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廝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張評】蓋房，只如此串入。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後邊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菓箱內，還藏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願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張評】又說，熱極，能不反冷哉！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張評】銀去財空，催求於人，心事畢露。西門慶忙把汗巾兒抹拭，【綉丙本評】盡。說道：「你的情意，我也盡知[五]，待你這邊孝服滿，【張評】三字覷得不堪。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張評】然則瓶兒心尚不定，總是心事。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綉乙本評】寫出瓶兒之淺。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張評】又覷玉樓。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說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到是好性兒哩。【綉乙本評】知妻莫若夫。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

【綉像本評】深情人必冷，瓶兒太濃太熱，豈深于情者哉？故一疎即歇，作者之意微矣。

【綉像本評】有我見猶憐之意。

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出入〔六〕。【張評】記清。你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張評】心事如畫。於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張評】一語中千萬描寫。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張評】只如此描寫，已盡。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張評】與「情感」一回對峙照應。只陪着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張評】又與離間月娘對鎖。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張評】情景因「瓶」字生出也。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兒與傅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約八月中找完銀子〔七〕。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張評】雖間中照管藥店，卻是爲敬濟一引。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桂姨家，【張評】瓶兒不以爲嫌，妙，妙。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張評】說月娘。教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兒，纔來上門脫與人；【綉乙本評】在行。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綉乙本評】又貪浪。【張評】又映竹山藥店。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仇。【綉乙本評】瓶兒亦能此語，奇。只依奴，到家打

【綉像本評】忽接一段生意，映出西門慶本來市井面目，以見後富貴破敗之暴無怪也。

發了再來。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於是依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了。

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金蓮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張評】心已塵生久矣。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裡走了走，就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我，方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綉乙本評】捨金蓮無此文口角。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張評】明外月娘。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說：『和傅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姨家吃酒，叫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八〕【張評】又如又奸，寵絡西門，爲後文間月娘張本。想必你叫他說來。」西門慶道：「我那裡教他！」於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空過你們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

【綉像本評】「間的急了」四字，自家寫出自家好問，妙甚，冷甚。

【綉像本評】數語說來非假，聽之甚賢，然自是一時順情之言，非素性也。故稍逆之，輒怒，要强婦人，大都如此。

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個姊妹，恐怕你不肯。」【綉乙本評】金蓮順情，在此數語。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來纔好。〔九〕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張評】忽作此言，見得妒心起，自亦不能主也。攙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綉乙本評】到底不饒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未滿哩。」【張評】此時西門，已十分穩拿定矣。然卻是怕花大心事。說畢，婦人與西門慶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綉乙本評】偏有許多生發。拿在手裡，沉甸甸的，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什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顫，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什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肫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來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牝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綉乙本評】突語刺骨。【張評】畫出兩層，妙絶。西門慶於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

【綉像本評】只在無意中點染。

不知子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將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並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第傳，年少生的浮浪囂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被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張評】又伏賁四嫂。卻在故衣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管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四、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牆垣，【張評】了卻此牆。築起地腳，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

【綉像本評】叙賁四履歷陞遷，不差一線。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起蓋花園，約個月有餘。卻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床叠被。」【張評】與前一字不差，心事如畫。說着，淚如雨下。【綉乙本墨評】可憐。西門慶道：「你休煩惱。我這話，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張評】總是怕花大。娶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你既有真心娶奴，【張評】心事。先早把奴房攛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綉乙本墨評】可憐。省得

【綉像本評】寫急情，一步緊如一步，蓋爲招將竹山地也。

奴在這裡，度日如年。」【張評】一味熱。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我燒了靈，【綉乙本墨評】可憐。先搬在五娘那邊住兩日。【張評】一味熱。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張評】因嫁期算到百日。可嘆，可嘆。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

到次日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他的。【綉乙本評】攔頭板。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張評】何不早說？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綉乙本評】當時收銀日，何不絕之？【張評】然則不娶他，此東西將安然不還乎？寫月娘欺心險行，可恨，可恨！吾故曰：作者純以隱筆寫月娘也。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綉乙本評】當心一拳。倘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搔。〔十〕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張評】正顏厲色一番，卻又如此說出數語，總是痛癢不關。可恨，可恨。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坐在椅子上沉吟，【綉乙本評】如畫。又不好回李瓶兒槐，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綉乙本評】從容得妙。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

【綉像本評】所慮極是，但此時拒之晚矣。

金蓮道：「大姐姐也說的是：【綉乙本評】平心言便公。【張評】妙絶，兩可。然則西門自愚也。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娶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張評】好結拜。到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渾，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的事。你到那裡，只說『我到家對五娘說來，〔十一〕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伙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也七八蓋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裡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卻不齊備些？强似搬在五娘樓上，〔十二〕靠不靠，素不素，【張評】然則同在花園住，亦只靠不靠，素不素。此六字，可其贈金、瓶、梅三人也。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就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娘說來，〔十三〕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零的，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還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張評】正是心事。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只我先嫁繇爹娘，後嫁繇自己。【張評】與王婆說武二對針。常言：嫂叔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

【綉像本評】「這個也罷了」一語，寫得交情掃地，可勝痛哭。

【綉像本評】心病，故忍不住說出。

【張評】然則瓶兒姻緣倒斷他？由自己而成。

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至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張評】不等着，將安往耶？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張評】一總。

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安磉。一日，五月節賓時節，正是：

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户掛靈符。

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事。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綉乙本評】心病，開口便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

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置酒，晚夕與李瓶兒除服。卻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者：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新上會貴第傅，十個朋友，【綉乙本評】細。【張評】特特爲子虛一哭，又爲十兄弟一哭。後瓶兒出見，又總叙十人，總是爲十兄弟兩番大哭也。一個不少。【張評】又補一個人來，可恨，可恨。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個小優兒，認的頭一個是

【張評】可知此回與「王婆過雨」一回一樣稿兒。彼是金蓮熱極將冷；此是瓶兒熱極將冷，一樣反挑下文。但彼是一番描寫，此是兩番渲染。

吳銀兒兄弟，【張評】刺入子虛。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綉乙本評】絶不板。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張評】又伏月兒。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二娘請爹早些去。」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綉乙本評】盡。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躲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張評】妙絶。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端的誰使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者是裡邊十八子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玳安只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於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

良久，西門慶下來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有誰來？」【綉乙本評】心病。玳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害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張評】對針武二，所以必用子虛日來報仇。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麽？」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麽，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張評】花大豈尚得爲人也乎？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綉乙本評】喜甚。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

【綉像本評】雖一味奉承，卻說得壯膽，且句句都打在心坎上，故西門慶獨與伯爵交厚。

【綉像本評】又進一步奉承，寫出無所不至之情。

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嚇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對我說，我怎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倡揚。」伯爵道：「你央我央兒，我不說便了。」於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話說，哥只分付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字，俺們就與他結下個大仇隙。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張評】直刺「熱結」。【張評】子虛不是朋友乎？哥若有使令去處，兄弟情願火裡火去，水裡水去。【張評】設也欲要春花，何如？弟兄們這等待你，哥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若不說，俺們明日倡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實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盃兒酒，【綉乙本墨評】務肩諂笑病，千千哇！先慶了喜罷。」【張評】進一步，妙。吮痈嗓痔皆如此也。於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實念捧菜，其餘都陪跪。【張評】總是刺「熱結」一回。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三十腔〔喜遇吉日〕〔十四〕。一

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盃酒。祝實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伺候。」須臾，遞酒畢，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張評】此上一段，總照後文反射也。

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髻，換上一身艷服。堂中燈火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盃遞上去，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張評】滿心滿意之筆。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盃，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綉乙本評】心病。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他進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親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閒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裡，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歡喜的要不的，【張評】寫子由不是人。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閒話，我不饒他。」【張評】便硬氣。小人態度，妙絕。李瓶兒道：「他若放屁辣騷〔十五〕，奴也不放過他。」於是銀鐲兒盛着南酒，綉春斟了送上，李瓶兒陪着吃了幾盃。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歡喜，【張評】可恨！然卻是照下。故作滿心滿意之

【綉乙本評】打點得十分穩妥，以起下更變之端，如玉樓晚妾來，則又作風。

【綉像本評】妾瓶兒所怯者，花大也。見彼帖然，又得伯爵數語壯膽，便忽然口硬，小人矯强情態可想。

筆，以照下也。臉上堆下笑來，問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玳安來請，你那邊沒人知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兄弟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孛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張評】滿極，安得不一冷？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綉乙本評】不放。【張評】以上總是照下文，作激射之法也。然是瓶兒心事。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

情濃胸湊緊，欵洽臂輕籠。
賸把銀缸照，猶疑是夢中。

【綉像本評】只就眼前事摹寫，而歡情可掬。可見支離藤蔓，皆非妙文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逕往」，綉像本作「逕到」。
〔三〕「掛住」，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常本作「扯住」。
〔四〕「問你」，綉像本無「你」字。
〔五〕「我也盡知」，綉像本作「我已盡知」。
〔六〕「角門」，綉像本作「角門兒」。

〔七〕「找完」，綉甲、綉丙本「找」誤作「我」。

〔八〕「一心一計」，綉乙本作「一心一話」。

〔九〕「纔好」，綉甲、綉丙本作「總好」。

〔十〕「虱子」，原誤作「風子」，今據綉像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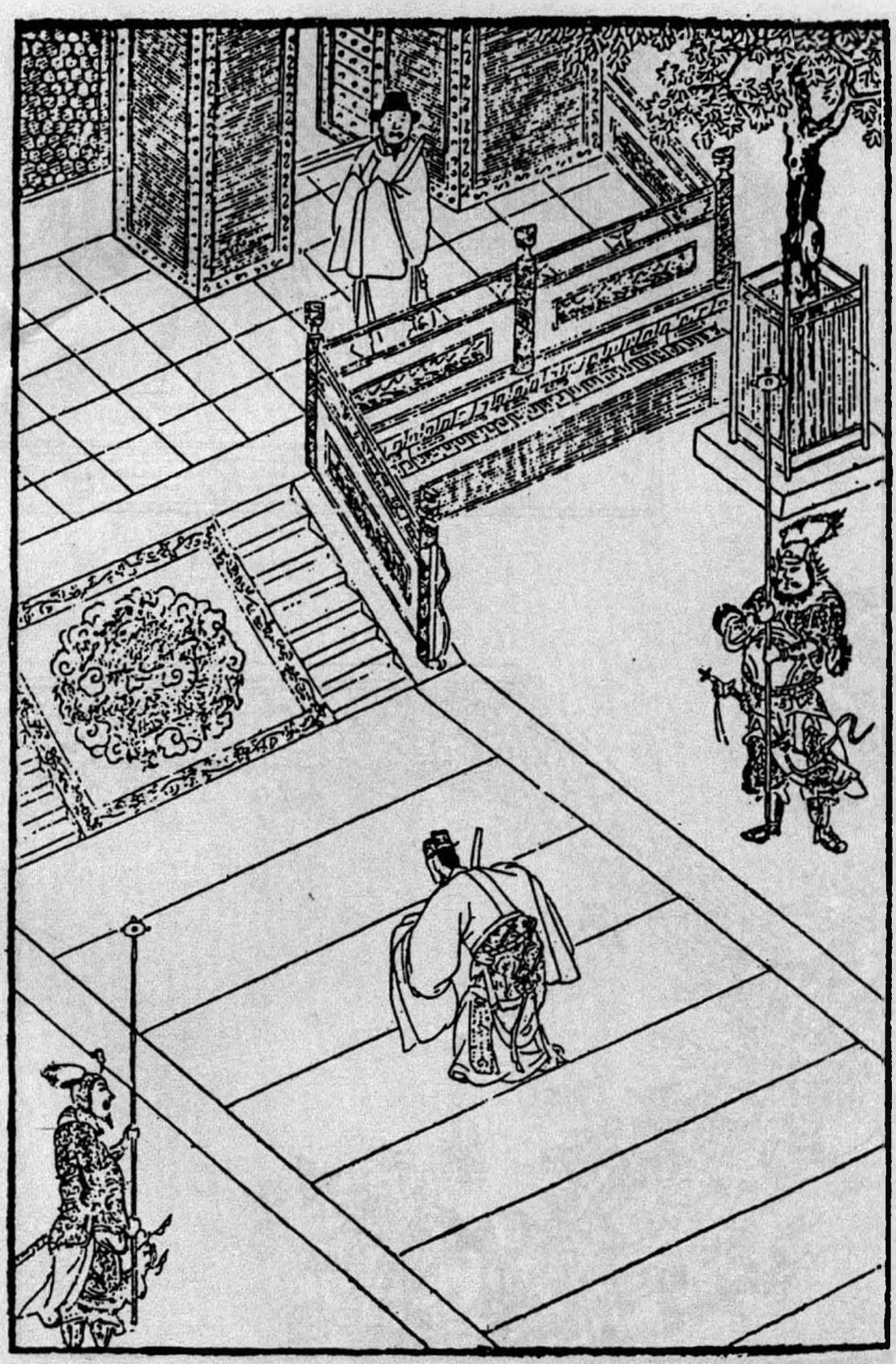
〔十一〕「五娘」，綉像本作「五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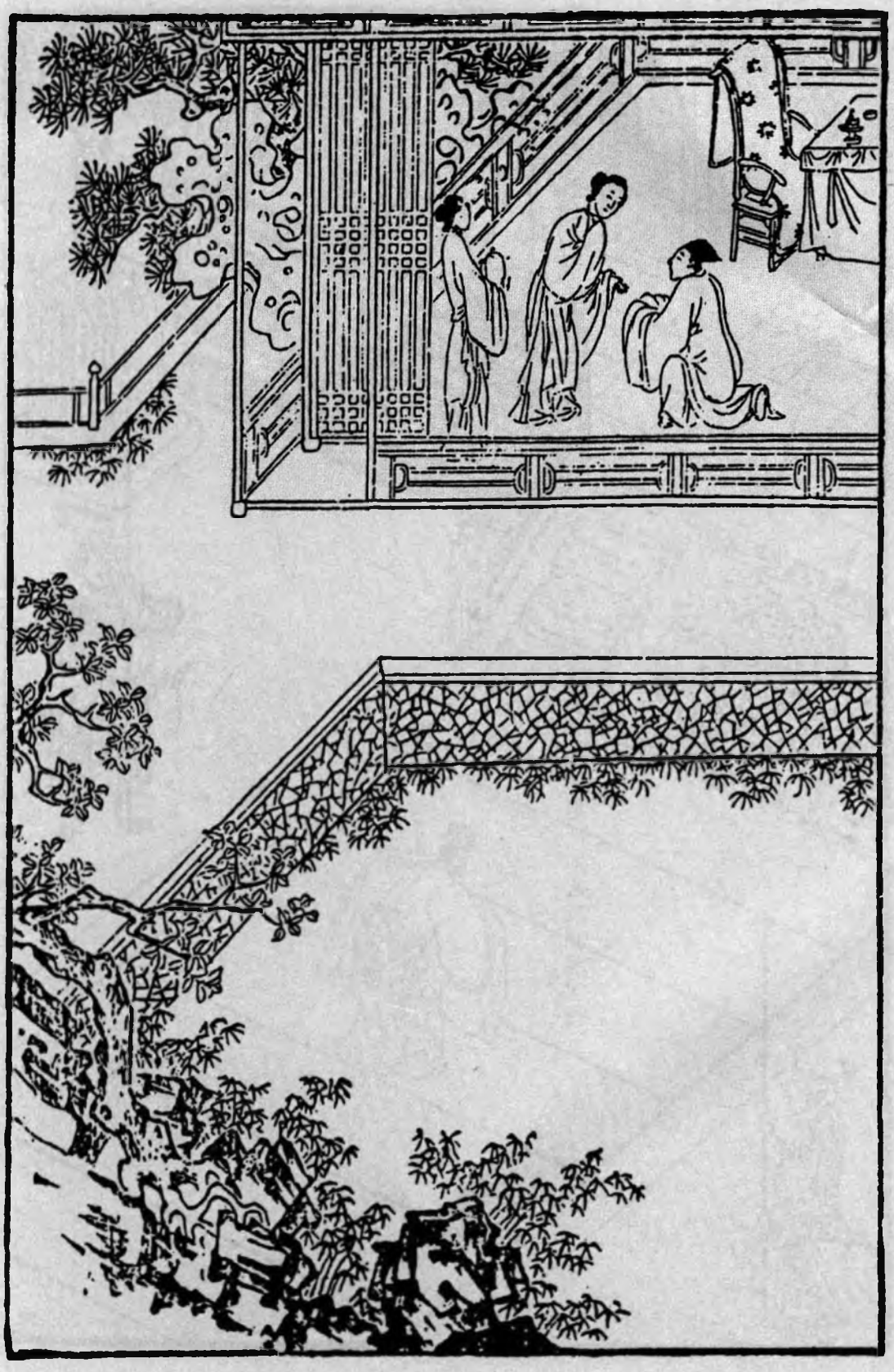
〔十二〕同上。

〔十三〕同上。

〔十四〕「三十腔」，原作「十三腔」，諸本同，皆誤。今據《盛世新聲·南曲》、《詞林摘艷》改。

〔十五〕「放屁辣騷」，綉像本作「放辣騷」。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此回瓶兒云「你就如醫奴的藥」一語，後文情感回中一字不易，遥遥對照，是作者針綫處。

正寫金蓮，忽插入玉樓，奇矣。今又正寫瓶兒，忽插敬濟，絶妙章法。然此露敬濟之來，下回遇金蓮方寫敬濟之事，則又對照中故寫參差處。

寫西門見抄報吃驚語，又與苗青吃驚處一字不易，見得同類小人一鼻孔出氣也。

正寫瓶兒錦樣的文事，乃忽作迅雷驚電之筆，一樣開去，下謂其必如何來保至東京矣，不謂其藏過迅雷驚電，忽又柳絲花朵，説竹山一段勾挑話頭，文事奇絶，偏不由人意慮得到。

夫寫瓶兒，必寫竹山，何哉？見得淫婦人偷情，其所偷之人，大抵一時看中，便千方百計引之入室，便思車來賄遷，其意本爲淫耳，豈能爲彼所偷之人割鼻截發誓死相守哉？故西門一有事，而竹山之説已行，竹山一入室，瓶兒之意已中。然則其於西門，亦不過如斯，有何不解之情哉？寫淫婦人至此，令人心灰過半矣。見蓋又於人情中討出來，不特文事生法而已。

瓶兒海寄物心，至此回方説出。然則竹山不去，瓶兒不來，月娘房中之物尚肯一念爲他人物乎？則寫竹山又爲月娘寫也。

竹山必開藥店，蓋特特刺入西門慶眼内也。

寫瓶兒即中竹山之計。中者，見得瓶兒數日追悔已久，即未有竹山之讒，久已心中深恨墻頭之物，輕輕脱

去，而西門過河拆橋之態，久已於冷處睃人眼中，如燒靈日瓶兒磕頭，西門一手拉起，一手接酒，其前後易轍處，已全露驕矜之態，故屢屢催促者，此意也。一日竹山開口，正中素心，宜乎有此一舉。然則寫一竹山，將前情一一襯出，是故作者襯疊文字的花樣。乃看者多向竹山身上討生活，豈不是《西廂》上呆講鄭恒的一樣癡人說夢。

蔣文蕙者，聞悔而來者也，明襯瓶兒之悔。而蔣竹山者，又將逐散也。言雖暫合，而西門之元惡在側，其能久乎？必至於逐散也。夫將逐散之人，不過借其一爲襯疊點染耳，豈真是正經脚色？而令爲官哥之來脉哉！且一百回絶不結果，照應可知矣。

官哥結胎於此，看他寫竹山診脉云：「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他疾」云云，明説官哥乃子虛借鬼魅之氣結胎於瓶兒腹中。其「白日」云云，産婦初孕之常態；「夜晚」云云，不明不暗，結鬼胎之原由；「若不早治」云云，乃竹山之語也，明言子虛化鬼胎於此，而借竹山一白出耳。奈之何俱爲其所瞞也！

詩曰〔一〕：

早知君愛歇，本自無容妬。
誰使恩情深，今來反相誤。
愁眠羅帳曉，泣坐金閨暮。
獨有夢中魂，猶言意如故。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匹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户、賀千户一班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裡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

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盃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盃。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於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鮹，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

【張評】一路寫去，總作滿心滿

意之筆，爲下文一冷反照。故知與前將婆玉樓時，別金蓮文字遙對也。

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於床上，令婦人橫躺於衽蓆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不竹不絲不石，肉音別自唔咿。
流蘇瑟瑟碧紗垂，辨不出宮商角徵。
一點櫻桃欲綻，纖纖十指頻移。
深吞添吐兩情痴，不覺靈犀味美。

【綉像本評】瓶兒與老公公頗相好，開口不忘。

西門慶醉中戲問婦人：「當初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倘棍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磣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張評】謹對「情感」一回，一字不移，可想。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菓品，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耍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因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張評】突插一筍。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

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

打馬一直到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伙，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敬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來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去了。待事寧之後〔一〕。恩有重報〔二〕，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敬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折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四〕

大德西門親家台覽：餘情不叙。茲因邊關告警〔五〕，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救兵，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大重。【綉乙本評】猶護局。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姐夫張世廉處〔六〕，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綉乙本評】周密。

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没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腳，教吳月娘安排酒飯〔七〕，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張評】記清。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綉乙本評】伏。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張評】又是六月二十，重沓得好。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邊患事〔八〕：臣聞邊境之禍〔九〕，自古有之。周之太原，漢之陰山，唐之河東，迨及五代而刻無寧日，至我皇宋建國〔十〕，干戈浸於四境者〔十一〕，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蛀蠹，而外有腐朽之患者〔十二〕。語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迪吉逆凶〔十三〕，必然之理。譬若病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寒外入〔十四〕，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厄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於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繇而至哉？今招兵戈之患者〔十五〕，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綉像本評】絶妙議論，當選入名臣奏疏中。

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体，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東〔十六〕，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卒致金國背盟，兩失和好〔十七〕，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繇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廼者張達殘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兵犯內地〔十八〕，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奸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爲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十九〕，生民離散，盜賊猖獗，舉兵犯順〔二十〕，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綱紀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致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以正，虜患自消息，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着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並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兵深入〔二十一〕，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

家人、書辦、官掾、〔二十二〕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張評】便讀一表文，如見。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張評】此處又與苗青文中，一字不差。就是：

驚傷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七孔心。

當下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分付，如此這般，催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緊停當〔二十三〕，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絶早五更，催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西門慶只在房裡走來走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蜒蚰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張評】一冷，妙絶。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只得寬慰他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也不須焦愁如此。」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麽！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駾戰。倘有小人指搠，

【繡像本評】强梁人結怨，何嘗不自知。

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張評】小人何嘗不自知？正是：關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張評】忽然又煞住，文字奇絶。

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簷下等。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他哩(二十四)！」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張評】此所爲不通風也。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朝懸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

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鷄鳴天曉，便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馮媽媽聽見，慌忙進房來看。婦人說道：「西門爹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床不起。

【綉像本評】「請」字下得妙，已有更念之意。

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輕浮狂詐。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髻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綉乙本評】病態嫣然。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就床胗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綉乙本評】醫者常情。便開言說道：「學生適胗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張評】便如一歧黃者面談，文情狡猾至此。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於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張評】官哥結胎在此，子虛投胎在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學生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裡送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

【綉像本評】一醫便好，情淺可知。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張評】何必請來？相謝。蔣竹山自從與婦人看病，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綉乙本評】便不妙。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盃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學生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下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動人〔二十六〕，先用言以挑之，因道：「學生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於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綉乙本評】勾挑亦微。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棄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綉乙本評】人死問病，妙。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張評】如畫。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没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

【綉像本評】病根在此，故往往謂西門慶爲醫奴之藥。

【綉像本評】忙忙中又着一段諧語，令人失笑，一味弄筆。

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悶，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學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丫頭不算，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二十七〕，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二十八〕，都丟下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張評】動瓶兒處，在此。抄沒的數兒〔二十九〕。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腳，【張評】則前文熱急，大半自悔，因知予言非謬。嗔怪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他家中爲事哩〔三十〕！」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能了，【綉乙本評】寫出瓶兒之淺。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說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人家到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將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歡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

【綉像本評】瓶兒與西門慶往還不淺，何至聞言而尋思？二語寫出瓶兒之愚。

【綉丙本評】又

雙膝跪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學生內幃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學生雖啣環結草〔三十一〕，不敢有忘。」婦人笑笑，以手攜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三十二〕？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荊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三十三〕。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笑道：「你既無錢〔三十四〕，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時，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夙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盃交歡酒，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三十五〕。

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綉乙本評】薄情語。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遞信過去〔三十六〕，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

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店內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匹騮兒騎着，在街上往來。不在話下。【張評】一

眷一□人□□□□。卑辭屈禮，隱隱爲竹山畫花面，作者玩弄極矣。

篇花團錦簇，卻如此過節結煞，奇絕。正是：

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

文禹門云：第十五回「賞燈」、「幫嫖」，描寫瓶兒與桂姐身份。兩兩相形，優拙自見。二人又具姓李，遙遙相對，彼此分提，良人婦不如倚門娼，此世道可憂之一證也。

第十六回「擇吉」、「追歡」，瓶兒則一心向往，西門慶則滿志躊躇。月娘之勸言，全在財上起見，金蓮之依違兩可，全爲寵字扎根。至若應伯爵一幫匪類，犬吠狺狺，如不知西門慶娶者爲何人，李瓶兒之前夫又是何人，以惟恐事之不成，成之惟恐不速。世道人情，一至於此，作者神傷，閱者能勿心痛乎？

如竟順流而下，水到渠成，古今無此平板文章，作者亦不應有此草率筆墨，吾早知其必有波折也。及觀此回，始漢文筆之妙，而作者警世之深也。窮兇極惡之小人，若西門者，亦可謂極矣，尚有向上之機，回頭之路。初不必以聖賢勉之，以果報怵之，但只以王法加之，此等半明不昧之匹夫，隨波逐流之小子，未嘗不愛身家，未嘗不惜性命。觀其走來走去，熱地蚰蜒一般，此正天理昭彰之日，良心發現之時也。無奈霹靂一聲，濃陰佈滿，颼颼突起，霰霰全消，而苗之待蘇者轉槁矣。且有此舉，不但無益，而又害之。彼視天下事不過爾爾，於是膽愈大而惡愈盈矣。是知險阻艱難，天之所以成君子，席豐厚履，天之所以誤小人。必也險阻艱難歷盡而後席豐厚履；席豐厚履居安而不忘險阻艱難，斯可矣。西門慶者，何足語此。

然早已置瓶兒於度外，而瓶兒固時時刻刻有西門慶在念中也。但瓶兒謂之思淫則可，謂之情感則不可。兩個淫蟲，何嘗有情哉！試觀得病即在乎此，病愈仍思乎此，此蔣竹山之易入也，情云乎哉？婦人水性，決東東流，決西西流，至瓶兒斯已極矣，梁中書與花子虛安能留得住？但可惜老公公一片苦心，一雙青眼，只因短少

一物，致所有之物盡付東流，而西門承受之矣。世有想念愛惜瓶兒者乎？可先反躬自省：可能日日夜夜如此，十年八年不瘦者乎？否則且袖手拭目，請看蔣竹山下落。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事寧之後」，綉像本「後」作「日」。

〔三〕「重報」，綉甲、綉丙本作「奉報」。

〔四〕「陳洪頓首書奉」，綉甲、綉丙本無「奉」字。

〔五〕「邊關告警」，綉像本作「北虜犯邊」。

〔六〕「投在姐夫張世廉處」，綉甲、綉丙本「投」作「沒」。

〔七〕「酒飯」，綉甲、綉丙本作「酒中」。

〔八〕「邊患」，綉像本作「虜患」。

〔九〕「邊境」，綉像本作「夷狄」。

〔十〕「周之太原漢之陰山唐之河東迨及五代而刻無寧日至我皇宋建國」，綉像本作「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至我皇宋建國」。

〔十一〕「干戈浸於四境」，綉像本作「大遼縱横中國」。

〔十二〕「內無蛀蠹而外有腐朽之患」，綉像本作「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

〔十三〕「迪吉逆凶」，綉像本作「以類感類」。

〔十四〕「風寒」，綉像本作「風邪」。

〔十五〕「兵戈」，綉像本作「夷虜」。

〔十六〕「伐東」，綉像本作「伐遼」。

〔十七〕「金國背盟兩失和好」，綉像本作「金虜背盟憑陵中夏」。

〔十八〕「兵犯」，綉像本作「虜犯」。

〔十九〕「役重」，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殺重」。

〔二十〕「舉兵」，綉像本作「夷虜」。

〔二十一〕「縱兵深入」，綉像本作「縱虜深入」。

〔二十二〕「官椽」，影松本作「官員」。

〔二十三〕「打緊」，綉像本作「打點」。

〔二十四〕「惱他」，綉像本作「惱我」。

〔二十五〕「朝懸暮盼」，綉像本「懸」作「思」。

〔二十六〕「動人」，綉像本作「驚人」。

〔二十七〕「在家」，綉甲、綉丙本作「他家」。

〔二十八〕「半落不合的」，綉甲、綉丙本作「字落不合的」。

〔二十九〕「入官」，綉甲、綉丙本作「入宮」。

〔三十〕「家中爲事哩」，綉甲、綉丙本「哩」作「理」，誤。

〔三十一〕「雖咖環結草」，綉甲、綉丙本作「黠鄙環結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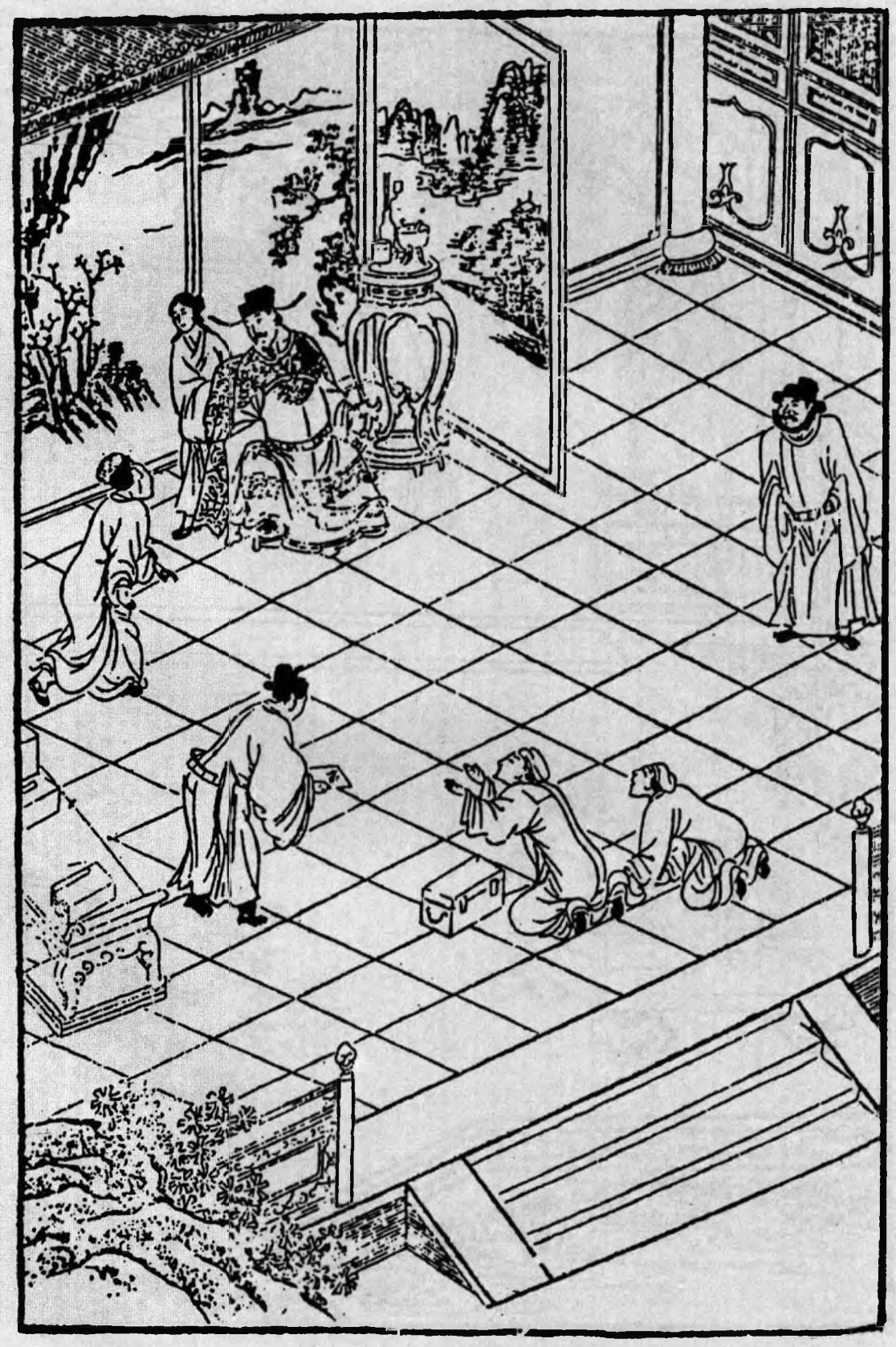
〔三十二〕「貴庚」，綉甲、綉丙本「庚」作「庚」，誤。

〔三十三〕「寒微」，綉甲、綉丙本「微」作「徵」。

〔三十四〕「無錢」，綉甲、綉丙本作「年錢」，誤。

〔三十五〕「飲至天晚」，綉甲、綉丙本作「歇至天晚」。

〔三十六〕「遞信」，綉甲、綉丙本作「通信」。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張評】西門罪案。　見嬌娘敬濟銷魂【張評】月娘罪案。

此回上半乃收拾東京之事也。夫東京一波，作者因瓶兒嫁來，嫌其太促，恐使文情不生動，故又生出一波作間，因即欲以敬濟作間，庶可合此一笋。蓋東京一波，爲敬濟而生，敬濟一筍，借瓶兒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東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贅，敬濟已來，則東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將何底止？故此回首即收拾也。

收拾東京後，且不寫瓶兒，趁勢將敬濟、金蓮一寫，文字又有得渡即渡之法，總是犀快也。

夫西門閉門一月情事，及完後如何描寫？看他止用伯爵等，假作尋問語，則前後事情如畫，而十兄弟身分又於冷閒中映出。

寫西門悔恨，與月娘一味昧心，全不記寄放物事的念頭，各各如畫。

寫敬濟見金蓮，却大書月娘叫人請來。先又補西門不許無事入後堂一步，後又寫見西門回家，慌忙打發他從後出去。寫月娘壞事，真罪不容誅矣。又大書叫玉樓、金蓮與敬濟相見看牌。世之看《金瓶梅》者，謂月娘爲作者所許之人，吾不敢知也。

寫金蓮進讒處，又將瓶兒舊事照人，一者起端無迹，二者瓶兒傳中固應照應，不使竟冷落也。

詞曰〔一〕：

有個人人，海棠標韵。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一笑生春。　爲伊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溫存。

右調〔柳梢青〕〔二〕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一日到東京，進了萬壽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張評】映前。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

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因家主不曾分付，以此不言語放過他去了。【張評】借他一引，若必欲說話，便贅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來保見他不肯實說，曉得是要些東西，【張評】可噢。就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

【綉像本評】蔡太師明明迴避，只說朝中未散。口角隱隱約約，寫得逼真。

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張評】求一翟爺，沒錢便不可得。一兩頭出，便太師、學士、翟爺、高安俱出矣。可嗅，可嗅。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了[三]，所以不曾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張評】十兩頭，便不言而喻，可嗅。「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

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乙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四]。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並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有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

待查明問罪。你還到李爺那裡去說。」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爺，如此替他說。

【綉像本評】指路中叙出官銜，妙。

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並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没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張評】因一人，請許多陪客。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乞勅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來保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

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張評】寫盡舞文之巧。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兩銀子。

【綉像本評】改名巧甚，此等舞文之才，文官偏有。

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星夜回清河縣。來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向月娘說〔五〕：「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嶺外，卻被扶桑喚出來。

【綉像本評】經此一番，便當收斂。西門慶事過即已，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

【綉像本評】何不使人一候？

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扁，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蔣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伙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張評】又一引入。

一日，七月中旬，金風淅淅，玉露泠泠。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張評】又作一小波出瓶兒。「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些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張評】賊。竹山且知，況伯爵乎？十兄弟可笑。嫂子娶進來不曾〔六〕？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

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陳宅那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盃，權當解悶。」不繇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正是：

高榭樽開歌妓迎，謾誇解語一含情。
纖手傳盃分竹葉，一簾秋水浸桃笙。

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那裡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還問甚麼好？把個兒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回〔七〕，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依〔八〕。卻教別人成了〔九〕，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評】幾個「怎的」，又與說打虎遙映。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

【綉丙本評】瓶兒何等沾戀！事完即當往，何至此時撞着方問？西門慶太托大，太做身分，故有此失也。

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忘八，他有甚麼起解？」於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並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綉乙本評】偏作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綉乙本評】一「們」字，原有心罵月娘。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一間書房內，要了鋪蓋，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張評】妙絶。只此一映，便使西門悔恨入骨。

眾婦人同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卻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能，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張評】映前偏愛。我到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哩哩嘮喇的！」金蓮見月娘惱了，便把話兒來撚，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頭繇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俺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卻打狗不成？」【張評】後文進讒之由。玉樓道：「大姐姐，且叫小廝來，問他聲

【綉像本評】金蓮乖人，開口亦惹人惱；月娘賢婦，觸着也要怪人，可見家庭老婆舌頭，有所不免。

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拷打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生藥鋪〔十〕。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張評】玉樓失檢點，受辱宜矣。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張評】月娘豈忠厚人乎？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卧的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再醮人的。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卻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敬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貫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招，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眾人一處吃飯〔十一〕，晚夕歸到前邊廂房中歇。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管工〔十二〕，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張評】月娘之罪可殺矣。飲食都是內裡小廝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

這幾房婦人，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户送行去了。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向孟玉樓、李嬌兒說：「待要管，【綉乙本評】口角妙甚。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張評】寫月娘可殺。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午間請敬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揖畢，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按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盃水酒，權與姐夫酬勞。」敬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就來。」少頃，只聽房中抹得牌響。敬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敬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張評】寫盡婦人壞事。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綉乙本評】妙語。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卻不道這小伙子兒，詩詞歌賦，【綉乙本評】未必。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張評】陳洪之報。正是：

自幼乖滑伶利，風流博浪牢成。
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
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貪情。
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張評】可殺。敬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卻不當。」【繡乙本評】假志誠。月娘道：「姐夫至親，卻怕怎的〔十三〕？」【張評】可殺。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氈看牌，見敬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繡乙本評】壞事往往在人。【張評】可殺。向敬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敬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敬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敬濟出了個恨點不到；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簾子走進來，銀絲髮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繡乙本評】媚甚。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繡乙本評】似老成，卻有心。慌的陳敬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十四〕。月娘道：「此是五娘，【張評】可殺。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

【繡像本評】月娘自引狼入室，卻又誰尤？

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卻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門出去了。【張評】可殺。

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張評】細。然後踅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户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褂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張評】又如此提出。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床宿歇。

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盃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鼕鼕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間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來執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張評】寫其天性刻薄如畫。回首見西門慶仰卧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張評】引入，妙絶。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就

【綉像本評】既白親不妨，何又慌避？如此情景，皆月娘自開。

【綉像本評】閒閨之私，何所不

有？但不堪說破耳。

撅棍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盡着吮咂。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簫吹。又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廚內，欵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張評】映入。叫春梅篩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插入牝中〔十五〕，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强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刺刺。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做甚？奴好心不得好報。【張評】如此，方入所謂浸潤之譖。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如今倒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

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綉乙本評】映入心病，又恨又悔。【張評】恨月娘在此。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的做買賣。」婦人道：「虧你臉嘴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綉乙本評】此時自然有得說。先下米兒先吃飯。你不聽，只顧來問他姐姐〔十六〕。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埋怨那個？」【張評】讒言可畏。西門慶被婦人幾句話，沖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繇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理他。」

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不能免。饒吳月娘恁般賢淑，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卒致於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張評】既末兒言，月娘何以亦惱？寫月娘又有心事。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張評】與官哥死後一映。因爲那日後邊會着陳敬濟一遍，見小伙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張評】百忙即

入。只等西門慶往那裡去，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張評】已伏一根。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許多匠作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十七〕，人纔散了。西門慶因起得早，就歸後邊睡去了。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這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敬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綉乙本評】寫出私心。敬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粧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伙兒就在他炕桌兒上，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綉乙本評】自開門路。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敬濟笑嘻嘻慌忙跪着，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張評】寫勾挑處，絶不與西門相犯。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十八〕，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張評】深罪月娘。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卻看不見。正是：

【綉像本評】又是一種勾挑，妙甚。

只曉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爲誰甜。

一

【文評】一個喪心病狂、任情縱慾之夫、遇見一個慕勇鮮恥、貪佾淫姣婦女、又有邪財以濟其惡、肯小以成其惡、於是無所不爲、無所不至、膽愈放而愈大、心益逆而益毒、勢愈盛而愈張、罪益積而益重。聞之者切齒、見之者怒發。乃竟有表之幕之、輒思尤而效之、是與人情也耶？不內自省而欲思齊耶、不能改而思從之耶、吾恐其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也。人不學而誅之、雷將從而殛之矣、豈不得而加之、鬼將從而唉之矣。此其人何以能生乎？縱逃顯戮、難免冥誅、縱漏官刑、難泯人口。此其人雖死而亦不令其速死也。不知尚有表慕西門慶者否？

二

文禹門云：批此書者、每深許玉樓而痛惡月娘、不解是何緣故？夫批書當置身事外而設想局中、又當心入書中而神遊象外、即評史亦有然者、拍之聽訟解紛、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過刻、亦不可過寬；不可遷固、亦不可學理；總才學識不可偏廢、則心要平、氣要和、神要靜、慮要遠、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筆也。

其實惜玉樓者、豈以玉樓非先姦後娶、實系誆誘入門者耶？玉樓實有自取之道、前已言之矣。以後之玉樓、姑且勿論、但以目下之玉樓言之：金蓮偷漢、則爲之掩飾、金蓮看燈、則同其放浪、至責備瓶兒之語、與金蓮異口同聲、忘却自己、大始終與潘氏相比者、尚得爲賢良婦人乎？貞靜豈難言、幽閒亦未必、婦人除此四字、更何取乎？雖然、降志辱身、避凶趨吉、此則玉樓之所長也。較之潘、李、孫三人、固超乎遠矣、若視爲婦女

中之驕之者，則恐未必。或其貌足以勝人，德恐有難言者，吾亦非苛論也，揚之太過者，不能不少抑之耳。

若吳月娘，一千户家女耳。非有祿母之訓導，又無詩書之濡染，不同閥閱之家，又非科第之室，一小武官之女，而嫁與市井謀利之破落户，既屬繼配，又遇人不淑。此而責之以守身以禮，相夫以正，治家以嚴，又要防患於未萌，慮事於久遠，無乃斯望太深乎？男子所不能行者，而求備於婦女乎？試思瓶兒之不可娶，不過大略言之，事之不成，又係自己失約，並非月娘之打攪，如此便已反目，至不與交談。設或阻其佳期，斷其好事，安知腳踢拳打之事，獨不施於上房之身乎？吾未之信也。觀人亦需其大處，婦人之所最重要者，節。西門死後，月娘獨能守，較之一見再醮貨何如乎？讚美婦女者，但有從一而終，守貞不二之語，則以前所有處分，皆可悉予開復矣。婦人之所最忌者，妒。西門生前，月娘獨能容。否則內哄外鬨，上下不安，投井懸梁，詬誶不已。目所見而耳所聞者，真難舉數也。必如是而始謂之賢乎？《詩》之美后妃也，亦不過不妒忌三字而已。批書者何期望月娘之大，而責備月娘之深也。我非謂吳氏之不可多得也，偏好偏惡，待人接物皆不可，而況形於筆墨，使人咸知其有所偏也，初無益於孟，亦無損於吳。蓋孟者，我亦夢中說夢；吳者，無也，我亦無裡求無而已矣。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柳梢青〕。

〔二〕〔右調柳梢青〕，綉甲、綉丙本無。

〔三〕「先來了」，綉甲、綉丙本作「先來見了」。綉乙本作「先來了了」，誤。

〔四〕「袖」原誤作「補」，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改。

〔五〕「向月娘說」，綉像本「向」作「對」。

〔六〕「婆進來」，綉甲、綉丙本作「婆過來」。

〔七〕「幾回」，綉像本作「幾遍」。

〔八〕「不依」，綉像本作「不理」。

〔九〕「卻教」，綉像本作「今教」。

〔十〕「生藥鋪」，綉甲、綉丙本作「大藥鋪」。

〔十一〕「吃飯」，綉像本作「吃酒」。

〔十二〕「花園管工」，綉像本作「花園中管」。

〔十三〕「姐夫至親卻怕怎的」，綉像本作「姐夫至親間怕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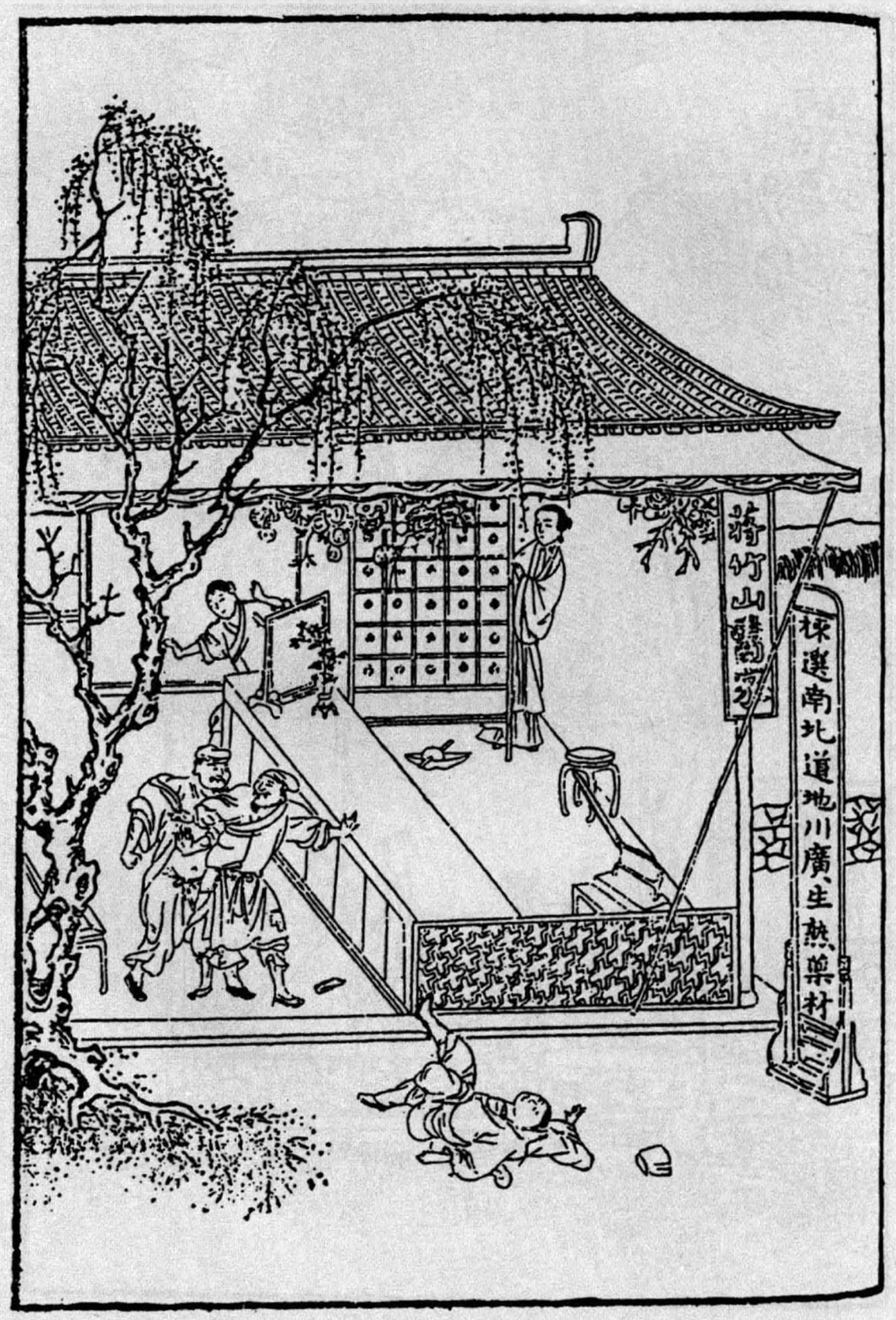
〔十四〕「一旦」，綉甲、綉丙本作「一日」。

〔十五〕「插入」，綉像本作「托入」。

〔十六〕「他姐姐」，綉甲、綉丙本作「大姐姐」。

〔十七〕「晌午」，綉像本作「午晌」。

〔十八〕「和這婦人」，「和」字原誤作「稱」，今據綉像本改。


蔣竹山
採選南北道地川廣生熟藥材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上文自十四回至此，總是瓶兒文字內穿插他人，如敬濟等皆是趁窩和泥。此回乃是正經寫瓶兒歸西門氏也。乃先於卷首，將花園等項題明蓋完，此猶娶瓶兒傳內事，却接叙金蓮、敬濟一事，妙絶！《金瓶》文字，其穿插處篇篇如是，後生家學之，便會自做太史公也。

看他花園內，又寫月娘教敬濟來，其罪月娘可知。

草裡蛇，乃是作者既欲以竹山爲我妙文，作起伏頓挫之勢，不得不以草裡蛇作收拾竹山之筆。看者不知，乃爲竹山叫屈，且爲竹山責備，可笑。

張勝者，結果敬濟之人也，乃敬濟纔見金蓮，兩心私許時，已於遊花園之一日，作者即出一張勝，且云守備府作長隨，是一念起而持刀者已至矣。可畏可畏。張勝結果陳敬濟者，而出身却是爲瓶兒來，文字七穿八達之妙有如此。

寫瓶兒進門，西門、月娘情景，却與玉樓口中描出。而西門打瓶兒處，真是如老鴇打娼妓者，然隨打且隨好，寫西門廉恥良心俱無，而瓶兒亦良心廉恥俱無，皆狗彘不若之人也。

詩曰：〔一〕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張評】必先叙出，應瓶兒來，不費筆墨。一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就騎馬去了。

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張評】又大書月娘之罪。【文評】然則自家婦女不可遊自家花園矣，何罪月娘之深也？作者未必有此心，批者不知從何處看出？或者先生令正終日坐在床上不出房門也。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周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張評】寫西門市井入骨。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燕遊堂，桃李爭艷；夏賞臨溪館，荷葉鬥彩；秋賞叠翠樓，黃菊

舒金；冬賞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縱峨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燈光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側，半綻金錢；〔二〕寶檻邊，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綉像本評】不減西園雅集。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鬬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軒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於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卧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來坐坐。」【張評】又書月娘。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腳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盃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卻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

【綉像本評】處處月娘作俑。

【綉像本評】罵得狠甚，卻又情甚，真千金不能移一字。

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綉像本評】挑語亦妙。那金蓮扭回粉頭，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伙兒推了一交。卻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張評】寫玉樓冷眼如晴，不關心亦如此。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到沒曾提得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張評】此處爲二人現因。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

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私，未見情私。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張評】何以知之？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裡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得西門慶資助，〔三〕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裡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

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四)使去不的。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個親隨。【綉內本評】伏。此係後事，表過不提。

【綉像本評】彼此俱不說破如何出氣，最有含蓄。

【張評】敬濟纔動念，張勝之名早出。淫近殺，可畏哉！

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耍錢去了。

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眾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

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綫裙兒，裙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鬢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綉乙本評】金蓮往往以媚勝。不覺淫心輒起，攙着他兩只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

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婦人一面摳起裙子，坐在身上，嗓酒哺在他口裡，然後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綉乙本評】有致。西門慶道：「澀剌剌的吃他做甚麼？」【綉乙本評】俗甚。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又口中嗓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綉乙本評】嬌態可人。纔罷了。【張評】蓮子胡桃仁，要看者記是六月初旬，爲分明官哥爲誰子故也。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攤開羅衫，露出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摸良久，用口呿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歡喜，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張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

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我不信。他一個文墨人兒，也幹這個營生？」【綉乙本評】又映出西門慶面目。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張評】卻不知家中現有敬濟。處世之難如此。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活，歸房宿歇。不在話下。

卻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張評】記清，不可胡亂看過。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賣了些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碎，〔五〕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鎗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裡睡。於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

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張評】妙，爲復嫁根由。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楞楞睜睜，走在凳子上坐下。【張評】如畫。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張評】第一句如此寫。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有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張評】第二句如此寫。拿來我瞧，我要

【綉像本評】鍾情文墨人爲甚，惜金蓮未遇矣。

【綉像本評】沒真本事人，往往討此沒趣。

【綉像本評】語語淫甚。罵竹山適所以自罵，妙甚。

【綉像本評】雅致情景宛然。

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那裡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張評】第三句如此。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張評】第四句如此。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陰隲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嚇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卻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做官不貧，〔六〕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綉乙本評】入情。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這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綉乙本評】自叫破姓名，妙。【張評】妙。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張勝就是保人。」【張評】妙。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才，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颩的一拳去，【張評】一拳。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張評】又寫藥。竹山大罵：「好賊搗子，

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張評】一腳。那裡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張評】拖出來卻勸，妙絕。「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張評】便趁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借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張評】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就閉了門戶，家中坐的。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張評】名字至此出。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的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

「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延挨不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就是保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寫着：

立借票人蔣文蕙，系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見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張評】秀才聽者。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

【繡像本評】咬文嚼字人會賴債，毒語罵盡天下。

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剌八着【張評】如畫。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嘰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八砍了頭，是個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那四個人聽見屋裡嚷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

哀告婦人，直蹶兒跪在地下，【綉乙本評】此是竹山長技。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陰隲，四山五舍齋佛，佈施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綉乙本評】還是好人。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完事。

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

卻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張評】惟竹山用此語恰當。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綉乙本評】晚矣。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綉乙本評】也是好人。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

【繡乙本評】勢利語，可笑。心中甚是懊悔。每日茶飯慵餐，娥眉懶畫，把門兒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於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忘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張評】又一頓。

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妹兩個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繡乙本評】瓶兒面皮老甚。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面，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七)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繡乙本評】月娘有主意。【張評】寄物何日還哉？月娘可恨。【文評】專以寄物爲月娘罪案，不知恨其未阻歟？恨其代收歟？婦人見錢見利不知有義，當不止月娘一人，而況阿財害命，賴財絕交，騙財私逃，匿財發誓，滔滔皆是也，何

【張評】不知赴會日，瓶兒云月娘「生日必來」之妙。

獨罪一婦人如此之甚也。即使定罪，亦當有首從之分，豈首先之人當從末減歟？抑在輕罪不議外歟？漏收之於前，此刻應作何發付？或退還之歟？抑迎娶其人歟？先生必有以處。此若謂勸西門慶不可娶其人，爲圖財、賴財、騙財、匿財張本：要知西門慶之娶與不娶，亦非月娘所能作主。勸者自勸，娶者自娶，期已定矣，事已成矣。乃意外之風波，無端之離散，又非月娘之詭計以阻其娶，又非月娘之奇謀以逼其嫁。事之遲速，娶者嫁者，各居其半，而在旁之一言，竟至不與交談。已娶過門矣，仍付之不理，而與諸妾說話。此等兒戲丈夫，尚敢與之爭財而據爲己有乎？觀西門慶之言曰：「你要告我收你許多東西」，可見寄物尚在西門手內，非月娘之所能專也，然則何以如此深罪婦人也。批者未免心偏，故我不自覺其言之長也。豈有私心乎？亦不平之鳴耳。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强說着叫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閒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抬了那淫婦來罷！」【張評】急收轉。如畫。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

【綉像本評】亦善辭。

【綉像本評】數語又氣又喜、御又不敢再緩、妙於直言。

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於是親自廚下，整理蔬菜，管待玳

安，說道：「你二娘這裡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着人搬家伙過去。」

次日，僱了五六副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張評】遙映與月娘商議。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四對紅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

西門慶那日不往那裡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綉乙本評】太沒趣。【張評】寫月娘。孟玉樓走來上房，【張評】玉樓與金、瓶、梅三人實終始之。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於是輕移蓮步，欵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綉乙本評】未必新。纔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

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

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到床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張評】悔恨在寄物一着。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腳，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挺挺吊在床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過了半日〔八〕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住他房裡去，〔九〕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樁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未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未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張評】然則子虛何如惱也。臨了，招進將太醫去，我不如那廝？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道：「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於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

【繡像本評】熱人一處冷局，便亂矣。

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

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張評】不對月娘說。「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嚇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張評】無情之甚。然而瓶兒寄物之失、西門拔梯之惡，皆見矣。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着。〔十〕

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倒着身子哭泣，【繡乙本評】不見景。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忘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故流那毬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於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十一〕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

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

【繡像本評】時時轉念，寫出瓶兒之淺。

【綉像本評】雖瓶兒自取，然亦非情人舉止。

【綉像本評】始終無一巧言，瓶兒畢竟老實，使金蓮當此，定另有一番妙舌矣。

慶拖番在床地平上，【張評】直是衝衝行徑，豈復人類？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才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撐我的買賣？」【張評】市井可笑。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朝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張評】今日仍變來攝他的。到天明鷄叫就去了。你不信，只要問老馮、兩個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奴攝得至死，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奴就像吊在面糊盆內一般，吃那廝局騙了。【張評】回護得妙甚。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斫了頭是個債椿，被人打上門來，經動官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叫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綉乙本評】虛心語。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張評】負心至此，卻是虛心。婦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裡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張評】如吮出。西門慶道：「就算有，我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張評】如吮出。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倒一個田地！」【張評】可殺。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術兒。〔十二〕

還是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張評】二語直刺負心者之骨。瓶兒亦利口。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强？」【綉乙本評】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爲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綉乙本評】此一轉妙。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張評】一字不虛，與上文遙對。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舊情兜起，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有詩爲證：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
感君不羞面，(十三)回身就郎抱。

文亦門曰：瓶兒必定要嫁西門慶，因情乎？圖淫乎？抑爲奇物乎？必有能辯之者。設使將竹山而爲偉男子也，西門慶得而殿辱之，不得而棄散之也。且西門本意，亦不過出氣，尚未曾計及非禁也。其所者瓶兒自所，而散者竹山自散也。將竹山痛打，爲西門慶之所使；張、魯二人知之，竹山或未必知，更提刑亦是告知，李瓶

兒固早已知悉，並計及將來，必致竹山於死，爲武大、花二之續，而我亦不知死所。

此時此刻，當悔寄物之留失，托身之孟浪，念子虛之舍寬，恨西門之謀事，猶何以心心念念，尚欲嫁之也？謂西門之清，有以感之乎？西門之清，果安在乎？謂寄存之物，可以歸己乎？觀西門之毒，果昔見還乎？前後尋思，可知李氏之必欲嫁西門者，非因西門之情，實圖西門之物也。不在所寄之諸物，實在所愛之一物也。觀其罵竹山曰：「中看不中吃的忘八」，罵西門曰：「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心事合盤托出。昔人云：一世修貌，二世修福，福、貌、鄧、小、閑，當以福字爲第一。戰敗婦人城，竟非此不可也。世有想娶瓶兒者否？當先自認爲西門慶，纔是人間薛竹山也。

乃猶有以爲不然，謂瓶兒實以情感西門慶者。觀其過門三日，所思之物不可得，悔恨交加，死而已矣。夫果令其竟死，子虛之氣，可以少平；西門之惡，可以少斂；瓶兒之罪，可以少減。作者竟不令其死，瓶兒之願遂償，瓶兒之魄，乃能不可抑塞，不必待春梅之相嘲，諸人之請見，其忸怩之態，有難以形容者，即此裸跪床前，哀鳴鞭下。苟非心神俱惑，廉恥盡喪，早已玉碎燈前，花殘階下。目爲淫婦，詎苟辭乎？其以西門慶爲藥，果何物乎？亦不過海狗腎、陽起石、淫羊藿、肉蓯蓉而已爾。嘻！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半綻金錢」，綉甲、綉丙本「半」作「綫」。

〔三〕「常得」，綉像本作「常受」。

〔四〕「西岳華山」，綉像本作「西華岳山」。

〔五〕「稀碎」，綉甲、綉丙本作「稀爛」。

〔六〕「做官」，綉像本作「於官」。

〔七〕「老馮」，綉甲、綉丙本作「老馬」，誤。

〔八〕「過了」，綉甲、綉丙本作「撇了」。

〔九〕「不住」，綉像本作「不往」。

〔十〕「聽着」，綉甲、綉丙本作「聽覩」。

〔十一〕「降婦女的領袖」，綉甲、綉丙本「降」作「坑」。

〔十二〕「術兒」，綉甲、綉丙本作「計兒」。

〔十三〕「羞面」，綉像本作「羞赧」。